金文詁林 五

文一百六十四　重一千四百八十六

0575 筍

a 筍

伯筍父盨

〈1448〉「白筍父作旅盨」

b 伯筍父鼎

〈0539〉「伯筍父作寶鼎」

c

d

筍伯盨

〈1480〉「筍白大父作嬴妃」(A·B)

e 鄭伯筍父甗

〈0806〉「溪鄭伯筍父作寶甗」

f 鄭伯筍父鬲

〈0754〉「奠鄭白伯筍父作叔姬障鬲」

c.d 方濬益曰「筍」字與西清古鑑伯筍父鼎文同亦見鄭伯筍父甗

經傳作荀古今字也說文旬从勹日古文作𠣬此旬从目者目部

旬目搖也从目勻省聲或从旬作眴蓋目之象形同於日故从目之字或从日如古文目作㘝而朙之古文从日作明也第說文無䣓字邑部郇下云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武為文之誤字段注已改

正左僖公二十四年傳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杜注解縣西北有郇城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注云郇瑕古國名按瑕氏故郇國地注以郇瑕為古國名誤顧氏春秋列國疆域表曰荀不知何年滅於晉今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有郇城舊為郇國文王子所封詩所謂郇伯勞之者也亦曰荀桓九年荀侯賈伯伐曲沃以後無所見汲郡古文云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濬益按周書王會解稱荀侯為荀伯或曰荀叔字作荀春秋時荀息荀林父荀首等世為晉卿國語三傳并作荀無作郇者唐李陽冰龔邱令庾公德政

頌書荀為荀旬从目與彝器文正合此由唐時尚書古篆石經左傳古篆書古文奇字古孝經老子等書并存於世見唐書藝文志及汗簡所引是李少監當日之所本韓昌黎文可證也今觀此與鼎甗二銘知古荀字本作筍郇以國名从邑為後起字而近人所集古印譜有荀延印字作荀是漢時繆篆有荀字正不得謂說文所無徑指為俗字也」（綴遺卷九十一頁至十二頁荀伯大父簋）

高田忠周曰「按此篆力形與下文匍字勹形相合而勹內从目此从竹从旬也然說文無筍旬與旬古音同部知筍即筍銘意借為郇乎說文筍竹胎也从竹旬聲古字省文唯當借旬為之字亦作笋吳都賦苞筍抽節注苞笋冬筍也」（古籀篇八十第二

頁

己 馬叙倫曰、𠁥 [glyph] 乃筍之異文、此從竹 [glyph] 聲、竹字壞耳、說文訇字在勹部、然實從日匀省聲、古文作 [glyph]、匀聲不省、匀字匀敲作 [glyph]、王孫鐘旬字作 [glyph]、使夷敦、金十 [glyph]、[glyph] 即說文之鈞、甲文旬字皆省為 [glyph] [glyph] [glyph]、其 [glyph] 即匀也、[glyph] 為 [glyph] 之變、[glyph] 又匀之省、匀蓋從說文部之二得聲、二為地之初文、亦作一也、二聲脂類、故匀聲入真類、脂真對轉也、陳子禾子釜鏧字作鏧、其旬字作旬、与與丩相近、倫以形聲互勘疑匀從說文訓鈎識之乙、乙、[glyph] 本是一字、詳疏證。惜其義不可得證、說文少也之訓、非本義也、己 (刻詞一五五頁至一五六頁筍父甗)

荀金文作筍或省作旬姬姓周文王子所封國在今山西新絳縣(張日昇述)

節[a]

陳猷釜 節

〈3019〉「命左閞(關)帀發敕成左閞之釜節△于稟釜」

節[b]

子禾子釜

〈3020〉「左閞(關)釜節△于稟釜閞鍨節于稟斛」

0577 筮

筮[a] 三字石經古文

作𦉼 史懋壺

「窺親全史懋路筭[△]」按〈2831〉

郭氏所釋典容氏異

[a]方濬益曰「說文𥳑易卦用蓍也从竹从𢍏𢍏古文巫字此婧皿从𢍏儀禮少牢饋食禮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路筮猶言露筮」[b]（綴遺卷十三 八頁史懋壺蓋）

林義光曰「說文云䇥易卦用蓍 从竹巫 按从巫持竹 段氏玉裁云从竹者蓍如筭也 从巫者事近於巫也」（文源）

[a]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𥳑易卦用蓍也从竹𢍏𢍏古文巫字 段氏云从竹者蓍如筭也筭用竹為之从𢍏者事近於巫也九簭之名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巫參巫環字皆作筮 段考為是而解云𢍏為古文巫字从𠱠巫不𠳄以舞事神也蓋謂从

吅與从口同周禮筮作簭即算之省是可以為據證也巫必有神託以告生人从口固其理也然則算實从巫又从算省也占筮之事元出于算數明矣故筮从算从吾會意之恉尤顯然也後或省作筮筮亦為古字省文故噬澨字皆从以為聲今見此篆从艸與許書合中从玊即巫字詛楚文巫咸之巫作玊正與此合可證此唯不从吅口耳徐籀莊誤認為筭字云筭射筭咸讀為圉甲革之屬周禮太史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蓋陳禽習射而命懋正其事也此說斷非此咸亦和協之意凡金文恆例也又見口部咸下又或謂銘云筮咸即九簭之巫咸字形字義近而通用又按說文作算與經傳作簭均皆噬字段借為筮耳存疑云(古籀篇八十第八頁)

a 郭沫若曰「笇字容庚釋為筮、云、三体石經古文作𥮾、正与此同、唯於路字無解」(兩攷九十二頁 眉批 史懋壹)

a 柯昌濟曰「徐籀莊先生釋算是也說文算長六尺計歷數者从竹从弄言常弄不誤也 此字从竹从弄弄非弄字說文从弄之說當係从弄之誤愚案此字所从當係合二工字有計算之誼較从弄誼為長算籌之制虞夏時已有之山海經竪亥右手持算可證則籌算之物上古已有之又周禮大司禮算車徒注謂數擇之也此文所云路算之事或如周禮所載者是也」(韡華二九五至二九六頁 史懋壹)

a 楊樹達曰「笲字吳氏大澂 鈇釋、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肆卷、九三葉上同、自餘諸家如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卷壹、六葉 吳式芬攈古錄

金文卷叁之壹十八葉上孫詒讓古籀餘論卷三一葉下吳闓生吉金文錄肆卷十八葉下于思泊吉金文選下弍卷五葉上柯昌濟韡華閣集古錄跋尾庚編卷中一葉上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九葉下皆釋為筭、余按筭字从竹从弄、而弄字从玉、今筭字从𢀜、不从玉也、諸家誤釋明矣、惟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拾叁卷八葉上釋為筭、說之云、說文、筭、易卦用蓍也、从竹、从𢍏、𢍏、古文巫字、此婿叩从𢍏、儀禮少牢饋食禮、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路筮猶言露筮、今按方說皆是也、惜未能詳證、今為明之、按甲骨文有𢀜字、即今巫字也、知者、殷虛書契後編上卷五葉云、其用𢀜奉且戊、若、此卜用巫奉且戊也、文云用巫、猶易巽卦九二爻辭言用史巫紛若也、又下卷四二葉云、癸酉卜、田雩鳳、此卜巫寧風也、知𢀜之為巫、𢍏為古文巫、則筭之為筮乃確實無可疑矣、露筮也、謂露蓍也、古人將筮、必先露蓍、知

者、漢書卷九十一張禹傳云、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

齋露蓍、正衣冠、立筮、服虔注云、露筮易蓍於星宿下、明日乃

用、言得天氣也、此露蓍之說也、所露者為蓍、而銘文云露筮者、古人

用蓍為筮、即稱蓍為筮、此語言名動相因之例也、周禮春官簭

即筭人云、上春相簭、鄭注云、相謂更選擇其蓍也、儀禮士冠禮云、
字

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鄭注云、筮所以問吉凶、謂蓍也、此皆

稱蓍為筮之例也、蓍可稱筮、故漢書云露蓍、而銘文云露筮也。」

（積微二四七頁至二四八頁史懋壺跋）

參閱0050士字條高鴻縉說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筭易卜用蓍也、从竹从𢍏、𢍏古文巫字」、金

文作筭、徐同柏等釋筭、楊樹達已指出筭从玉、不从巫、巫甲骨

文與金文並作𤔲方濬益始釋𤔲是也。乙



簟 番生簋 簟弼魚葡

詩 載馳作簟茀

〈0680〉 金簠△ 弼 簟从弗

〈1387〉 金簟△ 弼



毛公鼎 从盟

徐同柏曰「簟从皿者皿㠯覆器簟亦覆也」(从古卷十六．二十九頁周毛公鼎)

吳大澂曰「䇖古簟字从襾从皿今俗从覃簟方文席也詩簟茀朱鞹毛公鼎簋弼魚葡」(古籀補二十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簟竹席也从竹𥳑聲𥳑从鹹省鹹从鹵鹵从西也故此以鹵為鹵下亦从皿此从鹽省也古音鹹鹽轉通也故从鹽聲此與从覃聲者別自一體耳詩斯干下莞上簟箋竹簟曰簟禮記內則斂枕簟注席之親身者喪大記君以

簟席注細葦席也」(古籀篇八十第一〇頁)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簟云字作簠簟从皿者皿以覆器簟亦覆也二吳孫並从之愙齋云簠即簟詩簟茀錯衡箋簟茀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又簟茀朱鞹傳車之蔽也孫詒讓云說文簟从竹覃聲此从盧簟之異文疑从鹽省與說文覃从㫗鹹省意同徐云从皿非是」(斠釋十六頁)

莒

莒　國名　三字石經作[illegible]

今經傳作莒　莒小子簋

〈1285〉 莒小子[illegible]　家毋受曰

[illegible]

三字石經古文作[illegible]　汗簡作[illegible]古文

四聲韻引石經作[illegible]　中鼎从膚

〈0632〉 鄦安之孫簷大史　中作其造鼎

[illegible]

簷鄘侯簋　从邑

〈1327〉 鄘侯少子析乙孝孫　不巨[illegible]取吉金

梠

中子化盤　中子化用保

楚王用正莒　从木　梠字重見

〈2906〉 用正　梠莒

孫詒讓曰「金文簷膚鼎簷作[illegible]又簷膚侯敦則作[illegible]其字从竹从邑从膚攷說文邑部未載竹部亦無簷字唯有籚字云積竹矛戟矜也从竹盧聲國語曰朱儒扶籚簷膚當即籚之變體說文肉部臚籀文作膚是膚即臚之省與盧聲類同古字可通簷膚國侯

[illegible]當即書牧誓之盧亦見左傳桓十二年陸氏釋文本或作廬考工記廬人為廬器即說文之籚是其證也⿱𥫗膚亦國名故注邑於其旁矣』（名原下一六頁）

C 孫詒讓曰『案⿱𥫗⿰膚阝字古書未見吳引翁同書說謂即甫侯恐未塙竊謂⿱𥫗⿰膚阝疑當讀為籚說文竹部云籚積竹矛戟矜也从竹盧聲國語曰朱儒扶籚又肉部臚籀文作膚是从膚聲即从盧聲可互通也⿱𥫗⿰膚阝為國名故增邑形古文往往如是⿱𥫗⿰膚阝國當即書牧誓之盧亦見左傳桓十三年文十六年釋文本或作廬史記周本紀作纑與籚並聲近字通矛戟矜之籚考工記廬人作廬亦其證也』（餘論卷三第一頁⿱𥫗⿰膚阝侯敔）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有簹盧字考工記輪輿弓以廬盧為之蓋簹
亦簹盧字也用為人地之名者段借為廬字也說文膚為臚之異
文盧膚固同聲也朱氏駿聲云考工記秦無廬借廬為簹盧左傳
成十三年曹伯廬釋文本作盧考工記秦無廬本作蘆廬莊子廬
水本作膚然則膚盧廬簹廬蘆盧皆同聲互相通用即簹膚為簹盧不
容疑也或借為地名故字加邑作鄺下篆是也周語盧由荊嬀
注嬀姓之國下文簹盧疾疑此國之謂乎」（古籀篇八十第二三頁）

○郭沫若曰「孫詒讓云、鄺國當即書牧誓之盧、亦見左傳桓十
三年、文十六年、釋文本或作廬、史記周本紀作纑（古籀餘論三、一、案
左文十六年傳、楚伐庸、自盧以往、庸在秦為上庸縣、故地
在今湖北竹山縣東南、則盧地必与之相近、而在其東可知、又

文十四年傳廬戢黎及叔麇誘殺鬥克及公子燮、杜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漢志中廬屬南郡、顏師古云、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廬村、以隋室諱忠、故改中為次、水經廿八沔水又東過中廬縣東、注、縣即春秋廬戎之國也、故廬國故地當在今湖北襄陽附近。」(兩攷一七三頁⿰籚阝侯𣪕)

又曰「今案孫說不確、盧戎為楚所滅在春秋初年、与本器字体不合。近時徐中舒說⿰籚阝為山東之莒、較為可信、莒滅于楚、在獲麟後五十年也。今改从之。」(兩攷一七三頁末小字⿰籚阝大史申鼎)

柯昌濟曰「⿰籚阝國名有二說、一說⿰籚阝即筥之叚字、一說⿰籚阝自是春秋末葉之一國、特不見載籍耳、以⿰籚阝字音聲求之、字當从⿱𥫗膚聲與⿰籚阝鼎⿱𥫗膚字為一字而加从邑旁、說文竹部有籚無籚⿱𥫗膚籚一聲之轉、即說文籚字也、考尚書有微盧之盧國、左傳有廬戎、又

楚有盧戰黎國語周語盧由荊嬀韋昭注盧嬀姓之國盧女為荊夫人也孫仲容謂即左傳各書之盧國是也案國語似言盧曾滅亡者或其滅亡後又有續封之事也」韡華一六九頁鄘侯啟）

柯昌濟曰「莒作筥即春秋之莒國也莒字段作筥考羅氏璽印姓氏徵載漢印有筥姓復有莒姓疑作筥者西周時代之字作莒者東周時代之字而漢姓之筥莒二姓既同出一國所从異文亦非漫然假借必以其文字時代為先後也」韡華二〇二至二〇三頁莒小子啟）

陳槃曰「莒蓋本作筥古文作[illegible]或作鄘王國維曰隸釋作鋗魏三字石經春秋筥之古文作[illegible]篆隸二體作筥槃案熹平石經殘字均作筥然

小子敦銘亦如此作是筥本亦古文筥者簋字之譌略 上虞羅氏藏鄶侯敦鄶侯亦即筥侯又藏鄶丘口口戈鄶丘亦即閭丘足證筥、盧之為一字矣 詳觀堂集林十八王子嬰次盧跋 楊樹達以壽考孝三字說文謂从老省而山東諸國所制器則作𠂔形書法特殊因曰小校經閣金文攈卷四十葉上 載鄶侯少子乍皇妣居君中妃段有鄶侯少子析乙孝孫丕巨云云孝字作𦒱與此齊大宰歸父盤銘及陳侯午鐘同按鄶字孫仲容說為牧誓微、盧、彭、濮之盧王靜安……謂鄶侯即莒侯郭口口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錄此段引徐中舒說亦謂鄶為山東之莒與王說同蓋徐用其師說也……今以其銘孝字觀之又足為王、徐之說添一證明矣 詳齊大宰歸父盤跋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葉二四三 又漢志琅邪郡莒縣莒字从艸楊氏 曰齊胥魯封泥集存及周明泰再續封泥攷略並有筥丞之印字从竹作筥志文从艸作莒蓋誤

漢書窺管世界書局本葉一五四

今𥩰从竹之字漢隸並从艹然則莒字作莒漢人之書則然耳

亦作簹簹鼎有簹大史申說文古籀補云簹鄦疑即簹之異文𥩰簹鄦古文作簹耳……

或作梠中子化盤中子化用保楚王用正征梠大系攷釋本銘中字余謂即楚簡王名楚世家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此言征梠事亦相合（譔異二册一三六頁）

陳直曰仲子化盤云中子化用保楚王用正梠用口吉金自作盥盤案梠即侶字楚莊王之名也史記楚世家云穆王子侶从人與从木通說見前（此字釋文未碻）是為莊王春秋及國語俱作旅穀梁傳作呂盤上有楚王且云用正梠故知梠為莊王之名又案方言云楚之

簋[a] 从皀从殳 說文黍稷方器也 周禮舍人鄭注圓曰簋今證之古器其形正圓與鄭說合

不嬰簋

<1393> 周乍朕皇且祖公 白孟姬障殷△

[b] 令簋

<1377> 周乍作丁公 寶殷△ 簋

[c] 彔簋

<1314> 周乍文且祖辛 公寶將鼎殷△

[d] 免簋

<1358> 周乍 障殷△

[e] 周寏 鼎

<0622> 鼎二 殷△二

[f] 毛公 旅鼎

<0627> 毛公肇旅鼎 亦唯殷△

[g] 同自 簋

<1135> 同自作 旅簋△

[h] 逨簋

<1299> 逨乍朕文考 胤白尊殷△

[i] 𧧻簋

<1212> 𧧻作 皇母

障尊 殷△

[j] 彔作乙 公簋

<1131> 彔作文考乙 公寶尊簋△

[k] 彔作乙 公簋二

<1132> 彔臣厥文考 乙公寶障殷△

[l] 毳簋

<1211> 毳作王母 媿氏餴簋△

[m] 伯者 父簋

<1160> 白伯者父 作寶殷△

[n] 向劇 簋

〈1051〉 休乍文丁寶毁△

[z] 𢀛仲簋

〈1194〉 𢀛仲乍寶毁△ (A.B)

[a'] 史寏簋

〈1184〉 史寏乍寶毁△

[z] 小子𥙊簋

〈1232〉 用作父丁尊毁△

[c'] 德克簋

〈1262〉 德克乍朕文且考噂毁△

[b'] 休簋

[w] 貞簋

〈1151〉 用乍𫝊毁△

[x] 且戊簋

〈1029〉 乍且戊寶毁△

[y] 沈子簋

〈1391〉 乍作𢆶簋 毁△

[t] 𬀨簋

〈1354〉 用乍寶毁△

[u] 𢻱簋

〈1098〉 𢆶乍寶毁△用日亯

[v] 作父乙(冊)簋

〈0992〉 乍父乙毁△(冊)

〈1330〉 用作朕皇考大中尊毁△

[r] 果簋

〈1023〉 果乍作旅毁△

[s] 作寶簋

〈0938〉 作寶簋△

〈1283〉 向乍旅毁△

[o] 牧師父簋

〈1295〉 乍牧師中寶毁△

[p] 競簋

〈1315〉 用乍父乙寶噂彝毁△

[q] 大作大仲簋

i′ k′ 郝季簋

<1197>「寺郝季故公乍寶簋△」(A.B)

g′ 余嗅簋

<1021>「余細乍寶簋△」

x′ 彘簋

<1129>「彘乍尊簋△」

c′ 仲囗父簋

<1155>「仲伍父乍好旅簋△」

j′ 伯侄簋

<1014>「白伯侄

乍孰簋△」

k′ 伯嬰簋

<1061>「白伯嬰傰乍寶簋△」

l′ 紂伯簋

<1205>「紂伯燮乍寶盂簋△」(A)「紂白燮乍寶簋△」(B)

m′ 伯闢簋

<1180>「白伯闢乍障簋△」

n′ 格伯作晉姬簋

<1254>「格伯乍晉姬寶簋△」

o′ 鄭虢仲簋

<1279>「奠鄭虢仲乍寶簋△」

p′ 畢鮮簋

<1294>「畢鮮乍皇祖益公尊簋△」

q′ 段簋

<1352>「用乍簋△」

r′ 靜簋

<1366>「用乍文母外姞障簋△」

s′ t′ 弔向父簋

<1208>「弔向父乍婞始障簋△」(A.B)

u′ 散伯簋

〈1163〉 散白(伯)乍(作)矢姬寶簋

v′ 壹簋

〈1152〉 壹乍寶簋

w′ 畜生簋

〈1387〉 用乍簋

x′ 叡召妊簋

〈1170〉 叡召妊乍寶簋

y′ 仲辛父簋

〈1304〉 中(仲)辛父乍朕皇且(祖)日丁皇考日癸障簋

z′ 弔富簋

〈1147〉 叔富乍寶簋

a″ 果同簋

〈1287〉 黃君乍(作)季嬴䑳媵簋

b″ 師酉簋

〈1374〉 用乍朕文考乙白伯寬姬障簋

c″ 師虎簋

〈1383〉 用乍朕刺(烈)考日庚障簋

d″ 陳侯乍嘉姬簋

〈1217〉 陳侯乍嘉姬寶簋

e′ 季𠭯父迦簋

〈1225〉 季𠭯父徙乍寶簋

f′ 弔侯父簋

〈1195〉 叔侯父乍尊簋

g″ 倗伯簋

〈1193〉 倗白用自乍障簋

h″ i″ j″ 仲𣪘父簋

〈1249〉 仲𣪘父鑄簋 (A.B.C)

k" 吳彭父簋

〈1258〉吳尨父乍作皇且祖考庚孟障殷△

l" 師寰簋

〈1381〉余用乍朕後男巤障殷△

m" 仲爯父簋

〈1062〉中爯父匕作寶殷△

n" 諫簋

〈1370〉用乍朕文考叀白障殷△

o" p" q" 格伯簋

〈1362〉豐簋鑄侏寶殷△（A.B.C）

r" 師虘簋

〈1351〉用乍文考旂弔叔障殷△

s" 元年師兌簋

〈1386〉用乍皇且祖𩫖公𩰫旂殷△

x" u" 頌簋

〈1392〉皇母龔始寶障殷△（A.B）

v" 㚸簋

〈1390〉用乍寶障殷△

w" 𦬊伯簋

〈1389〉用乍朕皇考武𦬊幾王障殷△

x" 妀𤳡母簋

〈1209〉妀𤳡

母作南旁寶簋△

y" 守簋

〈1339〉余用乍鑄弘中寶設△

z" 事族簋

〈1300〉事族寶殷△

a b 弔多父簋

〈1276〉 師趛父孫孫叔多父乍孟姜尊簋△ (A·B)

c 豐兮尸簋

〈1259〉 豐兮夷乍朕皇考尊

簋△ (A·B)

d e 追簋

〈1355〉 周乍朕皇考尊簋△ (A·B)

f 作父乙簋

〈1034〉 作父乙寶簋△

g 伯中父簋

〈1261〉 用作平寶尊簋△

h 虢季氏簋

〈1256〉 虢季氏子緩組乍作簋△

i 周棘生簋

〈1235〉 周棘

生乍梳嫚媵簋△

j 弔皮父簋

〈1318〉 作鑄叔皮父尊簋△

k 城虢遣生簋

〈1199〉 城虢遣生乍旅簋△

l 圅皇父簋

〈1326〉 圅皇父作琱嬌妘般盤盉尊器簋△ 具 自豕鼎 又簋八△

m n 無叀簋

〈1353〉 無叀用乍朕皇祖釐季尊簋△ (A·B)

p 仲叡父簋二

〈1308〉 中仲叡父作朕皇考尊簋△

伯簋

〈0973〉
伯作
寶簋△ (A·B)

己侯貉
子簋

〈1247〉
乍作
殷△

伯田
父簋

〈1234〉
白伯田父乍
井姬寶殷△

師寏
父簋

〈1136〉
師寏父作叔
姞寶尊簋△

卓林
父簋

〈1265〉
子林父乍作
寶殷△

鰟姬作
方[鬲?]媐簋

〈1244〉
鰟姬乍方[鬲?]
媐媵殷△

弔考
父簋

〈1278〉
叔噩父作鵷
姬旅殷△

魯伯大
父簋

〈1246〉
魯白大父乍仲
姬餘俞媵殷△

司寇良
父簋

〈1214〉
𤔲寇良父乍
爲衛姬殷△

[京?]噩
德簋

〈1070〉
[京?]噩德
[臣?][兢?]簋△

噩侯
簋

〈1226〉
鄂侯作王
姞媵簋△

封仲
簋

〈1319〉
封中
仲乍

朕皇考趞中仲
[媾?]彝尊殷△

秦公
簋

〈1382〉
[卣?]元器一斗七升
八奉殷△
(在器底側)

大簋

〈1376〉用乍朕皇考剌白隫簋△

伯𩛥簋

〈1169〉白𩛥乍白幽寶簋△

敔簋 从食

〈1177〉㪤設乍寶簋 簋△

期其簋

〈1113〉牧共乍父丁食簋△

伯簋

〈0973〉伯作寶簋△

姞氏簋

〈1236〉姞氏自段作為寶尊簋△

魯遵父簋

〈1248〉魯大宰遵父作季姬牙媵簋△

師嫠簋

〈1388〉用乍朕皇考輔白隫簋(A·B)

己侯簋

〈1174〉己侯乍姜縈簋△

(A·B) 欲簋

〈1159〉欲作平明簋△

陳助簋

〈1336〉乍作丝兹寶簋△

杞伯簋

〈222〉杞白伯每亡乍鼄嫊寶簋△

(A.B.C.D.E)

w4

革侯簋

⟨1064⟩ 革侯作登寶毀

x4

鄦侯簋

⟨1327⟩ 婦(?)而作皇妣□君中妃祭器八簋

y4

芮公簋

⟨1138⟩ 芮公作鑄從簋

z4

霝簋

⟨0980⟩ 霝作寶簋

a5

伋簋 盆

⟨1066⟩ 伋臣作盧盧 伯寶盤簋

b5

舟簋

⟨0979⟩ 舟作寶簋

c5

卲王簋 笲

⟨1103⟩ 卲王之諻之薦簋

d5

伯御簋 笲

⟨1015⟩ 伯御臣旅鼐毀

e5

量侯簋

⟨1218⟩ 量侯

尉作寶尊毀

f5

敔叔簋

⟨1317⟩ 周作寶毀

g5

h5

叔狀簋

⟨1063⟩ 叔狀臣寶尊毀 (A.B)

i5

吕簋

⟨1143⟩ 吕臣寶毀

j5

貫簋

⟨1321⟩ 周𩇧叔貫自臣障毀

我姬簋
毁字之省

<1068>「戚姬作寶尊毁△」

大豐簋
尊毁二字合文

<1379>「每敏覬揚王休于障白△」

<0384>「禁(麓)伯瞿(星)父作𠭯中姞寶毁△」
<0952>「乍𩏂毁△」
<0977>「作从簋△」
<0981>「戠乍(作)寶毁(簋)△」
<0982>「𡚸乍寶毁△」
<0984>「閔乍旅毁△」
<0985>「女𡜊乍毁△」
<0997>「求吉乍寶毁△」
<1007>「乍任氏从毁△」
<1016>「季楚乍寶毁△」
<1017>「季𩰫乍旅毁△」
<1018>「陕乍寶毁△毌」
<1019>「榮白(伯)乍旅毁△」
<1020>「𩑋父乍寶毁△」
<1026>「凡白乍旅毁△」
<1057>「段金𨭟乍旅毁△」
<1058>「乍父乙寶毁△」
<1065>「𠘧白(伯)乍姬寶毁△」
<1067>「姜林母作寶簋△」
<1069>「師𧀇其作寶毁△」
<1072>「叔侯父作𠁣毁△」
<1073>「白趞父乍寶毁△」
<1076>「衛始乍(作)𩰫𠂤毁△」
<1099>「寧𢀜作甲司女尊毁△」
<1100>「𡞞中(仲)乍乙白(伯)寶毁△」
<1116>「𣄰𠂤土虎乍寶尊毁△」
<1120>「𦉢乍寶毁△」
<1133>「孟𢜔父乍

寶毁△」〈1137〉「史逗乍寶毁△」〈1148〉「弔叔双友父乍(作)隮尊毁△」〈1149〉「季飯作旅簋△」

〈1150〉「穌公乍(作)王妃笋毁△」〈1154〉「穆乍父甲寶毁△」〈1156〉「中网父乍毁△」〈1157〉「乍寶

毁」〈1158〉「𢿢鍒敳用作𠷎辛𤔲簋△」〈1160甲〉「白(伯)乍寶毁△」〈1165〉「𩜁作豐𢆶寶

毁」〈1167〉「白(伯)庶父乍旅毁△」〈1171〉「𠂤乍寶毁△」〈1172〉「叡光白自乍其寶毁△」〈1173〉

「白(伯)京父乍飤毁△」〈1175〉「仲競作寶簋△」〈1176〉「叔臨父作寶毁△」〈1182〉「保子

逹乍寶毁△」〈1186〉「降人𩰫乍寶毁△」〈1187〉「乎作姞氏寶簋△」〈1188〉「叔𣓁父

作寶毁△」〈1191〉「洹秦乍且乙寶毁△」〈1192〉「白(伯)𦬁乍寶毁△」〈1196〉「害叔乍尊

毁△」〈1198〉「𣏌衍乍寶毁△」〈1200〉「齊𡟰姬乍(作)寶毁△」〈1204〉「太僕乍父己隮

毁△」〈1206〉「孟𡟰鄭父乍隮毁△」〈1207〉「白(伯)家父乍孟姜媵毁△」〈1210〉「齊巫

姜乍尊毁△」〈1216〉「衛𣄰女乍(作)寶隮毁△」〈1219〉「㬅中(仲)孝乍(作)父日乙

隮毁△」〈1220〉「□□且(祖)辛寶毁△」〈1221〉「伯𧬈作文考幽仲尊毁△」〈1223〉「廣

乍叔彭父寶毁△」〈1224〉「德其肈乍毁△」〈1227〉「𦅫嫼乍尊毁△」〈1228〉「白(伯)

疑父乍寶寶毀△⌊〈1233〉⌈是鸞作朕文考乙公尊簋△⌊〈1237〉⌈大師事良父

作寶毀△⌊〈1238〉⌈孟伎父作幻白嬉媵毀八⌊⌈孟伎父乍作寶毀△⌊〈1239〉⌈叔

角父乍朕皇考宄公尊毀⌊〈1241〉⌈𠂤生乍寶尊毀△⌊〈1245〉⌈魯白大父乍

孟⌈姬⌋姜媵毀△⌊〈1250〉⌈口口自乍寶毀△⌊〈1255〉⌈中仲束父乍餗毀△⌊〈1257〉⌈作

我姑鄧孟娛媵毀△⌊〈1259〉⌈豐兮夷乍朕皇考尊毀△⌊(A·B)〈1263〉⌈寧䕌諆作乙考

尊毀△⌊〈1264〉⌈祖日庚乃孫作寶毀△⌊〈1265〉⌈穌公子癸父甲乍𨻰毀△⌊〈1266〉⌈毛

伯嘰父乍仲姚寶簋△⌊〈1267〉⌈泆白伯寺自乍寶毀△⌊〈1269〉⌈毛𢍰乍寶毀△⌊

〈1271〉⌈𠷎呑乍作朕文考日辛寶𨻰尊毀△⌊〈1272〉⌈兮吉父乍作中仲姜寶

𨻰尊毀△⌊〈1277〉⌈用為屯夫人𨻰該毀△⌊〈1282〉⌈伯殷父作朕皇考遲伯吳姬

尊毀△⌊〈1285〉⌈用乍作乍厥文考𨻰尊毀△⌊〈1286〉⌈𨚕遫乍𩰬毀△⌊〈1288〉⌈官李

父乍義友寶毀△⌊〈1292〉⌈應侯乍生杙姜尊毀△⌊〈1296〉⌈乍為𤔲皇禋祖大

宗𣪘△⌊〈1297〉⌈用乍尊毀△⌊〈1298〉⌈伯𩁹作厥宄室寶簋△⌊〈1302〉⌈命其永以

多友簋△飤」〈1303〉「𠬝二殷△二」〈1306〉「魯士商𫹭肇乍朕皇考弔叔猷父隣
殷△」〈1307〉「中仲𫹭父乍朕皇考遅白伯王母遅姬隣殷△」〈1309〉「癸作文祖
考尊寶殷△」〈1310〉「芮白多父作寶殷△」〈1312〉「師害作文考尊殷△」〈1316〉「宴用
作朕文考日己寶殷△」〈1322〉「叔妣作寶尊殷△」〈1328〉「自作寶殷△」〈1331〉「伯康作
寶簋△」「永寶茲簋△」〈1332〉「譱膳夫𣄨梁其乍朕皇考惠中仲皇母惠妣
隣殷」〈1333〉「用乍辛公殷△」〈1335〉「犅光乍朕文且乙公皇考季氏尊殷△」〈1336〉
「用徣追孝於我皇殷考」〈1337〉「上鄀公敄人乍作隣殷△」〈1341〉「用作尊簋△
季姜」〈1342〉「用乍朕文考寶隣殷△」〈1343〉「用作厥文考尊簋△」〈1346〉「用乍作
寶殷△」〈1350〉「用作寶殷△」〈1360〉「乍朕皇且祖幽大弔隣殷△」〈1365〉「用乍朕皇且
祖白囦父寶殷△」〈1367〉「用乍朕文考更仲隣寶殷△」〈1368〉「用乍朕文考𨑏
弔叔寶殷△」〈1369〉「用乍𨜌殷△」〈1372〉「用乍朕剌烈且祖𨜌公嘗殷△」〈1375〉「伞
余用乍朕剌烈考害白寶殷△」〈1380〉「用乍朕皇考𨑏王寶隣殷△」〈1385〉

「用乍朕皇考鏊公䵼毁」△〈1453〉「白(伯)鮮乍旅毁」△〈1472〉「魯𤔲司徒白吳□

肇乍旅毁」△〈1473〉「白庶父乍盨毁」△〈1478〉「華季□作寶毁」△〈1484〉「朕侯魼乍

作乍文考朕仲旅毁」△〈2835〉「齊厌女(乙器奪女字)罍𠂤聿𢼄其毁△甥」

林義光曰「說文云𥮉黍稷方器也从竹皿皀按从皀轉注皀古

與享同字(見皀字條)从竹皿與簋同意」(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有𣪕無𣪘朱駿聲云敦器字段借以敦為自

也穆天子傳六敦壺尊四十注敦似盤音堆周禮玉府珠盤玉

敦禮記內則敦牟卮匜按盤取圜義敦取高義敦有足有蓋受

斗二升無足者謂之廢敦敦以盛黍稷盟則盛血或用木飾以

金玉或用瓦無飾字亦作鐓廣雅釋器鐓盂也敦自一聲之轉

此攷甚精然今依金刻文字敦器字作𣪘為正作敦為段借也

因謂敦器以盛黍稷故字从攴皀皀者嘉穀之馨香也攴所以用手盛之之意乎又或从敦省聲敦聲故作𥂴者从皿敦聲也經傳直以敦為之正與省形存聲例合矣黍稷者飤食也故字亦作飤會意之恉無異又有作𣪕𣪘𣪘者岂皀並古文叀叀从屮皀……岂元从皀故借用為皀此為籒增例也然至从殳者明是𣪘字此別為一文說文殳部𣪘揉屈也从殳从皀𣪘居誘切而敦从𦎫聲𦎫常倫切𣪘𦎫古音為轉通朱氏駿聲云詩棫樸敦琢其旅敦為琱字段借可證矣然則𣪘敦形音並近而通用」(古籒篇八十八第一〇至一一一頁)

徐中舒曰「𥂴銅器作𣪘與敦字形近故宋人誤釋為敦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彝器款識始釋𣪘為𥂴至王懿榮翠墨園語載黃

紹箕說𣪘始詳箸其說燕京學報第一期容希伯先生殷周禮樂器考略已詳載其文茲再錄之如次

𣪘从殳从皀簋从竹从皿从皀二字以殳竹皿為偏旁而皆以皀為主一望可知皀穀之馨香者也說文𣪘上多一筆古器亦時有作𣪘者簋下云古文作匭𣪘亦時有从食者此文之合也敦字从攴从𦎫宋人見隸書敨字與𣪘髣髴形似遂以當之實則亯本非皀攴又非殳迥然不同此文之不合也

𣪘讀如九馬廄字从之得聲簋古讀亦如九說文簋古文作匭儀禮簋古文作軌皆从九詩陳饋八簋與舅咎韻是其確證此聲之合也敦从𦎫聲𦎫从亯乃隸省非聲陳侯午及因𪗠錞从金𦎫聲是敦之正字與𣪘聲絕遠此聲之不合也

右以文考之而知𣪘之是簋而非敦也

簠簋方圓許鄭之説不同然二器一方一圓斷無疑義今所見簠簋皆方無一圓者所見簋皆圓無一方者知鄭説之不謬此形之合也因資錞以三環為小足二環為耳與今所見之毁絶無一同今指為簋者之盨其形廣長之太半而挫其四角似圓非圓似方非方此形之不合也簋器最多用最廣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用之自祭祀賓客至於饔飧皆用之少則二簋易言二簋可用享是也（又尊酒簋貳今所見古器多尊毁連文亦一證）多則十二簋周禮掌客公侯伯子男簋皆十二是也此外言四簋六簋八簋及簠簋連文者不殫述今所見古器毁為最多又時有一人所作數器同文者此數之合也敦字惟儀禮屢見然與簋字多相混疑隸寫時已多譌亂他經則所見甚少周禮左傳之槃敦陳侯兩錞是其遺器

若以𣪘為敦，敦不應若此之多。以盨為簋，簋又不應如此之少。此數之不合也。

右以器考之，而知𣪘之是簋而非敦也。以𣪘為簋，無一不合；以𣪘為敦，無一而合。向懷此疑，嗣見錢獻之（坫）、韓履卿（崇）皆先有此說，而略無疏證，故具為申之（按韓說見寶鐵齋金石文跋尾上登叔簋跋）

此就文字之形聲與遺物之形製證以經傳所載，以闡明𣪘之為簋與簋敦之不同。其說至為詳盡可信。容氏殷周禮樂器考略於𣪘之為簋則無異說，而於簋之非敦則力陳其不然。其言曰：

余籀讀儀禮，則謂簋敦殆一字也……推之他禮，或同此失。然齊侯敦、齊侯彝作𦎧；陳侯因資敦、陳侯午敦作錞，四器皆屬

於齊形製未詳．前人入之敦類．近在古物陳列所見一侈口兩耳直上下有方座之簠．銘多模糊不可辨．大致與陳侯午敦同．則晚周有以敦為簠者矣．

據此知容氏作殷周禮樂器考略時．尚未見錞器形製．遂誤以陳侯午錞文讀陳侯午𣪘．不知此兩器之欵識叙事處本可相同．但其稱名處以形製之懸殊．則決無全同之理．且此兩器稱名處之行欵起訖亦不同．更可為一有力之佐證．容氏徒以未見錞器形製（武英殿藏陳侯午錞．後來由容氏發現陳簠齋藏陳侯午錞陳侯因資錞近兩年來始見於北平與上海）．故其續作之寶蘊樓彝器圖錄仍誤以簠釋錞（陳侯午簠）而名敦為簠（雲紋簠）．近見郭沫若先生兩周金文辭大系上篇補白影一敦形而說之云．

此器見泉屋清賞原題為漢𩰫案乃古之廢敦也。武英殿藏器陳侯午鐔錞呈此形。失蓋。濰縣陳氏藏器陳侯因資鐔錞亦呈此形。用知鐔錞可簡稱錞。亦有省作𦎧者。均此類也。鐔錞即廢敦。鐔廢雙聲。錞乃敦之本字。鐔錞可省稱錞。則禮經之敦即廢敦矣。鄭玄注禮以廢敦為無足之敦。乃望文生訓。用知自漢以來已不識敦。宋人以古銅器中之銘𣪘者當之。其實簋也。前人株守宋說以𣪘為敦。羅氏振玉復援鄭注以圈足之𣪘（舊稱彝）為廢敦。均以譌傳譌者也。近人已知𣪘之為簋矣。然不知敦。因仍舊習以器之名鐔錞若錞者並改題為簋即苦難索解。不知乃判然二類也。又此類器俗稱西瓜鼎

夢郼草堂著錄一器有虎紋。亦屬諸鼎。當釐正

郭氏此說明為容氏而發。顧其說亦得失相半。其分別簋敦重

仲黃說則是其以鈠為鏄而謂鐔為廢敦則非鈠之非鏄說已見釋文茲不復贅又郭氏此說有本於羅氏者羅氏貞松堂集古遺文陳侯午𣪘一(即熱河藏陳侯午鐔)跋云

此器作半圜形以三獸為足兩環上有獸首在旁為耳往見陳侯因資𣪘器作圜形與此正同俗所稱西瓜鼎者也

案古董商所稱西瓜鼎乃指戰國秦漢間之鼎言即爾雅釋器所稱圜弇上之鼒其製顯與此異又陳侯午鐔一與陳侯因資鐔足之形製亦復不同郭氏未見原器蓋本羅氏而誤

簋敦之分黃郭所說仍有未盡茲再申之如下

敦有團意詩七月有敦瓜苦傳云敦猶專專也專團同團圜正是敦形爾雅釋丘云如覆敦者敦丘郭璞注今江東呼地高堆為敦據此覆敦之形如高堆則敦之形團亦可想像得之蓋簋

為圜器。而敦則上下內外皆圜。緯書孝經鉤命訣云

敦規首上下圜相連—爾雅釋丘疏引

敦與簠簋容受雖同，上下內外皆圜為異—儀禮少牢饋食禮疏引

此上下內外皆圜。正是陳侯三敦之形。製實為敦之正解。陳侯午錞曰鉠錞。鉠有坳坎窊下之意。凡團物自其內空言之則正作坳坎窊下之形。故此名鉠錞。仍形容錞形之團」（集刊第三本四分四八四至四八六頁陳侯四器考釋）

郭沫若曰「末字舊釋皂。或釋為皀為毀。今案原銘分明白字。語猶今人言補白矣。」（兩攷第二頁大豐毀）

吳闓生曰「敦金文皆作毀或作毁。宋人釋為敦。自錢氏坫疑當為簋。近儒多從之。其說云毀與簋皆从皀。乃一字也。吾謂禮稱

有虞氏之兩敦蓋其制最古故珠盤玉敦為典禮之盛今敦銘極多皆典制大文簠簋常用之器殆不足以當之若以其字與今隸不同此乃書法之變且敦字本音對古人特假敦字代之非敦厚之本字也隸書敦字假用最多如敦弓敦几敦劍敦髮敦彼行葦之類音義皆各不同又可一一以形象求之乎徑易為簋殊為無据若敦皆易為簋則器銘中更無敦之可指矣生尊云用作敦寶尊彝尊亦稱敦足證敦之非簋又如毛公旅鼎𣪘我用觀呂伯敦𣪘太牢之文以簋讀之亦殊未洽也諫敦用此字借為即位之即古音𣪘與即蓋同聲耳」（吉文卷三第一頁大豐敦）

S馬叙倫曰「倫按舊釋𣪘為敦嚴可均錢坫以金文或作㲉並釋為簋以𣪘為即說文之𣪘音居又切也說文𣪘字莊述祖以為

從殳𠁁聲是也𠁁為叀之譌叀音照紐古讀歸端端見同為清破裂音故𣪘從之得聲音入見紐而可借為簋字然金器中之簋簋乃僅盛器如今食器中之盤子不可用以孰物而凡以孰物之器其銘文作𣪘𣪘者不可釋為簋也且如函皇父𣪘作𣪘甲文作𣪘𣪘𣪘或從食食亯一字則𣪘𣪘皆從亯而非從叀矣故倫從舊釋盖𣪘即𣪘之省猶孰之本止作𣪘也然𣪘從攴亯聲攴殳一字詳疏證乃打之初文而敦即莊子試使士敦劍之敦從攴則有擊義金文實借為亯亯之轉注字為𦎫故齊侯𣪘作𦎫（刻詞五二頁寶𣪘）

15 楊樹達曰羅振玉釋㲄為𣪘余謂㲄即廄字古文从山與从广同說文九篇下广部云廄馬舍也从广𣪘聲周禮曰馬有二百十

四匹為廄、廄有僕夫、按廄从𣪘聲、故銘文假廄為𣪘耳、非即𣪘字也、羅氏徑从𣪘釋之、非也、又按𣪘字从皀、皀字見說文五篇下皀部、說文𣪘字作𣪘、謂字从皀、皀古叀字、非也、故今不從。」（積微二三九頁白𦐉𣪘跋）

K5 楊樹達曰「吳氏式芬云、8當即彝省、按說文謂彝字从糸、此字形與糸古文8相似、故吳氏認為彝字之省、然金文彝字屢見、無从糸者、知吳氏之說非也、余疑8者𣪘字之省也、大豐𣪘末句云、每[illegible]王休于隣皀 皀字陳介祺簠齋金石文考釋釋為𣪘、文之省、是也、此𣪘字最簡略之形也、此字為𣪘字省殳又形、8字下截象下舟、但上截缺一橫畫、與大豐𣪘𣪘字為異耳。」（積微二五一頁燧姬彝跋）

高鴻縉曰『說文皀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

之或說皀一粒也又讀若香 皮及切

說文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皀 𠥱古文簋从匚飢 匭

古文簋或从軌 朹亦古文簋 居洧切

徐鍇曰飢軌九皆聲

按周禮舍人鄭注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也今驗之實物

皆簠方而簋圓則鄭是而許非矣字原象器形後又加又象手

持勺於簋中取食之形故作𣪘金文變形甚多而大致類此小

篆始於原字加竹加皿為意符則知周秦間簋有以竹為之者

原字皀今惟於食既即簋等字之偏旁中見之小篆簋字通行

而𣪘字亦廢宋以來金文學者誤釋𣪘為敦(音對)而以器之名

盨者當簋自錢坫嚴可均許瀚韓崇等疑𣪘非敦黃紹箕作說

𣪘一文詩述𣪘即簋而非敦容庚復博引其例於是皀也𣪘也簋也為一字之古今異形始得正是說解於皀字形音意全」誤字例（二篇一二二至一二三頁）

孔德成曰『簋黍稷器也周禮掌客云簋者黍稷器也說文簋黍稷方器也從竹从皿從皀匭古文從匚軌周禮舍人注以為盛黍稷稻粱肆師疏禮記玉藻疏皆以為盛稻粱者詩權輿傳則以八簋分屬黍稷稻粱則簋之所容其說各異然究屬如何當以其制徵之

簋制誤也久矣世皆以似圓非圓似方非方之器屬之此器之文明明曰盨不有簋名而傳世金文中又無簋字之迹則簋之器也究何屬焉？按黃紹基氏翠墨園語以傳世之敦為簋（陳介

祺始以彝為毁)毁為簋之本字𩏂為敦之本字千古之疑於焉
以釋容希白氏般周禮樂器考略亦論及之其説皆頗精審茲
再檢于禮中之資以實之
儀禮士喪士虞特牲少牢黍稷皆盛以敦敦簋并互見于公食
(有簋無敦)及士昏士喪既夕士虞少牢(有敦而無簋)特牲敦七
見而一簋見)則簋之盛也黍稷而儀禮之敦同之其與周禮所
載若合符節是則由敦簋之名可以徵其所容何物者也
觀夫儀禮所載敦簋之用同矣何其名之相渾也若黃氏所言
則敦之遺器只見于齊蓋齊魯接壤禮俗定多相同故皆一盛
黍稷之器而有兩稱敦簋之用既同且其形亦皆圓制(後世所
設之簋作櫝圓)宜乎其糾葛不清而名之不定矣
至其容量考工記旊人旊人為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周

禮一書固不能代表一代一時之制唯以傳世之器證之則皆有脣此更可為黃氏添一有力之左證焉

儀禮士喪廢敦亦盛黍稷鄭以廢敦敦無足者其瓦敦(見同上篇)蓋對少牢之金敦而言者也(說文月刊第四卷合刊本一三至一四頁簋簠盨觶說)

聞一多曰隮讀為奠奠祭也凡金文言作某器器名上一字多係表器之用如段曰鼎段曰肆段曰旅段曰宗段(見陳逆段宗亦祭名或釋為宗廟用段亦可)曰嘗段(召伯虎段)曰用段而亦曰隮段鼎曰肆鼎曰善鼎(郘伯鼎善膳同)曰飤鼎(鄭勇句父鼎鼎鼒字)曰造鼎(鄭大史申鼎造祰同)而亦曰隮鼎鬲曰薦鬲曰羞鬲而亦曰隮鬲盤曰盥盤曰鹽盤(沫盤)而亦曰隮盤壺曰醴壺曰媵壺曰弄壺而亦曰隮壺他若鍴曰祭鍴鑪曰厌鑪

監曰御監而鄦侯毁曰祭器八毁 因資鐘曰祭器鐘陳侯午鐘
曰祐器鈌鐘其義尤為顯白惟庚午鼎用乍父乙尊善鼎用乍
宗室寶尊尊字皆在句末說者或以為彼器名上尊字亦為器
名之證此亦未之深考也天尊曰天作从旅魯生鼎曰作壽母
媵鮇沓姓鼎曰乍虢妃魚母媵 不壽鼎曰用乍寶伯𢦏毁曰其
乍西宮寶旅下兩媵下兩寶下 明為省去器名則上舉二例尊
下亦當有省文也因知宰甫鼎用乍寶䵼呂鼎用乍寶齍且子
鼎用乍父乙齍䵼下及兩齍下亦並省去器名」(聞一多全集二
第六〇八頁大豐毁考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皀匭古文簋
从匚飢 匭古文簋 或从軌 朹亦古文簋」自錢坫釋毁為簋黃紹

箕容庚等詳為闡說已成定論至其形制攷諸銅器簠方簋圓與許書不合而與鄭注周禮同敦簋非一按諸陳侯三敦徐中舒之說是也戴家祥謂𣪘字所从皀與卿既即所从相同諸字皆象人就食之形然則皀為食器即簋之象形字乃皀之形變說文皀下云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非也後从殳作𣪘為合體象形从竹从皿作簋則為增體象形（見甲骨文字集釋頁一〇一一至一〇二二引）其說至塙然謂𣪘从殳猶磬鼓之比則畧有可商磬鼓並為敲擊樂器故从殳乃會意非形義之重複李孝定謂殳象手持匕柶所以扱之（甲骨文字集釋頁一〇二三）然殳與磬鼓所从者無異手持者似非匕柶古者樂器多始於食具以磬鼓例之𣪘亦為會意字後以𣪘代皀而皀廢乚

〈2835〉周法高曰「白川靜謂「聿喪其𣪘」。孫詒讓餘論卷三頁四一云「末字疑就字。舊釋為獻，亦誤。……云為喪其就者，猶言其喪已終。爾雅釋詁云：就，終也」。郭沫若云「𣪘就舅同在幽部，𣪘可假為就，故亦可以假為舅。舅於古亦無定字，士昏禮記贊見婦於舅姑注云古文舅皆作咎。又晉語舅犯，其於荀子等書作咎犯，是則舅咎可通假，則舅𣪘亦可通假矣」。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卷下頁六一齊侯壺釋文。陳貺𣪘〈1336〉「用追孝於我皇𣪘」。𣪘讀為考，則此處亦可讀為舅。金文通釋二一七，洹子孟姜壺，白鶴美術館誌第三八輯三九〇、三九一頁」。

〈大14〉「用乍朕皇文考盄白（伯）寶𨽍𣪘」△

〈大15〉「用乍寶𣪘」△

〈大16〉「用自乍寶𨽍𣪘」△

〈大17〉「口陵賓罘子鼓霝豐鑄旅盤盨」△

〈大18〉「用乍寶𨽍𣪘」△

〈大19〉「用乍𨽍𣪘」△

〈大21〉「用乍朕文考乙仲將𣪘」

〈大22〉「用乍寶𣪘」△

〈大24〉「用乍朕剌且（烈祖）乙白咸盄姬寶𣪘」△

〈大26〉「用乍朕文考寶𣪘」△

〈大27〉「鄭

簠 从匚古声說文黍稷圜器也古文从匚从夫作𠤱周禮舍人鄭注方曰簠又掌客注簠稻粱器也今証之古器侈口而長方又銘辭云用盛稻粱則鄭說是也

鑄子簠

<1425> 鑄子叔黑匠 △ 乍作寶匠△

季良父簠

<1427> 季良父作

宗婦媵簠△

寶侯簠

<1426> 寶侯乍叔姬寺男媵簠△

曾伯簠

<1446> 命周自乍作旅匠△簠

魯伯簠

<1420> 魯白伯俞父乍姬羊簠△

虢叔簠

<1407> 虢旅乍旅簠△

陳侯簠

<1438> 陳侯乍作孟姜媵媵匠△

伯旅魚父簠

<1411> 白伯旅魚父乍旅匠△

召居簠

<1431> 召居召乍鑄匠△

王仲嬀簠

<1436> 陳侯乍王仲嬀媵匠△

大司馬簠

<1405> 大𤔲司馬孝口自乍飤匠△簠



慶孫之子簠

〈1403〉

慶孫之子峠

之饋匠△簠



曾子簠

〈1397〉

曾子與之

行匠△簠



鄦子簠

〈1442〉

用盥鑄

其匠△簠



楚子簠

〈1428〉

楚子賸盥鑄

其飤匠△簠



吉父簠

〈1413〉

譱膳夫吉父

乍作旅匠△簠



史頌簠

〈1396〉

史頌乍

簠△永寶



陳曼簠

〈1434〉

永保

用匠△





蔡侯簠

〈1400〉

蔡侯𩰫又

之飤簠△

(A·B)



陳侯簠

〈1409〉

陳侯

逆适

作

簠△





商丘叔簠

〈1422〉

商丘叔乍

其旅簠△

(A·B)



鄀公簠

〈1437〉

鄀公諴乍作

旅匠△簠





鄀大宰簠

〈1444〉

鄀大宰欉子𡜕盥

其饋匠△簠

(A·B)



虢叔作叔

殷穀簠

〈1401〉

虢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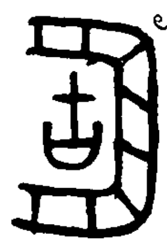
乍叔

殷簋 尊簋



㝨簋

〈1412〉㝨自乍口簋



鑄弔簋

〈1418〉鑄弔叔乍妊寶匿簋



㮚居簋

〈1398〉㮚居自之飤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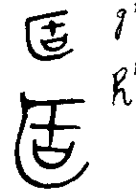
呂弔山父簋

〈1439〉奠鄭白伯大嗣工召弔山父乍作旅匿簋



大府簋

〈1394〉大府之簋



酓肯簋

〈1415〉楚王酓肯乍鑄金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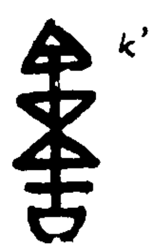
季宮父簋

〈1429〉季宮父乍中姊媯姬媵簋



魯士簋

〈1408〉魯士乍父飤簋



鑄公簋

〈1430〉鑄公乍作孟妊車母媵簋



旅虎簋

〈1416〉旅虎乍寶簋



交君簋

〈1421〉交君子乍寶簋



旅虎簋

〈1414〉旅虎

鑄其寶盙。」

〈1399〉「遹來鑄其寶簠。」〈1402〉「衛子叔旡父作旅簠。」〈1404〉「⿷匚古交中仲作旅簠。寶用。」

〈1417〉「芮大子白伯作簠。」〈1440〉「自作寶簠。」〈1443〉「自〔作〕薦⿷匚古。簠」

阮元曰「簠字作⿷匚古。从古。从匚。古聲。通作胡。左哀十一年傳。胡簋之事則嘗學之。胡簋即簠簋也。禮明堂位殷之六瑚與敦簋並列。明為盛黍稷之器。瑚之為簠異名無疑矣。」（積古卷七、二頁晉君簠）

方濬益曰「簠銘⿷匚古皆向右此向左作⿴囗古即小篆胡字之所本說文胡牛顄垂也从肉古聲詩狼跋其胡爾雅釋鳥鵜鴮鴮注今之鵜胡也領下胡大如數斗囊漢書金日磾傳捽胡投何羅殿下注頸也亦指頷下而言今以彝器文證之古胡實从⿴囗古小

象因形變而从肉為胡豈以牛頷鶘胡皆有容受之誼歟左哀公十一年傳胡簋之事賈服注并云夏曰胡杜元凱因之論語瑚璉也包咸注則云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以瑚璉簠簋為一器而三代異名不知瑚簠一器璉與簋自為器是又沿賈服注而重誤者瑚璉从玉并俗字」(綴遺卷八、一頁[illegible]簠)

「方濬益曰『[illegible]从攴蓋以簠側有鋬故从攴以象形與仲姬匜匜字作[illegible]从又同意』(綴遺卷八、十頁商邱叔簠)

「方濬益曰『簠作[illegible]从[illegible]五聲[illegible]為古會字器有蓋者之通稱』」(綴遺卷八、十三頁魯士俘父簠)

吳大澂曰『禮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疑六瑚當作六簠左氏哀十一年傳胡簋之事注胡簋禮器名夏

曰胡周曰簠胡簠即簠簠之誤古文簠作𠥓或加金旁作𨩿或从故作𠥓虢叔作叔般𣪘簠作[illegible]簠之反文正與胡字相似知胡簠即簠簠矣或古文有从王之簠反書作[illegible]而漢儒遂釋為瑚字未可知也」（字說三五頁瑚字說）

「劉心源曰「𤼷古刻簠字都公諴簠作𠥓魯士㬂簠作[illegible]鑄公簠作[illegible]知詮即鈷[illegible][illegible]即[illegible]亦即鈷古文簠从匚[illegible]匡叀从鈷又有用鈷者集韵鈷音胡盛黍稷器名同瑚蓋猶知鈷簠為一字不佋玉篇之僅目鈷為鈷鉧也（鈷鉧即鈷鉧熨斗也）此作[illegible]省」（奇觚卷五六頁商尊）

「劉心源曰「𠤱从籀文匚从故即匿伩器有从匚从鈷者伯其父簠作祜𤿲仲簠作𠥓从匚从矩古刻簠字皆㠯聲同者為之如

鋪医笑胡瑚鍸𥂴祜鈷𨥍𠤷𠥓𠥔𠥕是已（博古圖劉公鋪即簠簋之簠。奇觚卷五二三頁商𠁥叔簠）

強運開釋𥂴曰『𠤷』鑄子叔黑𠤷从匚古聲舊釋為簠之古文蓋亦延誤匪伊朝夕矣吳愙齋瑚字說以虢叔𠤳叔殷毀𠤷𠤳[illegible]攵文正與胡字相似疑[illegible]即胡字胡𥂴即簠簋但按說文簠黍稷圜器也从竹皿甫聲医古文簠从匚夫是知簠簋皆以竹木為之故其字从竹今北京古物陳列所保藏古代之簠簋亦皆編竹為之若彝器所傳笵銅之𠤷侈口而長方既與許說不合當別為一器其篆文變體或𠤳𠤷𠥓𠥔[illegible]𨥍等形要均从古从故从吾得聲可即形以定其聲當讀公戶切而未可認𠤷即𥂴之古文竊謂𠤷之為器實即胡槤之胡𠤷為正字而胡瑚則藉字也又按說文有𥂴無𠤷𥂴篆下云器也从缶皿古聲𠤷

盬有以瓦為之者故或从缶又从皿之字每多易皿為匚如簠之古文𠥩匭匭籚之古文𠥩医皆是而匜之古文則又从皿𠥩𥁕𠥩鑑是从皿从匚誼無殊也由是以觀盬與匡形音義三者俱屬相近故敢突定匡為盬之古文而辨正之如此」（古籀三補卷五第六至七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簠黍稷圜器也从竹从皿甫聲古文作医从匚夫聲𠥩為籀文匚匧亦籀文簠字也又按許氏簋下曰黍稷方器也古文作匭匭朹三形然鐘鼎古文簋字無从匚者而簠字皆从匚匚者方器也周禮舍人注方曰簠圓曰簋此注為是許氏為誤又款識文簠多云用盛粱疑說文元簠下云稻粱方器也又簋下云黍稷圜器也今本即係後人改竄耳又詩

釋文云外圓內方曰簠亦妄誕不稽之說也」(古籀篇八十第一六至一七頁)

高田忠周曰「按从匸與上諸篆同𠱬與从缶从古从故不同今審下作吾吾甫音通此从吾聲明矣上作仐為⿰金卿字或云鎛鎛鱗也鐘上橫木上金華也从金尃聲考工記鱗屬以為筍說文一曰鎛田器也詩臣工庤乃錢鎛傳耨也釋名釋用器鎛亦鋤田器也鎛迫也迫地去草也因謂此作仐下篆作仐皆象鎛頭也鎛頭與鱗形相似故亦轉用為橫木上金華之鎛田器者字之本義而金華其轉義也漢人謂鎛鱗者作鱗蟲毛族全形故許氏所說正段相反耳今依此篆即知鎛鱗者不作獸形明矣」(古籀篇八十第一九頁)

商承祚曰「說文匧古文𥰡、从匚夫、案甲骨文作[illegible]𠥼、从仌个象器蓋之相切、與金文匩、[illegible]、季良父𥰡意同、从古聲、季宮父𥰡作鄀大宰𥰡𠤱、从夫聲、與此同、即古文所从出、魯士㫃𥰡作[illegible]、或省匚作[illegible]、鑄公𥰡則僅示蓋器、而省其側視之編織文也」(古攷四十頁)

吳闓生曰「金文𥰡字異體最多、有𠥾、𠥼、𠤱、匧、𠩺、𠩺、𠥱、鋪、𥰡、祜諸形、從無作𥰡者、蓋𥰡𥰡皆後起之字。論語瑚璉也、今存器中無瑚璉之名、蓋瑚即𠥼之異文」(吉文卷四第一頁曾伯霥𥰡)

胡吉宣曰「𨱍攷金文𠜻伯𥰡、𥰡字作𨱍、說文金部無𨱍、竹部𥮵、𥰡也、𥰡、一曰飯器、方言𥰡、趙魏之郊、謂之笿𥰡、郭注盛飯𥮵也、錢大昕曰、笿𥰡、即凵盧也、詩皇矣以遏徂旅、孟子作莒、是𥰡即𥮵、即盧、說文盧飯器也、與𥮵音義均同、金文作𨱍、猶函皇父𥰡、𨟻壺作[illegible]、史

頌匜匜字作鉈就所鑄以立文也易剝剝牀以膚京房本膚作簠膚說文以為臚之籀文膚得聲于𧇡𧇡與盧同𧇡讀若盧其篆作鑪籀作鑪是古盧簠相通也說文凵部曰凵盧飯器以柳為之象形或作⿱竹去段氏注單呼曰盧絫呼曰凵盧章炳麟曰凵盧本一語字有重音乃復製盧字盧得聲于虍虍與凵皆喉音也見文始案段章說是也單言曰凵曰盧重言曰凵盧凵與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凵為最古之象形文笘盧皆後起之形聲字今由京氏易以膚以𧇡即盧為簠劃伯簠以鋁笘同為簠推之簠之初形殆即為凵凵正象方器之形古禮器皆象形如鼎鬲尊彝壺豆匜爵斝皀是也不得于簠字獨為形聲今安陽出土瓦簠有短足器形正如凵見安陽發掘報告即傳世銅簠形亦猶是第口稍侈而加圈足耳度古必有無足之簠者凵簠同古魚部字凵豎作之即為匚聲

轉若方歧為二字隨加夫為聲而作匿後又从皿从甫(夫同音)聲作匿(見正字通)皿與凵同類凵皿魚陽對轉據其質言更加竹為簠故凵之或體亦作筶也凵之遞變為医為匿為簠猶金文中匜字由初形之𠃉也(仲子匜)變為盘(叔上匜)為鑑(陳子子匜)也……缶聲近簠故鄦子簠作㔸从缶為聲甲文作𠥐匟亽个即缶之省(羅振玉說)古變為古乃有匿胡瑚鍸鈷祜匿匿盬諸異體胡即胡連般之六瑚从玉飾也从金鑄也从示祭器也古文事涉于某即加某為偏旁其通例也」(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輯刊第二冊二二三至二二四又二二二六頁釋簠)

屈萬里曰『匿乃古簠字金文中的簠字大多數是這樣寫法商承祚說鄦子簠作匿从㕣後遂由㕣變古(殷虛書契類編㕣)是古代的

缶字從聲音上看來商氏的說法是可信的」（書傭三八九頁曾伯[illegible]簠考釋）

楊樹達曰『說文五篇上竹部云簠黍稷圜器也从竹从皿甫聲或作医又云簋黍稷方器也从竹皿皀或作匭𣪘朹按周禮地官舍人云凡祭祀共簠簋鄭注云方曰簠圓曰簋此與許君說正相反今驗之古器簠形侈口而長方簋形斂口而橢圓與鄭注說合事經目驗許君誤記不待論矣試更以簠字之聲音求之亦有足證明者說文簠从甫聲或作医从夫聲金文季宮父簠簠字作𠤳亦从夫聲知許君簠或从夫作医之說為有據甫夫古音同與方為對轉字从甫聲而義為方此猶水旁為浦面旁為酺旁為溥榜為輔弓弩也此一說也金文簠字多作匩从匚古聲商丘叔簠作𠥁从匚故聲故簠字經典或作胡或作瑚左

傳哀公十一年曰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即簠簋左傳之以胡簋為連文猶周禮舍人之以簠簋為連文也禮記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亦以瑚簋為對文爾雅釋丘云方丘胡丘胡字本从古聲胡丘為方丘知匡字當為方器也此又一說也然鄭君注周禮云方曰簠圓曰簋於簠簋之制分別甚明而注明堂位則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明於彼而闇於此者以未目覩實物不知胡簋即簠簋也清儒儀徵阮氏著鐘鼎彝器款識始據金文銘辭謂胡簋即簠簋匡鄭君之未逮（見卷七留君簠跋文）信哉金石文字之有裨於文字也

說文五篇上皿部有𥁕字云器也从皿从缶古聲自來說者皆不詳其用竊疑其為金文匡字之或體也字从皿與簠同从古

聲與匿同从缶表其初器之質猶簠之从竹也（小學一一頁釋簠）

孔德成曰「簠者稻粱方器也儀禮中凡盛稻粱（或簡稱粱）者皆簠也漢書賈誼傳注方曰簠儀禮聘禮釋文及詩權輿釋文皆曰內方外圓曰簠淮南泰族篇注其方中者為簠徵之遺器其形皆方并無內圓者其盛稻粱銘文皆然固無或異也說文簠黍稷圓器也周語注同或與簋實有時互盛叔重又以其制為圓蓋以其實之混（如毛說）而及其制矣簠之制之用既明之矣然今傳器中簠銘簠字有作

⿷匚[illegible] ⿷匚王 ⿷匚[illegible] ⿷匚夫 ⿷匚古

諸形怙後人皆釋為簠非也⿷匚[illegible]⿷匚古諸字以夫古得音是可讀簠若⿷匚㞷⿷匚[illegible]諸字是以王㞷得音且與粱為均則讀簠不如讀

匡之為得匚其形王㞷其音簠之形似匡故又曰匡按匡亦方器詩采蘋維筐及筥傳方曰筐左隱三年傳筐筥錡釜之器注及禮記月令治曲植籧筐注呂覽季春其栚曲籧筐淮南時則注亦云方底曰筐至詩良耜傳筐筥所以盛黍則筐者亦盛粢粮之器更可證簠筐之密切關係者也簠筐後出字其初只匡字耳小篆之簠簋筐等字從竹蓋斯時又有以竹為之者矣(說文月刊第四卷合刊本一三頁簠簋觚觶說)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簠黍稷圜器也从竹从皿甫聲医古文簠从匚从夫」金文从古聲夫古古韵同部屈萬里从商承祚謂古由缶變然古音古在魚部缶在幽部簠非从缶得聲其說誤」

〈大42〉

「曾子□自乍飤𠤳△」

〈大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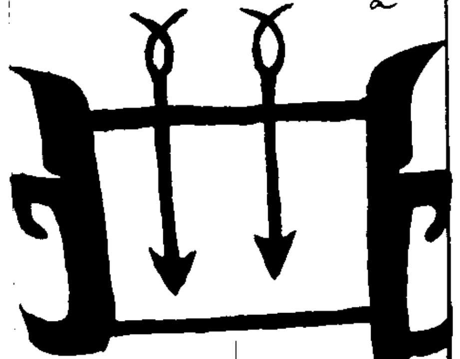
「𦦔鑄丝茲寳寶笑△簠」

笭 經作 𥫗令

〈1086〉 經作 𥫗令口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笭車笭也从竹令聲一曰笭𥳑䉐也朱駿聲云按車前後兩旁禦風塵者即詩之茀周禮之蔽說文之篚也此攷恐非是車笭之笭疑櫺字義或亦軨字轉義若夫笭字本義即𥳑䉐也朱氏又云廣雅釋器笭籠也又方言箸筩亦謂之𥳑䉐也又廣雅釋器笭筐按竹席集韻車中筵也亦疊韻連語又通俗文竹器謂之笭箸按漁具也亦疊韻連語又釋名釋船舟中牀以薦物者曰笭言但有簀如笭牀也又釋名釋采帛笭辟經絲貫杼中一間并一間疏疏者苓苓然并者歷辟而密也段借為軨廣雅覆笭謂之幦按式下縱橫交結之木釋名釋車笭橫在車前織竹作之孔笭笭也豈軨亦有織竹者歟』(古籀篇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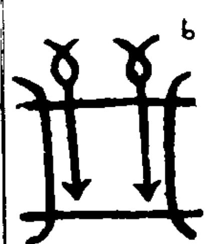
十
第二四至二五頁



箙 羅振玉云象盛矢在器中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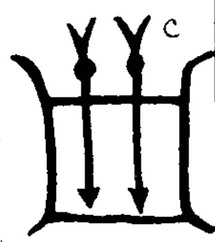
盤文

〈2859〉 箙



箙參父乙盉

〈1919〉 箙參父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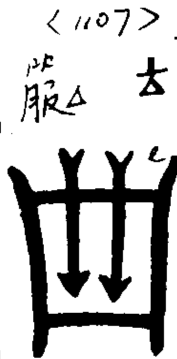
戊父癸甗

〈0774〉 戊箙父癸



隹父乙簋

〈1107〉 大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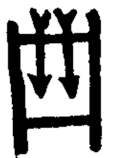
朋子壺

〈2765〉 朋子冂箙



父庚鼎

〈0226〉 箙父庚



箙宂爵

〈1622〉 宂



父乙尊

〈2037〉 箙 父乙



冊戈父辛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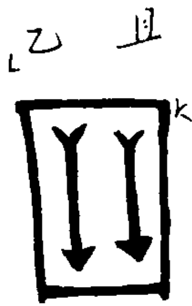
〈2607〉 冊戈父辛 箙



且乙卣

〈2589〉

且乙



戈父

〈3046〉 箙

阮元曰：吳侃叔云，雙矢有架，籀謂栖矢之器，稽諸六書象形，族字即其形，疑即其器之名，南宮中鼎族作㫃，从即二矢形，从所

以幹矢。其用當與日同。竹。旌旗之幹也。族。屬也。以其為矢鏃所聯
屬。故謂之族。亦讀如泰蔟之蔟。說文。族。束矢族族也。元謂格上
三矢或二矢。古人銘器。用旌武功。吳說洵可補釋名釋器之闕。
（積古卷二、六頁子父己爵）
c 方濬益釋雙矢在福形曰。今按儀禮鄉射禮設福于中庭南注
福猶幅也所以承笴齊矢者此正福之象形又說文有医字解云
盛弓弩矢器也从匚从矢國語曰兵不解医則似矢箙之屬與
此非一器。（綴遺卷九、十八頁立鉞雙矢父癸觶）
b 劉心源釋箙受雙矢形曰。弢廣疋釋器掤医皾⿰皮丸鞴靫矢藏
也鄭風毛傳掤所以覆矢左傳作冰賈逵注冰櫝丸蓋也說文
医盛弓弩矢器也引齊語兵不解医王氏廣疋疏證云皾⿰皮丸矢
箙之圓者皾或作櫝韇⿰皮丸通作丸後漢書南匈奴傳弓鞬韇丸

李賢注引方言藏弓為鞬藏矢為韇丸集韻引埤蒼云韝靫箭室也亦作步叉釋名步叉人所帶巳箭叉其中也續漢書輿服志引通俗文云箭箙謂之步叉韝即箙此銘象形會意義可說音不可定吳侃叔釋復齋款識子父己爵[illegible]為旅亦未確（奇觚卷五 四頁參尊）

高田忠周曰阮氏說吳侃叔曰雙矢有架窠謂栖矢之器稽諸六書象形旅字即其形疑即其器之名南宮中鼎旅作[illegible]即二矢形所以幹矢其用當與㫃同㫃旌旗之幹也旅屬也以其為矢簇所聯屬故謂之旅亦讀如泰族之族說文族束矢族族也元謂格上三矢或二矢古人銘器用以旌武功吳說洵可補釋名釋器之闕・按吳說非此月即他器之片也作[illegible]者為

韇字而與此同意从一矢與从二矢三矢元同意無異又變日為𠙴井日諸形亦自相同說文箙弩矢箙也从竹服聲周禮司弓矢其矢箙從其弓然則古文作𤰈者象形也後世變為形聲作箙古今文字之變往往有如此者也……劉〔心源〕云為箙𤰈變矢形攷廣疋釋器掤医韥䪅鞴鞬矢藏也……按攷精則精然掤為形聲字且从手取所以覆之意與此篆全別唯医从匚櫝韇蓋與匵同字與此篆作井稍似然亦自別愚又按此等篆文所从共日諸形與片亦別此為箙象形箙所以盛弩矢之物故从箙从矢為箙字箙備矢之名再攷如此俟來哲云」(古籀篇八十第二六頁)

馬叙倫曰羅振玉謂𤰈是箙字然箙為後起字𤰈即說文之𠙴字𠙴字金甲文皆作㗊而甲文有𤰈金文父辛卣作𤰈蓋𠙴為

盛矢之器一矢與二矢三矢無異也此□與◯形小異耳今嬉劇中武士所負之矢箙猶其遺形箙之轉注字為籣籣得聲於柬柬箙同為舌根音柬為鼗之初文周禮小師注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貞松堂集古遺文九有[glyph]爵其十有[glyph]父己爵[glyph][glyph]皆即柬之初文杭縣謂之搖糖鼓賣糖者所用也今樂器中亦有之柬之轉注字為朄朄字詩周頌有鼓作田田音定紐鼗音亦定紐則知柬音本在定紐故以同為舌尖前音轉入來紐而闌從之得聲入來紐也詳疏證定並同為濁破裂音故闌復轉注為箙箙音奉紐古讀歸並也刻詞七八頁父己爵

高鴻縉曰按字原倚矢畫其所盛器形由物形口生意故為盛矢之器葡秦人改造箙形聲字箙行而葡字廢鄭注周禮箙盛

矢器也」（字例二篇二五四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箙，弩矢箙也。从竹服聲。周禮仲秋獻矢箙」字象矢在器，乃葡之重文，箙乃後起形聲字。箙行而葡廢。詳葡字條」

0452

2806(5.78-0583)

𣶒 齊鎛 𣶒𣶒義攺 〈0062〉 𣶒𣶒 攺 肅義

α 潘祖蔭曰吳清卿說……𣶒即淵說文淵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古文作㴊此字从水在𣶒中與說文義合淵淵即秉心塞淵之意（攀古二冊七頁齊子中姜鎛）

α 吳大澂曰𣶒即淵說文淵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古文作㴊此字从水在𣶒中與說文義合𣶒與𣶒亦相似詩降福簡簡疑即𣶒𣶒之誤水經穀水注云淵淵字相似時有字錯為淵也（愙齋二冊二五頁齊侯鎛）

α 吳大澂曰𣶒从竹从𣶒𣶒當即淵之異文𣶒與𣶒相似詩降福簡簡疑即𣶒𣶒水經穀水注云淵淵字相似時有字錯為淵

也說文引詩鼗鼓鼘鼘今詩作淵齊侯鎛』(古籀補附録六頁)

高田忠周曰『齊侯鎛余命女政于朕三軍𥴦成朕師旟之政德。劉氏心源云𥴦从竹从𣶒盖段用𥴦為肅字也。球釋作綴非。師旟即師旅字。肅猶𢖍威。陸績周易述字𢖍也。此說似是。此省肃形者也。孫氏詒讓又以此字為肅通假。且以𥴦義政齊侯左右毋𠂤毋已為句。云䈶即肅字。宣和圖及孫苑並不誤。王録釋為綴。薛从之。與前釋𠦪互不合。亦其政也。又齊侯鐘此字有重文。此無之。疑亦冶鑄偶奪之。肅〻敬也。又恭也。義法也。肅義政言敬恭于法政也。其說益精。說文𥴦𣶒參差管樂也。象鳳之翼。从竹肅聲。周禮小師𥴦管絃歌注。編小竹。釋名𥴦肅也。其聲肅〻然清也。肅𥴦音義並近。通用也』(古籀篇八十第三一頁)

○楊樹達曰「箭方濬益釋淵、余謂當是簫字、簫簫當讀爲肅肅」（積微一〇二頁闡黔鎛跋）

〈大45〉「箭肅成𦨶辥師旟之政德」「箭々肅義政」



其 說文古文作𠀠𠀠𠔀籀文作𠤱匴 汗簡于竹部下別立𠀠部 𠀠辛卣

<2616> 亞其吳作母辛彝



其侯父己簋

<0994> 亞形中其 㠱侯文己



沈子簋

<1391> 沈子其顥褱多公能福 其風哀乃沈子也唯福



趩鼎

<0636> 其子

子孫 永寶



盂鼎

<0676> 雩我其遹省相 先王受民受疆土



周寥鼎

<0622> 其用享于 元十二年中叏



叔作乙公簋二

<1132> 子子孫孫 其永寶



遹簋

<1349> 其孫孫子子 永寶



同自簋

<1135> 其萬年用



𧊒侯鼎

<0671> 子子孫孫其萬萬年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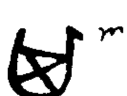
童簋

<1152> 其萬年 孫子寶



魯伯簋

<1420> 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休盤

<2922> 休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卯簋

<1390> 卯其萬年



荀伯簋

<1389> 子孫歸夆其邁萬
年日用享于宗室

p

q 兮仲鐘

<0034> 其用追孝于
皇考己伯(AB)

r 克鼎

<0675> 肆克□于皇天 天子其萬
年無疆 克其萬年無疆

s 大鼎

<0666> 大其子子孫孫邁
萬年永寶用

t 城虢遣生簋

<1199> 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

u 伯盉

<3005> 其萬年孫子子
永寶用享

v 曾鼎

<0679> 曾其萬□年用祀子子孫孫其
永寶□□汝其舍散矢五束

w 曾壺

<2834> 子子孫孫
其永寶用

x 師酉簋

<1374> 酉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

y 畢鮮簋

<1294> 鮮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

z 縣妃簋

<1364> 其自
今日

a' 師奎父鼎

<0667> 師奎父其萬年
子子孫永寶用

b' 敔簋

<1177> 乎厥不廷吉
甘其□□

c' 頌鼎

<0674> 頌其萬年釁眉壽

d′ 師趛鼎

<0624> 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e′ 無叀盨

<1353> 無叀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f′ 追盨

<1355> 追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

g′ 杜伯盨

<1493> 其用享孝于皇申(神)且(祖)考其萬年永寶用

h′ 仲叚父盨

<1249> 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i′ 鬲攸比鼎

<0670> 我弗具付鬲从其且(祖) 鬲攸从其[illegible]萬年

j′ 師嫠盨

<1388> 嫠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k′

l′ 南姬鬲

<0728> 其永寶用 (A·B)

m′ 弔上匜

<2981> 其萬年無疆

n′ 弔[illegible]父盨

<1278> 其夙夜用享孝于皇君其萬年永寶用

o′ 㝬鐘

<0061> 王享 我其至

先王其嚴在上 㝬其萬年

p′ 翏生盨

<1495> 其百男百女千孫其萬年無釁眉壽永寶

q′ 姞氏盨

<1236> 其萬

乎子子孫孫永寶用亻

t′

𠔁鼎

<0526> 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v′

湯弔盤

<2915> 其萬年無疆用之

w′

邛君壺

s′

邵鐘

<2802> 邛君婦龢乍其壺

V′

<0055> 其寵四鍺堵 喬喬其龍

沬伯匜

<2963> 其萬年子子孫孫

永寶用享

ω′

周雩壺

<2822> 其用享于宗 孫孫萬年永寶用 其子子

x′

魚鼎匕

<2990> 毋虎處其所

y′

作父乙鼎

<0431> 乍父乙寶鼎其用

z′

格伯簋

<1362> 其萬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

a″

b″

商丘叔簠

<1422>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A·B)

c″

仲師父鼎

<0643> 其用享用孝于皇祖帝考其

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享

d″

史頌匜

<2951>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e″

㝅鼎

<0631> 其父蔑㝅辟 對揚其父休

b″ 師虎簋

〈1383〉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g″ 己侯簋

〈1174〉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x″ 姬鼎

〈0620〉其萬

季子子孫孫永寶用

c″ 白者君盤

〈2905〉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f″ 善夫克鼎

〈0662〉克其日用䵼朕辟魯休

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k″ 師寰簋

〈1381〉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l″ 兮甲盤

〈2926〉毋敢不出其貝其責其進人其賈其隹我諸侯百生（姓）其釁壽萬年無疆

m″ 虢季子白盤

〈2925〉其央

n″ 史季良父壺

〈2832〉其萬年霝終難老

o″ 伯考父盨

〈1470〉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p″ 弔姬簠

〈1435〉其子子孫孫其永用之

q″ 虢文公鼎

〈0582〉其萬年無疆

r″ 虢季氏簋

〈1256〉其萬年無疆

女其
用丝
(B)

其 x''
魯遼父盨
<1248>
其萬年釁
壽永寶用

其 z''
庠尊
<2115>
庠肇其乍父己
寶尊彝丝口

其 u''
單子伯盨
<1481>
其子子孫孫萬
年永寶用

其 v''
齊巫姜盨
<1210>
其萬年子子
孫永寶用享

其 w''
函皇父盨
<1321>
琱嬶其
邁萬年

其 x''
中鼎
<0632>
鄭安之孫譽大史申
乍作其造祜鼎鼎十

其 y''
沇兒鐘
<0052>
鄒王庚之愍淑子沇
兒擇其吉金

其 z''
者沪鐘
<0058>
令余其念諆 (A)
今余其念讓 (B)

其 a''
黃韋俞父盤
<2910>
子子孫孫
其永用之

其 b''
命瓜君壺
<2833>
其永
用之

其 c''
褱鼎
<0541>
其眉壽
無期

其 d''
邾公華鐘
<0059>
台以乍作其皇祖皇考
鑄其龢鐘
台以卹其祭祀盟祀

元器其舊其萬
萬年無疆

e'''
寓井兜
鼎

<0629>
蕃其
吉金

f'''
陳侯因
資鎛

<1503>
其雝惟因資嬰
揚皇考卲緟昭統

g'''
樂書
缶

<2998>
口畜孫書兒
戲擇其吉金

h'''

i'''
弔向
父簋

<1208>
其子子孫
永寶用(A·B)

j'''
仲殷
父鼎

<0531>
其萬年子
子孫寶用

k'''
毛弔
盤

<2903>
其日日眉
壽無疆

l'''
白者
君匜

<2968>
其
萬

年子孫永
寶用亯S

m'''
師䜌
簋

<1069>
師䜌其
作寶殷

n'''
乍冊𣪕
卣

<2711>
卬其易錫乍作
冊𣪕丰玨

o'''
王孫
鐘

<0060>
王孫遺者
蕃其吉金

p'''
罳
簋

<1120>
其永
寶用

q'''
弔姞
簋

<1455>
其萬年
永寶用

r'''
弔高父
匜

<2964>
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

s'''
嫊
鼎

<0551>
瘵作其
𧀎鼎鼎

t'''
祖仲
鬲

<0743>

其子子孫永寶用享

邕子甗

<0815>

邕子良人擇其吉金其萬年無疆其子子孫永

刺鼎其孫子子永寶用

从凡

<0653>

其孫子子永寶用

䳊伯簋萬年孫子子其永用

<1205>

萬年孫子其永用(簋A)萬

年孫子子其永用(簋B)

師旂鼎其又(有)内于師旂

<0665>

斯又(有)内于師旂婁

不婁簋

鄭氏所釋"婁"字

从婁

<1393>

不婁女馭方不婁女不婁女拜稽手首

子子孫子其永寶用享

秦公簋婁

嚴口各

<1382>

婁又其嚴

鎗歸各

子可

戈

<3096>

子可其

用之

王孫鐘畏婁趩趩

誼興忌同

<0060>

畏婁畏忌

趩趩

乙簋、釁壽無嬰
誼與期同
〈1230〉「眉壽無嬰△」

汗簡引尚書作箕
[illegible]箕鼎
〈0261〉「[illegible]箕△其」

〈0013〉「□□□之子□擇其△吉金」「以□□船其△船□□□大□□□□阳其△□□□盂」〈0014〉「其△台」〈0016〉「自乍作其△伕走鐘」〈0025〉「煓其△萬季」〈0027〉「其△萬年子孫永寶」〈0028〉「孫々子々其△永寶」（A·B）〈0029〉「用自乍作其△龢鐘□鈴鈴」〈0031〉「其△聿其△言」〈0032〉「其嚴才帝ナ右」〈0038〉「𪓐大宰儹子𣢟自乍作其△御鐘」〈0039〉「用□其△□鐘□□□僨保用高」〈0043〉「𡨮公孫班擇其△吉金為其△龢鎛」「用喜𦝡于其△皇祖」「其△萬年眉壽」「□□是□霝命無其△期」〈0045〉「齊陶華氏孫𢈖𣏟其△吉金」〈0046〉「其△厰嚴才在上」「𠦪父其△罙□□萬季」〈0047〉「工𢊾王皮𪈈之子者減𣏟擇其△吉金」「于其△

皇且祖皇考」「其登于上下口口」<0048>「台以樂其身」<0049>「㳄梁其曰

「㳄梁其肇帥井型皇且祖考」「天子俏事㳄梁其身邦君大正」「蔑

㳄梁其曆」「㳄梁其敢對天子不丕顯休揚」<0051>「擇其吉金」

「其音𩐋」<0053>「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0056>「前文人其嚴才在上」

「安其萬年」<0057>「旅其萬年」<0062>「鈴㒸其身」<0067>「其[illegible]其吉

金」<0411>「史昔其作旅鼎」<0473>「其永用」<0474>「其永寶用」<0481>「其萬年永

寶用」<0488>「其萬年用」<0489>「其永寶用」<0490>「其永寶用」<0491>「其萬年永

寶用」<0498>「其萬年永寶用」<0500>「其永寶用」<0501>「其萬年永寶」<0507>「其

萬年寶用」<0508>「其萬年用享」<0510>「孫子其永寶用」<0511>「[illegible]討為其鼎

<0521>「其用盟[illegible]鼎寬嫣日辛」<0522>「其萬年子孫永用」<0523>「其萬年永寶

用」<0525>「其子孫用」<0527>「鄭子蒷夷其行器」「其永壽用之」<0530>「其

孫子永寶」<0532>「其萬年子孫永寶用」<0533>「其子子孫孫永用」<0537>「其萬

年子=孫=永寶用」〈0538〉「其△萬年眉壽永寶用」〈0539〉「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0540〉「其△萬年子=孫永寶用」〈054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
〈0546〉「武生毀用乍其△羞鼎」〈0553〉「其△萬年子=孫=永寶用」〈0554〉「其△子=孫=
永寶用華」〈0557〉「其△萬季釁壽」〈0558〉「其△萬年眉壽」〈0561〉「其△子=孫=
永寶用」〈0562〉「其△萬季釁眉壽」〈0564〉「其△子=孫=用亯孝于宗老」〈0565〉「子=
孫其眉壽萬年永用享」〈0566〉「曾孫無斁△自乍飤䀇」〈0567〉「師艮其△
乍寶齋鼎」「其△萬年子=孫=永寶用」〈0568〉「子=孫=其△萬季永用亯
射口」〈0574〉「其△用夙夕㷉亯」〈0575〉「其△萬季無畕量」〈0576〉「其△萬季無疆」〈0579〉
「其△永寶用」〈0580〉「其△萬年子=孫=永寶用」〈0583〉「其△邁年子=孫=永寶用」
〈0584〉「叔夜鑄其△饙鼎」〈058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0586〉「其△萬季釁
壽」〈0587〉「其△萬季釁壽無疆」〈0588〉「其△永壽用之」〈0591〉「子=孫=其永寶
〈0593〉「獸其△萬年永寶」〈0594〉「子=孫=其△永寶」〈0595〉「其△萬季子=孫=永寶

用亯」<0596>「其▵萬秊眉壽無口彊」<0598>「其▵萬年子=孫=永寶」<0599>「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0600>「其▵萬秊無彊」<0606>「其▵子=孫=永寶用之」

<0612>「其▵亡無彊」<0614>「其▵萬年無疆」<0615>「諆肇乍其▵皇考皇母者比君鼒鼎

鼒「諆其▵萬李眉壽」<0616>「朕天君其▵萬年」<0717>「鄭始𩛥母鑄其▵羞

鬲」<0618>「其▵萬年無彊」<0619>「郐王糧用其▵良金鑄其▵鼎」<0621>「遷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0625>「辛白伯其▵並受」<0627>「𩛥其▵用習友」<0634>「曾子

中仲宣𡩜用其▵吉金」「用雝饔其▵者諸父者諸兄」「其▵萬秊無彊」

<0637>「師𩰫父其▵萬年子=孫=永寶用」<0740>「其▵子=孫=永寶用」<0648>「其▵孫=

子=其▵永寶」<0649>「其▵子々孫々永用」<0654>「其▵邁萬秊孫々子々永寶用」

<655>「其▵萬年子々孫々永用」<0657>「子々孫々其▵萬秊永寶用」<0658>「頌其▵

萬年無彊」<0660>「余其▵舍女汝臣十家」<0661>「利其▵邁秊」<0663>「其▵

邁萬秊子孫永寶用」<0664>「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0669>「師

聖其△萬季子々孫々永寶用」<0679>「宸止其△口口萬年世子々孫々其永

寶用」<0673>「令其△用各格我宗子雩百生姓」「其△永寶用之」<0677>「征邦

賓彈其△旅般」<0678>「禹其△萬年」<0680>「弘其△唯王智」<0727>「其△永用口」<0729>「其△

萬年永寶用」<0730>「榮白鑄鬲天[illegible]其△萬年寶用」<0731>「其△永子

孫寶」<0732>「其△永寶用」<0733>「其△眉壽萬季無疆用」<0737>「其△子孫永寶用」

<0738>「其△萬年子=孫永寶用」<0739>「其△永寶用」<0741>「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074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0746>「[illegible]習父[illegible]其△子[illegible]曹寶鬲」<0751>「其△

萬季子々孫々永寶用」<0753>「其△萬季子=孫=永寶用亯」<0754>「其△萬

年子=孫永寶用」<0755>「子=孫=其△萬年永寶用亯」<0756>「其△萬年子=

孫=寶用」<0757>「其△眉壽萬年無疆」<0799>「其△萬季用」<0807>「其△萬年永寶

用」<0809>「其△萬年子=孫永寶用」<0810>「其△子=孫=永寶用」<0814>「王尸方[illegible]歸

雚鑄其△寶」「其△萬季子=孫」「其△永寶用鼎」<0816>「王孫壽[illegible]其△吉金」

「其」△釁眉壽無疆」〈1129〉「其」△壽考寶用」〈1133〉「其」△永用」〈1137〉「其」△萬秊用」

〈1146〉「其」△萬年永用」〈1147〉「其」△萬秊永寶」〈1148〉「甘」△其邁萬年用」〈1155〉「其」△用萬

年」〈1156〉「其」△萬年永寶用」〈1159〉「其」△萬年用饗賓」〈1163〉「其」△厲萬年永

用」〈1166〉「其」△萬年寶用」〈1171〉「其」△萬年子=孫=永用」〈1172〉「叡光白自乍其」△

寶𣪘」〈1175〉「其」△萬年子=孫=永用」〈1176〉「其」△子子孫孫永用」〈1180〉「其」△子=孫=

萬秊寶用」〈1182〉「其」△子孫永用乀」〈1183〉「趞小子鄘以其」△友作𦉜男

王姬𩰫彝」〈1184〉「其」△萬年子=孫=永寶」〈1186〉「其」△子=孫=萬年用」〈1187〉「子=

孫=其」△永寶用」〈1188〉「子=孫=其」△萬年用」〈1191〉「其萬秊子孫寶用」

〈1192〉「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193〉「其子=孫永寶用亯」〈1194〉「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盨)「其萬年孫=孫=永寶用」(蓋)〈1195〉「其」△子=孫=

永寶用」〈1196〉「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198〉「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00〉「其」△

邁萬秊子=孫=永用」〈1204〉「子=孫其」△邁秊永寶用」〈1205〉「期萬年孫=

子=其永用」(蓋)<1206>「其△萬口子=孫=永寶用」<1207>「其△子=孫=永寶用」<1209>「子=孫=其△永寶用」<1211>「媿氏其△眉壽萬年用」<1212>「甘△其子=孫=邁萬年永寶用」<1216>「子=孫=其萬季永寶用」<121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19>「子=孫=其△永寶用」<1220>「其△萬季孫=子=永寶用責」<1221>「誓其△萬年寶」<1223>「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24>「德其△肇乍毀」「其△萬年眉壽」<1225>「其△萬季子=孫=永寶用」<1226>「王姞其△萬年子=孫=永寶」<1227>「旛嫘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28>「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30>「其△眉壽無娸」<1234>「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35>「其△孫=子=永寶用」<1237>「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1238>「其△萬季子孫永寶用」「其△邁萬季子=孫永寶用」<1239>「其△子孫永寶用乀」<1240>「其△邁年永寶用」<1241>「眉生其△壽考萬年子孫永寶用」<1244>「旛嫘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45>「其△萬季釁壽」<1246>「其△萬季釁壽」<1250>「其△子孫

其△永寶」〈1254〉「子=孫=其△永寶用」〈125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58〉「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1259〉「夷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孝(盨)」「夷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孝」(器)〈1262〉「克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

〈1263〉「其用格百神」〈1264〉「其△子=孫=其△國寶用」〈1265〉「其△萬年無疆」〈1266〉「其△萬年無疆」〈126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1268〉「其△子々孫々永寶用」〈1269〉「舁其△子孫萬年永寶用」〈1271〉「容其△其萬年」〈1272〉「其△萬年無疆」〈1275〉「其邗之茲朝夕監鑒」〈1276〉「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82〉「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1283〉「[illegible]其△壽考萬年孫子=永寶用」〈1285〉「甘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86〉「用追孝于其△父母」〈1292〉「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93〉「其子孫永寶」〈129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1297〉「其△萬年口口口用侯」

〈1299〉「遫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300〉「其△朝夕用享于文考」「其△子=孫=永寶用」〈1302〉「命其△永以多友簋飤」〈1303〉「其△用享于厥帝考」〈1304〉「辛父其△

萬季無疆」<1306>「商叡其△萬季𩰫壹」<1307>「其△萬季子孫永寶用亯于

宗室」<1308>「子子孫其△萬年永寶用享」<1309>「癸其△萬年孫=子=永寶」<1310>

「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1312>「以召其△辟」<1313>「其△乍作西宮䵼」<1314>「其△

子々孫々永寶」<1317>「子子孫孫其△萬年永寶用」<1318>「其△虔子用亯孝于

叔皮父」<1319>「其△萬年無疆」<1321>「其△用追孝于朕皇且祖啻帝考」「買其△

子=孫=永寶用」<1328>「用亯于其△皇旻祖文考」<1329>「其△萬年寶」<1331>「康其△

萬年眉壽」<1332>「譱膳夫汈梁其△乍朕皇考惠中仲皇母惠妣隮毀」<1333>

「其△萬年孫子寶」<1335>「𠑹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1338>「子々孫々其△

永用之」<1342>「其△萬季子=孫=其永寶用」<1344>「其△用卲享于朕皇考」「其△

萬年無疆」<1345>「其△萬季無疆」<1346>「子=孫=其△永寶」<1348>「其△萬季用

卿饗王出入」<1350>「其△右子吹吏史孟𡱒敖莫用㪿乍吏孟」「𡱒

敖其△子=孫=永寶」<1354>「其△子々孫々寶用」<1356>「頌其△萬季無疆」<1358>

「兕其△萬年永寶用」〈1359〉「兕其△萬年永寶用」〈1360〉「其△嚴才（在）上」「禹

其邁萬年永寶用」〈1363〉「其△子々孫々邁萬年寶用」〈1365〉「其△萬萬

年子々孫々永寶用」〈1366〉「子々孫々其△萬年用」〈1367〉「其△萬萬年子々

孫々永寶用」〈1369〉「天子其△萬年眉壽黃耇」「鮽其△蔑曆」「鮽其△

萬年永保」〈1370〉「諫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1371〉「伊其△萬年無

疆」〈1372〉「𩰬對訊揚朕宗君其△休」「其△萬年子々孫々寶用」〈1373〉「公

宕宕其△參」「女汝𠟭宕其△貳」「公宕其△貳」「女𠟭宕其△一」〈1375〉「子々

孫々其△萬年永寶用」〈1376〉「其△子々孫々永寶用」〈1380〉「令其△永邁萬年寶用」

「子々孫々其△帥井（型）受茲休」〈1385〉「師兌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1386〉

「師兌其△萬年子々孫永寶用」〈1392〉「頌其△萬年眉壽無疆」〈1399〉「遣叔

鑄其△寶簋」〈1407〉「其△萬年永寶」〈1412〉「其△子々孫永寶用」〈1413〉「其△萬年永

寶」〈1414〉「虘山奢虎鑄其△寶簋」〈1416〉「𠙵旅虎鑄其△寶簋」〈1417〉「其△

萬年子=孫永用」〈1418〉「其萬季眘眉壽永寶用」〈1419〉「其萬季子=孫永

寶用」〈1421〉「其眉壽萬季」〈1423〉「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424〉「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1425〉「其萬季釁壽」〈142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428〉「楚

子賸盥鑄其飤𠤳簠」〈1429〉「其萬季子=孫=永寶用」〈1430〉「其萬季

釁壽」〈1432〉「唯伯其父慶作旅簠」〈1433〉「其子々孫々永寶用亯」〈1440〉「嘉子

易白口用其吉金」〈1442〉「鄦子妝擇其吉金」「用盥鑄其𠤳簠」「其子々

孫々羕永保用之」〈1443〉「弔叔䑾擇其吉金」〈1444〉「鼄大宰樸子[illegible]盥其

鍺 一器無此字 𠤳簠」〈1445〉「其孫々子々永寶用」〈1446〉「余擇其吉金黃

鐪鑪」〈1452〉「其永寶用」〈1453〉「其永寶用」〈1455〉「其萬年永寶用」〈1456〉「其

永寶用享」〈1457〉「其萬年永寶用」〈1462〉「其邁萬季[illegible]永寶用」〈1465〉

「子=孫=其永寶用」〈1468〉「其子=孫=永寶用享」〈1469〉「其子=孫=永寶

用」〈1471〉「子=孫=其永寶用」〈1473〉「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474〉「其永

寶用亯」〈147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476〉「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用亯」〈1478〉「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480〉「其子子孫永寶用」〈1482〉「隻

叔其萬年永及仲姬寶用」〈1483〉「延其萬年永寶子=孫用」〈1484〉「其子=

孫萬年永寶用」〈1486〉「子孫其萬年永寶用」〈1487〉「其用享用孝于皇祖

文考」「其子孫萬年永寶用亯」〈1488〉「其萬年無彊」〈1490〉「其子=孫=永

寶用」〈1492〉「眞白伯子庭父乍作甘其延盨」「甘其陰陰甘其陽」「慶

甘其以臧」〈1494〉「白伯沕梁其乍作旅盨」〈1496〉「克其用朝夕亯于皇

且祖考」「皇且考其數々龢々」「克其日易錫休無彊」「克其萬

年」〈1497〉「其邑旃絲罷復友朋两从其之田」「其邑覃慇言二邑

奧歸两从」「其邑彼罘句商兒罘雝」「其邑競槭寸三邑」「其子々

孫々永寶用」〈1498〉「隱公克鑄其饔鐘鑪鎛」〈1499〉「其萬年永保用」

〈1508〉「盧其永寶用亯」〈1509〉「其釁眉壽萬年無彊」〈941〉「其萬年用

饗賓」〈1943〉「其△口年口孫=口用」〈1947〉「其△萬年子=孫=其△永寶用」〈1948〉「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949〉「其△邁年子=孫=永寶用」〈2069〉「亞中其△[illegible]」

乍母辛彝」〈2111〉「其永寶」〈2120〉「其△永寶」〈2123〉「子=孫其△永寶」〈2126〉「其△萬年世孫子永寶」〈2129〉「其△世孫子永寶」〈2142〉「其△則此簋毀」〈2144〉「女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古師」〈2145〉「兒其△萬年永寶用」〈2147〉「其子々孫々永用」

〈2148〉「亦其△子=孫=永寶」〈2150〉「盠曰王倗下不丕其△基」「盠曰其△萬年世子孫永寶之」〈2151〉「盠曰天子不叚不丕其△基」〈2442〉「子=孫=甘其永寶」

〈2444〉「吳其△世子孫永寶用」〈2445〉「盠曰天子不叚不其△」〈2680〉「其△用萬年

〈2682〉「其△永寶」〈2696〉「其△子=孫=永寶」〈2697〉「其△萬年孫子=永寶」〈2762〉「其△永寶」〈2715〉「孫=子=其△永寶用」〈2719〉「其△子々孫々永寶用」〈2720〉「王令命

卯其△兄祝[illegible]口于夆田」〈2721〉「卯其△易錫貝」〈2728〉「女汝其△呂成周師氏戍于古𠂤」〈2729〉「兒其△萬年永寶用」〈2731〉「其△子孫々

傷萬季永寶用」<2735>「亦其△子々孫々逐永寶」<2744>「甫人父作旅𨱅
其△萬年用」<2795>「其△永寶用」<2797>「其△永寶用享」<2799>「其△子=孫=永
寶」<2806>「其△眉壽無期」<2810>「其萬年孫子=永寶用」<2811>「其△用享」
<2812>「姬其△萬年子=孫=永寶用」<2813>「僕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
<2814>「其△萬年子=孫=永用」<2815>「其△萬年子=孫=永用享孝于大宗」
<2816>「其萬年子孫永寶用」<281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2818>「匹君茲
旂者其△成公鑄子孟妃媵盥壺」<2819>「殷句作其△寶壺」「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享」<2830>「其△頌既好」<2835>「齊侯女=器尊女学罍爵
聿惠其△毁譽」「余不其△事、使女(汝)受冊」「爾其△遵(濟)受御」「齊侯
既遵(濟)洹子孟姜喪其△人民都邑堇宴宴無舞」<2836>「頌其△
萬年眉壽」<2837>「罿其△吉金」「台(以)鑄其△□壺」「□□歇其△□□」「𢀜
代□寅其△王駟乾〇方紀〇縢相(箱)棄馬□□□其△王棄馬」「门哉其△兵」

2831(5.103-0585)

<2853>「其△萬年無疆」<2854>「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2888>「孫孫子子其△寶

用」<2891>「其萬年子=孫=永寶用」<2894>「其△永寶用」<2895>「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享」<2896>「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2897>「媿氏其△眉壽萬年

用」<2898>「其△萬年子=孫=永寶用」<2902>「其△子=孫=永寶用享」<2906>「用羃

其△吉金」<2907>「其△疊眉壽萬年」<2909>「甘其萬年無疆」<2911>「其眉壽萬

年無疆」<2913>「其△萬年子=孫=永用之」<2917>「其△萬年鑄用」<2919>「者尚余

畀□□□擇其△吉金」「自作鑄其△盤」<2920>「其△𦉢世子々孫々永鑄用

勿遂墜」<2921>「其△事冀多父眉壽考」「多父其△孝子作茲寶𢼸」<2924>

「寒其△邁萬年子々孫々永鑄用」<2946>「其△禰萬人用」<2952>「其子孫=永

寶用」<2953>「其△萬年無疆」<2954>「其△永寶用」<2955>「其△萬年眉壽」<2956>「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2959>「其△萬年子=孫=永寶用」<2960>「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2961>「隹廿四肇自作鼎其△它它」<2962>「媿氏其△眉壽萬

年用」<2966>「其萬秊子=孫永寶用亯」<2970>「其眉壽萬年」<2971>「其萬秊子=

孫永寶用亯」<2972>「楚嬴鑄其盂」<2973>「其眉壽無疆」<2974>「其萬年無

疆」<2976>「其子=孫=其萬年永寶用井」<2978>「浮公之孫公父宅鑄其行

宅匜」「其𤔲萬秊子=孫永寶用之」<2980>「魯大𤔲徒子仲白乍作其

庶女𧽊孟姬𦝣也匜」「其𩰳壽萬秊無疆」<2982>「其眉壽萬年」

「永保其身」<2987>「吳王光擇其吉金」<2993>「其眉壽無疆」<2995>「其萬

秊子=孫永寶用」<2996>「其萬年子々孫永寶用」<3006>「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3007>「其𩰳壽無碁期」<3010>「曾大保𪒠叔亟用其吉金

<3023>「富子之上官𫕃之畫口鐈鈇十台口大𫌫之從鈇登其𫓩」<3025>

「其子=孫=永寶用」<3117>「右攻尹青其」<3156>「攻敔王夫差自乍其元

用」<3158>「其吕𪆗為用元劍」<0746>「其𩰳壽永寶用」<1444>「其𩰳壽

吕鐘」<2972>「其萬年子孫永用享」<2150>「余其敢對揚天子之休」

z''-b' 徐同柏釋期曰「其箕本字从丮取簸揚之義」（从古卷十、三十八頁周𠀠箕敦）

e' 方濬益曰「嬰疑娸之異文說文娸人姓也杜林說娸醜也段氏注曰按頁部顛醜也杜說蓋以娸為顛頭字也」（綴遺卷二、十九頁王孫遺諸鐘）

v''' 吳大澂曰「𠈇為其之變體也器未見亦字書所無說文箕古文作𠀠又作𠈇𠈇象兩手奉箕形𠈇象兩手持箕形義亦相類」（意齋四冊二二頁剌鼎）

a'b' 劉心源曰「娸即欺从𠈇己本銘執字及齊侯鎛夙執恐揚𠈇字例之知𠈇為𠈇之別體」（奇觚卷四、三二頁不娸敦）

高田忠周曰『按銘意人名音義無徵然此銘執字作埶此从丮从其甚明而較之下文其為聲丮為義亦甚明矣集韻拱渠之音其亦作搴拎拱堅勇也依揚作䢅之例䢅即拱字也說文無之古字逸文又按古手心兩部有通用者此䢅亦惎異文故或通䛋小爾雅廣言惎敎也左宣十二年傳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注惎敎也是也說文畀下引之曰晉人或以廣隊楚人畀之黃灝說廣車陷楚人為擧之此謂畀為正字然則惎畀通用故泥畀字亦或从丮古文丮廾亦通用也不敢妄肊存疑云尒劉氏心源云㠱即欺而無引證固不可為㨿矣』(古籀篇三十六第四〇至四一頁)

徐中舒曰「金文每於銘文之末對於所製之器致其頌禱之辭如．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噩侯馭方鼎

鄕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鄕𣪘

虢姜其萬年眉壽受福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虢姜𣪘

頌其萬年無疆．日遅天子顯命．子子孫孫永寶用——史頌鼎

頌其萬年眉壽．畯臣天子霝冬．子子孫孫寶用——頌鼎

余其永萬年寶用．子子孫孫．其帥井受茲休——彔伯㦰𣪘

頛其萬年多福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史頛鼎

其萬年霝冬難老．子子孫孫．是永寶——殳季良父壺

其萬年眉壽□□是□霝命無其(期)子子孫孫兼保用之——

邾公孫班鎛

其眉壽無基(期)子子孫孫。永保鼓之。—子璋鐘

其眉壽以餴。萬年無異(期)子子孫孫。永寶用之。—邾太宰簠

其眉壽萬年永保其身它它巸巸。壽老無碁永保用之。—夆叔匜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用亯孝于大宗。—兮熬壺

康其萬年眉壽。永寶茲段。用夙夜無台。—伯康段

其萬年永寶用鄉出內使人。—小子生尊

走其眔𢇍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走段

其子子孫孫。其永用之。—叔姬霝簠

隻叔其萬年永及仲姬寶用—隻叔盨

此類銘辭在金文中不勝列舉。以上僅選其辭意較長者錄之。

其辭相錯綜。或與此複出者。則不錄。其辭較簡短者。如子孫其

永寶其萬年寶用其萬年用鄉賓其永寶之類亦不錄以上所錄皆用其字以為擬議之辭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五云其擬議之詞也其諸亦擬議之詞也又云其猶將也猶尚也猶若也猶甯也將尚若甯皆有擬議之意甲骨文卜風雨田獵每駢列兩種擬議之詞刻於左右相對稱之地位一為肯定的擬議曰其雨其遘大風其獲一為否定的擬議曰不其雨不其遘大風不其獲(參看胡光煒甲骨文例)此等語法在經傳中仍然保存不少如易否之九五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詩伯兮其雨其雨杲出杲日七月八月其獲書盤庚中不其或稽召誥不其延洛誥敘弗其絕左傳僖十五年傳以德為怨秦不其然晉語多而驟立不其集亡皆是以文法言此諸其字皆為副詞在動詞靜詞之前(叔姬靁簋上其字為代詞下為副詞)馬氏文通卷六謂其字有擬議不定之意者為詞狀

（即副詞）此即其例也。此諸其字皆可視為肯定的擬議之辭。因其為肯定的擬議，故銘文中之其字，或省略之。如

孫孫子子萬年用亯祀。｜段毁

孫孫永寶用夙夜亯孝于宗室。｜叔姒毁

子子孫孫永保用之。｜國差𦉜

永寶｜番生毁

此諸銘文遂完全成敘述之詞矣。」（集刊第六本一分一三至一五頁金文嘏辭釋例）

「商承祚曰：『說文箕，簸也。从竹𠀠，象形，下其丌也。𠀠古文箕省。𠔅亦古文箕。囟亦古文箕。𥫶亦古文箕。𠀠象箕形。甲骨文金文多作凶凶。又或作囟。上為舌，下及左右為郭，其交乂者，以郭含舌，舌乃固也。亦象其編織之文理。甲骨文又作凶（王孫鐘同）凶。一者地，𠃊者室隅

也所以示也及隅者箕用以糞穢明其設置之處也又作𠀠从
廾象以手簸也金文整齊之作㠱𠀠（及季良父壺、沇兒鐘）以為从丌遂有
下基之訓⊠乃甘之寫析故嚴可均疑為續添是也玉篇作筃
㠱五音韵譜作𠀠汗簡引說文作𠀠𠀠𠀠并誤易箕子古本及
蜀才作其蓋未借其為語詞之先其為箕字既借之後箕始加
竹甲骨文已借其為語詞則由來遠矣（古攷四十頁至四一頁）
高鴻縉曰「說文箕簸也从竹甘象形下其丌也居之切甘古文
箕省𠀠亦古文箕𠀠亦古文箕𠀠籀文箕匴籀文箕
段氏改箕所以簸者也曰所以者三字今補全書中所以字為
淺人删者多矣小雅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廣韵引世本曰
箕帚少康作按簸揚與受垄皆用箕
按甘原象編竹之形後加丌為聲符作𠀠後𠀠字又借為語詞

或代名詞乃加竹為意符作箕以別之故甘其箕實古今字（字例二篇一三八至一三九頁）

「z'''王國維曰『⿱⿰其丮女从其从⿰丮女⿰丮女古文丮字象人跪而執事之形古文以為忌字王孫遣諸鐘云䟦⿱⿰其丮女趩趩與邾公華邾公牼二鐘之翼龔威忌齊子仲姜鎛之彌心畏忌語意正同知⿱⿰其丮女即忌字』（觀堂二〇四八頁不⿱⿰其丮女敦蓋銘考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箕簸也从竹甘象形下其丌也甘古文箕省𠔿亦古文箕𠀠亦古文箕𥫗籀文箕匩籀文箕」金文作甘乃箕之象形或从丌丌所以薦也高鴻縉謂丌為後加聲符然如許說認作形符亦甚妥當似不必視之為聲符商承祚謂丌乃整齊以而為之亦恐非古文其从廾甲骨文亦有如此作金文从丮與以同意期劉心源謂即欺然無佐證又或作⿱⿰其丮女方濬益

謂娸之異文。案金文偏旁𢀜乃𢀜之變，𢀜乃丮之繇，娸或作嬰，巩或作𡖊可證」

〈大5〉「子々孫々其迷永寶」〈大6〉「子々孫々多世其永寶」〈大9〉「盥孫々子々其永亡冬終」〈大10〉「孫々子々其永寶」〈大13〉「其子々孫永福」〈大14〉「牧其萬年壽考」〈大15〉「其萬年子々孫」「其永寶用」〈大16〉「從其眔卑子々孫々萬年永寶用」〈大18〉「弟其萬年豐眉壽」〈大19〉「敢其齋萬年」〈大20〉「克克及其子々孫々永寶用享」〈大21〉「毁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享」〈大22〉「死可其萬年」「子々孫々其永寶用」〈大23〉「其萬年無疆」〈大24〉「匍其禱萬由年子々孫々永寶」〈大26〉「其子々孫々永用」〈大27〉「鄭其豐壽匜邁萬年無疆」〈大28〉「攻敔王元啓自乍其元用」〈大29〉「逆其萬年又壽口〔保其〕身」「孫子其永寶」〈大30〉「其豐壽無疆」〈大31〉「其永時用享」〈大33〉「其眉壽邁年無疆」〈大36〉「上鄀公敄人〔乍

其△餘鐘」〈大38〉「鄦許子𪔃𠂤𦌔其△吉金」〈大43〉「永保其△身」〈大44〉「羕保
其△身」「其△𩰫壽萬秊年」〈大45〉「其△縣音三百」「尸萬其△先舊」「及其△
高祖」「其△配𡈼𣪘公之妣」「堇裳其△政事」「尸用敀作𤔲鑄其△寶
鐘」「用高子其皇祖皇妣妣」「其△乍祚福元孫」「其萬福屯純𦤎魯」
「永保其身」〈大47〉「睍保其△孫子」〈大48〉「其△萬秊永寶用」〈大49〉「虢姜其△萬
秊𩰫壽」〈大50〉「其△音鉄々」

丌 a

丌 三字石經君奭以為基字古文 欽罍

〈2850〉「口口丁大 甾丌△鉼」

亓 b

綴寫 君鉼

〈2992〉「綴寫君丌△ 鉼卣面策」

六 c 八 d

子禾 子奈

〈3020〉「闢人口口亓△其事」「口口亓 盃晴」「于亓△事區郁弔」

a 徐同柏曰「丌字讀若箕」(从古卷十六、十七頁奇字盃)

a 方濬益曰「丌說文部首下基也薦物之丌象形讀若箕同段大令曰字亦作亓古多用為今渠之切之其墨子書其字多作亓亓與丌同也」(綴遺卷二十六、十一頁欽罍)

a 劉心源曰「丌為記數七字案王莽布貨十品其中布六百之六作丅壯布七百之七作丌弟布八百之八作丌次布九百之九

作Ⅲ如今之馬子（今六作丄七作丄二八作丄三吕一二三承一為之惟九作文為畀然仍是吕四承一一為五省）從五吕上皆變五為一而橫書之著數於下吕足之九為一下四豎筆八七六吕次遞減一畫也（奇觚卷六、三一頁七釿罍）」

高鴻縉曰「說文丌下基也薦物之丌象形讀若箕（居之切）段氏曰平而有足可以薦物

按甲文真字作酉一典字作冊丌 𦉢鼎奠字作奠其他金文奠字作奠小篆奠字作奠然則丌者薦物之具由一變為二變為口變為丌再變為丌其跡可尋殆由平執漸變為有足者歟」

（字例二篇一三七頁）

〈大14〉「毋敢不尹丌不中不井」

〈大24〉「用夾鹽氐辟奠大令（命）」

a

b

典 召伯簋

〈1372〉 余典勿敢封 典獻伯氏

c

d

e

f

格伯簋

〈1362〉 用典 (A.B.C.D)

g

陳侯因資錞

〈1503〉 永為典尚(常)

h

克盨 王命尹氏友史趛典善夫克田人 以典為冊

〈1496〉 王令尹氏友史趛典善夫克田人

i

井侯簋 用典王令

〈1378〉 用冊王令(命) 捧鄗氏所釋與容氏異

j

𢎨父丁觶

〈2395〉 典𢎨父丁

C 郭沫若曰 典如今言記錄或登錄(兩攷八十二頁格伯毀)

i 于省吾曰 法言重黎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注典主也 此謂主於王命而不易也 格伯毀鑄保毀用典格伯田亦謂將規畫

田界之事鑄之毀以主格伯田而不易也同一句法或釋為用册二王命則不詞矣(雙選上二第二五頁邢侯彝)

商承祚曰「說文典、五帝之書也、从册在丌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册也、𥳑古文典、从竹。案甲骨文作典典、金文召伯虎毀作典、陳侯因資錞作典、皆不从竹。今傳世有木簡、則其物不皆竹。故古文不應从竹、以手奉册而讀其文曰典、从丌乃廾之誤、說文尊閣之訓、乃依後形立說也」(古攷四一頁至四二頁)

C 楊樹達曰「典、常也、典、常有今言確定之意、或謂典當讀為奠、奠、定也、記田之地界于寶毀、故為定也、或曰、典字从册、有册書之義、說亦通」(積微廿七頁格伯毀跋)

高鴻縉曰「按典為書冊之尊貴者．故曰高文寶典．說解謂尊閣之也．即尊擱之也．甲文从𠂇𠂇(拱)冊擱於物上．其下畫二畫．即所以擱之之物(或架或丌)之通象也．故為指事字．名詞．金文以降變為从冊在丌上．會意．古人用字．亦借為典守之典．動詞．後雖另造典守之典之正字敟(从攴典聲)而敟卒以不用而廢」(字例三篇一七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典．五帝之書也．从冊在丌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冊也．𥳑古文典从竹」商承祚謂字从丌乃廾之誤．甲骨文篇收⿱冊攴⿱典廾於冊字下．而甲骨文字集釋則別以為典字．于省吾云「卜辭⿱典廾與冊⿱冊攴義雖相仿．而於詞例中之用法則有別矣．說文典从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揆厥名始由冊字孳乳為典而岐為二字也．甲骨文字集釋」(頁一五八二引)于說是也．弜父丁觶典字作⿱冊攴

从又與从収同意。册下从丌。並非从廾。譌。商說未塙。ㄥ

a 奠 弔向簋 用奠保我邦我家

<1360> 用饎𩛥綢繆奠保我邦我家

b 矢簋

<1384> 錫奠七伯

c 免簋 二

<1359> 嗣奠還林吳虞眔牧

d 免鐘

<0053> 尃奠王令

e 曶鼎

<0679> 曰奠

f 蔡乳爲鄭 鄭同媿鼎

<0489> 奠同媿乍旅鼎

g 大乍大仲簋

<1330> 王在鄭

h 召弔山父簋

<1439> 奠鄭

伯大嗣工召弔叔山父乍作旅匡簋

i 寰盤

<2924> 用乍朕皇考奠伯奠姬寶盤

j 鄭伯筍父鬲

<0754> 奠鄭白伯筍父弔叔姬隮鬲

k 鄭大師甗

<0812> 奠鄭大師小子侯父乍寶甗

l 師晨鼎

<0672> 眔奠大人善夫

官守友

m 孟鄭父簋

<1206> 孟奠鄭父隮簋

n 鄭井弔鬲

<0713> 奠鄭井叔[illegible]父隮鬲

奠 康鼎 <0657> 奠井

奠 鄭楙叔壺 <2807> 奠楙叔賓父作醴壺

奠 鄭虢仲鼎 <0577> 奠鄭虢

中仲惠 戱

奠 鄭登叔盨 <1467> 奠登叔作旅盨

奠 叔上匜 <2981> 奠大內史叔上作叔頻媵匜

奠 鄭登伯鬲 <0714> 奠登伯作叔嬶薦鬲

奠 鄭虢仲簋 <1279> 奠鄭虢仲作寶簋 (A·B)

奠 隮子鬲 <0757> 隮子子鄭伯作尊鬲

奠 寧鼎 <0648> 用作朕文考釐叔尊鼎

奠 富奠劍 <3149> 富奠之𠛱鐱

奠 鄭伯筍父甗 从 <0806> 奠鄭伯筍父作寶甗

〈0022〉「奠。鄭、邢叔作靁鐘」〈0035〉「用保奠(下闕)」〈0468〉「北子乍母癸寶奠△彝」〈0516〉「奠△鄭子石乍鼎」〈0522〉「奠△饔逢父鑄鼎」〈0561〉「奠△鄭登白伯口吊叔媾乍作寶鼎」〈0648〉「趞仲命宁讎嗣奠△鄭田」〈0678〉「奠△四方」〈0711〉「奠△鄭叔蒦父作羞鬲」〈0720〉「𤼈召白伯毛乍作王母奠△鬲」〈0732〉「奠△鄭羌白伯乍季姜尊鬲」〈0749〉「奠△鄭師口父作口鬲」〈1465〉「奠△鄭義伯作旅盨」〈1466〉「奠△鄭義羌父乍旅盨」〈1471〉「奠△鄭井叔康乍旅盨」〈2145〉「王才奠△」〈2146〉「肇乍京公寶奠△彝」〈2729〉「王才在奠△」〈2784〉「奠△鄭右庶盛季壺」〈2825〉隹王五年奠△口陸旻再再立事歲」〈2848〉「乍父乙寶中奠△櫺罍」〈2941〉「奠△鄭義白伯乍季姜寶匜」〈2973〉「奠△鄭白伯氶士叔皇作般匜」

高田忠周曰「說文奠置祭也从酋酋酒也下其丌也按說文酋下云繹酒也从酉水半見于上酉下云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

酒。酒下云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从水从酉酉亦聲然則酉酒酓三字義相近奠置酒祭祀也其字从酉義近蓋古文从酉籀篆从酓茂密取巧耳要酉酒古今字从酉猶从酒也』(古籀篇十六第三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奠置祭也从酋酋酒也丌其下也按古作奠(鄭同媿鼎)从酉在丌上說文云眞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匕目乚八所以乘載之按說不可曉古眞字作𡩧(楚曾侯鐘)从宀奠聲眞蓋與奠同字以形譌分為兩字也真實之真為奠字之借義或借慎字為之詩予慎無罪予慎無辜(巧言)爾雅慎誠也是也慎顛瑱填諸字以眞字作𡩧例之並當从奠眞奠古同音』(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奠置祭也从酋酋酒也下其丌也禮有奠祭者堂練切

徐灝引戴侗曰奠措酒於丌上也古之命爵者必相授受其不授者奠受而未飲者則皆奠之禮所謂奠爵奠酬也奠幣奠雁皆此義引之為奠定引錢坫曰此云置也祭也

按戴錢之說皆是此字本意專指置酉於丌上而言酉為盛酒之尊底形尖圓必須置於有圓孔之小丌上乃能平穩說詳本篇酉字下置酉必於丌上而酉必置於丌上始謂之奠字原倚酉畫其置於丌上之形一非文字乃丌之形也由物形一生意故託以寄奠置之意動詞又凡以酉享神者必奠置故奠又引借為祭亦動詞詩采蘋于以(何)奠之宗室牖下即用祭義也毛傳謂奠置乃探其本義言之又以酉必奠置乃能穩定故奠又借為定亦動詞書禹貢奠高山大川是也(字例二篇三〇五頁)

陳邦懷曰「癸卯王束奠新邑……奠字當作祭祀解、說文解字、六部、奠置祭也、段玉裁注、置祭者、置酒食而祭也鼎文使人注意之點則在新邑二字、此新邑即洛、尚書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尚書康誥、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皆其明證、

以上既說明新邑即洛、而尚書召誥及尚書洛誥言祀于新邑者各二事、

(一)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三)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四)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今由上舉四事觀之，可知周公作新邑既成，對於祭祀之頻數。然則鼎文王來奠新邑，乃言王來置祭新邑，如作王來定新邑解亦未嘗不可，但與召誥、洛誥所言用牲于郊，乃社于新邑，祀于新邑，王在新邑，烝祭歲，不切合，故知此奠字以作置祭解為宜（文物一九六四年二月四十八頁金文叢考三則東鼎）」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奠，置祭也，从酋，酋，酒也，下其丌也，禮有奠祭者」高鴻縉說字形是也，金文从酉，酋酉同，障字金文或从酉可證，酉象酒尊之形」

〈大24〉

「用夾鹽卑辟奠大令（命）」

左 虢季子白盤

〈2925〉「是用左（佐）王」

師寰簋

〈1381〉「今余隹肇令（命）女（汝）逹（率）齊帀（師）貞㠱棘人屈左右虎臣正（征）淮尸（夷）」

陳猷釜

〈3019〉「命左關（關）帀（師）發敕成左關之釜節于廩釜」

晉公盞

〈3012〉「左右武王」「乍（作）馮左右」

東周左師壺

〈2798〉「廿九年十二月為東周左師酒壺」

魯左司徒元鼎

〈0562〉「魯左𤔲（司）徒元乍（作）譱（膳）鼎」

左關鈉

〈3021〉「左關之鈉」

𨊠公壺

〈2809〉「𨊠公左官左酒飲廿二十九今三受廿九式年」

矢方彝 从言 左右于乃寮

〈2446〉「今我隹令（命）女（汝）二人亢眔矢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矢尊

〈2152〉「今我唯令（命）女（汝）二人亢眔矢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3020>「左△闢 閗 釜鉘手繫 禀釜」<3081>「䜌左△軍」<3119>「左△右帀口用逸宜」<3136>「左△庫帍 師 司馬褣」<3142>「郾矦庫戟乍左△軍」<3147>「左右帀鮰用逸宜」<3166>左△罡」

林義光曰『說文云左手相左也 从𠂇工 按工事也 从𠂇持事 古作𢀜號季子白盤 俗字作佐』（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左手相左助也 从𠂇工 會意字也 朱駿聲云𠂇亦聲 𠂇手所以助又手者也 據隓篆當補籒文𢀜 此說為是 又當補古文𢀜見下 又右下曰手口相助也 从又口 𠂇彐為轉注字 左右亦當轉注 右字从口 口者言也 言可以為利 又可以為害 若唯右字从又口 助意未完 故先造左字 工者規矩也 所以正直也 左字从𠂇工 助意甚完 故右字受意於左字而从

口亦所以為助之意始得完全也左右兩字相須而助義無不備矣周人已借左右字為𠂇又字兩義稍混漢人專以左右為𠂇又字又別製佐佑字為左右義專字而後𠂇又二字形義殆亡矣易象上傳以左右民詩長發實左右商王周禮士師以左右刑罰禮記檀弓左右就養無方注謂扶持之又爾雅左右導也又勴也亮也此皆本義也又叚借為𠂇者易師〻左次荀注陽稱左書君奭序相成王為左右釋文東為左禮記少儀軍尚左注陽也內則凡男拜尚左手老子吉事尚左注生位也又左昭四年傳不亦左乎注左不便也又魏策必右秦而左魏注疏外也之類是也然取古文唯當以𠂇又為左右𠂇手又手所以相助也不从工口而義自顯矣故金文又多以又為右又以𠂇為左古字正文之存者也」(古籀篇五十六第三至四頁)

〈大6〉「臣乃邑(乇)左△比毛父」〈大24〉「乃聖且祖考克𠬝△左右先王」〈大45〉「諫罰朕

廋庶民左△右母毋諱」「左。右余一人一人」「齊侯左△右」〈大52〉「左△才在新

鄭」

[glyph a] 差

經典通作佐；說文所無

國差𦉜：國差立事，即齊之國佐也

〈2999〉「國差立事歲」

[glyph b] 宋距悍國差賣宋

〈3164〉「國差商賣宋」

[glyph c] 攻吳王夫差鑑

〈2986〉「攻吳王夫差擇氒吉金」

[glyph d] 攻吳王夫差劍

〈3156〉「攻敔王夫差自乍其元用」

[glyph e] 鄦志鼎

〈0638〉「佋乍吏秦差佐苛𦉢為之（盞）」

[glyph f] 鄦志盤

〈2916〉「佋乍邵柔差佐陳共為之」

[glyph g] 不易戈

〈3116〉「宋公差之所造不日易族戈」

[glyph] 蔡侯鐘轄右

楚王 从車

〈0054〉「輔右楚王」按郭氏所釋縣容民異

金

〈0638〉「佋乍盤埜差佐秦忑為之」

〈2768〉「差君之壺」

〈2985〉「吳王夫差擇氒吉金」

〈2986〉「攻吳王大差擇氒吉金」「夫差」

ａ王筠曰「齊侯甗差字上半作[illegible]乃眞如華葉𠂢形小篆整齊之不甚象矣」（釋例四五頁）

ａ吳式芬曰「許印林瀚謹案說文齒部𪘏下引春秋傳曰鄭有子𪘏今左氏昭十六年傳作齹釋文云齹字林才可士知二反說文作𪘏云齒差跌也在河千多二反惟差佐通用故字林从差說文从佐並諧聲也呂氏春秋仲秋紀禦佐疾以通秋氣高注佐疾謂瘧也案佐不可訓瘧蓋瘥之借字瘥瘉也故又訓瘧瘥古書傳多作差桂氏說文義證歷引方言差愈也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瘳書金滕王翼曰乃瘳傳云瘳差也論語病閒孔安國曰少差曰閒襄十年左傳晉侯有閒杜云閒疾差也昭十三年傳其何瘳於晉注云瘳差也二十年傳爾其勉之相從為愈注云愈差也魏志張遼傳疾小差通鑑北齊楊愔曰陛下若用高德

政為冀州刺史，病當自差。注云，病差猶言病瘳也。是皆瘥差通用之證。亦即差佐通用之證。瀚曩在濟寧盬甘泉汪仲恪延熙得宋公差戈，瀚釋為宋公佐，即宋元公，公得此銘互證而益信。今之左右，古為ナ又。今之佐佑，古為左右。說文不收佐佑，而齒部有佐聲之字，徐鼎臣以為當从𢓱傳寫之誤。戴氏六書故則以鄭公孫嬰齊字子齹、齹齹篆下注云別作⿰亻齹，不更出⿰亻齹字。段氏注則存⿰亻齹刪齹，據左傳釋文所引，云字林始有齹，各本說文乃以齹篆先⿰亻齹而別為音義，誤甚。案三說大徐最為肌斷。後來篆書大書統仅因之，硬造⿰彳齹字。嚴氏說文校義、說文聲類亦為所惑。戴氏合齹⿰亻齹為一字，當矣，而又省工作齹，未免任意。段氏謂⿰齒差下音義後人加增，實為卓識。然輒謂齹出字林，逕刪⿰齒差篆，亦未深考。古文四聲韻齹下引王存乂切韻有[illegible][illegible]二篆，差下引

石經有⿰𠂇又⿰⿱𠂇口又二篆。是⿰屮工⿰𠂇又即古差字。从齒差聲。其字已古。說文不應無此字。疑說文以⿱佐齒為正。字林以齹為正。故釋文分引。唐人合字林於說文。妄有刪并。乃如今本。不必說文本無齹字。廣韻⿱佐齒下云齒⿱佐齒跌。出字統。又豈得據此謂⿱佐齒出字統非說文所有乎。至於佐字。雖不見說文。然據薛氏款識。則漢上林鼎齊安鐪皆有篆文佐字。上林鼎無年月。齊安鑪乃神爵四年。是遠出許君前。據婁氏漢隸字源、劉氏隸韻、馬氏漢隸分韻、顧氏隸辨等書。則趙君羊竇道碑（永和六年）北海景君碑陰（漢安二年）楊統碑陰（建寧元年）夏承碑（建寧三年）魯峻碑（熹平二年）繁陽令楊君碑（熹平三年）樊毅復華下民租碑（光和四年）郭究碑（中平元年）皆有佐字。是在許君說文既出以後。而佐字亦不廢。古文四聲韻引古老子林罕集籀韻皆有从人之佐。疑其字在秦前。秦篆用制⿱佐齒字。不違六書。故許君取之。

而不以未收佐字為嫌說文偏旁有而無其字者衆矣不獨一佐字也」(據古卷三之一、四十六頁至四十八頁齊國差甔)

⍺方濬益曰「(許印林)論差佐二字辯說文齒部䶨之重文作⿱佐齒徐鼎臣說與戴氏六書故段氏說文注三家得失至為允當又以說文無佐字而偏旁有之據薛氏款識漢上林鼎齊安鑪皆有篆文佐字古文四聲韻引古老子林罕集籀韻亦有从人之佐疑其字當在秦前今以劉方伯所獲秦瓦當文曰佐弋證之是秦時已有佐字蓋二字古通用故彝器作差而經傳作佐也」(綴遺卷二十八、十四頁國佐𦉜)

吳大澂曰「⿱𠂇左古文以為佐字齊侯甔國佐立事阮相國釋作差 ⿱𠂇左宋公佐戈佐亦从𠂇與距末佑作⿱𠂇右同意」(古籀補二

g 强運開曰「𢀩不易弋經典通以佐說文左即佐又按說文𢀩貳也左不相值也从左𠂹段注云韵會以𠂹省聲疑是𠂹省聲之誤運開按古𠂇字以𢀩从古文手是𢀩實即古左字自後世專以為參差字本義遂廢」（古籀三補卷五第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𢀩貳也．左不相值也．从左𠂹．按左者佐之古文．無差貳之義．左𠂹皆聲也．古作𢀩．（宋公戈）今或謂不相值為左者．其本字當作差．左𠂹古同音．」（文源）

b 高田忠周曰「按阮氏釋為𪏻．形迥遠矣．吳氏大澂謂為右字．稍為近也．今審下作𠂣左文右字．上作𠂹．亦左文𠂹字而緐增者

也。然則此當咊字異文。咊本義相應也。用口相應。即與手口相助。曰右相同。故以右代口作𠮢。會意之恉顯然。而銘意即用為調咊義。亦龢字叚借也。或此上作𥝌。非禾而為𠂹字。果然此从右𠂹聲也。𠂹禾古音同部通用。』(古籀篇四十八第二二頁)

高田忠周曰。『說文𢀩。貳也。差不相值也。从左从𠂹。籒文从ナ从二。作𢀩。朱駿聲云。按弍也。忒也。左不相值也。从左猶从ナ也。凡又便而ナ不便。故為不相值之義。从𠂹聲。左文二年注。忒差也。釋文。差二也。廣雅釋詁二。差衺也。又僭也。三次也。又爾雅釋詁。差擇也。皆一誼之相生。』(古籀篇五十六第五頁)

e 商承祚曰。『差作𢀩。末距㝵作𢀩。下皆从右。羅師云即左字。古左右本作ナ又。或作𠂇𠮢。今𠮢存而𠂇廢。』(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十一第十七頁差)

在此讀佐。(十二寶五頁至寶六頁楚王酓忎鼎)

b馬叙倫曰：䖏是差之異文，從𠂹，左聲，此作䖏從右者，又𠂇本是一字，蓋以形論，誠左為手也，然𠂇又本身則是手字，故說文𠂇又下皆止訓手也，而金甲文亦𠂇又無別，金文貉子卣又𠂇皆丑字，甲文丑字亦作㐅𠂇二形，史農觶史字作𡊄，伯𠂇鼎差字作𢀩，里文有作𢀩者，甲文𠂇𠂇即說文之祐，而皆從𠂇，伯俗父鼎，用𠂇司俗父，吳式芬釋左右，俗父說文之卑，實從榼之初文作甾者，𠂇聲，而𠂇作𡕒，詳疏證，皆可證也，由手之音變為𠂇，又變為𠂇，古音𠂇或如嗟，今紹興謂左手之左聲猶近於嗟也，嗟從差得聲，而差音在穿二，手音審三，古讀穿審竝歸於透也，吳王夫差鑑夫差作大差，差字正與此同，此當

讀爲佐。」（刻詞一三七頁一三八頁距末）

〈文45〉「余命女汝載職差左正卿」

a 工

司工丁爵 <1764> 𤔲工 丁

b 工

木工鼎 <0435> 木工冊乍 匕戊

c 工

矢方彝 <2446> 眔百工

d 工

𩣡尊 <2133> 初𩤴 工

e 工

史獸鼎 <0652> 史獸獻工于尹 咸獻工

f 工

沈子簋 <1391> 告剌 成工

g 工

免卣 <2729> 乍𤔲工

h 工

𣪘尊 <2136> 王工从𣪘 各仲

i 工

伊簋 <1371> 𤕌官𤔲康宫王臣百工

j 工

揚簋 <1375> 乍𤔲工 眔𤔲工司事

k 工

不嬰簋 <1393> 女肇誨于戎工

l 工

散盤 <2927> 唯𤔲

工虎孝𠭯甚文 𤔲工㯱居宰遟文 㪤人

m 工

虢季子白盤 <2925> 甶壯武于戎工

n 工

師寰簋 <1381> 仮氏十 工吏

休既又工 有功

o 工

者減鐘 <0047> 工𠭯王皮難之子者減擇其吉金

<0047>「工△獻王皮難之子者𢦔」<1104>「冊木工△龔」<1260>「魯侯又有囯工△」<4439>「奠

鄭白伯大嗣工△召弔叔山父作旅匜簠」<2145>「乍司工△」<2151>「參有嗣嗣

土嗣馬嗣工△」<2152>「眔百工△」<2445>「參有嗣嗣土嗣馬嗣工△」<3134>「季丞相觸

造成市葉工△武」<3135>「櫟陽工△上造間」<3136>「左庫工币師司馬裕」<3160>「邦

右軍工△師韓師」

吳大澂曰詩緜乃召司空乃召司徒鄭箋司徒司空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正義云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大澂竊謂三代設官皆質言之司土司馬司工為三卿司土掌土地人民司馬掌戎馬司工掌營造工作周末文字日趨於緐縟土字加彳為徒以司徒掌徒役徒眾猶可言也工字加穴為空司空所司何事不可解也白虎通

強為之說曰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
微見著此豈古聖王設官之本意哉散氏盤𤔲土屰寅𤔲工虎孝
䢼䊺人𤔲工黥君宰雖文義不可盡曉而𤔲土𤔲馬𤔲工之官
名顯而易識薛氏款識載敦令作比𤔲土官𤔲嗇田牧敦令作
比𤔲土司工彝文作𤔲工薛氏釋司空轉以工為假借字阮氏
積古齋款識司土彝文作𤔲土世所傳六國時官鉥有曰内司
徒兵器曰左司徒曰垔陰鍴司徒曰𠂤陰鍴司徒曰右𢾊鍴司
徒曰𨛭鍴司徒曰昷𨚗鍴司馬曰𢓊鍴左司馬曰𢓊鍴司
馬曰柘昜鍴左司馬曰杙𣴑鍴左司馬曰昷𨚗鍴司工曰垔陰
鍴司工曰陕鍴司工知晚周已有司徒之偁而司工尚仍舊名
無偁司空者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成帝綏
和元年更名大司空知秦時無大司空之職少府屬官有左右

司空亦非秦官今經典所偁司空皆漢人所改蓋古文工字有作紅者見焦山鄦恵鼎𤔲徒南中下云令𤔲紅漢時女工作女紅即紅字之沿誤安知不因工字作空而誤讀為空耶漢唐以後司空見慣不以為異夫孰從而更正之』字說二十頁至二一頁工字說

K

孫詒讓曰『詩大雅江漢肇敏戎公毛傳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薛款識齊侯鎛鐘女肇敏于戎攻公攻工並功之借字』餘論卷三第三八頁不嬰敦蓋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工巧飾也象人有規矩也與巫同意古文作𢒄从彡朱駿聲云按此字于六書為指事橫即句豎即股凡

工之事一規矩盡之圓出於方方出于矩矩之法一句股盡之巨字从此此説稍似有理然非是説文王字解曰孔子曰一貫三為王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古文作⿱工凵董説非是王字不从三字古文作⿱二凵豈得謂从三者耶蓋⿱工凵字从工工字即天地人之象也〔 〕為天地覆載之意其中直者即人也孔子云一貫三三者言天地人三德工字其意也一者正指横筆一二之一也一者道也指事也然則工字此解亦誤工下當曰人有規矩者天地人之象也所謂聲為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是也大禹率百工以治平水土是即工也虞書曰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馬融云工謂主百工之官也垂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亦是也史記索隱云今巫猶稱禹步工字與巫字同

意之理可見矣夫工之德如此高且大而王者統一之王字从
工固為至順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
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
者不行先王之道也由是觀之王與工兩字相關之理可知而
已又按工字元有二一即工官之工是也一即工飾之工是也
猶文與彣之別也許氏合以為一非然則易說卦巽為工考工
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
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又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
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又云知
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又
云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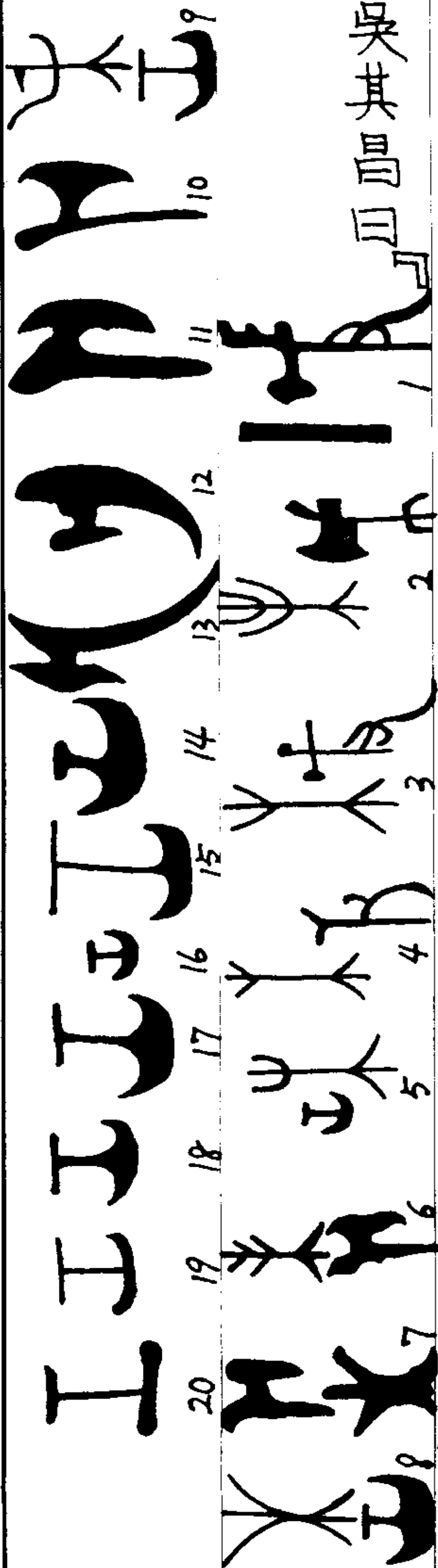
之工五摶埴之工二論語工欲善其事皇疏巧師也此皆工字義也又廣雅工巧也即許氏所謂巧飾也又大戴文王官人篇進退工故注能也其言工巧注辭巧又凡上所謂百工之所為巧能技量皆𢀜字義也今工專行而𢀜字廢矣朱氏又云工段借為功書臯謨天工人其代之是也』(古籀篇八第一至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工巧飾也象人有規矩與巫同意按工非人形工事也(小爾雅廣詁巧事也以巧爲之)象構作之形古作工(不類敦)同』(文源)

于省吾曰『國差𦉜國差立事謂視事也此言立工工亦事也詩江漢肇敏戎公叔弓鎛作肇敏于戎攻詩靈臺矇瞍奏公楚辭章句作矇瞍奏工是公攻工古通之證』(雙選上二第四頁史獸鼎

商承祚曰「說文工巧飾也象人有規榘也與巫同意𢀚古文工从彡案飾物皆从彡彡毛飾畫文也如𦘔聿飾彤丹飾彰青飾故工之解為巧飾徐鍇曰為巧必遵規榘法度然後為工否則目巧也巫事無形失在於詭亦當遵規榘故曰與巫同意段氏曰𢀚有規榘而彡象其善飾巫事無形亦有規榘而从象其兩褎故曰同意凡言某與某同意者皆謂字形之意有相似者金文與篆文同石經古文與此同則作𢀚者晚周之別字徐段二說失之于鑿未可準也」(古攷四二頁)

吳其昌曰「



1父乙尊貞松堂卷七頁四2父已觚殷文存卷下頁二十六
3父丙卣殷文存卷上頁三十四4枚家卣殷文存卷上頁三
十八5母甲觶殷文存卷下頁三十6祖戊觚殷文存卷下頁
二十五7[illegible]卣愙齋冊十八頁七8母已鼎愙齋冊三頁八
9木工冊鼎愙齋冊三頁九10即6 11即7 12父已爵薛尚功
薛氏鐘鼎款識法帖卷四頁九13父丁爵王俅嘯堂集古錄卷
上頁四十四14即8 15即9 16瓪父癸尊奇觚室卷五頁八17
矢彝貞松堂卷四頁四十九18史獸鼎鄒安周金文存冊六補
遺卷二頁三19史獸鼎鄒安周金文存冊六補遺卷二頁三20
師袁敦周金卷三頁十六

第二第三第四諸形左有木右執斧柯以伐之形義顯了故吳
式芬吳大澂羅振玉諸氏皆釋為伐木形是也因此以推第一

形則知亦斧柯之類琢木之形也因此以推第五形右有木左有斧但横置而不直立然意義相同至淺顯也因此以推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四形或木在上斧在下或斧在上木在下其斧或横或立而意義相同可類知也此等用以伐木而置于木旁之斧形皆工字也如第十一至第十六等七字皆為木下之斧形而其中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三字與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三字全同然第十七字在矢彝云象里君象百工第十八字在史獸鼎云咸獻工第十九字在史獸鼎云史獸立工于成周皆碻為工字亦皆碻為斧形故知工字最初之夙義為伐木之斧之遺形也

以斧伐木是人類原始之工作也故工之本義為斧而引申之第一義則衍為工作周禮大官序官玉府賈疏云工謂作工是

其證也。以斧伐木是功役也。故工義又衍而為功。號季子白盤「庸武于戎工」即「庸武于戎功」也。史獸鼎「立工于成周」即「立功于成周」也。書皐陶謨「天工其代之」，漢書律厤志引作「天功」。又「苗頑弗即工」，史記夏本紀引作「不即功」。又周禮肆師「凡師不功」，鄭注「古者工與功同字」，是其證也。以斧伐木是斬之析之之義也。師寰𣪘云「工首執訊」，此即號季子白盤銘之「折首執訊」也。此又工之本義為斧之一證也。握斧在手，斯可以攻人矣，故攻從工從攴，攴文象手有所執也。叔弓鐘「汝肇敏于戎攻」，攻作玫（宋本嘯堂集古錄卷下頁七十六），其所從之工正作斧形，尤為顯據。此工之本義為斧之又一證也。以斧伐木而百物漸興，於是遂衍為今義。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古者材皆謂木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又周禮太宰「五曰工事之式」，鄭注「工，作器物者」。又漢書食貨志「作巧成器

曰工又何休注公羊傳成公元年云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此又引伸之義也引伸之義愈衍而愈遠以至于為巧飾說文工巧飾也為能事大戴禮文王世子進退工故盧辯注工能也為百官廣雅釋詁四工官也為樂人大戴禮保傅工誦正諫注工樂人也而工之本義遂晦霾千載無人知矣』(武大文哲季刊五卷三期四八九至四九二頁金文名象疏證)

斯維至曰『案左莊二十二年傳云陳公子完奔齊桓公使為工正工正即公師也又定十年傳云郈工師駟赤杜注工師掌工匠之官是工師之名於文獻亦有徵』(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一四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高鴻縉曰『說文工巧飾也象人有規榘也與巫同意𢀚古文工从彡 古紅切

徐灝曰此字形蓋象為方之器周髀算經曰圜出於方方出於矩是矩為諸形之本故造字象之也引申之凡有職業皆曰工與巫同意四字恐為後人所增

按巧飾也應為𢀜字之訓工𢀜當異字 工為矩𢀜為巧飾 工為為木之器故从工之字式法也从工弋聲巧技也从工丂聲其意皆可由矩引申(字例二篇一六○頁)

楊樹達曰說文五篇上工部云工巧飾也象人有規榘也與巫同意樹達按許君謂工象人有規榘說頗難通以巧飾訓工殆非朔義以愚觀之工蓋器物之名也知者工部巨下云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按工為器物故人能以手持之若工第為巧飾安能手持乎此一說也五篇上左部云左手相左助也从𠂇工尋二篇上口部云右助也从口从又三篇下又部重見此字云

手口相助也从又从口按左右二字義同右為以口與又手相助左為以工與𠂇手相助若工第為巧飾而非器物安能助𠂇手手此二說也四篇下𠬪部云𢀩所依據也从𠬪工讀與隱同按𠬪从爫从又皆謂手也手持工有所依據故𢀩訓為所依據若工第為巧飾不惟从𠬪从工之義不明所依據之訓不將浮泛不切乎此二說也又工部式下云法也从工弋聲按工必係足為模範之器物从工之式乃有法式之義若工為巧飾事屬技巧安能為人法式乎此四說也然則工究當為何物乎以字形考之工象曲尺之形蓋即曲尺也巨所以為方說文字或作榘經傳通作矩史記禮書索隱訓矩為曲尺而巨字形為手持工此工即曲尺之明證也蓋工與巨義本相同以造文之次第論初有工文雙聲轉注後復有巨制字者以巨工同物故即就

工字之形為巨字後人習用巨字致曲尺之義為巨所獨據工字之初義不明今據工字之本形及巨左㚒式四文之形義以推求工字之朔義俟世之精於小學者正焉

工部又有巧字云技也从工丂聲或當有據此證工訓巧飾為審諦者此大不然蓋技巧必生於規矩故巧字从工非工即技巧也」(小學五八至五九頁釋工)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工巧飾也象人有規榘也與巫同意凡工之屬皆从工𢒄古文工从彡」甲骨文作工若𠀀金文或作工吳其昌謂象斧形葉玉森謂工乃𠀀之譌變(甲骨文字集釋頁一五八九引)李孝定謂工象矩形規矩為工具故其義引申為工作為事功為工巧為能事(仝上頁一五九三)高鴻縉亦謂工𢒄異字𢒄為巧飾工為為木之器高李之言可从」

〈大6〉「廣成氒工△功」〈大18〉「嗣百工△」〈大21〉「[illegible]嗣我西偏東偏僕馭百工△牧臣妾」

a 巨
鬳侯簋 不巨

〈1327〉「鬳侯少子析乙亥孝孫丕巨△鑑 趣取壺」

b 說文巨或从木矢作榘金文皆象人持矩形不从木从矢亦非

伯矩盉

〈1934〉「白(伯)矩△乍寶尊彝」

c 伯矩簋

〈1060〉「伯矩△作寶障彝」

d

e 伯矩鼎

〈0505〉「伯矩△作寶彝」(A·B)

f 矩尊

〈2049〉「矩△乍寶尊彝」

g 矩帀壺

〈2814〉「矩△叔作仲姜寶尊壺」

h

i

伯矩尊

〈2059〉「白(伯)矩乍寶障彝」(A·B)

j 伯矩卣

〈2621〉「伯矩△作寶尊彝」

C 徐同柏曰「古規矩字作巨或从木矢是文正合許氏矢者其中正之意」(从古卷七、二十六頁周矩槃)

a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或从木矢作榘
矢者中正也古文作𢀜蓋許說有誤象手持之者當以解矩篆
形若夫𢀜與工非手持之也蓋𢀜亦亞之省孟子曰規𢀜方圓
之至也周髀算經員出于方方出于巨工字兼有天地人道方
正之至也又依以得正圓故巨从工又从○也會意之旨尤顯
然矣若或作𢀜作工作工亚皆出指事與○自別經傳皆借巨為
鉅剛字凡訓大義者是也銘云丕巨亦其義翁祖庚云疑秬
非是」(古籀篇八第四頁)

ㄟ
高田忠周曰「按此字明从夫或从大亦同意蓋巨或从夫猶規
从夫為義也規字解曰有法度也从夫从見夫字解曰周制以
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夫字以為法度義明矣
又史記夏本紀云禹聲有律身為度又云左準繩右規矩巨字

或从夫从大以會意者有故耳因謂說文𢀖篆甚疑要亦𢀖字譌文漢人經傳作矩𢓊與矩近以隸釋古之時偶誤夫作矢又或加木作榘不識實从巨从扶即从扶聲也(古籀篇八第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按古作𢀖(伯矩尊彝)作𢀖(伯矩𣪘彝)象人手持工(大與夫皆象人形)工事也變作矩(毛公鼎𦉘字偏旁)作𢀖(吳尊彝𦉘字偏旁)說文云矩或从木矢矢者其中正也按从矢非義矩即𢀖之譌變或又加木耳」(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榘或从木矢矢者其中正也𢀖古文巨案古文與篆文相差一間疑後人以誤本而加入之者金文鄦侯少子𣪘作𢀖伯矩尊作𢀖伯矩鼎作𢀖𢀖大夫皆人形象人持巨以證說文或作矢乃夫之譌木則後增

後以省體之巨，大學絜矩之道，（矩或作巨。）為巨大字，遂以矩為矩規之專字矣。

又案規从夫其字雖不見于甲骨文金文，證之矩而益明其誤。北海相景君銘，矩作榘，从夫是也，孔龢碑鄭固碑規从矢，則又蒙矩而誤。」（古文攷四二頁至四三頁）

馬叙倫曰：「矩字說文作榘，而金文多作𢀜或作𢀜，蓋矩為巨之異文，巨亦工之異文，工音見紐，巨音群紐，古讀歸見也。巨為木工所用以解析木板之具，今名鋸子者也。故說文作榘，榘當作榘，矢乃夫之譌，此作𢀜者，大夫一字，巨旁增大者，蓋本於圖語，猶造弓者作𢀜，造矢者作𢀜耳。」（刻詞九二頁白𢀜卣蓋）

高鴻縉曰「說文：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榘，巨或从木矢，矢者其中正也。㠪，古文巨。其呂切。

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圜方，圜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五，是謂積矩。

按工與㠪一字。工象榘形，為最初文。自借為職工百工之工，乃加畫人形以持之，作㠪。後所加之人形，變為夫，變為矢，流而為矩。省而為巨。後巨又借為巨細之巨，矩復加木旁作榘，而工與巨復因形歧而變其音。於是人莫知其朔矣。觀算經折矩以為句廣三，股修四，經隅五之折字，則知古之矩不折者，其形不如今日木工所用之曲尺也。曲尺之形雖不折而自有句股徑。唯古矩為工形，乃必須折之。此明證也。近人馬氏以工為巨初文

得之(字例二篇一六〇至一六一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榘，巨或从木矢。矢者其中正也。𢀖古文巨。』金文象人持矩之形，許書从矢非義。矢乃夫之譌，木乃後增意符。馬敘倫謂工即今之鋸子，非是。」

亞 巫

齊巫姜簋

〈1210〉 齊巫姜 卜尊毁

林義光曰「說文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象人兩褎舞形與工同意按字形與兩袖不類从工注轉象二人相向形巫祝常以二人對列也說文以𢗅為古文巫从廾與祝从兄同意」（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巫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褎舞形與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𢗅古文巫武扶切

按巫字古文橫直从工工百工百官也故巫字橫直皆為工名詞說文工下謂與巫同意巫下謂與工同意其意可驗甲文後上5.二其用巫米且戊若後下42.四癸酉卜巫寧風粹56癸巳巫寧土河岳郭氏曰祖楚文巫字如是作古形可確證周變為

𢒼者以為工形之變增二∀二手者以其善而善舞也」字例四篇二九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褎舞形。與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凡巫之屬皆从巫。𢒼古文巫」許說字形失當。甲骨文與金文並作[巫][巫]誤作巫，乃有人兩褎舞之臆說。以傳會𢖂疑字象布策為筮之形，乃筮之本字。易蒙卦初筮告注云「筮者決疑之物也」筮為巫之道具，猶規矩之於工匠，故云與工同意」

曆 a 彔簋

<1314> 彔㦰曆

曆 b 甬簋

<1231> 息生㦰甬曆

曆 c 寂鼎

<0631> 其又㦰寂曆

曆 d 敔簋

<1329> 王㦰敔曆

曆 e 彔尊

<2144> 白雝父㦰彔曆

曆 f 遹甗

<0817> 侯㦰遹曆

曆 g 長由盉

<1952> 長由㦰曆

曆 h 小臣謎簋

<1357> 小臣謎㦰曆 眔易錫貝

曆 i 𠬝卣

<2714> 辛父㦰曆

曆 j 趩簋

<1361> 趩㦰曆

曆 k 曆鼎

<0574> 曆肇對元德

曆 l 免卣

<2729> 王㦰免曆

曆 m 師遽方彝

<2443> 師遽㦰曆 曆侑

曆 n 曆盤

<2875> 曆乍寶尊彝

曆 o 段簋

<1352> 王㦰段曆

曆 p 高觀氏方鼎

<0578> 高觀氏㦰曆

曆 q 大作大仲簋

<1330> 㦰矢曆

[glyph] 穆公鼎 <0659> 「君蔑尸姞曆△」

[glyph] 競卣 <2732> 「競蔑曆△」

[glyph] 屯鼎 <0520> 「屯蔑曆△于口溝」

[glyph] 翻卣 <2724> 「子曰貝隹蔑女曆△」

[glyph] 保卣 <2725> 「蔑曆△于保」

[glyph] 曆鼎 <0381> 「[glyph]曆△」

匕且乙彝

[glyph] 封簋 <1340> 「王使燮蔑曆△」

[glyph] 友簋 <1343> 「王蔑友曆△」 者厂

<0049> 「蔑𢦏梁其曆△」 <0581> 「周謙公蔑𤔲曆△」 <0592> 「口口口蔑富曆△」 <0625> 「叔辛白

伯蔑乃子克曆△」 <0669> 「多蔑曆易錫休」 <1315> 「白犀父蔑御史競曆△」 <1369> 「𪓔

其蔑曆△」 <2140> 「乍又蔑曆△」 <2145> 「王蔑免曆△」 <2147> 「敔𧗍曆△」 <2728> 「白雝父蔑

彔曆△」 <2731> 「王蔑彔庚嬴曆」

阮元曰：「案曆當是冊之異文。古文冊有从竹或从日者。此以竹指事。以日諧聲。是冊字也。」（積古卷五、三十四頁完彝）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蔑曆婁見古器銘，薛書於淮父卣曆釋為歷，於敔敦曆釋為曆，阮書於邑尊邑卣叡尊楸卣（即薛書淮父卣）並依薛釋為歷。愚云古器銘每言蔑曆，案其文皆勉力之義，是蔑歷即爾雅所謂蠠沒，後轉為密勿，又轉為黽勉，小雅十月之交云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是也。瀚案諸器銘篆皆作曆，其下體从甘，雖筆畫或小異，要非从日从止也。說文甘部有曆字，和也，从甘从麻，麻調也，甘亦聲，讀若函，各本如是，小徐本亦同，而鍇云麻音曆，稀疏勻調也。案麻不得音歷，亦不得訓稀疏勻調。說文秝，稀疏適也，讀若歷，是知小徐本作曆，今本作曆，由後人誤改。諸器銘上體皆作厤，獨叡尊作厤，蓋本从兩禾，省筆作兩木耳。曆以甘為聲，讀若函，則非歷字。又敔敦銘云王蔑敔曆，事則蔑曆非蠠沒密勿黽勉之比明矣。』」（攈古卷三之一、六十三頁至

六十四頁趩尊)

吳式芬曰「何子毅說……歷數也

翁祖庚說……尚書異文有優賢楊歷之語歷訓歷試亦當訓功績歷字與从日之字古人恒通用義當相近」(攈古卷三之二·十六頁師艅敦蓋)

劉心源曰「(蔑曆)二字古刻習用之有二字連文者有蔑下曆上參吕人名者則訓為黽勉揚歷明試者皆非也攷叙尊叙蔑曆師俞尊俞其蔑曆師遽方尊蔑曆差趩尊趩蔑曆又卣厥又蔑曆椒卣椒從師淮父戍于古𠂤蔑曆封敢王使艾伯蔑曆此二字連文者庚嬴鼎蔑庚嬴曆季日蔑刀生蔑曆友敢王蔑友曆畢段敢王蔑段曆敔敢王

某敔曆此二字中叁呂人名者合觀諸篆从日从日皆甘字非从日也日篆作⊙不得作日日此篆淦之決無可㨿者說文甘作甘从口含一一道也是也其从凵者古文旨字旨原从日也其从田者變而涉於宄字古文往、如此其从口者日省也說文甘部曆盃也从甘从厤、調也甘亦聲讀若函大徐作古三切甘音是則讀曆為歷者非也據許說曆者調味甘美音義同甘蔑周語注云猶滅也蔑曆者言分其甘也蔑某曆者言分某呂甘也漢書司馬遷傳絕甘分少辯亾論分滋損甘唐書李光弼傳棄甘均少皆蔑曆義也 b（奇觚卷三，二八頁至二九頁彔敔）

a 強運開曰曆彔敔蔑彔曆按說文曆和也从甘厤厤調也甘亦聲讀若函孫詒讓云曆之本義為和金文則為歷之藉字歷

訓為行凡言某蔑曆者猶言某勞于行也云王蔑某曆者猶言王勞某之行也』(古籀三補卷五第二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此條今本甚誤篆作曆注亦作从麻〻調也前人皆言其誤今徵于金文其从厤尤顯然但依字或以曆為之曆即秝字其音為甘甚疑矣然依霸以雨為之季以禾為之省文叚借字未必同其音亦不為異獨如穆公鼎似以歷為曆者如此與甘音遂乖矣或亦為形近通用之例乎若夫銘文曰蔑曆曰穫曆未知孰正字其義亦不可攷』(古籀篇五十一第二頁)

李亞農曰『蔑或蔑曆之所以難解因為在一千年來出土器物的銘文上都無法揣測其涵義但在此地意義却十分明顯是

命令指使强制勉强勉勵勸勉勸喻一類的意思然而蔑字的本義並不如此說文云勞目無精也人勞則蔑然由此可知蔑字在此不是用的本義而是假借筠清館金石文字云蔑段字蠠沒黽勉之聲轉(畢仲孫子敦即段毀)抱樸子審舉篇引後漢桓靈時代的民謠說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楊慎在譚苑醍醐卷五中說黽音蔑小雅注引黽勉从事或作蠠沒又作密勿黽勉密勿一聲之轉足証此銘的蔑確是黽的借字而黽亦勉也……

蔑是黽的借字其義為勉這是我們已經知道了的但蔑曆二字連起來究竟是什麽意思還須要研究為了徹底弄清楚這兩個字我們應該儘可能廣泛地收集蔑曆的文例來看一看

曆盤曆作寶尊彝

曆鼎曆肇對元德孝友隹井作寶隮彝其用夙夕將亯

師望鼎聖人之後多蔑曆錫休望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

次尊公姞令次嗣田厥次蔑曆錫馬錫裘對揚公姞休

夋尊夋蔑曆中競父錫口錫金夬夋拜稽首對揚競父休

師遽彝師遽蔑曆晉王呼宰利錫師遽瑚圭一環章四師遽拜
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

趩尊錫趩戠衣載市同黃旂趩拜稽首揚王休對趩蔑曆

彔戒卣伯雝父蔑彔曆錫貝十朋彔拜稽首對揚伯休

畬卣彝子䀌賞畬貝一朋子曰貝唯丁蔑汝曆

免盤王在周命作冊內史錫免鹵𨟚百隧免穡靜每王休(鹵百
隧即𨟚百卣說見拙著金文研究)

免觶王蔑免曆命史懋錫免載市同黃作嗣工(司空)揚王休

競卣 競蔑曆 賞競璋 對揚伯休

競𣪘 伯犀父蔑御史競曆 賞金 競揚伯犀父休

庚贏卣(鼎) 王蔑庚贏曆 錫貝十朋

𢦏𣪘 王蔑𢦏曆 錫玄衣赤袞 𢦏對揚王休

大𣪘 王在鄭 蔑大曆 錫芻羊牛剛 曰 用啻(禘)於厥考 大拜稽首 對揚王休

豨𣪘 王使必𢦏曆 令封 拜呼錫 鑾旂 用保厥邦 豨對揚王休

友𣪘 王蔑友曆 錫牛三 友既拜稽首 聿於厥文口考 友對揚王休

段𣪘 戊辰曾 王穖段曆 念畢仲孫子 令龔𠨘⿺辶食(饋)大則(貝)于段 段敢對揚王休(⿺辶食即饋則即貝 說見拙著金文研究)

小臣謎𣪘 小臣謎蔑曆 眔錫貝

師艅㲋錫赤市朱黄旂艅拜稽首……其蔑曆曰錫魯休艅敢對揚天子丕顯休。

𣀈卣𣀈从師雝父戍於古師蔑曆錫貝卅寽。

㝐鼎師雝父㣪道至於㝬㝐从其父蔑㝐曆錫金對揚其父休。

臤尊臤从師雝父戍於苦師之年臤蔑曆仲競父錫堅金。

遇甗師雝父𢓜使遇事於㝬侯侯蔑遇曆錫遇金。

彔㲋伯雝父來自㝬蔑彔曆錫赤金對揚伯休。

敔㲋武公入右敔告擒馘百訊卌王蔑敔曆使尹氏授釐敔圭瓚。

銘文中有蔑字或蔑曆二字的例子幾乎全部收集在這裏了。

我們从這些文例中可以看出下面的一些問題。

第一曆盤和曆鼎的曆字是人名。

第二蔑字或蔑曆二字必用在對揚某某休之前而在賞賜的或前或後.

第三蔑曆經常連文但亦可分開來用如蔑彔曆等等甚至於可以乾脆地去掉曆字而只用一個蔑字.如免⿰禾蔑.蔑長由等等.這就說明了曆不一定是實字而可能是可有可無的虛詞.

第四定型化了的蔑曆二字常用在西周前期的簡短的銘文中到厲王的時代蔑曆二字已漸為新起的定型化了的辭句所代替.宣王.幽王以後蔑曆二字就不復出現於銘文了.今略舉幾條新型的辭句如左

大克鼎.錫女介市參同草悤.錫汝田於埜……敬夙夕用事勿廢朕命.克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

靜毀.靜學無斁.王錫鞞刹.靜敢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魯休.

盨盨錫汝秬鬯一卣……敬夙夕勿廢朕命盨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魯休

師嫠毀錫汝介市金黃赤舄攸勒用事敬夙夕勿廢朕命師嫠拜手稽首敢對揚天子休

晉姜鼎錫鹵責千兩勿廢文侯顯命

詩周南服之無斁鄭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所以靜學無斁的無斁也是敬夙夕用事勿廢朕命的變形而敬夙夕用事勿廢朕命和蔑曆二字一樣一定用在對揚某某休之前而位於賞賜的後面敬夙夕用事勿廢朕命為君主勉勵臣下之辭則蔑曆二字亦必為勉勵而不得有其他的意義所不同者蔑曆二字是用在西周前期的簡短的銘文中所以只能抽象地說王蔑兕曆也就是只能簡單地籠統地說王勉勵兕而在西周後

期以及東周的冗長的銘文中．就得到了把天子或侯伯勉勵臣下之辭具體地叙述出來的篇幅．其次．所不同者．敬夙夕用事．無廢朕命．統統是天子或侯伯要求臣下不分日夜地．不疲倦地進行工作的意思．而蔑字雖有時是作為他動詞用．有時則是作為自動詞用的．例如．王蔑兑曆．是周天子勉勵兑而競蔑曆則是競自動地黽勉从事．同樣地．蔑長由的蔑為他動詞．兑蔑的蔑為自動詞．

蔑曆二字的意義等於一個蔑字．同為勉勵．則曆字必為可有可無的虛詞無疑．但經傳中絕無這一虛字．則曆字亦必為借字無疑．說文云．曆（即曆）和也．甘亦聲．讀若函．音義均無足取．我們知道金文厭字从甘作猒．音於鹽切．則从甘得聲之曆字亦可音於鹽切．王引之著經傳釋詞．引顏氏家訓音辭篇曰．諸字

書焉者鳥名。或云語詞。皆音於愆反……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之類是也。以聲類求之。則曆當為焉的借字。更正確地說。焉是曆的後起字。焉行而曆廢。現存經籍中的焉字。如牧誓乃止齊焉。金滕周公立焉等焉字。當是後儒所改。故王蔑敔曆即王勉敔焉。侯蔑過曆即侯勉過焉。小臣謎蔑曆。即小臣謎勉焉。（考報第九冊一七七至一八〇頁長甶盉銘釋文註解）

郭沫若曰：蔑曆于保、蔑曆連文。金文習見。將近三十例。或聯用、或分用。而以人名或代名詞介于其間。每與軍旅有關。含嘉勉旌伐之意。釋者雖不乏人。訖難令人首肯。二字多變體。以曆字為最古。曆或變埜為林或秝。或易甘為口或田。亦有省厂作者。

曆字見說文、許慎謂曆从甘聲、讀若函、說者多以為非、謂當從厤聲、然細審此銘、其字从厂从埜(古野字)、與殷器小臣耆卣、貝唯蔑汝曆同、可知殷末周初之文如是作、當是字之正體、則字幷不从厤、从厤者乃後來之變體、不能據變體以釋初文、則主厤聲之說可不攻自破、字既从厂从埜、甘當是聲、當是壓之古文、示懸崖壓于野上、甘或作田者、示懸崖壓于田野之上、甘或作口者乃省文、甘字本从口、通觀銘文各例、此字殆假為厭、蔑曆者即不厭或無斁、蔑某曆者不某厭也、蔑曆于某者不見厭于某也、屯鼎屯蔑曆于王(小校經閣二、六三)與此銘蔑曆于保同例」(文史三二一頁保卣銘釋文)

劉節曰「甲文蔑字从見、从戈、亦作从萈、从戈、从萈與从見同是一字、又有作从莧从戈的、足證這字原是从見、从戈、或从媿从

戈而其字也可作从蔑从女如𡠄其實就是娊字照字形看來𡠄應該寫作𡠄蔑應作𠍂也是古代的族姓前編卷一頁五十二片三己亥卜㱿貞𡆥旁于寅尹亦𡆥于𡠄後編卷上頁九片五貞之于𡠄又前編卷六頁二十八片六戊申帚𡠄𡆥勿己酉

按蔑字原是从見作縱目與橫目同義現在就要探求見字的用法見字在甲文裏也是作部族名用續編卷五頁十九片十五辛巳卜帚不于見這見字从橫目上有眉下从人似為人名古器中有南娊作叔娊鬲字从女見聲俔族即侁族上文已經說過侁人即有莘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古有㜪國古器有㫒伯作亲娊絲人壺足見辛氏是古代的族姓然後轉為國族名或人名所以叔何父𣪘有婞姓文爵有倖字可知倖人或婞姓即婞人或姺姓俔人或娊姓而𠍂人與𡠄姓也同時肯

定其關係了甲文㚇字也可从戈作戔這是大家都承認了的

于是金文的娊字就是甲文的㜸字也可以推知了……淮南子齊俗訓辟若倪之見風無須臾之間定矣高誘註倪候風者世所謂五兩許慎說倪作綄也說是候風者楚人謂之五兩詩經齊風南山篇正是說葛屨五兩冠緌雙止足見五兩之說甚古

倪氏原是勞人艸艸的候風者不是與往來侊侊的侊氏同其生活嗎我們在上文已經證成倪氏就是以干戈胄厥躬的蔑氏可知㜸姓部族甚多自古以來與戍卒同其勞苦故戍字亦从人从戈而㜸字則从蔑从戈在金文裏這個字寫法不同大半加一禾字在裏面例如庚贏卣光盤而又卣省戈旁从苗从林受尊省戈从莧从木其他各器大都與甲文相近可是已經沒有从女作的㜸字了從从木从禾从林一點上看來恐怕蔑

字之中已函有秝字的音（古書中一字重音之證自章炳麟以來證據已多）金文中的曆字照小篆的形構應該从厂从秝从曰而在器物銘裏又有从林作的而从曰也有改从口从田的例如師遽尊競卣曆鼎曆盤中所見其他諸器也大都从秝作大概甲文的[女戔]字蔑字每字中各有蔑曆二字之音金文从禾从木从林之體合于从二聲的例子可見蔑曆二字起來比較晚二字可以連用例如受尊說受[亻蔑]曆趩尊說趩蔑曆但是這一成語又可分用如庚贏卣說王蔑庚贏曆宂卣說王蔑宂曆又如師望鼎作多蔑曆錫休白懋父殷又作小臣謎蔑曆據作者研究古器物銘中的蔑曆如尚書中的揚曆盤庚下篇今文優賢揚歷左思魏都賦用其事曰優賢著于揚歷揚氏即成鼎揚六師殷八師之揚毛公鼎隹是喪我國歷案蔑曆揚歷同為

國歷之一引申作動詞用就是說免去勞苦的曆程可以安享榮樂所以古器說蔑某人曆之後都有所賞賜證以俔之見風興往來侁侁兩事足見蔑曆一語函有二義其反面實即今語退休之意(孜存三七○頁至三七三頁古代成語分析舉例)

蔣大沂曰器銘蔑曆的曆上從厤(長由盉等)亦作厤(免卣等)或省作秝(友簋)作厤者或繁作曆(封簋)作厤者或繁作歷(本銘的曆字上部即作此體)下從口(競卣等)或繁作甘(本銘的曆字下半部即作此體)作曰(贏氏方鼎)或竟省口(封簋)由於這字下半部的口或繁作甘全體和曆字同形故或即釋為曆字說文甘部曆和也從甘厤厤調也甘亦聲讀若函此字音讀或以為即當如說文所云從甘得聲而亦或以為當從上部的厤字得聲衆說紛紜迄無定論茲暫以郭于二先生之說為代表而探求

其是非．郭沫若先生小臣謎簋銘考釋云余疑曆即讀為函甲之函蔑若𢧵當讀冕冕函猶言解甲．但郭先生對自己這個解釋是不完全滿意的．在長由盉銘釋文中云蔑曆二字彝銘習見義終不明．在新版的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眉批上說蔑曆字……余此釋為冕函亦有未安．于省吾先生釋蔑曆文中則以為曆和曆不是一字．說厤從口厤聲．口作甘或甘口中或有小橫和小點是因空加飾．並非以甘為甘．金文從口之字作甘者繁見複出．無須引證．口甘初本同字．因用各有當．遂致分化．又說契文有𣥪無歷．蔑曆之曆．友簋作𤯌．金文曆字或省作厤焚．簋蔑曆之曆從田作𤲱．更可以證明曆字之不從甘聲．因為形聲字的通例．沒有去掉聲符再加形符之理．又說文有歷無曆．曆從日月之日．說文新坿有之．漢劉曜碑曆三縣令以曆為歷．

金文嬴氏鼎曆字從日作㫗或以為是形譌但也是曆字決不從甘字的明證于先生之說雖不能證實說文的曆字確非從甘得聲不和蔑曆之曆為一字但甘既為曆的聲符則去甘而易以其他形符便不成其為形聲字所舉金文曆字曆曆二型無甘而有田或日是可確證甘決非金文曆的聲符金文曆字也決非從甘得聲郭先生雖不滿足於自己讀曆為函之說而仍未能放棄曆字從甘得聲之說他為本器作保卣銘釋文時說曆字見說文許慎謂曆從甘聲讀若函說者多以為非謂當從厤聲然細審此銘其字從厂從埜(古野字)與殷器小子𧶠卣貝唯蔑汝曆同可知殷末周初之文如是作當是字之正體則字並不從厤從厤者乃後來之變體不能據變體以釋初文則主厤聲之說可不攻自破字既從厂從埜甘當是聲當是壓之

古文示懸崖壓於野上甘或作田者示懸崖壓於田野之上甘或作口者乃省文甘字本從口通觀銘文各例此字殆假為厭蔑曆者即不厭或無斁蔑某曆者不某厭也蔑曆於某者不見厭於某也郭先生雖始終主張此字從甘得聲然一方面既未能否定于先生形聲字不能去掉聲符再加形符的理論而另一方面又說甘或作田者示懸崖壓於田野之上肯定了這字有時確是去掉甘而再加田但對這字去甘後是否仍可從甘得聲一點則未加論證所以郭先生此說實仍未能破曆非甘聲之論

我認為曆字實從口從厤厤亦聲義為時間方面的經歷歷字在甲骨文作𣏌所以厤字在較早時間實僅作秝友𥂳曆字上半部僅作秝所保存的乃厤字較早的形態說文秝稀疏適秝

也從二禾……讀若歷廣雅釋詁秝疏也段玉裁説文解字注秝字下云凡言歷歷可數……皆當作秝歷行而秝廢矣這使我們知道秝的從二禾是因禾和禾之間行列疏朗故用以象徵歷歷可數之義禾字和木字古文結體相近木(木)字中筆頂端稍曲即成禾(木)字二字常因形近相混上舉甲骨文⿱秝止字亦或作⿱林止故秝字自甲骨文起已有作二禾及二木二型後來又於⿱林止上增厂表示這歷歷可數者孳生在山崖的旁側而由於秝字的已歧而為從二禾及二木二型所以或增厂於從二禾的秝而成厤這就是長由盉等厤字上半部所從或增厂於從二禾的秝而成厤這就是兕卣厤字上半部所從由於厤的有厤厤二型其後遂歧之又歧木應生於田中故或增田於厤而成曆表示這歷歷可數者孳生於山崖旁側的田中這就是燹盨曆

字之形.說文林部下云平土有叢木曰林.林木應.生於土中.故又或增土於厤而成歷.表示這歷歷可數者孳生於山崖旁側的土中.這就是小子嗇卣及本銘曆字上半所從之型.所以秝或林的增厂僅在表明這歷歷可數者孳生的地位.而厤或厤的增田或土也僅在表明這歷歷可數者孳生的土地.增益以後對歷歷可數的形象並未破壞.而且更為具體更為顯明.故秝林厤厤曆歷的為形雖有繁簡.而音的方面也都仍讀若歷.義的方面也都仍是歷歷可數.郭沫若先生謂上半從歷的曆謂般末周初的正體.以為上半是從厂從埜(古文野)遂不見歷歷可數之義.這怕是未必然的.秝林厤厤曆歷既同為秝字.而我們在這裏寫曆的時候.寫這字的上半部却都寫作厤而不寫作秝.這是因金文中曆字上半有厂者較多.故依于先生在釋

蒐曆文中已經寫定之體不另事更張

引申歷歷可數義為以前所經過歷歷可數的事實則厤即增時間方面的經歷義燮[illegible]穖曆的作曆即是其例諸家都以曆下的田為口的變形實則曆的有田和歷的有土同意田並不是由口變化而來的經歷既屬過去傳述有賴口舌故或增口於經歷義的厤以求經歷義的益加顯明遂孳金文中從口的諸曆字曆由厤孳其初義為口傳的以前所經過的歷歷可數者所以字的厤形實不僅為聲符而亦和口形同為義符若僅以聲符說之實在還有未盡曆字所從的口中或有小點小橫于省吾先生以因空加飾說之是也但這也很可能像口中舌形口的見舌和不見舌二型也同是口的一形之歧曆字口中加小點小橫則孳曆或曆型由於篆文甘字的形體亦作甘所

以曆的曆型和說文甘部曆字之形相同頗類一字但說文曆字訓和與甘義相應讀若函與甘音相應很顯然這字是由甘所孳說文訓厤為治加厤僅所以示這甘和之味係由人工所調治而同這從秝從口秝亦聲的曆字實在並沒有什麽關連各有本源的二字在不同的道途上發展後雖形體偶而相同但實在並不是一字

曆是時間方面經歷的本字曆傳乎口故從厤從口史書於册故從又持中曆是傳述的史是記錄的這便是曆和史在昔的區別而也是我們認識了這曆字以後新明瞭的事實大徐本說文止部歷過也從止厤聲廣雅釋詁歷行也釋言歷逢也歷的初義本是足行所逢到的歷歷可數者即指空間方面的經歷字的結構和曆字彷彿為從厤從止厤亦聲說文僅說是從

止厤聲也尚有一間之隔由於口所述的時間方面的經歷和足所過的空間方面的經歷同為經歷故典籍中的曆即假歷為之歷既通行而曆字遂廢棄了小徐本說文止部在歷過也下又增傳也二字歷的在訓過以外又訓傳這正是歷到後來既代表了空間方面經過的經歷又代表了時間方面傳述的經歷所遺留下來的一點痕跡』(中華五輯一〇七頁至一一一頁保卣銘考釋)

戴君仁曰『竊謂曆當為秝之孳乳字秝訓稀疏適秝(从段注補秝字)適秝疊韻本有均調之義曆訓和與秝實為一語其音不當讀若函王筠說文釋例已疑其非且庚贏鼎曆但作厤可證本不从甘聲而應从厤聲在銘辭中當讀為歷蔑曆猶言無過小爾雅

廣詁蔑無也說文歷過也歷本為經歷之歷引申為過失者亦猶過本為度越之過引申為過失矣依此則銘辭中某蔑曆猶言某無過蔑某曆猶言謂某無過也」(輔仁學誌九卷二期一二五頁蔑曆解)

〈大11〉「王蔑庚嬴曆」

〈大13〉「蔑曆」

〈大19〉「王蔑敔曆」

a 猒 隸字亂為厭 沈子簋 〈1391〉「見猒△于公」

b 毛公鼎 〈0680〉「皇天弘猒△氒德」

c 商𡩜簋 〈1306〉「魯士商𡩜肇作朕皇考叔猒△父障毁」

林義光曰「說文云：猒，飽也，足也。从甘肰。按从犬轉注，从甘肉。古作猒（毛公鼎），口即甘省，或作𩟖（叔𩟖敦），从㠯肉，从旨」（文源）

a 郭沫若曰「猒如今人言滿足，書洛誥萬年猒于乃德，毛公鼎皇天弘猒氒德，叔夷鐘余弘猒乃心」（兩攷四十八頁沈子毀）

a 陳夢家曰「厭字省厂，毛公鼎皇天弘厭厥德，洛誥萬年厭于乃德，叔弓鏄余弘厭乃心，周語下克厭帝心，韋昭注云厭合也」（金文選二三三頁西周銅器斷代它毀）

高鴻縉曰「猒為饜足之本字。从犬含甘肉會意。後加厂(岸)為音符作厭。及厭借為厭惡之厭。乃又加食為意符作饜。故猒、厭、饜為古今字。」(毛公鼎集釋七五頁)

高鴻縉曰「說文：猒 飽也。从甘从肰。於鹽切。

按字意為飽足。从犬口含肉會意。順成。甘亦聲。動詞。應入犬部。秦漢改作饜。从食厭聲(厭笮也)从石省猒聲。及厭借為厭惡意。乃加土作壓。」(字例四篇七一頁)

〈大45〉「余弘猒乃心」

甚[a] 甚

甚鼎

甚諆肇作

<0485> 又丁尊彝

高田忠周曰『劉〔心源〕氏云甚為堪省姓也廣韻仲堪之後』(古籀篇十第一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甚尤安樂也从甘匹匹耦也按甚訓尤甚不為尤安樂甘匹義亦迂曲古作甚(甚尊彝丁)作甚(諆鼎諆字偏旁)實斟之古文匕匹勺之反文象引勺於口之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甚尤安樂也从甘匹匹耦也古文作甚从口即从甘省也徐鍇曰禮曰子甚宜其妻會意蓋匹耦配也妻也夫婦相和人生之尤安樂者也又女部曰媅樂也从女甚聲甚媅元同字無疑匹為女又从女作媅即為複矣轉義凡湥極

也厚多也皆謂之甚』(古籀篇五十一第五頁)

商承祚曰『說文甚尤安樂也』从甘甘(段氏謂下甘乃匹之誤是也)匹耦也𠤪古文甚案金文甚諆鼎作𠥓毛公鼎湛字偏旁作𠤼與此同』(古攷四四頁)

高鴻縉曰『按象口含食物復有匙引物而食之形由文口生意故託以寄太甚(口食不止)之意副詞』(字例二篇二八四頁)

楊樹達曰『說文五篇上甘部云甚尤安樂也从甘从匹匹耦也(常枕切)按十二篇下女部云媅樂也从女甚聲(丁含切)尋二字義同實一字也異者甚為會意字媅加義旁女耳甚从甘匹與好从女从子者意同造字之意甚顯別加女旁則於義為贅矣抑男

女互相謂為匹，甘匹則所從言之者不問男女也。別加女旁，則於義又偏而不全矣。許君不瞭此，故析為二字。後世二字音讀殊異，甚字為尤甚義所專，益無知其當為一字者矣。(小學四六頁釋甚)

a 曰

古伯尊 〈2141〉「□古白(伯)曰△「曰母入于公」曰△古白(伯)子曰△」

如卓氏十又六年雩丙田唯母入于公」

b 沈子簋 〈1391〉「也曰△」

c 鬳簋 〈1354〉「王□曰△」

d 師訢鼎 〈0665〉「懋父令曰△」

e 𠂤壺 〈2834〉「曰△」

f 趞尊

g 易鍚趞 〈2139〉「余曰△ 隨」

h 矢尊 〈2152〉「曰△用𢓨迺令曰△」

i j 矢方彝 〈2446〉「曰△用𢓨迺令命曰△」「曰△用」

k 𪒠卣 〈2724〉「子曰△貝隹蔑女曆月」

l 農卣 〈2727〉「王寴命曰△唯子曰△令望人方罟」

m 𠂤鼎 〈0679〉「王□若曰△」

n 曶鼎 「□曰△」「佫曰△」

「曰△限詰曰△𡚬、 㹅剶卑俾我賞償馬𡚬效父迺詰𩤋曰△于王叅門□□木𣓮井」

「弔(叔)曰△、𥁕曰△、𢆶曰△、恆曰△、𥁕曰△、𢆶曰△、𪒠曰△、畜曰△、𡚬曰△、𢆶迺每𧬊于𡚬□曰△、𡚬 㹅剶卑俾復令」

「命曰△東宮迺曰△用𡚬一夫曰△𢓨用臣曰△疐」

「□曰△朏曰△奠曰△曰△曰△曶曰△東宮迺曰△」

m n 膺公鼎 〈0548〉「曰△奄以乃弟」(A·B)

曰 o 井侯簋

〈1378〉王令(命)眾內史曰 焚

曰 p

曰 q 盂鼎

〈0676〉王若曰 王曰 王曰 王曰

曰 r 諫簋

〈1370〉王呼內史先冊命諫曰

曰 s 弔向簋

〈1360〉弔叔向父禹曰

曰 t 大

曰 u 無㠱簋

〈1353〉無㠱拜手頓首曰 (A·B)

曰 v 毛公鼎

〈0680〉王若曰 王曰 王曰 王曰 王曰 已曰 級 絲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

曰 w 頌鼎

〈0674〉王曰

曰 x

曰 y 頌簋

〈1392〉王曰 (A·B)

曰 z 散盤

〈2927〉矢卑鮮且䜌旅誓曰 西宮襄武父誓曰

曰 a' 虢季子白盤

〈2925〉王曰

曰 b' 大作大仲簋

〈1330〉錫邦羊 㯱曰

曰 c' 師寰簋

〈1381〉王若曰 曰 淮夷 曰 曰 鈴 曰

達

曰 d' 不嬰簋

〈1393〉白氏曰 白氏曰

曰 e' 豆閉簋

〈1368〉王曰

曰 f' 師虎簋

〈1383〉王呼內史吳曰 王若曰

q′
師嫠簋
<1388> 王若曰
r′
克鼎
<0675> 克曰 若曰 王
s′
虢弔鐘
<0057> 虢弔叔 旅曰

j′
井人鐘
<0056> 井人 妄曰
k′
善鼎
<0673> 王曰
l′
鬲攸比鼎
<0670> 鬲从盨 攸衛牧告于王曰 虢 旅 遹 史 使 攸衛牧誓曰

m′
令鼎
<0660> 王曰 令拜 頓首曰
n′
君夫簋
<1338> 王命君夫曰
o′
縣妃簋
<1364> 皇辟文休于縣 妃曰 曰 肆敢隊

對于 □曰
p′
𦲷伯簋
<1389> 王若曰
q′
寰盤 文盤
<2924> 曰 文母 𡨦右
r′
晉公盨
<3012> 晉公曰 公曰 □莫不曰頻

𤔲伯簋 讓
s′
齊鎛
<0062> 庚氏從德 吉 之 曰 陶單子口曰
t′
陳侯因資鐘
<1503> 陳侯因資曰
u′
邾大宰簠

<1444> 曰
v′
召伯簋
<1372> 𤔲白虎告曰 曰 首 𠭯曰
w′
陳猷釜
<3019> 𤔲者旨曰 陳純
x′
邾公華鐘
<0059> 曰

y'
余義鐘 <0050>「曰△」
z'
魚鼎匕 <2990>「口曰△诰又蚰人」「曰△欽哉出斿」
a''
䣄侯鼎

<0671>「王命䣄侯伯晨曰△」
b''
c''
者沪鐘 <0058>「王曰△」(A·B)

<0035>「單白昊生曰△」<0044>「王若曰△」<0048>「曰△」<0049>「㳄梁其曰△」<0054>「蔡侯口曰△」<0055>「邵黛
曰△」<0616>「非余曰△」<0641>「㴩公令命寧罘史𧇊曰△」<0650>「曰△」<0655>「曰△」<0661>「曰△」<0668>「王

乎呼史習友冊令無叀曰△」<0669>「大師小子師望曰△」<0677>「告曰△王口于盂邑
口口伐䣄方」「王口曰△」<0678>「禹曰△」「王迺命西六𠂤殷八𠂤曰△」「曰△于匡朕

𢆶蔡𤔲西六𠂤殷八𠂤伐噩侯馭方」<1257>「復公子白舍曰△啟新」<1284>「易
禾曰△」<1324>「居趞䖒曰△」<1336>「賸曰△」<1346>「曰△」<1358>「卑俾冊令免曰△」<1363>「王若曰△」

<1313>「寰氏吕壺 符告曰△」<1375>「王若曰△」<1376>「王令命善夫豖曰△ 謂趩嬰曰△」
嬰令豖曰△ 謂天子」<1380>「王若曰△」<1382>「秦公曰△」<1384>「王令虞侯矢曰△」<1390>「焚白

伯乎呼令命卯曰」〈1445〉「王曰休」〈1497〉「令小臣成友右逆里口內史無䚽大史

旟曰」〈2144〉「王令䡭曰」〈2150〉「拜頴稽首曰王弗望忘氒舊宗小子」「盠曰王

倗下不丕其基」「盠曰其萬年世子孫永寶之」〈2451〉「曰用嗣六𠂤王行」

「王令盠曰攝嗣六𠂤眔八𠂤埶」「盠曰天子不叚不丕其基」「盠敢

拜頴首曰剌剌朕身」〈2445〉「曰用嗣六𠂤王行」「王令盠曰𩁹嗣六

𠂤眔八𠂤埶」「盠曰天子不叚不其」「盠敢拜稽首曰剌口朕身」〈2705〉

「曰」〈2709〉「王在廙降令曰」〈2713〉「易趞采曰趞」〈2721〉「王曰𢍜文武帝祖乙俎」〈2728〉「王

令命䡭曰」〈2835〉「曰」〈2836〉「王曰」〈2837〉「隹口口〔月初〕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之子

口口曰」庠䍜其吉金」「公曰」(A·B)〈1373〉「曰」「𥁕白虎曰」〈2450〉「盠曰」

高鴻縉曰。說文。曰。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出氣也。王伐切。

段氏曰。各本作从口乙聲。亦象口出氣也。非是。孝經音義曰。从

乙在口上。乙象人將發語口上有气。今據正。

按甲文篆文俱象聲气在口上。金文與隸楷俱象聲气在口中。均得以示曰字之意。然聲不可象。气之形不必為一。而以一表之者。假想之象也。假象非實象。故為指事而非象形。動詞。曰與後起之說。應是同音同義之古今字。說文。說。說釋也。从言兌聲。一曰談說。弋雪切。今按說應以談說為本義。以其从言也。以悅懌為通段意。論語不亦說乎。說實通以代兌。兌即後世悅字之次初字也。最初字為㕣(字例三篇三〇至三一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曰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李孝定云「段注改乙聲以下八字為乚象口气出也六字。較許說為長。即篆形上亦非从乙也。惟契文作曰。於口上着一短橫畫。似亦不能謂為气上出……蓋謂詞之自口出也。曲之作乚。乃書者徒

逞姿媚，非篆體本言也」甲骨文字集釋頁一六〇三，李說可从。

〈大1〉「王曰△」〈大3〉「王曰△用先」〈大4〉「呂王令命曰△」「曰△叚」「曰△旐」「𤔲賓貯者言曰△」〈大6〉「王令命吳白曰△」「王令命呂白曰△」「趞令曰△」「益曰△大政」〈大14〉「王若曰△」「王曰△」〈大18〉「王若曰△」〈大21〉「白龢父若曰△」〈大24〉「王若曰△」〈大25〉「王曰△」〈大26〉「王曰△」〈大27〉「王曰△」〈大29〉「𤔲格曰△」〈大45〉「公曰△」「公曰△」「公曰△」「母曰△」「至于棠曰△武靈成誠」〈大46〉「少子陸逆曰△」〈大47〉「晉姜曰△」〈大50〉「𩁹秦公曰△」「曰△」

朁

朁 不从曰

散盤 兟字重見

〈2927〉「戒兟△既付 散氏田器」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朁曾也从曰兟聲詩民勞曰朁不畏明毛本以憯為之傳憯曾也古字省文亦當借兟為之耳愚又按朁實古文譖字从曰與从言同意从兟者意兼聲兟解曰朁々銳意也从二先々々是朁字亦可刺之物也朁々即兟々也然字从曰从兟々亦聲讒譖中傷之義顯然可見矣已从曰又从言為重複者猶沓又作誻而曾也者段借為語詞唯取其音耳」(古籀篇五十一第一二至一三頁)

曹[a]

曹 从甘

趞曹鼎

〈0656〉「井白入右趞曹△立中廷」「易錫趞曹△截市」「趞曹△拜頟首」(A)「史趞曹△易錫弓矢虎盧盧囗囗百十几又」

曹[b]

曹公子戈

〈3110〉「曹△公子沱之鋯造戈」

(B)「趞曹△敢對曹△拜頟首」(A.B)

三字原衍

林義光曰『說文云曹獄之兩曹也从𣍘在廷東从曰治事者也按獄兩曹在廷東不得从二東古作曹趞曹鼎本義當為偶小爾雅廣言曹偶也从曰注轉象物形東即東字字見東條兩東相比象偶形或作曹趞曹鼎曰象物形而譌从甘猶夕象物形亦譌从月也見外字望字各條說文云𣍘二東曹从此闕經傳未見』(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曹獄之兩曹在廷東从𣍘治事者从曰蓋曰亦言也此字本義今尚行矣又轉義小爾雅廣言曹偶也楚

辭招魂分曹並進注偶也史記黥布傳率其曹偶索隱輩也又詩公劉乃造其曹傳羣也段借託名幖識字詩曹風譜周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濟陰定陶是也但國名字實當从邑然初唯用曹為之其義今不可識耳又按曹在廷東字唯作曺足焉下文或為正字若夫从兩東增緐別體然元無二東㯥字許氏泥𣍘字形而補㯥耳（古籀篇五十一第一三頁）

高鴻縉曰「說文𣍘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㯥治事者从曰徐鍇曰以言詞治獄也故从曰 昨牢切

按𣍘通段以㯥偶字久而返故後人又造嘈字以還其原嘈行而曹之本義亡」（字例五篇二一一頁）

陳槃曰「案曹人辭或作𣍘前二·五·在 𣍘貞 或作㯥後上十五·獻 伐㯥其戈 金文趙曹鼎作𣍘古鉥或作𨟻 籀補 說文古 或 作曺 字徵 古璽文 說文曰部作𣍘

熹平石經公羊殘石作曹，路史國名紀戊作曹（葉五上）。案古文从東从由从車，並疑誤。

國于定陶，故亦號陶。定四年左傳「陶叔授民」，陶叔即曹叔振鐸。說苑善說篇「趙簡子攻陶」，尾張關嘉纂注戰國策註：「陶，今定陶縣。」「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此云陶君即曹君（譔異一册二七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曹，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从曰』，金文从甘不从曰。容庚謂字从甘，甲骨文作曹，李孝定謂从棘从口，象以𥫗盧盛兩橐之形（甲骨文字集釋頁一六〇八）。由此觀之，金文曰乃从契文口演變而來，如魯之原作魯，後變作魯。从甘之說未

可从然。笶盧為盛器，而橐橐亦以容物。既藏於橐，後載於笶，其取義為何，李氏之說有待闡明。高鴻縉謂𣍘為嘈之本字。徐灝說文段注箋云：「戴侗曰：曹疑即嘈字，从曰棘聲。蓋以棘為古曹字也」。甲骨文有棘字，羅振玉亦以𣍘棘一字。說文槽，籀文作𣍘，从酉，是𣍘諧棘聲之證，此較李氏以會意說字形為優」。

周法高曰：「丁山說文闕義箋頁二十七至二十九棘字下謂「曹之本義為嘈，曹偶之義，正合棘字」，是也。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頁一六〇七引丁山說，即據此而漏注書名」。

a 曶 說文所無 曶鼎 〈0679〉「曶」井弔(叔)易(錫)曶赤金鈞「曶」受休口口王「曶」用絲(茲)金乍(作)朕文孝(考)究井白(伯)䵼牛鼎「曶」其萬口年用祀「口曶」吏(使)乎小子𪤲以限訟于井弔(叔)「才(載)王人迺賣用口不逆付「曶」曶「曶」𠛮拜頡(稽)首「迺」卑(俾)口以曶酉(酒)彶(及)羊「曶」迺每(誨)于𤔲口曰「匡眾氒臣廿夫寇曶禾十秭「匡迺頡(稽)首于曶「曶」或(又)以匡季告東宮「曶」曰「賞(償)曶禾十秭「迺」或(又)即曶用田二「凡用即曶田七田「曶」覓匡廿秭」

b 曶壺 〈2834〉「井公內(入)右曶」「王乎(呼)尹氏冊令(命)曶」「曶拜手頡(稽)首」「曶用匄萬年遹眉壽」

c 曶卣 〈2609〉「曶乍(作)寶障(尊)」

d 黄曶鼎 〈0427〉「黄曶乍(作)寶旅鼎」

e 姞曶母鼎 〈0458〉「姞曶母乍(作)歔寶尊鼎」

f 師害簋 〈1312〉「麇生曶父師害」「𠬪仲曶」

g 克鐘 〈0053〉「王乎(呼)士曶召克」

阮元曰「獻之又云論語有仲忽漢書古今人表作仲曶說文無曶字有𦣻字曶應亦𦣻字古文」(積古卷四、四十頁曶鼎)

方濬益曰「論語周八士仲忽左傳鄭伯忽召忽皆此曶字經傳作忽者古今字也」(綴遺卷一、七頁克編鐘)

吳大澂曰「𦣻古曶字阮相國曰說文無曶字有𦣻字𦣻應即𦣻字曶鼎」(古籀補二十四頁)

劉心源曰「說文作𦣻云出气詞也从曰象气出形春秌傳曰鄭太子𦣻籀文曶从口一曰佩也象形案今左傳作忽許之後解即笏字此从乜及勿字也」(奇觚卷二、二四頁曶鼎)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𦣻出气詞也从曰象气出形𦣻籀文曶一曰佩也象形此說甚誤出气詞義字實从曰𠃌為象形已詳見

上，而如此篆明，从曰从爪，爪，丮也，覆手曰爪，作彐亦同意，半𦥑也。爪為執持義，佩曶即所執持者也。禮記玉藻：凡有指畫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則書于笏。君有命，臣有對，故从曰；笏所執持，為用，故从曰又从爪，會意之指顯然矣。彐與彡相反而形自似，故以隸釋古者誤从勿作曶，又曶之用主于記事，猶竹策也。故後世字亦變作笏，俗體也。」（古籀篇五十一第一四頁）

徐中舒曰：「金文作□舊釋曶或隸定為□，今案乃昌字，即歌唱之本字。」（考報第二五冊五五六頁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

~ 譚戒甫曰：「本器的主名□字自來皆認作曶，然□壺銘作□實與曶形不合。郭沫若改寫作□，極對，但又未曾說明音義。此字本是从爪从曰，非常明顯。吳大澂愙齋集古錄十二冊十二頁載有麇生曶父敔（此當改名為師害𣪘），那個曶字作□，从爪从口。考蔡𣪘

銘有二曶字一作𠮚一作𠯑可見从口从曰是相同的說文的曰字作𠯑說是从口乙聲亦像口氣出也但西周金文曰字皆作曰既不成乙形又不像出氣我以為曰字當像口中有物（如無𢍜毁銘其一作曰應公鼎銘其一作曰皆是）爪曰即同爪口因疑曶就是扣的本文說文扣牽馬也从手口聲扣雖為形聲字但从手與从爪同故𠮚字口中的一當是像手持銜勒入馬口中故釋為牽馬因知曶或曶本是會意兼形聲字』（中華三輯六九頁西周曶器銘文綜合研究）

郭沫若曰『曶舊釋為笏非是此字從爪從曰殆是掐字以爪與從手同意』（說文月刊第三卷十期一五四頁陝西新出土器銘考釋）

張日昇曰「按字从爪从曰說文所無。劉心源、方濬益、阮元、吳大澂等釋習，實誤。金文勿字作㣎，與爪字絕不相同。譚戒甫釋扣，謂字象手持銜勒入馬口中，故說文訓扣為牽馬。惟曰字非象口中有物，而一短畫即說文誤為乙聲之乙，在口外，實指詞之自口出也。徐中舒釋昌，郭沫若釋揖，其說未詳。」

〈大18〉「宰𦣻入右希蔡立中廷」「令女汝眔𦣻當䞣足對各」

a 乃 汝之也 乃孫作祖己鼎

<0495> 乃孫作且祖己宗寶黹鬲鼎

b 沈子簋

<1391> 乃鴅沈子作綢于周

公宗乃沈子其丮哀乃沈子也唯福

c 矢方彝

<2446> 令我隹令命女汝二人亢眔矢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d 盂鼎

<0679> 令命女汝更乃且祖考嗣卜事求乃人乃如弗得

e 曶壺

<2834> 更乃且祖考作冢嗣土司徒于成周

八 伯毛

f 盂鼎

<0676> 女汝勿剋余乃辟一人令命女汝盂井型乃嗣且祖南公 易錫乃且祖南公旂用遷獸若芍敬乃正

g 師訇鼎 文

<0667> 用嗣乃文官友

h 頌鼎 庚

<0671> 紂嗣乃且祖考庚于頌

i 居夫簋

<1338> 價求乃友

j k 毛公鼎

<0680> 弘唯乃智 余非敢乃友正 才在乃服 俗欲女弗以乃辟 圅臨于讙 以乃族干吾 敔敔王身

l 乃 寡子卣

<2706> 敦不叔 棄乃△邦

m 乃 應公鼎

<0548> 曰奄以乃△弟

n 乃 前伯簋

<1389> 乃△且祖克奉 𧽊先王

o 乃 師酉簋

<1374> 𤔲乃△且祖啻官邑人虎臣西門夷

p 乃 克鼎

<0675> 令余隹𤔲亯京乃△令

q 乃 令鼎

<0660> 乃△若克孟

r 乃 䎽侯鼎

<0663> 乃△僕禄之 乃△射

s 乃 元年師兑簋

<1386> 易錫女汝乃△ 且祖市

t 乃 大作大仲簋

<1331> 用䰜于乃△考

u 乃 大簋

<1376> 余既易錫大乃△里

v 乃 卯簋

<1390> 𢦏載乃△先且祖考妣𤔲 焚公室 箙乃△且祖亦既

令命乃△文死 𤔲𠈇人

w 乃 師虎簋

<1383> 𢦏載先王既令乃△取祖考事仕 令女汝叟更乃△取祖考

x 乃 辛伯鼎

<0625> 叙辛

白伯𢦏乃△ 子克𤕌

y 乃 彔伯簋

<1380> 𢍜自乃△且祖考又 有𠷎于周邦

z 乃 不𡢁簋

<1393> 用述乃△𦔻

a' 乃 善鼎

<0673> 「易錫女乃△且祖旂」

b′ 豆閉盨

<1365> 「用倂乃△且祖考事」

c′ 封盨

<1340> 「用保乃△邦」

a′ ·

e′ 師嫠盨

<1388> 「既令女汝更乃△且祖考𤔲小輔」「令女𤔲乃△且祖舊官小輔眔鼓鐘」「令余隹䜌享乃△令命」

f′ [illegible]妃盨

<1364> 「乃△从樯白伯室」

g′ [illegible]侯盨

<1327> 「[illegible]侯少子析乙△[illegible]孝孫丕巨鑄趣取吉金」

h′ 者沪鐘

i′

<0058> 「乃△有下缺」(A) 「乃△有瘠」(B) 「乃△壽」(B) 「元頌乃△直心」(B)

j′ 朐盨

<1346> 「用㠯(以)
乃△祖考事
匕𤔲司士」

<0633> 「乃△用鄉饗王出入史人」

<0650> 「乃△𥃝子師隹王母」

<1264> 「祖日庚乃△孫、作寶𣪘」

<1385> 「令余隹䜌享乃△令命

<2152> 「今我唯令命女二人亢眔矢爽左

古于乃寮以乃友事」〈2705〉「用鬻于乃姑宗」〈2987〉「虔敬乃后孫」

高田忠周曰『說文乃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古文作弓籒文重三作乃經傳以迺為之迺即卣字又乃叚借為汝實為女』（古籒篇六第一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乃曳（句）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按乃本義為曳假借為詞之難象曳引之形廣雅扔引也（釋詁一）老子則攘臂而扔之釋文引也以扔為之古作乃（大敦）作乃（師兌敦）作乃（大敦）』（文源）

郭沫若曰『乃者汝之也金文用乃為代名詞第二人稱之領格用迺為接續詞於是字然亦偶有用乃為迺者如令鼎令眾奮

乃克至、鄂侯鼎噩侯馭方納食于王、乃𠑺祼之、又王休匽、乃射、均是、又曶鼎求乃人、乃弗得、汝匡罰大上乃字為汝之下乃字則用為如、此為僅見之一例、

但乃用為汝之、用為於是、用為如、決非乃之本義、金文乃字多見、大抵与本器文相同、小篆作乃形、亦未失、說文云乃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也、古文作𠄎、籀文作𠄐、今案此籀文及古文之形均古器銘中所無、許以虛詞為乃字之本義說為象气之出難、亦覺難乎其象、諦案其字自當為象形之文、唯所象之形、余以為當是人形、象人側立、胸部有乳房突出、是則乃蓋奶之初文矣、奶固俗字、然此等字非外來語、且當与民族而俱來、今知乃即奶之象形、則其字古矣。」(金攷三一一頁至三一二頁壹卤釋文)

商承祚曰「說文乃、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古文乃、案甲骨文金文石經之古文皆同篆文、此三折之者、示難意也」（古攷四四頁）

高鴻縉曰「按此象气出之難、故託以寄困難之意狀詞、後借用為代詞（你的）、連詞（於是）遂通叚難鳥之難以代之、久而成習、人鮮能知其朔矣」（字例二篇一九九頁）

朱芳圃曰「說文乃部、乃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也、⺄古文乃、𠄎籀文乃、按乃即繩之初文、說文糸部、繩索也、从糸蠅省聲、此正象繩索之形、考从乃从蠅得聲之字音同用通、說文子部孕裹子也、从子乃聲、一作繩、周禮秋官薙氏秋繩而芟之、鄭注、含實

曰繩。釋文繩音孕。孫詒讓曰。草之含實。猶人之懷孕。故謂之繩。一作䋲。管子五行篇䋲婦不銷弃。尹注。䋲。古孕字。又作䗴。太玄沈。好䗴惡粥。范注。䗴。懷也。是乃之為繩。猶孕之為繩。為䋲。為䗴矣。再從聲類求之。古音乃讀泥聲之韻。繩讀定聲蒸韻。旁紐雙聲。陰陽對轉。」（釋林葉八十頁至八十一頁乃）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乃。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郭沫若謂即奶之初文。象人側立乳房突出之形。朱芳圃謂乃即繩之初文。象形兩說並懸測之詞。未可信。从郭氏謂於金文中乃用為汝之。用為於是及。用為如是也。然尚有用為是者。如克鼎「昔余既令女出入朕命。今余佳䌛京乃令」此乃令亦猶是令也。」

〈大1〉「乍乃△采」〈大6〉「㠯乃△𠂤𠂇左比毛父」「㠯乃△𠂤右比毛父」「㠯乃△族從父
征」〈大14〉「雩乃△[口𢇍斤]庶右粦毋敢不明不中不井」「乃△毋政事」「今余隹
𤔲𦣻乃△命」〈大18〉「今余隹𤔲𦣻乃△令」〈大21〉「乃△且(祖)考又(有)𦳝于我家」
〈大24〉「乃△聖且(祖)考克𠬝左右先王」「𩰫𢦏乃△事」「今余隹𤔲𦣻乃△令
命」「茍敬朙乃△心」「𢆶率㠯乃△友干吾𣪕敔王身」「谷欲女(汝)弗
㠯乃△辟圅于艱」〈大25〉「敬明乃△心」「譱效乃△友內入辥(辟)」「乃△父市」
〈大27〉「今余隹𤔲𦣻乃△命」〈大45〉「余經乃△先且(祖)」「余既尃乃△心」「余
弘猒乃△心」「女(汝)康能乃△又(有)事」「𦋉還乃△敵寮」「余用𢍰登屯(純)
厚乃△命」「余弗敢灋(廢)乃△命」〈大52〉「必會王符乃△敢行之」

0602 迺

a

廼 於是也經典多叚乃爲之金文絕不相混爾雅廼乃也足証其爲漢人語

毛公鼎 廼敄鰥寡

<0680>
「龏橐廼敄侮鰥寡」

b

又云廼唯是喪我國

<0680>
「廼唯是喪我或國」

e

盂鼎

<0676>
「廼召夾死嗣戎」

d

曶鼎

<0679>
「器效父廼語歔曰于王參門口口木榜廼器又旅眾趞金」
「才載王人廼賁用口不逆付曶廼卑俾口旨曶酉酒彶及羊」
「曶廼每誨于器口曰東宮廼曰匡廼頓首于曶」
「東宮廼曰廼或又即曶用田二」

e

師旂鼎

<0665>
「白懋父廼罰得𢀛古三百寽」

f

沈子簋

<1391>
「念自先王先公廼敉敉克衣殷」
「歐懿父廼是子」

g

散盤

<2927>
「廼卑俾西宮襄武父誓曰」

h

㝬鐘

<0061>
「及盩廼遣閒來逆邵王」

i

曾伯陭壺

<2829>
「佳曾白陭廼用吉金鐈鋚」



伯家父𣪕

<1328>「隹白家父郜」迺用吉金



農卣

<2727>「迺來西粟人」乎奴子



史陆簋

<1275>「迺易」

史陆貝「十朋」



禹鼎

<0670>「王迺命西六𠂤殷八𠂤曰」「肄武公迺遣禹率公戎車百乘」



禹攸比鼎

<0670>「旅虢」

迺使攸衛

牧誓曰





矢方彝

<2446>「迺令曰」

<0660>「小口迺學」

<2152>「迺令命曰」

<2927>「迺即𢓊用田」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卤驚聲也从乃省籀文西聲朱駿聲云莊子庚桑楚吾洒然異之李注驚皃以洒為之別義說文或曰往也讀若仍蒼頡篇迺往也廣雅乃往也以乃為之段借為乃爾雅迺乃也詩緜迺慰迺止此說是銘意亦段借為乃者也蓋謂

說文卣卥二字並入乃部者誤矣乃古文作𠄎豈與乚形相涉耶此卣即从乃西聲也古文廼字作𢌭繹山碑建字作𢌭卣亦从乃尤顯然矣乃為行步義人行有驚謂之卣也莊子所云為字本義許氏所傳誤為从乃而訓驚聲非古形古義也但秦漢之際已有从乃說故繹山篆文作卣乙即乃省也然李尚知乚即乃故建廼並从乚乃古乃辵兩部通用故漢隸皆作廼今本經傳亦因襲不改也又說文曰籀文卣不省不舉本文注中言之殊為異例卣為籀文卣籀文逌字固當作卣此必有轉寫之誤今改上加一籀字从朱氏也又古文作𠧪卣蓋卣省卣古文叀字叀西聲相通叀亦字聲無疑矣又別訓徃也者叚借為逌也卤逌形近音亦通故古者以卣為逌也此例亦不尠矣乚(古籀篇六十四第三五頁)

商承祚曰「說文𠧟驚聲也从乃省𠧟聲籀文𠧟不省或曰𠧟往也讀若仍𠙰古文案漢袁良碑𠧟刊石作銘楊統碑後𠧟徵拜議郎从古文西尹宙碑迺迄于周則逕寫作西爾疋釋詁仍迺侯乃也注迺即乃以𠧟為乃始于漢人金文訓於是之迺與語辭之乃絕不相混如毛公鼎𠧟敎鰥寡又云𠧟唯是喪我國作𠧟𠧟盂鼎𠧟紹陝作𠧟可證」（古攷四四頁）

高鴻縉曰「迺矢令彝作𠧟毛公鼎作𠧟作𠧟本銘作𠧟疑為鹵字之異文周人用為於是意連詞如詩迺陟南岡又周人段乃為汝之意代詞如書盤庚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兩字不相混漢以後兩義通用乃迺遂少用」（散盤集釋十頁）

高鴻縉曰「說文鹵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郎古切

又𠧪驚聲也从乃卣省聲籀文𠧪不省或曰𠧪往也讀若仍𠧪
古文𠧪臣鉉等曰西非聲未詳如乘切
按金文卣字見免盤及小臣謎毀𪉨字偏旁俱象鹽鹵結晶之形不从西(卣其或加)於其下者與卣之下加)同王靜安考以為(丌字之省蓋鹽鹵常盛在皿中也故作卣與作卣)無別而其作卣)作卣)亦其省變後卣獨鹽傳其意其作卣)或卣)者周人俱借用為於是意連詞與乃字周人借用為汝之意(代詞)者有別秦漢以後乃亦用為於是意而迺字少用矣漢時迺亦變作迺後遂沿之說解驚聲也經傳無徵所釋兩形構造俱非後人又於鹵加監為聲符作鹽說文鹽鹹也从鹵監聲古者宿沙初作煑海鹽余廉切 今按讀監聲如藍聲則鹵迺鹽乃一聲之轉故三字原為一字(字例二篇一〇八至一〇九頁)

朱芳圃曰「說文乃部卤驚聲也从乃省西聲籀文卤不省或曰卤往也讀若仍𠧪古文卤按卤當為𧯠之初文說文豆部𧯠蠡也从豆蒸省聲廣雅釋器瓠蠡𧯠𤬛瓢也經傳作卺儀禮士昏禮實四爵合卺鄭注合卺破匏也釋文卺字林作𧯠居敏反蠡也禮記昏義合卺而酳孔疏卺謂半瓢以一瓠分為兩瓢謂之卺壻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酳故云合卺而酳釋文卺徐音謹破瓢為桮也考匏瓠同物瓜名也熟後破而為二以作飲器謂之𧯠亦謂之瓢Ⓧ象其形丶其薦也古音卤讀mɛŋ𧯠讀tiəŋ聲近韻同經傳作卺音義俱乖當係傳寫之誤」

(釋叢一六七頁卤)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卤驚聲也从乃省西聲籀文卤不省或曰卤往也讀若仍𠧪古文卤」高田忠周謂乃古文作㇌與乚形無

涉字从攵西聲實則西金文固不从乃更非从攵王國維謂）為亞之省若以鹵所从）例之其為器之薦亦不遠矣朱芳圃謂字為薔之初文然字形似與匏瓠不類高鴻縉疑為鹵之異文按西字作𠧪中有四點確與鹵字相近然僅見於矢方彝似未可即以為一字器皿中有點不必即為鹵如盟作[illegible]若[illegible]是也其中小點以示器實而已甲骨文西作𠧪而金文多作𠧪若𠧪其頂畫突出或另加旁枝蓋因鹵字作𠧪而類化」

〈大14〉「遷」多匋亂」〈大25〉「遷」騁倗郎女汝」「遷」䌛宕」「遷」乍令一人咎」

「遷」敢庚欽𠾞訊人」

a 卣 不从乃

盂鼎 卣字重見

<0676> 易錫女汝 鬯一卣

b 經典作卣中尊也 毛公

鼎 錫女秬鬯一卣

<0680> 易錫女汝秬鬯 鬯一卣

c

d 臣辰 卣

<2730> 眔賁 卣 鬯 (A·B)

e 臣辰 盉

<1981> 眔賁 賁 卣 鬯貝

f 䣄侯 鼎

<0671> 易錫女汝秬鬯 鬯一卣

g 彔伯 簋

<1380> 余 余 易錫女汝 秬鬯 鬯一卣

h 呂鼎

<0649> 王易呂 鬱秬三卣

i 吳方 彝

<2444> 易錫 鬱 鬯一卣

j 盂鼎

<0679> 余無卣 攸 具寢

k

l 師兌 簋

<1385> 易錫女汝秬鬯 鬯一卣 (A·B)

m

n 虢弔鐘 卣天子多錫 旅休 義友 匜同

<0057> 逌天子多 易錫旅休 (A·B)

m阮元曰：「卣即說文卣字。解云：艸木實垂卣卣然。讀若調。㮚字从之。𣾰岐陽石鼓文㮚字从三卣。又君子逌樂，舊釋逌為迺，非是。當釋為逌。古同攸。迺字从西，此从卣，字體迥別。說文云：𠧪，木生條也。說文無由字。𠧪謂卣即其字。蓋調由一聲之轉。古音相通。故調飢之調讀如周。𠈃革之𠈃，古作攸。由字以木生條為訓。卣亦艸木垂實之貌。是卣為由之古文無疑。」（積古卷三、十三頁號叔大林鐘）

王筠曰：「吳子苾所得周鼎文曰□一□一，當是𠧪一卣一。積古齋吳彝文曰□□一□，釋為𩰫𠧪一卣。□字之形甚似，以積古師酉敦□□釋為西門比例之，正合。若□亦疑是逌字假借也。積古齋號叔大林鐘□字與□甚似，而釋為逌。筠清館周韓侯伯晨鼎□秬□𠧪一一□卣。筠清館別有一號叔大林鐘，其□作□，可證卣逌二字通借。吳氏釋為迺，非也。說

文雖無迺積古齋宗周鐘□從西明白筠清館又有虢叔編鐘有□字其詞與大林鐘同（釋例四五頁）

i 劉心源曰卣說文作□气行皃从乃鹵聲讀若攸今作逌古文用為攸禹貢陽鳥攸居豐水攸同九州攸同漢書竝作逌石鼓文君子□樂毛伯彝無□違是也与廼作□者別（奇觚卷五二十頁吳彝）

m.n 劉心源曰卣許印林讀為所云汗簡引華岳碑所作□攷汗簡所字兩引華岳碑斤部作□部末坿文作□此外更無所作□者惟又部逌引古尚書作□又引王庶子碑作□蓋逌同攸作所字解許偶誤為所耳（奇觚卷九、三一頁虢叔鐘）

j 孫詒讓曰□舊釋為迺攷此鼎迺字九見皆作□从□此字从□與彼不同殆非也此當為逌从□即从卣也後毛公鼎□

一卣卣字正如是作石鼓文君子卣樂段為攸字此當為由之

借乎說文乃部卣从乃卣聲讀若攸與卣別乚（餘論卷三第六〇頁曶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卣气行皃从乃省卣聲讀若攸按古作卣（毛公鼎）作卣（號叔鐘）乚非乃省卣即條之古文小校也乚象小枝卣象枝上垂實形果實必在小枝上也條从攸得聲音本如攸與卣同音

說文云卣艸木實垂卣卣然象形讀若調按古作卣（號叔鐘）作卣或卣與卣同音卣即條字讀若條攸音亦轉如條即卣之省說文無卣字

爾雅卣中尊也（釋器）古作卣（鼎盂）作卣（壬韋壺循）即卣之省與卣同字或作卣（師兌敦）卣字不省

說文云卣驚聲也从乃省卣（西）聲段氏玉裁云爾雅釋詁仍迺侯乃也从乃釋迺則本非一字可知按迺與西聲隔號叔鐘卣天子多錫旅休以卣為迺實與卣同字古用為發聲之詞與乃義同音別流俗不知迺即卣字誤讀為乃

耳。古作逌毛公鼎作逌曾鼎。說文云。𢎘木生條也。从马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𢎘枿。按說文無由字。𢎘形近逌。又與迺逌同音。同義。實卽一字。形有譌變耳。說文無由字。𢎘下云。从马由聲。按由當作逌。卽逌之省。猶迺省作卣也。說文云。䌷道也。从辵由聲。按廸經傳多作迪。从廴之字。如廷字建字古皆从乚。疑迪本當作廸。卽逌字。因其義爲道。惟从辵便於說解。故譌改耳。迪訓爲道。爲用。爲輔。皆由字所有之義。小爾雅由用也。方言由輔也。詩匪由勿語。由當訓道。亦用爲發聲之詞。與廼同義。書召誥之天廸從子慈保。天廸格保。酒誥之殷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君奭之廸惟前人光施於我沖子。皆是。」(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此「劉心源」攷是。但說文收卣逌兩字于乃部。謂「乚爲亏變勢」誤矣。今審卣逌字。並皆从乚。又說文廷字。吉金古文作

迋秦刻繹山建作𨑹逌亦作逌可證逌為往義字固當从㞢若从乃為迈遠也古文㞢辵得通用故逌亦作逌見漢書又卣由為同字逌迪亦同字無疑說文迪道也从辵由聲爾雅迪進也亦往義一轉耳字亦或可作迪又辵彳通用迪𢓋亦當同字說文𢓋行𢓋𢓋也从彳由聲與攸下曰行水攸攸也釋例正同而與逌義亦合矣又由䌛古通用字然迪𨘋亦元當同字說文𨘋行𨘋徑也从辵䌛聲此義經傳以由為之行由徑者即逌字轉義耳許氏誤謂字从乃者故訓气行非古形古義也若夫轉義當訓气行與以攸字為助語之詞亦同例耳」（古籀篇六十四第三六頁）

高鴻縉曰「逌字乃卣之附承舟者仍是卣字卣盛酒之器也小於罍壺之屬而大於爵觶之屬故釋器曰卣中尊也有提梁提

梁為卣之特徵」(毛公鼎集釋九五頁)

參閱0935卣字條高鴻縉說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卣气行皃从乃卣聲讀若攸」卣字於金文中除毓弔鐘外皆用作酒器之卣銘文屢言秬鬯幾卣與周書維誥矩鬯二卣詩江漢秬鬯一卣正同說文無卣字王筠說文釋例卣即卣之變文說文云「卣艸木實垂卣卣然象形」卣非酒器故段氏注謂段借為中尊字然今从金文卣字觀字字實為酒器象形下有薦長頸有提又卣許書訓𦈢段注小口甖也金文盧盧鑪等卢下从卣卣為酒器更無可疑李孝定謂卣之本義當為酒器至重言形況之義則為段借(甲骨文字集釋頁二三〇九)其說

較清儒為優.卣逌疑本一字.逌訓气行皃殆非本義.

<大6>

「辶逌˄攸違」

丂 a

丂

丂㝬鼎

<0347> 「丂△㝬作尊彝」

散盤

<2927> 「豆人虞丂△、彔貞、師氏右眚、淮人有𤔲刑丂△」

丂 c

孳乳為考

同簋文考

<1367> 「用乍朕文考△惠仲𩛥寶簋」

丂 d

司土司簋

氏十考

<1127> 「𤔲土𤔲乍厥考△寶尊彝」

丂 e

盾伯多父盤

壽考

<2921> 「其事[illegible]多文眉壽考△」

丂 b

鄀公簋

皇考

<1337> 「于氏十皇丂△考」

丂 g

齊鎛皇考又云

用求考命彌生

<0062> 「用求丂△考命彌生」「皇丂△遹仲」

阮元曰「丂說文以為古文亏字。又以為巧字。鐘鼎文每借作祖考之考。薛氏款識召仲考父壺考字正如此。」(積古卷五、三十一頁司土彝)

劉心源曰『說文丂反丂也讀若呵案即呵之本字可字从之得聲或釋丂己為攷不知下文又有丁方是丂』(奇觚卷八·二六頁矢人盤)

強運開釋丂曰『丂散氏盤判丂蓋人名也』(古籀三補卷五第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阮云叚借以丂為考是說文丂气欲舒出丂上礙于一也丂即气之省變一者指事也又曰古文以為丂字又以為巧字巧考並从丂聲此為音通丂丂即形近通用亦省文耳』(古籀篇六第一八頁)

高田忠周曰『按銘意疑為人名說文丂反丂也讀若呵呵即訶字也丂下曰气欲舒出丂上礙於一也然則丂者气欲出而未

能出也丂者與丂義相反气滿衝礙而出也故其勢必激故借以為大言而怒也後世字亦作訶丂字殆廢唯許氏傳丂字古讀當證丂訶為古今字要古唯有丂可哥三字而已後人亦作呵作訶或以訶為丂又哥字作歌謌』(古籀篇六第二〇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丂气欲舒出ㄅ上礙於一也按古作丁(司徒 司尊彝)引也从一而丿引之方言考引也二十以考為之說文云丂反丂也讀若呵按說文可字从此古可作可(師嫠敦)从丂是丂即丂字』(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丂气欲舒出ㄅ上礙於一也丂古文以丂字又以為巧字案據注語則此字于壁中書有以為亐為巧者矣金文借為考妣字(同毁文丁 銅上銅毁年丁)齊子仲姜鎛皇亐其形正與亐同而知許說之有自也』(古文攷四五頁)

d

柯昌濟曰『丂考假字說文丂氣欲舒出勹上礙於一也丂古文以為亐字又以巧字案丂古當訓 朽象物朽氣出狀朽考音誼皆近故相假借也』（韡華二五四頁司土彝）

高鴻縉曰『說文丂气欲舒出丂上礙於一也丂古文以為于字又以為巧字 苦浩切

徐鍇曰丂猶稽丂之意也

按字从丂象气欲舒之形而上礙於一 一為物之通象 气為物所礙不能舒出故丂有稽留攷察之意為指事字動詞 說解謂古文以為于字 甲金文皆未見此例 以意推之于為吁之初文亦段為迂 稽丂之丂亦得引申而有迂迴意 說文又謂古文以為巧字 今甲金文雖未見此例 然同音相代為通段之通例 巧

技也、从工丂聲、故丂可叚為巧、今人常因同音之故用考或攷代丂、其寔考老也、从老省丂聲、攷敂也、从攴丂聲、皆與稽丂之義異、自考或攷代丂而丂字廢」(字例三篇五一至五二頁)

朱芳圃曰「說文丂部、丂气欲舒出、勹上礙於一也、丂、古文以為亏字、又以為巧字、桉許說迂曲、與字形全不相應、余謂丂像具也、上為橫梁、下承以足、釘於牆上、用以庋物、今時鄉間遺制猶存、其形如左、

儀禮士昏禮、笲緇被纁裏加于橋、鄭注、橋所以庋笲、其制未聞、桉橋即丂之同音假借、蓋器之有橫梁者」(釋叢四十五頁至四十六頁丂)

〈大37〉「用追高丂孝于皇且祖考」

〈大46〉「皇丂孝皇母」

0605 甹

𤳳[a]

甹 从二由

番生𣪘 甹王位

〈1387〉 㖼甹[7]△ 屏

王立位 L

𤳳[b]

毛公鼎 㖼甹朕位 从口 孫詒讓曰 此當為諤之古文 說文㑳聲而言部無諤字 蓋誤挩也 諤从言 此从口者 小篆从言之字古文多从口

〈0650〉 㖼甹[7]△ 屏 朕

立位 L

b 徐同柏釋甹曰[4] 从二由 見博古圖甹鐘 詩小毖莽蜂 爾雅伻 甹夆 說文伻㑳云使也 詩莽云不逮 傳訓同 L（从古卷十六、二十六頁周毛公鼎）

b 吳大澂曰 𤳳[4] 當釋㖼 說文㑳使也 从亻諤聲 今言部無諤字 當係傳寫之脫誤 此从甹从口 即諤字 詩小毖莫予莽蜂 毛傳云

荓蜂摩曳也」爾雅釋訓甹夆注甹夆謂牽挽孫注謂相掣曳入於惡也（愙齋四冊六頁毛公鼎）

ㄅ劉心源曰「⿰口甹从口當即謣說文無謣而彳部𢕟从謣聲玉篇謣匹丁切言也案說文甹亟詞也則謣从甹義取敏速毛伯彝公服甹王位則用甹也」（奇觚卷二四七頁至四八頁毛公鼎）

ㄅ孫詒讓曰「此謣字之古文也說文彳部𢕟從謣聲而言部無謣字蓋誤挩也謣从言此从口者小篆从言之字古文多从口說文謀古文作𠰔謨古文作暮信古文作㐰是其例也右作甹者即甹字薛款識聘鐘聘字作甹从二由此从二用亦由用同字之證」（拾遺下二七頁毛公鼎）

ㄅ強運開曰「[古文字]」毛公鼎甹朕位孫詒讓以為即謣之古文說文俜从謣聲而言部無謣字蓋誤敓也謣从言此从口者小篆从言之字古文多从口運開按此甹字非从口亦非从言之省乃从可耳古丂可音近相通用多父盤甹壽可使之可字乍丂可證是从可與从丂無殊仍即古甹字也」（古籀三補卷五第二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甹亟詞也从丂从由或曰甹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為甹後義即叚借為俜字也甹本義謂詞言故字从丂上即从由由由者𠙹之省𠙹是庚字庚甹古音轉通甹元从庚省聲也小篆誤作由非此从二由籀文增緐由亦作用又按說文無謣金文作甹可實亦同甹丂為言氣又从口从言為複亦猶丂呵訶也」（古籀篇六第一八至一九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粵亟詞也从丂从由按丂由非義粵為𧫒之古文使也古作㽕（宗婦彝㜈字偏旁）从丂由由缶也丂引之此使役之事與甹僕同意又作𤰞（番生敦）經傳或以俜為之』（文源）

吳寶煒曰『說文嗙从口𦘔𦘔从手持隹此象形嗙古文㝒無疑作嗙』（毛公鼎文正註十五頁）

郭沫若曰『甹王位語亦見番生毁又毛公鼎云嗙朕位孫詒讓（毛公鼎攷釋初以為說文𧫒俘字所从之𧫒字後又改釋為甹云𧫒字無義此云嗙朕位疑与甹通說文血部甹定息也从血甹省聲讀若亭言定朕位也（前見古籀拾遺末附後見籀高述林卷七）案仍當以釋𧫒為是說文雖無𧫒嗙字乃偶奪佚也本器与番生毁之𤰞正分明甹之緐文乃段為屏左傳哀十六年閔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

人以在位、句法与此相近、又⿰彳甹⿰彳夆字周頌小毖莫予荓蜂、毛傳作荓夆、尔雅釋訓作甹夆、荓亦正从并聲、故知器銘甹⿰口甹均𠬝為屏也。」(兩攷二十一頁班𣪘)

「郭沫若曰、⿰口甹字孫詒讓初釋⿰言甹、後改釋甹、云、⿰言甹字無義、此云、⿰口甹朕位疑与甹通、說文血部甹定息也、从血甹省聲、讀若亭、言定朕位也、今案以後釋為是、班𣪘及番生𣪘之⿰口甹王立位、則假甹為定。」(金攷二六二頁毛公鼎)

「于省吾曰、孫云⿰口甹疑與甹通、說文血部甹定息也、从血甹省聲讀若亭、言定朕位也○⿰口甹即甹字、說文甹俠也、俠夾也、與班彝番生𣪘之⿰口甹王位、均係夾輔之義」(雙選上二第八頁毛公唐鼎)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甹云从二由見博古圖甹鐘詩小毖荓蜂爾雅作甹夆說文作⿰彳甹夆云使也詩荓云不逮傳訓同據古釋⿰口甹愙齋从之云說文⿰彳甹使也从彳⿰言甹聲今言部無⿰言甹字當係脫誤此从甹从口即⿰言甹字詩小毖傳荓蜂摩曳也（案傳作摩曳奐誤摩作摩）爾雅釋訓甹夆注甹夆謂牽挽孫注（當云釋文引孫炎注）謂相掣曳入于惡也此云⿰口甹朕位謂有牽掣不安于位孫（詒讓）云此當為⿰言甹之古文⿰言甹从言此从口小篆从言之字古文多从口如謀作⿱毋口謨作⿱莫口信作㐰是其例也右作⿱𠕁口知為甹字者薛款識聘鐘聘字作⿱𠕁丂从二由此从二用亦由用同字之證（孫有由用同字說見籀廎述林）⿰言甹字義無攷此云⿰口甹朕位疑與粤通說文血部粤定息也从血甹省聲讀若亭言定朕位也綱案⿰口甹字徐訓使孫訓定各有義據惟繹上下文孫說為優愙齋說迂回似非」（斠釋四頁）

ㄅ董作賓曰「甹」，郭沫若釋文讀作屏，有保障衛護之意，左傳哀公十六年「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與此畧同（毛公鼎考年註譯一九頁）

郭沫若曰「屖敖堇用⿰⿱皿丂刂弔于史孟」，堇字用為謹，⿰⿱皿丂刂字初見，其字蓋从刀⿱皿丂聲，疑是屏之本文，除去也，說文有⿱血丂字，謂「定息也，从血⿱皿丂省聲」，从血無義可說，殆皿之訛，⿱皿丂則甹之別構，从皿與从由同意，由缶也，皿器也，缶亦器也，但⿰⿱皿丂刂字在此殆假為聘，與「弔」字相聯系」「弔字有善意，不僅弔喪稱弔，致禮亦稱弔，周禮（夏官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注「致禮同名為弔」（注文今本脫失，據天官，世婦疏所引）又弔亦可讀為眺，國語，齊語「以驟聘眺于諸侯」（考古一九七三年第二期六九頁屖敖簋銘考釋）

〈九〉

「甹王立位」

𤔔

𤔔 說文所無

𤔔 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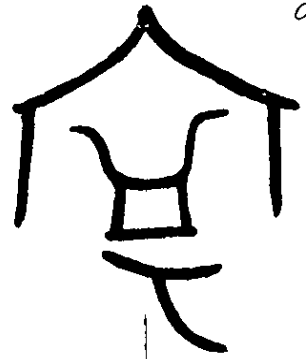
<1565>

「亞中𤔔」

方濬益曰「攈古錄釋為亞形中䌷丂二字誤許印林學博云或是㽕并二字說為近」（綴遺卷十九．二十九頁亞中𤔔㝵）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𤔔帔也从由幷聲讀若耕杜林以為竹筥揚雄以為蒲器字或譌作𦉸廣雅釋器𦉸畚也如此篆代由以㽕㽕幷同聲之故也因按說文㽕字从丂从由由字義未詳而鐘鼎古文皆作由要㽕字本當作㽕也而由字古讀亦應與㽕同部唐韵非古」（古籀篇二十二第三六頁）

0607 寧



寧 不从心



〈1850〉盂爵「王令盂寧△豆廿白鄧伯」

〈02867〉寧女父丁「寧△女父丁」



寧女父丁鼎



寧遹簋

〈1099〉「寧△𠀠作甲」姜尊簋



寧簋 〈1263〉「寧△肈諆作乙考尊簋」

〈2704〉「寧△史錫貝」卣

〈2704〉「寧△史錫貝」

〈3017〉「廿七年寧△爲鍾」

高田忠周曰「晉姜鼎余不暇妄寧嘯堂按銘意段借爲安寍之寍也凡經傳亦然矣說文寧願詞也从丂寍聲葢言外而意內也甯訓所願也意在于內也寧願詞也外見于言也二字爲轉注依老考例寧先出甯後出甯从寧省」（古籀篇六第一九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寧願詞也、从丂寍聲、按丂引也、見丂字條、所願故引而進之、古作寧孟尊彝、作寧寧毋父丁器、說文云甹定息也、从血甹省聲、按形似寧省、又與寍同義、疑即寧之省文、或借為寍也』(文源)

b楊樹達曰『按詩周南葛覃云、歸寧父母、毛傳云、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左傳莊公二十七年云、杞伯姬來、歸寧也、杜注云、寧、問父母安否、然則銘文云寧鄧伯、亦言問鄧伯安否耳』(積微五十五頁孟爵再跋)

朱芳圃曰『說文丂部、寧、願詞也、从丂、寍聲、按寧、甲文作寍、象甹在宀中、義與甹同、卜辭云、癸酉卜、巫甹鳳、後下四二四周禮春官小祝云、寧風旱、一作甹、一作寧、是其證矣、古人以心為形之主、心安則形靜、故金文增心為義符、許君訓為願詞、蓋借義也、

金文又有作左列形者、

（寍字金文字形）弔寍毁　（寍字金文字形）克鼎

从宀、从于、从皿、說文丂部丂下云、丂古文以為亏字、是丂亏同字、从亏猶从丂也、亏在皿上、與丂在皿下同、古人作字、位置常有變易、不足為異。」（釋叢四十七頁寍）

〈大9〉「用龏義寍侯顯考于井」

〈大47〉「今不叚服安寍」

可 a
師嫠簋
〈1388〉「女汝敏可△吏使」

可 b
可戾簋
〈1119〉「可△戾作莫配寶尊彝」

可 c
美爵
〈1841〉「美乍」

𠞐且可△公尊彝

可 d
齊鎛
〈0062〉「是辝以可△吏使」

可 e
林氏壺
〈2830〉「可△何是金𢦏勿匄民」

可 f
蔡大師鼎
〈0642〉「蔡大師𩖁媵鄦許叔姬可△母飤緐」

可 g
子可戈
〈3096〉「子可△其用之」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可肎也从口丂丂亦聲銘意本義之一轉也今審篆形丂亦丂字與丂相反又下文悉从丁丁說文之丂字可字元从丂不从丂許君所傳蓋誤矣說文丂气欲舒出上礙於一也丂古文以為亏字蓋可字所从丂亦疑亏字之義而可古文訶字猶若諾古詁同字也說文訶下曰大言而怒也字或作呵大言而怒者可字本義之一轉肎可者許可也其語气

舒亏矣故从亏可或作可可證也可字與号吁二字皆合口亏為形也吁訓驚語也号訓痛聲亦皆聲气出于口外者也但可口在丂下号口在丂上吁从丂聲自有分別或云大言而怒也者為丂字義訶與丂通可字變作訶又變作謌段借為歌實為哥說文謌即歌字異文而金文歌舞之歌作訶可證矣又許氏別出哥字恐亦可字異文加可古音同部毛傳哥可也以正字釋異文也』(古籀篇六第二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可肎也从口丂丂亦聲按古作可師嫠敦作可美尊彝从口丂與号同意當為訶之古文大言而怒也訶古通何史記萬石張叔傳歲餘不譙呵綰索隱云譙呵音誰何石鼓其魚維何何作可則訶古文亦只當作可何為問詞乃譙訶之義引伸可為肯則譙訶者所

許亦訶之引伸義也』(文源)

<大36>

「用追(孝于)皇且祖〔可〕公」

a 兮仲簋

〈1194〉「兮中(仲)乍(作)寶毀」(A·B)

b 兮甲盤

〈2926〉「兮甲從王」「王易(錫)兮甲馬三匹」「兮白吉父乍(作)般(盤)」

c 兮仲鐘

〈0634〉「兮仲作大林(林)鐘」

d 豐兮簋

〈1259〉「豐兮夷乍(作)朕皇考尊毀」(蓋器)

e 兮敖壺

〈2815〉「兮敖作尊壺」

f 盉首

〈2707〉「兮公室盉鬯束」

〈0183〉「□兮」

〈2727〉「兮吉父乍(作)中(仲)姜寶隮(尊)毀」

a 阮元曰：案兮語詞也。古無以為氏者。字通猗。古文尚書兮為猗。見禮大學疏。又通侯。高祖過沛詩三兮之章。史記樂書作三侯之章。路史云。河東猗氏夏世侯伯國。左傳鄭有侯羽。此兮仲未詳何出。（積古卷六、六頁兮仲敦）

e 吴榮光曰『兮乃羲之省文舊釋為平者誤也』(筠清卷四第四十三頁周羲敖壺)

d 徐同柏曰『禮大學疏古文尚書兮為猗隸釋石經魯詩殘碑猗佗兮〻猗古通路史河東猗氏夏世侯伯國兮中蓋其後或釋兮義者堯時羲伯羲仲羲叔後姓』(从古卷三、二十九頁周兮中敨)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兮語所稽也从丂八象气越亏也廣雅釋詁四兮詞也禮記大學斷斷兮是也朱氏駿聲云詩伐檀河水清且漣猗借猗為之老子淵兮似萬物之宗河上本作乎古亦多以也字殹字為之蓋依金文古乎兮互相借用耳』(古籀篇六第二三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兮語所稽也从丂八象气越亏也按气越亏不可曉兮與稽同音當即鉤稽本字从八丂八分也丂引也凡稽覈畫分而細引之故从八丂古作兮(盤)兮田同』(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兮語所稽也从丂八象氣越亏也胡雞切按八非文字只象氣越于形丂聲兮為語尾聲』(字例五篇一五二頁)

陳直曰『金文有兮仲敦攈古錄目為猗字之假借予疑為羲字省文羲妣鬲作義羲 又為戲字之假借金文又有戲伯鬲右司戲仲鬲案伏羲氏管子輕重篇漢武梁祠畫像皆作伏戲氏是其明證史記秦本紀云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之

a 乎 孳乳為評為呼 說文 評召也 經典作呼 說文 呼外息也 頌鼎 王評史虢生冊命頌

<0674> 王乎△呼史虢生冊令命頌

b 頌壺

<2836> 王呼△史虢生冊命頌

c

d 頌簋

<1392> 王乎△史虢生冊令頌 (A·B)

e 克鼎

<0675> 王乎△呼尹氏冊令命善夫克

f 無叀鼎

<0668> 王乎△呼史翏冊令無叀曰

g 師虎簋

<1383> 王乎△呼內史吳曰

h 適簋

<1349> 乎△呼漁于大池

i 師奎父鼎

<0667> 王乎△呼內史駒冊命師奎父

j 師艅簋

<1369> 王乎△呼乍冊內史冊令師艅

k 伊簋

<1371> 王乎△命尹封冊命伊

l 大鼎

<0666> 王乎△呼善夫騕召大以氒友入攼

m 利鼎

<0661> 王乎△呼乍命內史冊命利

n 師晨鼎

<0672> 王乎△呼乍冊尹冊令

命師晨足師俗嗣邑人隹小臣譱夫守友官犬」

o 師嫠簋
〈1388〉「王乎(呼)尹氏冊命師嫠」

p 師酉簋
〈1374〉「王乎(呼)史牆冊命師酉」

q 曶壺
〈1834〉「王乎(呼)尹氏冊令(命)曶」

r 寰盤
〈2924〉「王乎(呼)史淢冊易(錫)寰玄衣黹屯」

s 乎簋
〈1187〉「乎作姞氏寶簋」

t 揚簋
〈1375〉「王乎(呼)內史先冊令(命)揚」

u v 克鐘
〈0053〉「王乎(呼)士曶召克」(A·B)

w 大簋
〈1376〉「王乎(呼)吳師召大易(錫)趞睽里」

x 周乎卣
〈2715〉「周乎鑄旅宗彝」

y 師遽簋
〈1351〉「王乎(呼)師朕易(錫)師遽貝十朋」

z 師遽方彝
〈2443〉「王乎(呼)宰利易(錫)師遽瑚圭一、環章(璋)三」

a′ 吳方彝
〈2444〉「王乎(呼)史戊冊令(命)吳嗣旃眔叔金」

b′ 井鼎
〈0630〉「乎井從漁」

c′ 師湯父鼎
〈0654〉「王乎(呼)宰雁

易(錫)盂 ら豕鴉」

[glyph] q'

卯簋

<1390> 「焚白(伯)乎(呼)△ 令(命)卯曰」

[glyph] e'

諫簋

<1370> 「王乎(呼)△ 內史先 冊命諫曰」

[glyph] k'

封簋

<1340> 「呼△錫 𤔲金許」

[glyph] g'

元年師兌簋

<1386> 「王乎(呼)△ 內史冊令(命)師兌足 師龢父嗣ナ(左)右走馬」

[glyph] k'

趩簋

<1361> 「王乎(呼)△ 內史冊令(命)趩 更氒且(祖)考服」

[glyph] d'

豆閉簋

<1368> 「王乎(呼)△ 內史 冊命豆閉」

[glyph] f'

史懋壺

<2831> 「王乎(呼)△ 伊白 易(錫)懋貝」

[glyph] k'

柳鼎

<0664> 「王乎(呼)△ 乍(作)冊尹冊命 柳嗣六𠂤牧」

[glyph] l'

休盤

<2922> 「王乎(呼)△ 乍(作)冊 尹冊易(錫)休

玄衣黹 屯(純)」

<0525> 「大師人𩁹乎(呼)△ 乍(作)寶鼎」

<0677> 「盂或(又) 口口口口口口口乎(呼)△口我征」 「王乎(呼)△ 嚚」 「王乎(呼)△ 口口口盂吕區入」

<1365> 「王乎(呼)△ 史季冊令(命)望」

<1385> 「王乎(呼)△

內史尹冊令（命）師兌」〈2150〉「王乎（呼）師晨召盠」

王筠曰「兮部乎語之餘也是以乎為語助也言部評召也兩字較然然積古齋師遽敦王乎師卯敦乎令卯曰筠清館周望敦盠文云王乎史年器則作乎周大鼎作乎他器皆同案皆作評字用即呼字恐古亦但作乎也許說似未確」（釋例三六五頁）

徐同柏曰「乎呼本字」（从古卷二、四頁周鄦專鼎）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乎語之餘也从兮丿象聲上越揚之形此象上一筆作丿者是也又兮下解曰語所稽也从丂从八八象气越亏也又丂下解曰气欲舒出也丂上礙於一也蓋丂以象气也又亏下解曰於也象气之舒亏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也

然乎亏兩字義甚相似而形與聲亦甚相近也昔者壬寅九月訪清國老儒吳摯甫先生先生教余曰文王命癘鼎有王呼虢叔之文此吾國釋之者妄也呼為俚言起自後世古書無有尚書帝曰來禹王曰格汝有衆皆呼詞而文不言呼直至譔論語時如參乎賜也子曰之類亦皆無呼文惟左氏有蒼葛呼曰之語彼自謂大叫為呼非相呼之詞也鐘鼎古文安得有王呼某人之俚俗語哉僕意此鼎文之兮乃于之異體穆公鼎于作亐二點在下此二點在上稍不同要是一字爾雅于曰也王于云者猶言王曰也此說千古未發之確論也又吳東發羣經字攷曰論語子曰書云孝乎蔡邕石經作孝于者古字通也寰鼎呼作乎牧敦作乎焦山鼎作乎即乎字也南宮中鼎于作乎亦即乎字秦公鼎作亐齊矦鎛作于始少變論語吾十有五而志于

學石經于作乎乎于一音之轉古皆通用故石經作孝于陸德明釋文云于一本作乎也此論亦詳因謂兮字義訓語所稽也而字从八無謂八即分散之意介字豕字皆从八可證蓋兮字上形作八川象其所稽留之語气也即知一旦稽留之气平舒上達謂之亏也故亏字亦从丂作丂或作于者亍亦與丂同意亦或省略从丂作亏然乎為語之餘聲越揚之气甚於亏矣故上形作U以象上越此篆即乎字正形也而乎于二字形聲義皆近故金文往往借于為乎經傳亦然乎于从兮故金文或以兮為于為乎金文之乎不必為亏字也又大敦及文王命𤼈鼎作兮明从亏从八如此則平字也說文亏語平舒也从亏八八分也爰禮說金文多作乎亦从亏也然平與乎亏音不通二器之作兮偶筆者之誤變體涉他字者也又按乎為語之餘口气

出于外也故轉為烏乎之義烏乎亦于乎也說文口部吁外息也从口乎聲呼蓋乎字後出遺文乎从兮口气意亦不須从口乎呼古今字無疑矣又言部評召也从言乎聲凡言部字古文多从口呼評亦同字召也者為虖字轉義召訓評也號亦訓嘑嘑號可以召致也評字亦作謼言部謼評也是也从言虖聲亦複矣又虍部虖哮虖也从虍乎聲虍即虎省虖為號叫義又口部嘑號也从口虖聲或是从虎省呼聲虖嘑固古今字也然則初有乎字變為呼為評又有虖字變為嘑乎虖通用而後評亦作謼其實元唯乎虖二字而已詩蕩式號式呼禮記曲禮城上不呼莊子讓王仰天而呼此皆以呼為嘑實以乎為虖也又廣雅評鳴也此以評為嘑亦實以乎為虖漢書賈山傳一夫大謼敍傳式號式謼此以謼為虖亦以乎為虖耳若夫史記漢書多

以虖為語餘之詞。及烏虖字却以虖為乎者也。又孟子嘑爾而與之注猶呼爾咄啐之皃。此以嘑為呼實以虖為乎者也。如此乎呼評謼與虖嘑互相通用。古人段借之煩與異文頻出之擾。學者不可不能察而知之也』（古籀篇六第二四至二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兮語之餘也。从兮象聲越揚之形。按乎為詞非造字本義。古以乎為呼字。作乎（克鐘）作乎（師嫠敦）。从丂示。示字（齊侯鎛祀字偏旁作不）丂引也。欲有所示而召引人。為呼之象。省作乎（吳尊彝）作乎（克鐘）。變作乎（頌敦）』（文源）

吳闓生曰『凡言王平某冊命某者。平皆伻之段字。使也。古文平字本與乎同。自宋以來解者皆以乎字釋之。此大謬也。先大夫答高田忠周書云。寄到字鑑一冊。偶閱卷中乎字文王命癘鼎有王呼虢叔之文。此吾國釋之者妄也。呼為俚言。起自後世

古書無有尚書曰來禹王曰格汝衆皆呼詞而文不言呼直至誤論語時如參乎賜也子曰由之類亦皆無呼文惟左氏有倉葛呼曰之語彼自謂大叫為呼非相呼之詞也鐘鼎古文安得有王呼某人之俚俗語哉今案各器如頌敦揚敦皆直作揩書平字而穴敦有王俾册命之語尤為平當訓使不為呼之明證乃積習相沿歷千餘年而莫悟故詳辨之又案古書呼字惟左傳定十一年艾陵之戰有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一語此在軍中戎馬倉皇之頃故遥呼而問之若廟朝大典而王者自呼其臣則不莊甚矣決無是理也或云說文評召也乎當从此訓然下有召厲則亦未安矣」(吉文卷一第七頁厲鼎)

a 高鴻縉曰「乎即呼之初字原形作[illegible]象气越于之形丂聲後借用為語餘助詞乃加口為意符作呼以還其原此處乎猶命

也」(頌器考釋三八頁)

高鴻縉曰「說文乎語之餘聲也从兮象聲上越揚之形也戶吳切

按乎即呼之初字小原象气越于形非文字丂聲動詞後世借為語餘聲乃加口為意符作呼或加言旁為意符作評或加虍(虎省)為聲符作虖說解構造就小篆之變體立言又以借意為本意失之」(字例五篇一五五至一五六頁)

楊樹達曰「說文五篇上兮部云乎語之餘也从兮象聲上越揚之形也按許君以語之餘釋乎說者通以為語末之詞然愚竊有疑者三篇上只部云只語已詞也从口象气下引之形詩鄘風柏舟云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只字為語已詞之例也然只

字象乞下引其為語已之詞固宜也若乎字字形象聲上越揚而亦為語末之詞則與義不相比附乎與只義同而形相反非其理也說文三篇上言部云呼召也从言乎聲考之尚書及古金文乎字絕少作語末詞用者而甲文金文乎字皆用作評召之評甲文云庚午卜韋貞乎師般㞢王于口凡將齋藏片戊辰卜賓貞乎師般癸大口後編上拾壹葉貞乎師般王襄徵人陸拾肆葉乎師般取前編壹之肆拾捌葉庚寅卜貞乎雀伐猷林泰輔書貳之拾伍葉金文師虎毁云王乎內史吳曰冊命虎頌鼎云王乎史虢生冊命頌牧毁云王乎內史吳冊命牧豆閉毁云王乎內史冊命豆閉其他類此之例至多絕未見有作評者以此知乎本評之初文因後人久借用為語末之詞乃有後起加言旁之字古但有乎而無評說金文者往往謂乎為評字之假非也呼召必高聲用力故字形象聲上越

揚猶曰字表人發言．字形象气上出也．許君以後起語餘之義為訓．故與字形齟齬不合矣．王筠撰說文釋例頗疑許說之非矣．而不能就字形深究其說．故具言之」(小學六〇頁釋乎)

〈大2〉「中乎▵呼歸饋生鳳玗王」〈大14〉「王乎▵呼內史吳冊令牧」〈大16〉「王乎▵乍冊尹口口冊命徒」〈大18〉「王乎▵史尤冊令命希」〈大22〉「王乎▵呼虢仲入右珂何」〈大27〉「王乎▵呼內史冊命鄭」

a 于 邲卣

〈2720〉「王令(命)邲其兄(祝)殷于夆田」「遘于△妣丙肜日大乙奭」「既𩁹于△上下帝」

b 婦未 于鼎

〈0316〉「婦未」

于 亞

c 保卣

〈2725〉「蔑曆于△保」「遘于△四方」「會王大祀祐于△周」

d 𦀚簋

〈1325〉「遘于△妣戊武乙奭」

e 井侯簋

〈1378〉「克奔走上下帝無終」「令(命)于△有周追考孝」

f 揚鼎

〈0571〉「現見使于△彭」

g 大保簋

〈1323〉「王降征令(命)于△大保」

h 龏嗣

〈0736〉「龏入于△女子」

i 大豊簋

〈1379〉「王祀于△」

天亡簋

「天室降」「衣殷祀于△王不顯考文」「王每敏揚王休于△隣白」

j 矢尊

〈2152〉「令(命)矢告于△周公宮」「明公朝至于△成周」「明公用牲于△京宮」「用牲于△康宮」「用牲于△王」「敢追明公賞于△父丁」「令我唯令女二人亢眔矢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k 矢方彝

〈2446〉「令(命)矢告」

于周公宮」「明公朝至于成周」「明公用牲于京宮」「用牲于康宮」「用牲于△

王」「今我隹令命女汝二人亢眔矢奭左右于乃寮与乃友事」「敢追明公賞賞

于父丁」

l

康侯簋

〈1289〉」誕命康侯鄙于衛」

m

女嬃鼎

〈0559〉」女嬃女覲于王」

n

匽侯鼎

〈0589〉」匽侯旨初見事于宗周」

o

麥鼎

〈0626〉」井侯征嗝于麥」

p

毓祖辛卣

〈 〉 按此器之目中失收

q

史話簋

〈1275〉」話占于彝」「其于之朝夕監鑑」

r

成甬鼎

〈0617〉」王令宜子迨西方于省」

s

t

競卣

〈2732〉」皇考文皇衛競各格于官」(A·B)

u

令簋

〈1377〉」隹王于伐楚白伯」「乍作冊矢令障圍于王姜」「公尹白

丁」父兄于戍」「今周奔敔辰揚于皇王」周隩史使于皇宗」

v

呂鼎

〈0649〉」王饔餈館于大室」「呂征于大室」

于 舊自

<2724> 「子令小子䀇先以人于董」

于 刺鼎

<0653> 「用牡于大室」

于 盂鼎

<0676> 「永寧于肆（?）」

酉 「令我隹即井（型）窗（?）刑稟于玫王正德」 「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

于 遹簋

<1349> 「呼漁于大池」

于 盂爵

<1850> 「隹王初桒于成周」

于 沈子簋

<1391> 「乃鳴沈子乍緥于周公宗」 「克成妥吾考以于顯顯受令」 「見猒于公」

于 臣辰卣

<2730> 「唯王大禴于宗周」 「王令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

于 師旂鼎

<0665> 「師旂眾僕不從王征于方雷，使厥友弘以告于白懋父」 「斯又有

「內于師旂」 「旅對厥賓（?）概（?）于障彝」

于 趞鼎

<0636> 「隹王來各于成周年」 「厚趠又有僨于濂公」

于 麃伯簋

<1347> 「麃白

伯于邁（?）王休」

于 周𢓊鼎

<0622> 「其用高（享）于厥帝考」

于 𪑳壺

<2834> 「王各于成宮」

于 𪑳鼎

<0679> 「口𪑳史使

乎小子數氏限訟于井叔「語效父迺誥贇曰于王參門口口木榜」

「母(毋)卑(俾)式于𨛭」「曶迺每(誨)于語口曰」「汝迺贖首于曶」

于 j'

師金文鼎

<0667>「王各格于太室」「用追孝于剌仲」

于 k'

咢侯鼎

<0663>「噩侯駿方納豐醴于王」

于 l'

克鼎

<0675>「㝨静于猷」「惠于萬民」「肆克甾于皇天」「頊于上下」「永念于厥孫辟天子」「覭孝于申」「易女田于埜」「易女田于渒」

「易女井家𠬝田于㽙」「易女田于𢊁」「易女田于康」「易女田于匽」「易女田于傳原」「易女田于寒山」「易女井人奔于𥼶」

于 m'

番生簋

<0387>「廣啓厥孫子于下」「勵于大服」

于 n'

追簋

<1355>「用享孝于前文人」

于 o'

史頌簋

<1356>「𩁹友里君百生(姓)帥𦦴盩于成周」

于 p'

曾伯簋

<1446>「于戎皇且(祖)文考」

于 q'

弔皮文簋

<1318>「且虔子周高考于叔皮父」

于 r'

毛公鼎

<0680>「亡不閈于文武」

耿先「今小小國潛于△鼓艱」「忽惷于△小大政」「庶出入事于△外尃命尃政」「出入尃命于△外」「毋又敢惷尃命于外」「女雝于△政」「毋敢湎于△酒」「俗女弗呂乃辟圉陷于△艱」

于 s' 不嬰簋

〈1393〉「王令我羞追于△西」「今命女御追于△洛」「弗

已曰彶丝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

呂我車圍陷于△艱」「女肇誨于△戎工」

于 右 散盤

〈2927〉「眉自濡涉呂南至于△大沽」「呂西封于△敹陵楮木」「至于△邊柳」

「封于芻逨」「封于△芻衟」「內陟芻登于△厂湶」「封于△㮚衟」「封于△原衟」「封于△周

衟」「呂東封于△𦥑東疆右」「還封于△眉衟」「呂南封于△㲻逨衟」「呂西至于△堆

莫」「眉自根木衟左至于△井邑封衟呂東一封」「降呂

南封于△同衟」「陟州剛受圖矢王于△豆新宮東廷」

于 ㄅ' 虢季子白盤

〈2925〉「壯武于△戎工」「博伐嚴狁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獻馘于△王」

于 ㄅ' 兮甲盤

〈2926〉「王初各伐玁狁于△𨛭

伐厰𢦏玁狁于△𨽍盧」「王令甲政𢓊（征）𤔲（嗣）治成周三方責積至于△南淮」

于 w′

陳猷釜

〈3019〉「命左關師𩰫（?）敕成左關之釜節于△」

繁（?）卣（?）釜」

于 x′

叔季良父壺

〈2832〉「用𦎫孝于△兄弟婚𦒛（?）媾諸老」

于 y′

王孫鐘

〈0060〉「于△我皇且（祖）文考」「惠于△政德」

「忌淑于△威義（儀）」

「余尃昀于△國」

于 z′

沇兒鐘

〈0052〉「忌于△威義（儀）」「惠于△明祀」

于 a″

𠭯邦王壺

〈2820〉「𠭯邦王于△……

黃

「也」

于 b″

𤯚羌鐘

〈0042〉「先會于△平陰（陰）」「賞于△韓宗」「令（命）于△晉公」「卲于△天子」「用明則載之于△銘」

于 c″

郘王𣪘

〈2434〉「用𦎫……于△皇天」按此字在見於郘王義楚耑

于 d″

𦞦鎛

〈0062〉「用𦎫用孝于△皇祖聖叔于△皇祖又成惠叔」「陶（?）叔又成𢦔（?）勞于△齊邦」

于 e″

𦅫公𦝂鐘

〈0048〉「至于△萬年」

于 f″

者𣱼鐘

〈0058〉「于△之（A.B）」「光之于△聿（肆）（B）」「之于△不啻（?）造（B）」

干 g"

敄卣

<2718>「王各格于△呂」「敱治

王𡨦于△廄」

干 g'

静簋

<1366>「王㠯吳𠦪呂犅卿豳䜌自邦周射于△大池」

干 d"

格伯簋

<1362>「格白伯受良馬

𡨦于△倗生」

干 j"

史獸鼎

<0652>「史獸獻工于△尸」

干 k"

都公鼎

<0651>「用追孝于△丕皇且祖晨公」「于△丕皇考犀公」

羕 l"

命瓜君壺 至于萬億年

至于二字合文

<2833>「旂無疆至△于△萬音億年」

<0030>「舍武于△戎攻霝昏」<0033>「龢于△永令」<0034>「其用追孝于△皇考己伯」<0036>

「用追孝于△己伯」<0043>「用喜饎于△其皇祖」<0045>「于△𨙶予皇且祖文考」

<0046>「勖于△永命」「用亯于△宗」<0047>「𠟭𤇾協于△我霝龠」「于△其皇且祖皇

考」「其登于△上下口口」「𩰫聞于△四旁」<0050>「余迖斯于△之孫」<0051>

「龢于△四方」<0053>「王親令克遹涇東至于△京𠂤」<0054>「既志于△忌」<0056>「永冬

終于△吉」<0057>「御于△氒辟」「䢅御 御于△天子」<0058>「台以克紹光朕口于△之」<0059>

悤淑穆不㒸墜于△氒身」<0520>「弋蔑曆于△口旁」<0536>「王令雝白啚

于△之為宫」<0556>「用享于△祖」<0564>「其子孫孫用喜孝于△宗老」<0578>「王格

于△公室」<0598>「用喜于△宗室」<0609>「使于△鄭」「宄伯于△成周」<0610>「用享孝

于△文且祖」<0613>「王𣪘狩于△昏敏」<0614>「用享孝于△朕文祖」<0630>「王漁于△

[illegible]」<0631>「師雝父省衛導至于△𢦏」<0637>「用高孝于△宗室」<0643>「其用喜

用孝于△皇祖帝考」<0647>「遣𦅫于△𢆶貝五朋」<0650>「用自念于△周公孫

子」<0656>「王射于△射盧 廬」<0658>「濿友里君百生 姓 帥耦盩于△成周」<0659>

穆公乍尹姞宗室于△繇林」「各于△尹姞宗室繇林」<0660>「王大耤 耤農

于△諆田 錫 場」「王至于△溓宫」<0661>「王客 格 于△般宫」<0662>「王命善夫

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𠂤之季」<0618>「王各 格 于周 周廟」「述 遂

于△圖室」「用啻于△朕剌 烈 考」<0669>「用辟于△先王」<0670>「萬从呂攸衛牧

告于△王曰」<0671>「訇 嗣 乃且祖考𠂤于△駐」<0671>「折兽于△口」「𩦡貝口口口

口口于△明白 伯」「盠白 伯 口口告于△盂」「盂于△呂口口口進賓」

<0678>「政于△井邦」「用天降大喪于△二國」「至于△歷內」「曰于△匡朕𣪘慕叀西六

𠂤殷八𠂤伐噩侯馭方」「雩禹以武公徒馭至于△噩」<0817>「師𩛥父肩

死 史 便 遇事于△𢼝侯」<1157>「保侃母錫貝于△南宮」<1162>「保𣪕母易 錫 貝

于庚姜」<1213>「女𡡛覲于△王」<1278>「其夙夜用享孝于△皇君」<1284>「𧻚叔休

于△小臣貝三朋」<1286>「用追孝于△其父母」<1295>「牧師父弟叔𥎦父御

于△君」<1297>「相侯休于△厥臣口錫帛金口揚口口事文考」<1298>「用

追孝于△厥皇考」<1300>「其朝夕用享于△文考」<1301>「公弔 叔 初見于△衛」

<1303>「其用享于△厥帝考」<1307>「其萬季子孫永寶用享于△宗室」<1309>「用孝

于△宗室」<1310>「用享于△皇祖文考」<1317>「𣪕叔𧻚𩛥于△西宮」<1321>「其用追

孝于朕皇且祖啻帝考」〈1322〉「用夙夜亯孝于宗室」〈1328〉「用亯于其皇
𠭯祖文考」〈1329〉「格于大室」〈1330〉「用啻于乃考」〈1337〉「用亯孝孝于皇且祖」
〈1339〉「王使小臣守使于夷」〈1342〉「賚于宗周」〈1343〉「升于厥文祖考」〈1344〉「其用卲
享于朕皇考」〈1345〉「尹弔用妥綏多福于皇考德尹叀姬」〈1346〉「王各格于
大室」〈1350〉「戎獻金于子牙父百車」「其右子眇吏史孟匽敖蔑用𠬝(?)
于吏孟」〈1352〉「令命龏𢦏逘大𪙡則于段」〈1358〉「王各格于大廟」〈1360〉「𪙡擢
于永令命」〈1363〉「王各格于大朝廟」〈1364〉「白屖父休于𤔲縣改曰」「𨽾敢隊
對于𢦏曰」〈1367〉「各格于大廟」「自溓東至于㴉河」「氒逆朔至于玄水」
〈1368〉「王各格于師戲大室」「萬年永寶用于宗室」〈1372〉「亯于宗」〈1373〉「令
𤔲于君氏大章璋」〈1380〉「歸自乃且祖考又有𡔜于周邦」〈1383〉「格于大
室」〈1384〉「王立位于圖宗土社南鄉向」「侯于圖」〈1388〉「𤸫叔市𦎫𢿛巩恐告
于王」「各格于大室」〈1389〉「又有𦅫席于大命」「子孫歸𢦏其邁萬年

日用享于△宗室」〈1390〉「易錫于△𠂤一田」「易錫于△宓一田」「易錫于△隊一

田」「易錫于△截一田」〈1437〉「用追孝于△皇取祖皇考」〈1487〉「其用享用

孝于△皇祖文考」〈1491〉「用享孝于△姑公」〈1493〉「其用享孝于△皇申

神且祖考」「于△好倗友」〈1496〉「隹用獻于△師尹倗友𩞁遺婚媾」「克

其用朝夕享于△皇且祖考」〈1502〉「陳侯午淖朝群邦者諸侯于△齊」

〈1507〉「用享于△宗室」〈1849〉「月大儀于△𠦪御正口貝」〈1942〉「飾子于△口乍旅

盉」〈1950〉「隔于△麥宫」〈1951〉「隹王大龠禴于△宗周」「王令命士上眔史寅殷

于△成周」〈2121〉「鬲錫貝于△王」〈2132〉「𤈦休于△世季受貝三朋」〈2134〉「能匋錫貝于△

乍旅公矢賏五朋」〈2135〉「唯公𨈠于△宗周」「𬀩從公亥𣶒洛于△官」〈2141〉「曰

母入于△公」「曰古白伯子曰炟泉乍父㚤丙曰唯母入于△公」〈2142〉「用作念

于△多友」〈2143〉「召多用追于△炎」〈2144〉「女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古師」〈2146〉「侯

各于△耳寵」「侯休于△耳」〈2147〉「取從師雝父戍于△㝬自之季」〈2148〉「王灌于△

嘗」「公東宮內饗于△王」〈2150〉「王初執駒于△敉」〈2151〉「王各格于△周廟」〈2279〉「午彔
婦貝于△玗用乍日乙尊彝」〈2445〉「王各于△周廟」「穆公右盠立于△中
廷北鄉」〈2676〉「用乍父辛于●彝」〈2703〉「貞白伯錫貝于△姜」〈2705〉「用將鼎于△乃
姑宗」〈2709〉「歸福于△我多高□山錫釐」〈2715〉「用享于△文考庚仲」〈2716〉
「隹王桒于△宗周」「王姜史叔事于△大偁保」〈2723〉「召多用追于△
炎」〈2726〉「不□□子□先盡于△廿子=」「□□孫不□肆□蜺皿彝」「用
作大御于△乐祖妣父母多神」〈2728〉「女汝其目成周師氏戍于△辟𠂤」
〈2731〉「王逘于△庚嬴宮」〈2734〉「隹公大史見服于△宗周年」「公大史咸見服
于△辟王」「辥于△多正」〈2735〉「王雚于△嘗」「公東宮內納鄉饗于△王」〈2815〉「其
萬年子子孫孫永用享孝于△大宗」〈2822〉「其用享于△宗」〈2830〉「蔑賢鮮
于△」〈2835〉「齋侯命大子乘遽⿱才皿截句宗白伯𩰫聽命于△天子」「于△
上天子用璧玉備一嗣」乙器無一嗣二字「于△大無巫嗣折誓于△与大嗣

命用璧于南宮子用璧二備」〈2837〉「獻于霝公之所」「歸獻（于霝）
公之所」「執（者）口（獻）之于霝公（之所）」〈2854〉「唯黽朋叀于某自乍
寶皿」〈2921〉「事利于辟王卿事」〈3012〉「至于大廷」〈3020〉「左關鍴釜節于稟
釜」「關鍴節于敷粁」「于亓事區奔朱」〈3130〉「辜于公之鑄艁（造）」
〈3337〉「于乎皇萬考」

i" 吳榮光曰「許翰說」于舊釋作干謂干祿今案此拓器作于上非
从到入下象气舒亏定為于字」（筠清卷三第二十六頁周格伯
敦）

i 徐同柏釋刊曰「祀刊祀典說文刊剟剟轉注又刪剟也从刀冊冊書
也是刊有剟定刪定之義」（从古卷十五．九頁周祀刊敦）

f 劉心源曰亐相承釋作刋案篆法干犯字从丫一會意（丫倒入字）決不作干惟隸書作干刀字古刻偏旁作亅小篆作刀決不作丂

凡古刻作于者即于說文作亏云於也象气之舒亏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也（說文丂气欲舒出勹上礙於一也古文丂為亏字）舒亏即紓餘謂舒展也

亏丂丂象气舒古刻于旁加丂丂象气舒仍是于字丂文義言之此銘乃是見事于彭也（彭地名）

它器如冊命鼎父癸宅亐‖亞室父癸鼎父癸宅亐‖中鼎對揚亐王執亐寶彝癸亥父己鼎王徙亐作冊亶鼎省亐厥身戊辰彝遹亐越歲母辛鬲龔（人名）入□□（器名）亐女子孰卣尹（君省）格亐宮井侯尊王命辟井侯出就侯亐井粵若元侯見亐宗周又云王乘亐舟又云王己侯納亐寢天無敵王祀亐天室天無佑王卒祀亐王丕顯考文王麥彝亯亐麥□（麥盉亦此文亐作乂）女殺女彝女殺女墓（勤省）

丂王凡此等語明是于字舊皆釋刋篆形失而文義遂不可通』(奇觚卷一二七頁玑鼎)

○孫詒讓曰『孖字作ㄎ金文亦常見舊並釋為刋近陳介祺釋為于案校字形塙是从于非从干陳說近是竊謂此即說文弓部之孖字鄦解云滿弓有所鄉也在金文叚為于字於聲義並可通』(述林七第二九至三〇頁周麥鼎攷)

○孫詒讓曰『凡金文孖字常見舊並釋為刋陳介祺謂當从于與于通(詳說文古籀補)合校諸器其說甚允蓋此字當从弓从于即說文弓部之孖字作孖者形聲左右迻易實非刋字也』(餘論卷二第二三頁乙亥彝)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亏於也象气之舒亏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之也於即烏字以於為詞者叚借為于也許氏此解以借字

釋正字也凡詩書用亏字古正文也論語用於字後人通用字
也段氏云蓋于於二字在周時為古今字凡言於皆自此之彼
之詞其气舒于檀弓易則易于則于論語有是哉子之于也于
皆廣大之義左傳于民生不易杜云于曰也此謂假于為曰與
釋詁于曰也合此說為是又雙聲連語者詩于嗟乎騶虞箋美
之也此義用烏似正又朱駿聲云凡為廣大義者段借為訏檀
弓是也然愚謂訏亦元于字異文轉義許氏本部收吁字云驚
語也又收于口部為重出吁訏亦同芋下曰大葉實根駭人故
謂之芋也此于即驚語之證要气舒于者大聲也驚語者亦大
聲耳此皆一義之轉于為語气又从口从言為複矣朱氏又云
段借為乎呂覽審應然則先王聖于又為捕詩七月晝爾于茅
三之日于耜一之日于貉或云借為舉亦通又為吴淮南原道

于越生葛絺又為如詩桃夭之子于歸雨無正維曰于仕傳往也又為曰詩六月王于出征于曰一聲之轉又疊韵連語公羊哀六傳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注于諸寘也……劉氏古文審云亐字本銘中數見凡古器中此字自宋以來率釋為刊文氣無一協者惟古籀補讀為于識超冓人矣說文亐象气之舒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也知亐以丂象气舒此亐以ㄅ象气舒左非于右非刀也以文義求之如冊命鼎父癸宅亐桓𣪘鼎省亐乃身父己鬲鼎王徙亐作冊南宮方鼎對揚亐王井侯彝言亐鏊宮及此尊數亐字舊皆釋作刊語遂不通讀為于乃能文從字順讀者細審之自得矣此說愈詳此銘雩字析文作雨亐此亐明是于聲也然亦按于从ㄅ以象气舒又以ㄅ為重複且ㄅㄅ雖屈猶宛曲也真气舒之象如ㄅ甚過詰屈不可謂舒

于之象矣愚謂亐是紆字異文紆訓詘也曲也縈也回也亐實象其意紆于同聲故古文通用于亦段借為紆禮記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注讀為迂論語子之于也鄭注枉也朱駿聲説然于紆互通用」(古籀篇六第二七至二八又三一頁)

林義光曰「説文云亏於也象气之舒亏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也按于為詞此依聲假借其本義當為紆曲古作亐陳猷釜作于貉子尊彝癸二象徑直丿象紆曲以二之直見丿之曲也或作𢎘奉壺庚作𢎘[illegible]尊彝亐亦象紆回今字多以紆以迂為之」(文源)

徐中舒曰甲骨文有于字而無弋及從弋之字于甲骨文作于亦有作𢎘者(早期銅器于亦作𢎘)

干 前一·四　干 前一·四三　干 前一·五三　干 前二·二

于 前八·一四　𢎘 前八·一　𢎘 前八·六　𢎘 菁一·一

後下四一 後下四三

余疑于與弋同，均象弩形，特於所象之式，更較弋為長。于又作弙者，于既象弓臂與弍戶，更示其為曲臂。爰從于從爰，說文爰上下相付也，謂象兩手上下相付之形。余疑爰之從爰，乃象兩手引弓弩形，故爰得訓為引（集刊第四本四分四二二至四二三頁弋射與弩之溯原及關於此類名物之考釋）

楊樹達曰：「孫仲容云：金文弙字常見，舊並釋為刋，陳介祺謂當从于，與于通，其說甚允，蓋此字當从弓从于，即說文弓部之弙字作弙者，形聲左右追易，實非刋字也。獨此器兩弙字與刋字義適合，殆沿舊釋之誤，其偽跡顯然，不可不辯也。餘論上卷弍柒葉下」今按：孫說未可信，金文于字作𠂤，甲文已如此作，說文于字下云：象气之舒于，此字从丂形，亦象气之舒于，非从弓从于之弙字也。此銘二

扝字皆與于字同用」（積微一一七頁史𨽾彝跋）

高鴻縉曰「說文亐於也象气之舒亐从一一者其气平也（羽俱切）王筠曰吾意于當為吁之古文詩皆連嗟言之于嗟麟兮傳以為嘆詞于嗟乎騶虞傳以為美之于嗟闊兮傳以吁嗟釋之此三詩蓋皆用本義非有借也烏部引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為烏呼古文作於故大禹謨之禹曰於偽孔傳以嘆釋之也

按王說是也字直象吁嗟口氣迭出之形故託以寄吁嗟之意嘆詞自借用（殷代已然）為介詞意同在周秦間人乃加口旁為意符作吁以還其原至甲金文有作扝者乃紆之初字以丂象紆曲之形以于為聲當為形聲字（字例二篇一九九至二〇）

○頁)

ａ高鴻縉曰說文紆詘也从糸于聲一曰縈也億俱切
段玉裁曰詘者詰詘也今人用屈曲字古人用詰詘亦單用詘
字
按此字原从丂象屈曲之形非文字于聲狀詞秦人另造紆字
而丂字廢又商周之時人或通段丂以代于是以鮮能知丂為
紆之初字

王筠曰玉篇曰紆曲也詘也無縈義又曰縈旋也知紆與縈異」
(字例五篇一五七頁)

譚戒甫曰「于征伐原作丂足伐它器亦作于伐經典常有此句
法于當是語詞亦訓為往于字周初多在右旁加丂象平舒之

『形考古一九六三第十二期六七一頁西周豐鼎銘研究』

〈665〉

周法高曰「于方，國名。郭氏云

于方當即卜辭所屢見之盂方。其地當在今河南睢縣附近。

又此文如說于為介詞，征為行旅字，亦可通。

並且把下文的畾當做人名。此為第一說。有些學者把畾字屬上句讀，認為方雷是國名。

于省吾云「方雷當係夷狄國名」(雙選)

徐仲舒云「白懋父鼎有師旅眾僕不從王征于方畾語，則王曾親與於方畾之役。可知方畾所在雖無從臆斷，但以白懋父之關係推之，似亦與伐東夷有關」徐仲舒遊敦考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三本二分(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P288.

温廷敬云「觀師旅鼎之方䨓，即黃帝所娶之方雷氏，而知古說之有據」温廷敬重訂金文疑年表序，史學專刊三卷一期頁一〇七。中山大學出版

丁山云「(易比卦之)方來即卜辭世俘所稱方來，亦即師旅鼎銘所謂方雷，另詳拙著先秦方國志」丁山周武王克殷日曆，責善半月刊一卷二十期(民國二十九年1940)P.8.按雷古音屬脂部，來屬之部，韻部不合，不宜把方雷和方來混為一談，而且方來是否為國名，尚待考。

按方雷一名見於載籍者如：

國語晉語四「青陽，方雷氏之甥也」韋昭注「方雷，西陵氏之姓。帝繫曰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曰嫘祖，實生青陽，娣妹之子曰甥，聲雷嫘同也」漢書古今人表「方雷氏，黃帝妃」

這是第二說。又有以方為國名的。

陳夢家云「方，地名。詩出車六月皆宣王伐玁狁時事。出車曰：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六月曰，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

至于涇陽，即此銘之方也。畾未詳。(善圖考釋頁十引)

這是第三說。案第三說沒有什麼存在的價值。容氏在通考中已經採用方雷的說法了。

第一說，郭氏把畾當做人名，是不可通的。因為在上下文看，都沒有這個人，而使字的主語，當然是師旂。所以畾在這兒決不能當做人名。再看第二說，在金文中，征伐的征字後加賓語時從不用于字做介詞。如：

白懋父以殷八𠂤征東尸(夷)。(小臣謎殷)

王征南尸(無諆殷)

埶駿從王南征，伐楚荆。(埶駿彝)

王南征，伐角𨚔。(噩侯鼎)

征繁湯原（晉姜鼎）

征秦迮齊（厲羌鐘）

先秦載籍如詩、書、易、春秋、三傳、論語、孟子和老莊諸子都未見征于或征於的例子。Loehr (P.289) 也承認介詞于在征字後是很不常見的，而且方雷只是傳說中的一個名稱，我們無法證實西周初年牠的存在，而于方見於殷末的卜辭，名稱和地望都可考。卜辭通纂考釋頁一二七云「所謂盂方者，可知乃殷東方之國也。攷春秋時衛地有名盂若斂盂者，左傳定十四年，太子蒯聵獻盂于齊，又僖二十八年，齊侯衛侯盟于斂盂，盂當即斂盂之省稱，今河北濮陽縣東南有斂盂聚，即其地。地雖在殷之東，然與殷京逼在肘腋之下，殊覺不合。宋地亦有名盂者，春秋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曹伯會于盂，杜注，宋地，襄邑西北有盂亭，地在河南雎縣。又左傳哀二十六年，六子在唐盂，顧棟高謂與雎縣之盂為一地。余意卜辭之盂方當即此附近之古國，國在殷之東南……盂方蓋被殷人征服，故其遺地為宋所有……卜辭又屢見田盂之文，彼乃古邘國（在今河南沁陽縣西北，王國維說）與此有別。」（零釋四〇至四三頁師旂鼎考釋）

〈大1〉「丝兹裒人入史易錫于珷王乍作臣」〈大2〉「中乎呼歸饋生鳳于
王」「𤔲于寶彝」〈大3〉「王大省相公族于庚囚旅」〈大4〉「氒又舍女汝卬
量至于女汝庖小多𠬝」〈大5〉「省于人身」〈大6〉「公告氒事于上」〈大9〉
「王令命辟井侯出𠂤侯于井」「侯見于宗周」「王乘于舟為大豐」
「侯乘于赤旂舟」「王以侯内入于寢」〈大9〉「用龏義寧侯𩒨考
于井」「侯乍冊麥易錫金于辟侯」「唯天子休于麥辟侯之年」〈大10〉
兩燕于麥𠛱」〈大13〉「𢦏從師雝父戍于古𠂤」〈大15〉「王各格于大室」〈大19〉
「王令敔追遹御于上洛𢓊谷」「至于伊」「𦥑首于𤇾白之所」「于𢓊衣
諱」「王各格于成周大廟」「易錫于𢼸五十田」「于早五十田」〈大21〉「乃且祖
考又有𦎫于我家」〈大23〉「緐用喜孝于朕皇考」〈大24〉「古故亡𠬝承于
先王」「谷欲女汝弗以乃辟圅于𩛥」「王各格于大室」〈大26〉「王各于大室」
〈大27〉「王各于宣射榭」〈大31〉「𡨧之于西𢍰」〈大37〉「用追喜孝于皇且祖

孝」〈大36〉「用追孝于氏士皇且祖可公」「于△氏士皇考晨公」〈大45〉「餔師
于△畐潘」「余命女汝政于朕三軍」「女汝肇勉敏于△戎攻」「女
汝尃余于囍卿」「兢命于△外內之事」「雁卿余于盟明卿」「是辟
于△齊侯之所」「又有共供于△𨒪武靈公之所」「用高于△其皇祖皇
妣妣」「至于△某曰武靈成誠」〈大46〉「台高台養孝于△大宗皇椇祖皇
祉妣」〈大49〉「用禪追孝于△皇考叀仲」〈大50〉「于△緐執事」〈大6〉「障登于△
大服」。

雩

粤 从雨

盂鼎 雩字重見

<0676>「在雩于御事」「雩」与殷正百辟」「雩」粤我其遹省相先王受民受疆土」

a 劉心源曰雩即于即於亦即粤曰越皆一聲之轉鐘鼎家從未加察多不得解惟貞隱園汯帖繹狀弓鎛雩厥行師雩生狀弓云二粤字於文義甚明舊作雩非案此弓从雨者為粤与从雨之雩異故作博古圖釋文為非然知有粤仍未知雩即粤也雨古文雨字見說文雩雩實一字牧敢先王作明刑用雩乃兆庶有品寅簋有進退雩邦人正人師氏人与此銘在雩即事獻酒皆用為于為於爾雅釋詁粤于也又云粤於也是其義毛公鼎王曰父厝雩之庶又云雩參有司又云雩朕褻事靜敢雩八月初吉庚寅善鼎余其用格我宗子雩百姓余用匃純嘏雩萬季井戻尊雩若元戻見于宗周又云雩若

謁壁雝（从雨从邘舊釋雨刊二字不詞邘即于詳玐鼎）與此銘下文雩我其遹省先王皆雩字尚書用曰用越（堯典曰若稽古帝堯盤庚越其罔有黍稷泰誓越我御事庶士武成越翼日癸巳皆是）說文雩于也審慎之詞从于从寀漢書楊雄傳注越曰也詩園有桃箋曰於也是其義古文止㠯雩為粵亦从雨作雩小篆仿雨變从寀遂分為二後人但知雩為旱祭為地名今㠯古刻證之可怳然矣（奇觚卷二三八頁盂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雩于也寀審慎之詞也从寀亏按雩音本如于毛公鼎雩之庶出入事散氏器雩𢿥遷隈以西靜敦雩八月初吉皆以雩為之字作雩（毛公鼎）因音轉如越故小篆別為一字其形由雩而變非从寀也或作雩（毛公鼎）亏亦于字象紆曲形」（文源）

a 乎 驫羌鐘 〈0042〉「羌會于平陰」

b 乎 拍敦蓋 〈1500〉「拍作朕配平姬享宮祀彝」

c 乎 十年陳侯午錞 〈1502〉「用乍平壽造器敦錞」

d 乎 鄭公鼎 〈0651〉「鄭公平侯自乍尊鐳」

e 乎 平阿右戈 〈3090〉「平阿右戈」

b 劉心源曰「乎从二古文上字說文乎古文作𠆦亦古乎陽幣作乎即此」（奇觚卷八十二頁拍盤）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亏部乎語平舒也从亏从八八分也爰禮說乎从古文平說文凡从亏字古文必作亐故此篆亦作乎也又按說文訓語之餘乎字在兮部作乎與乎相類唯上畫作𠂆為異也而鐘鼎古文有作乎者遂與此平字同此亦古文變形偶

涉他字之例宜臨文知其義耳」(古籀篇六第三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平語平舒也从于八八分也按平無語平舒之義古作平(平陽劍)二象平形米聲平(青韻)采(寒韻)雙聲旁轉詩平平左右(采菽)左傳作便蕃(襄十一)是平音亦轉為蕃也蕃从采得聲與采同音變作平(拍鐘)』(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平語平舒也从兮从八八分也爰禮說平古文平如此案金文古鉢作平亦此中筆寫斷應从石經古文作平平與采部之古文乎近故後人又誤以乎為平也』(古攷四五頁)

高鴻縉曰『說文平語平舒也从亏从八八分也爰禮說符兵切按从一一平之意象也采聲采即說文訓辨別讀若辨之釆石

鼓作平者从一釆省聲又說文釆下錄古文釆作[illegible]則石鼓平字从古釆聲也後世更復譌變形不易曉爰禮說拘迂不清且平字之意不必涉于語舒許訓以語平舒蓋牽於兮字之說解說文兮語所稽也从丂八象氣越于也」(字例五篇一六五頁)

楊樹達曰「說文五篇上亏部云平語平舒也从亏从八八分也爰禮說樹達按八象气之分不足示平舒之意疑許君說非也今按五篇上兮部云乎語之餘也从兮象聲上越揚之形尋乎上畫上揚故象聲上越揚以形課義義不得為語之餘余前撰釋乎篇定乎為評召之評本字義與形較合今謂平之構造當與乎字相似字蓋从兮上一平畫象氣之平舒此猶乎之上畫象聲上越揚也亏下云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也正其義也」(小學九〇頁釋平)

a 旨 㫖

匽侯旨鼎

b 匽侯 鼎

<0432> 「匽侯旨乍父辛尊」

<0589> 「匽侯旨初見事于宗周王賞旨貝廿朋」

c

d

國差 𦉜

<2999> 「用實旨酉 洒」

「卑律旨卑律瀞」

a 伯旅魚父簠

<1411> 「用匃旨飤」

b 叔季良父壺

<2832> 「用盛旨酒」

g 越王劍

<3153> 「䣄王者旨」

a 越王矛

<3144> 「戉王者旨於賜」按郭氏所釋與容氏異

<2150> 「王親旨盞」

c,d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說文旨古文作𣅀段注云從千甘謂甘多也此作𣅀再見同𠂤勺長柄形蓋以勺注口之意今所傳

旨銘亞中有旨象，以勺挹酒，其上端之千，即此字上體之千，小篆从匕从日，亦同此意。知段說為鑿矣」（攈古卷三之一．四十九頁齊國差𦉜）

林義光曰「說文云：旨美也，从甘匕聲。按旨匕不同音，古作旨（匽侯見事尊彝）作旨（侯氏𦉜）象以匕入口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旨美也，从甘匕聲。凡旨之屬皆从旨。𣅀古文旨。說者皆云从千甘會意。然今依此篆，齊侯𦉜古文，不从千，為千者即千之譌形也。蓋千亦匕字變形，猶人字作𠆢耳」（古籀篇五十一第六頁）

商承祚曰「說文旨美也，从甘匕聲。𣅀古文旨。案甲骨文作旨，金文叜季良父壺作旨，國差𦉜作旨，與古篆文兩體同，甘口古同

字同意如嘗金文从甘亦从口嘗其旨否意也」（古攷四五頁）

〈2150〉郭沫若曰「王親旨盠駒錫兩旨殆讀為詣言王親到盠處駒錫兩者錫駒二匹」（文史論集三一六頁盠器銘考釋）

〈2150〉李學勤曰「王親出盠駒親下一字即卜辭的出應釋為載（楊樹達釋載嶺南學報十一卷一期）說文載乘也所以這一句的意思是王親自駕盠的小馬于車」（文參一九五七第六期五八頁郿縣李家村銅器考）

〈2150〉周法高曰「盠駒尊出字金文編不收姑從郭釋收於旨字之下楊樹達釋為載待考」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旨美也从甘匕聲」古文旨」甲骨文作[illegible]

陳夢家謂从尸从口（甲骨文字集釋一六四四頁引）李孝定謂从匕从口匕亦

聲云「皀下云从匕所以扱之以匕扱物口味之而甘也是从匕从口會意」（仝上頁一六四四）古文字皀非从匕實食器皀之形譌卿篆文从皀金文作卿象兩人相向就食之形皀金文作皀象容器之形篆文亦譌為从匕許書亦以匕所以扱也一語釋字形其誤顯然商承祚謂从口甘同意竊疑字本从口甲骨文鮮有从甘者口中加一點乃後來之衍變如魯原从口作魯後變作魯段注說文云「从千甘謂甘多也」說甚穿鑿國差𦉜作旨與說文所載古文略同然匕上橫畫乃繁飾蔡侯盤嘗作旨所从旨之直畫上有一點此點繼而發展成一橫畫故知旨非从千也」

a 嘗 从旨从 甫者敔卣

〈2735〉王雚于嘗

b 姬鼎

〈0620〉用𢍚登用嘗

c 召伯簋

〈1372〉用乍般剚

烈且祖盟公嘗殷

d 陳侯因資鐘

〈1503〉台以登蒸台嘗

e 陳侯午鐘

〈1501〉台以登蒸台嘗

f 十年陳侯午鐘

〈1502〉台以登台嘗

g 蔡侯盤

〈2923〉胄盟嘗𥝢

〈2148〉王灌于嘗

〈2749〉脊盟嘗𥝢

c 孫詒讓曰「〔字〕字阮釋為寶孫釋為嘗㠯字形寀之㚗不甚塙然嘗从旨尚聲此中从旨亏形略近孫釋或可備一說也」〈拾遺中二三頁召伯虎敦〉

a 喜 大豐簋

〈1379〉「事喜上帝」

b 史喜鼎

〈0519〉「史喜作朕文考翟祭」

c [illegible]弔多父盤

〈2921〉「兄弟諸子婚媾無不喜」

d 弔[illegible]簋

〈1322〉「用侃喜百姓倗友眾子婦」

e 士父鐘

〈0046〉「用喜侃皇考」

f 兮仲鐘

〈0034〉「用侃喜前文人」

g 王孫鐘

〈0060〉「用匽台喜」

h 沇兒鐘

〈0052〉「歔吾以匽以喜」

i 邾公牼鐘

〈0048〉「台喜者諸士」

j

k 子璋鐘

〈0041〉「用匽以喜」 (A.B)

l 郾王喜矛

〈3143〉「郾王喜[illegible]令[illegible]物」

m 郾王喜劍

〈3154〉「郾王喜[illegible]来[illegible]鈦」

〈0043〉「用喜饎于其皇祖」

〈0044〉「用喜[illegible]甬文人」

〈0045〉「用匽用喜」

〈0051〉「以宴以喜」

〈3136〉「喜侃[illegible][illegible]」

a 劉心源曰『喜饎省說文饎或作䭃糦詩吉蠲為饎傳饎酒食也大糦是承箋糦黍稷也饎上帝者喜上帝也』(奇觚卷四十二頁天無敱)

a 高田忠周曰『劉[心源]云喜饎省說文饎或作䭃詩吉蠲為饎傳饎酒食也大糦是承箋糦黍稷也饎上帝者喜上帝也．按此說是古籀補亦釋饎但吳偁聃敦非他書之大室敦亦是也又按喜字从壴从口為會意知聽鐘鼓之聲而笑樂也笑即气出于口故或从欠不言而說非其義也轉為凡喜樂義其樂也在于心故憙訓說也不言而說者殆喜憙字義也然樂律之可樂其感在于心感于心而後笑憙喜元亦同義同字無疑詩彤弓中心喜之傳樂也禮記檀弓喜則斯陶疏喜者外竟會心之謂也

魯語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注猶福也此皆謂感于心之樂可證
矣又人部僖樂也从人喜聲僖亦與喜同字無疑俗或从女作
嬉同而以喜為饎為禧古字省文之通例耳』(古籀篇二十五第
九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喜樂也从壴从口按壴象豆豐滿上出形與
豈同意从口注轉喜兼有酒食義說文饎酒食也饎當以喜為古
文古作喜(大豐尊彝)作喜(兮仲鐘)說文云壴陳樂立而上見也从屮
豆按从豆非陳樂之義經傳無壴字當即喜省鼓字古作鼓(師嫠
敦)亦作鼓(沇兒鐘)』(文源)

郭沫若曰『事喜上帝、喜當是饎省、卜辭延于丁宗饎、當与祡
燎同意。』(兩攷第一頁大豐毁)

i 于省吾曰『吳子馨云詩大雅洞酌可以餴饎饎即嘉賓式燕以喜吉甫燕喜之喜喜亦燕也故毛傳云饎酒食也』(雙選上一第一一頁邾公牼鐘)

a 陳夢家曰『喜應讀作商頌玄鳥大糦是烝之糦釋文引韓詩云大饎大祭也說文饎之或體作糦詩天保洞酌皆作饎大田田畯至喜鄭箋云喜讀為饎喜上帝即祭上帝』(金選一七頁西周銅器斷代天亡毁)

參閱0617壴字條瞿潤緡說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喜樂也从壴从口歖段注云古文作歖轉寫誤耳古文喜从欠與歡同』唐蘭謂喜象从甘(凵)盧(盛)壴以象意字聲化例

推之喜當从口壴聲甲骨文字集釋頁一六七六引李孝定謂喜樂之義由音樂之義所引申即朱駿聲通訓定聲謂聞樂則樂之說仝上頁一六六八然以笑盧盈鼓可所取義則始終莫明竊以為說文从壴从口不誤壴為鼓之初文从口會意鼓樂節歌也易經離卦云「不鼓缶而歌」擊鼓節歌其原可知甚早莊子至樂云「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成疏「莊子知生死之不二達哀樂為一是以妻亡不哭鼓盆而歌」鼓樂而歌乃賞心樂事故曰喜樂也金文用作「吉甫燕喜」之喜 毛傳云「饎酒食也」弔戌盨「用侃喜百姓倗友眔子婦」分仲鐘「用侃喜前文人」此周人之視死如視生也」

〈大38〉「用匽呂喜」〈大53〉「歆喜而爾賓各客」



壴 孳乳為鼓

王孫鐘永保鼓之

〈0060〉「永保鼓之」

瞿潤緡曰「殷虛書契後編卷上第十八頁第六版云缺貞旬亡畎缺弘吉在三月甲申祭小甲缺佳王來正盂方白𡉚王静安先生以𡉚字不可識就形寫作𡉚出攷說文豆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古文作㿽與𡉚形近𡉚象器容柄六與豆同屮象器中之實與血字同例殆即壴字也喜彭𧯽豐等字從此而柄皆作‖此作丨者豆柄本一兩之者狀繪之法不同耳(甲文祇見此一字或有作‖者亦未可知)說文陳樂立而上見非其誼當為豆之實者(以下簡稱豆屬)為祭祀所用其文曰白壴即百壴也(甲文白皆借為伯亦與百通後編上十九頁第十版云缺叀止口祝缺口咸口缺𠬝祖乙二牢缺物牛白犬缺口㿻二小牢又

二十六頁第一版云丁卯缺貞口缺又羊缺白牡又二十八頁第三版云貞之于王亥𢀛三白牛白犬即百犬白牡即百牡三白牛即三百牛可證其意為於三月甲申王正孟方歸祭小甲以百壴百壴亦即百豆也故知豈即壴字而為豆屬請更以从壴之字證之

說文喜樂也从壴从口从壴从口之意未瞭段氏注壴象陳樂立而上見从口者……聞樂則笑故从壴从口會意亦不免附會考金文作喜沇兒鐘喜子璋鐘喜叔氏鐘喜王孫鐘喜兮仲鐘喜叔妣敦喜史喜鼎喜聃敦甲文作喜前編一卷一頁喜又四卷十八頁喜又五卷十八頁喜同上皆从壴从口與說文同壴豆之實者也从口示饗食意為饎之本字史喜鼎从甘可證初義為祭詩元鳥大糦是承(說文無饎作𩜾糦)釋文引韓詩大祭也祭必以酒肉故又訓為酒食得酒食則歡喜

故引申又為喜悅蓋酒食之饎(𩟄糦同)喜悅之意(詩七月正義引李巡說)古祇作喜後世事繁乃制饎憙各有專義而喜之本義遂晦與气本雲气借作氣乃制餼字以别於借為雲气之氣字而气字廢氣義晦正同例也喜本為饗食引伸為酒食詩七月甫田大田田畯至喜箋酒食也字正作喜鄭玄又云喜讀為饎古義已晦矣爾雅釋訓饎酒食釋文舍人本作喜此皆本字本義之僅存者郝氏爾雅義疏乃云饎借為喜未免倒果為因而自說文以壴為陳樂立而望見喜之本義更湮沒不聞矣此壴為豆屬證之一

說文尌立也从壴从寸寸持之也金文作尌敳(尌仲)从壴从又甲文作㪲(前編二卷七頁)㪲(同上)㪲(又八頁)㪲(後編上十二頁)㪲(又十三頁)或从又或从力(又與力同意)與說文小異壴苟如許所云則不可以持惟訓為

豆屬始能持耳且其字从又(力)持壴立意畢顯羅雪堂釋為樹字(見殷虛書契考釋)殊不知此不從木[古文][古文][古文][古文]等形正為岦之變體而豆中有實之象則仍未變使如羅氏之言將樹木何所豈得謂樹於豆上歟金文嘉字偏旁與此小異而同(見下嘉字)又豈得謂嘉字从樹加聲歟蓋能解於木[古文]等而不能解豆故於意終難通也樹本為壴之立借為凡立後世別木之立為樹人之立為侸(玉篇侸作侸)可證壴豆同屬豎則更後起矣許說誤在壴之義羅說亦不免倒果為因此壴為豆屬證之二

說文有鼜字不見於金甲文無以為徵然如許之言則當隸鼓部从鼓省春官眂瞭鼜愷獻字正从鼓作鼜

說文彭鼓聲也从壴彡聲(段注改為从彡)彡既非聲於義亦難通(段氏雖為之曲說亦不能圓)蓋彭本義非鼓聲鼓聲字不作

彭詩言鼉鼓逢逢埤蒼廣雅作韸韸高注淮南呂覽郭注山海經引詩亦皆作韸韸與本書鼓部隆字皆以諧聲制字从降夆等示聲从鼓示鼓聲今有鼕字亦是此例造字初指決不如許之無意無聲而制彭字所謂鼓聲彭者乃諧其聲而叚為之也然則彭之本義為何曰盛也金文作彭（玨鼎）彭（廣敦）甲文作彭（前編四卷七頁）㙑（又五卷三十四頁）𧯞彭（同上）𧯞（又七卷三頁）𧯞（後編上九頁）皆與斯篆小異从壴豆之實者也从彡羅振玉謂卜辭从彡或作彡乃从彡日之彡按卜辭之彡日即書之肜日公羊宣八年傳注肜者肜肜不絕彭字从此亦取不絕之義狀壴之多也（羅雪堂謂彭字從此（彡）得聲不碻蓋亦以壴為陳樂立而上見之故也）初義為壴之盛引申為凡盛廣雅釋訓盛也詩烝民四牡彭彭盛行貌又駉有車彭彭傳有力有容又北山四牡彭彭傳彭彭然不得

息又出車出車彭彭傳四馬貌雖皆隨文設訓而莫非盛意未有言鼓聲者此壴為豆屬證之三

說文嘉美也从壴加聲按从壴嘉意未見甲文不見此文金文作□（齊鞄氏鐘 □邾公釛鐘）（餘畧同俱見金文編）从□□與尌之偏旁畧異亦壴之變形也壴者豆之實者也从□非加字□象黍攫取壴實而食而嘉其味（古力字不作□男字從此象耒用以耕田正丈夫所為甲文男字正从耒在田上作□□）□小篆變□為力乃有說文之說毛公鼎靜字从又持□其非力字可知）象形兼會意也其本義為殽之嘉士虞禮少牢饋食禮嘉薦普淖注嘉薦菹醢也詩曰爾殽既嘉禮曰雖有嘉殽左氏傳曰嘉粟旨酒可證自說文說壴為陳樂立而上見其義乃晦小篆變□為加遂為形聲字矣此壴為豆屬證之四

說文鼓部鼓郭也……从壴从屮又屮象巫飾又象其手擊之也

又攴部鼓擊鼓也从攴壴壴亦聲金文作鼓克鼎鼓鼓師嫠敦鼓齊侯壺鼓从喜沇兒鐘甲文作鼓前編四卷一頁鼓後編下卷十四頁鼓同上二十八頁鼓前編四卷一頁鼓又八卷二頁皆與小篆相近从壴壴豆之實者也从又持𠂇象其擊也其或作个↑↑丫丫人丿之省皆象桴𠂇為最完備者丨上〇象桴頭下象巫飾丨周禮小師云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鄭注應與朄及朔皆小鼓也）蓋鼓為祭祀之樂故从壴沇兒鐘从喜喜祭時之壴（見前）此亦可證余說之不悖說文分鼓鼓兩字當從師嫠敦齊侯壺等而誤甲文从攴字皆作攴余意古祇有鼓字借為擊鼓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之例皆假名為動原字不變鼓當亦然分為二讀已為後世之

區別況二字耶且經典擊鼓字都作鼓故許君別出鼓字非也

此壴為豆屬證之五

說文𢍚禮器也从廾持肉在豆上金文从米甲文省肉皆不失其為𢍚甲文又有作[glyph]後編上二十六頁[glyph]又下八頁所从之偏旁與[glyph]鼓[glyph]侸余釋侸具見前同則亦从壴壴為豆之實者與肉在豆上米在豆上之意正同此壴為豆屬証之六

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金文作[glyph]聃敦[glyph]豐鼎[glyph]豐兮鋀敦[glyph]叔[glyph]文豐器甲文有[glyph]前編五卷五頁[glyph]又六卷十一頁[glyph]藏龜二百三十八頁[glyph]菁華五頁[glyph]後編上十頁[glyph]又下八頁王靜安先生以為豐字(見觀堂集林釋豐)余以為豐字說見後視其形皆从壴而不从豆蓋豆為空器壴為實豆豐字從此上形之‖ 卄 𣏟 丰丰 兆 丰丰 玨 示豐滿意為象形兼指事此壴為豆屬證之七

說文豊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王靜安先生亦以甲文之豐字
為豐余以為豐禮二字古皆只作豐小篆作豊者省人耳度許
君之立豊部乃以禮醴等字所從之故實皆从豐也壴之所以
豐滿者為祭也祭則偶手禮後乃益以示旁以表置豐於示前
禮意更顯與奉尊於示前為福持酒肉於示前為祭正同豐器
文字从王王示意異而同可見豐禮實一字也金文甲文無禮
字即以此故益酉於豐為醴為酒之豐益骨於豐為體為骨之
豐其義皆何得而說古字往往有存於隸書中者今試以隸徵
之華山碑豐字作豊孔宙碑作豊夏承碑作豊史晨奏銘作豐
靈臺碑豐字作豐桐柏廟碑禮字作禮孔龢碑作禮司農劉夫
人碑作禮又體字作軆是从豐从豊可相通也顧藹吉謂隸變
後豐豊相混亦為許說所悞金文豐豊亦無別

又按說文火部熹炙也从火喜聲甲文作[甲文字形]前編卷五頁八[甲文字形]後編下三十七頁[甲文字形]同上四十一頁並从壴从火商錫永先生謂∪象火上然是也謂从喜省聲則非夫炙者抗火炙肉熹字从壴从火炙意自見為會意字也後世易从喜為形聲字遂不復知其朔矣

又按甲文有[甲文字形]後編上五頁[甲文字形][甲文字形]又七頁[甲文字形]又二十七頁从人从壴余疑是[亻壴]字即說文侸字玉篇正作[亻壴]商錫永先生以為饗字非是按即既象一人跽而食饗食為兩人相向而食[亻壴]為一人立而就食與即既意同而字異引申為立而本義廢自樹封行並其字亦廢甲文又有[甲文字形][甲文字形]等字羅雪堂並以為侸字考其文曰來[女壴]字皆从女从卩作其文曰卜[亻壴]者皆从勹而不从卩女則非一字可知然其為饗食意則無疑殷虛文字類編以从卩从勹者列卿亦列侸似有未安誌疑於此以俟達者

綜上諸說壴為豆屬殆無疑義而喜尌彭嘉鼓豐莫非從豆屬之壴來亦皆信而有徵」(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輯刊第二冊二二七至二三二頁說壴)

高鴻縉曰「說文壴陳樂也立而上見也从屮从豆 中句切

徐鍇曰壴樹鼓之象屮其上羽葆也象形

戴侗曰壴樂器也屮木籩豆非所取象其中蓋象鼓上象設業崇牙之形下象建鼓之虡伯曰疑此即鼓字鼓擊鼓也故从支

徐灝曰按楚金仲達說是也鼓鼛彭皆从壴是其明證壴上从屮與声同意中口象鼓下象虡與樂同意

按壴為鼓之初文無可致疑三代吉金文存卷二六頁鼎文有[glyph]字乃前期金文應為甲文之所本後人用字以鼓琴瑟

之鼓代鐘壴之壴久之而壴字廢壴之音讀應與鼓同而大徐本作中句切小徐本作陟具反乍視之似不相同然段注說文居……从尸古聲知古聲之可諧居居聲居九切則知壴聲之變為中句切陟具反矣綜上各說則壴字說解之文易之以今語應為壴戰陳之樂也立於架而上見其飾也象形不从豆字例二篇一四八至一四九頁

田倩君曰殷金文鼓字



三代吉金文存卷二頁六

上一鼓和下一鼓說文不同部

說文壴部壴陳樂立而上見也从屮从豆中句切



解文

徐鍇曰壴樹鼓之象屮其上羽葆也象形

戴侗謂壴即鼓之本字

淵鑑類函樂部三禮曰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懸鼓注置音植亦作樹樹其鼓也

高師芴之謂字乃前期金文應為甲文之所本又謂鼓之讀音應與鼓同(中國字例)

饒炯曰壴為鼓之古文鼓為壴之轉注……壴下說解當云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甲皮而出故謂之壴象形陳樂立而上見也周禮六鼓云云鼓下說解當云與壴同象其手擊之(部首訂)

壴字在卜辭中未嘗發見唯甲橋(背甲與腹甲相連之骨亦稱骨橋)之上刻記進方物之人名如壴入五壴來十(即名壴者進來五或十隻龜當時殷都用以刻辭之龜版非本地產而是來自異方進貢者)其字體形狀甚多今舉三數字以資參考

乙7378　甲528　續1.49.2

周金文字與甲文略同下及小篆隸草楷等字體其形未

變如下圖

(一)殷金文	(二)殷甲骨文	(三)周金石文	(四)秦漢魏晉文字	唐宋至今文字
 三代吉金文存二·六	壴 乙7318 壴 甲528 壴 續1.41.2	 王孫鐘	 小篆  隸 壴 草	壴 今隸 壴 楷書

說文壴陳樂立而上見徐說壴樹鼓之象殷人置鼓觀上諸說其意則一即置鼓於樹文鼓架之上今之樹鼓依然沿用殷人置鼓之法其形狀極為明顯其上从屮是所飾之羽葆中◎象冒鼕以皮革之鼓面其下象虡此乃靜立之鼓也

壴鼓原為一字自加偏旁則變作此[illegible]直至今日之鼓字則自成一系其讀音亦異壴字則不復用壴本為一象形字加手持木棒作擊鼓姿勢表示此為棒擊樂器於是則變成象形而兼會意之鼓字

殷甲骨文鼓字

[illegible]前二十二四· [illegible]餘十二· [illegible]前四·一·三·

甲骨文雖然演變成簡單之符號文字但仍具有原始形象手持木棒作擊鼓狀唯擊鼓之棒稍有變化由推狀演變成[illegible]字如例中第一字上省第二字下省第三字略見複雜似上覆有鼓衣

周朝金文鼓字

[illegible]師嫠簋 [illegible]克鼎 [illegible]鼓𦎫觶

許棫謂鼓字右旁作此[illegible]形者為手持半竹如克鼎葉德輝謂作此攴形者是小擊之意此[illegible]持半竹為不合象說紛紜至於手持竹持木總之是持棒以擊鼓且尚未脫離其原始形象

（叢釋三二〇至三二四頁釋鼓）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壴陳樂立而上見也从屮从豆」李孝定云

「此為鐘鼓本字名詞鼓則擊鼓本字動詞又後以鼓為鐘鼓字

而別製从攴之鼓為擊鼓字於字形強為分別而音讀仍同實

則古文从攴从支从殳每得通鼓鼓本為一字也」甲骨文字集釋頁一六五

四其說是也然其說字形从戴侗謂其中蓋象鼓上象設業崇

牙之形下象建鼓之虡則似有可商李氏釋喜字則謂以笠盧

盛壴若壴下象建鼓之虡則豈能以笠盧盛之若壴能置於笠

盧則其下必非虡此李氏之不能自圓其說者也竊疑壴从屮

从豆象形屮為𠂹飾如磬之从屮作㱿也豆本為食器然樂器

之創亦始於食器易離云「不鼓缶而歌」擊皿節歌事出自然及

其製為樂器則自別於豆一如磬之从屮以別於石也」

a [glyph]

尌 尌仲盨

〈1319〉「尌[△]中仲作朕皇考趄 中仲將彝尊簋」

〈0811〉「尌[△]中仲作獻」

a 丁佛言曰「[glyph]」尌中殷許氏說生植之總名案尌樹豎古通（古籀補補卷六第二頁）

高田忠周曰「按屮似屮艸之屮而小異蓋為又變勢也說文尌立也从壴从寸持之也讀若駐凡言樹立尌為正字樹為借字也但寸可以為法度之意不可以為執持之意古文从又又者手也可為持意也籀文多變又作ヨ為形近之通用也今隸从寸出于籀篆焉又按說文壴下曰陳樂立而上見也从屮从豆其說非是今審壴古鼓字象形說詳壴鼓兩字下抑陳樂立而

上見者尌字義也立之不得不用手故字从又而借壴為凡樂器總象耳本義如此轉為凡尌立義也」(古籀篇二十五第二至三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尌立也从壴从寸寸持之也按古作尌(尌仲敦)壴為喜饎省(見壴字條)手持饎當即尌之古文」(文源)

參閱0617壴字條瞿潤緡說

高鴻縉曰「說文尌立也从壴从寸持之也讀若駐常句切

按字為樹植之意動詞石鼓文从又(手)植木豆聲豆聲古與尌聲同甲文「尌後上13二 尌前二7八 尌前二8二」从力植屮或从力植木或从力植華从力與从又同而植屮植華意無別也均以豆為聲小篆

變又為寸（即古肘字）其意仍與又同或誤以為尺寸之寸字其

意遂不可說秦漢以後更加木旁作樹仍為動詞如漢以後所

鈔經籍詩樹之榛栗孟子樹藝五穀均用後起之樹而尌字廢

矣（字例五篇一七九頁）

a 彭 揚鼎

〈0571〉 現見使于彭

b 彭女鼎

〈0297〉 彭女彝冊

c 彭女甗

〈0778〉 彭女

d 彝

e 彭女簋

〈0983〉 彭女彝 (A.B)

f 彭史尊

〈2047〉 匕彭史從障

g 魚伯彭卣

〈2668〉 魚伯彭長子毗作寶尊彝

h 彭姬壺

〈2812〉 彭姬作壺尊

i 廣簋

〈1223〉 廣作叔彭父寶簋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彭鼓聲也从壴彡聲段氏改省聲字謂為會意愚謂當从彭省聲或借逢為之詩靈臺鼉鼓逢逢是也字亦作彭長見書大傳』(古籀篇二十五第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彭鼓聲也。从壴从彡。按壴鼓省。彡象抱落鼓中形。古作彭彭女彝」(文源)

參閱0617壴字條瞿潤緡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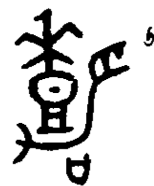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彭鼓聲也。从壴彡聲」段注改彡聲為从彡。朱駿聲通訓定聲亦謂从鼓省从彡會意。彡即三也。擊鼓以三通。然甲骨文从彡或作ミ三。通非義。李孝定云「彭之音讀即象伐鼓之聲。从壴即鼓之初字。彡卜辭或作ミ為鼓聲之標幟」甲骨文字集釋頁一六五六。其說是也」



a 嘉 不从壴

虢季子白盤 加字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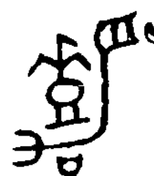
〈2925〉「王孔加△子白義」



b 陳侯作嘉姬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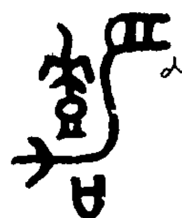
〈1217〉「陳侯

作嘉△姬寶毀」



c 齊鞄氏鐘

〈0045〉「用樂嘉△賓」



d 右走馬嘉壺

〈2791〉「右走馬嘉△自作行壺」



e 王孫鐘

〈0060〉「用樂嘉△賓父兄」



f 沇兒鐘

〈0052〉「孔嘉△元成」「用樂嘉△賓」



g 王子申盞盂

〈3007〉「王子申作嘉△嬭盞盂」



h 邾公釛鐘

〈0040〉「用樂我嘉△賓」



i 嘉賓編鐘

〈0030〉「用樂嘉△賓父兄大夫朋友」

按此器名誤作嘉賓鐘

〈0051〉「以樂嘉△賓」

〈1440〉「嘉△子易白口用其吉金」

〈2835〉「齊侯拜嘉△命」「洹子孟姜用乞ㄙ嘉△命」

參閱0617壴字條瞿潤緡說

高鴻縉曰「說文嘉美也从壴加聲古牙切

按字意為善美古作𡔷从華在豆（籩豆）上𥻆省加聲古力字

亦作」（字例六篇二二六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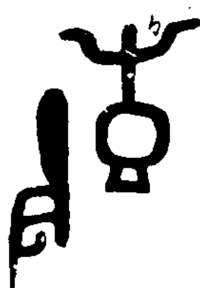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嘉美也从壴加聲』金文嘉所从壴作𧯛與壴略異說文鼓下云「从壴支象其手擊之也」段注改作「从壴从屮又屮象𠂹飾又象其手擊之也」今壴从𠂹與屮同意段氏謂𠂹飾之象得其明徵矣」

〈大38〉「用樂嘉賓大夫」〈大47〉「嘉遣我」



鼓 不从支 王孫鐘 壴字重見

〈0060〉「永保鼓之」



鮮父 〈2286〉「鼓」



鼓䡴觶 〈2430〉「鼓䡴乍文辛𡨦父隣彝」



克鼎 〈0675〉「易女史小臣靁龠鼓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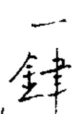
師嫠簋 〈1388〉「令女𤔲乃且祖舊官小輔鼓鐘」(A·B)





齊侯壺 〈2835〉「鐘鼓」

一 鍾 (A·B)



邵鐘 〈0055〉「玉鐈鼉鼓」



沇兒鐘 从喜 〈0052〉「永保鼓之」

〈0041〉「永保鼓之」
〈0045〉「永保鼓之」
〈0051〉「子子孫孫萬世鼓之」
〈0054〉「子孫鼓之」
〈1320〉口

焦金壴鼓 〈2837〉「冉子[illegible]執鼓」

林義光曰說文云鼓从壴从屮又屮象垂飾又象其手擊之也

按壴者喜省見壴字條从喜省注轉支象手持枹形古作鼓 師嫠敦作鼓

克制彝或作鼓沇兒鐘不省　說文云鼓擊鼓也从攴壴聲　按鼓鼓

二字古通用無別字作鼓洹子器」（文源）

周一良曰「瞿君〔瞿潤緡〕謂鼓鼓本一字極是然猶狃于許氏鼓郭

也……周禮六鼓靁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　鼓臯鼓晉鼓

皆兩面之言訓鼓鼓聲之鼓則非也古人用鼓固不必定在祭

時凡用樂多以鼓為節大射時戰征時亦皆用之奚必定从禮

器之壴作字耶即如瞿君說此字甲文作鼓鼓金文作鼓鼓許

氏亦謂从屮又屮象𠂹飾又象其手擊之也（段注本）从手執桴

在俎豆之旁何從而得鐘鼓之意乎予謂鼓乃壴之申衍其本

義亦訓飲食器其後用作量器又用作樂器而擊之於是加攴

而成鼓請申言之

昭二十九年左氏傳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服虔曰鼓量

名也禮記曲禮篇獻米者操量鼓鄭注量鼓量器名荀子富國
篇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管子樞言篇釜鼓滿則人概
之又地數篇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廣雅釋器斛謂之鼓小
爾雅釋量石四謂之鼓又爾雅釋天何鼓謂之牽牛郭注今荊
楚人呼牽牛星為檐鼓檐者何也王念孫曰此鼓亦謂量名之
鼓故以何言之據此諸證知鼓字確有訓量器者與鼓鼙之鼓
迥別矣……既知鼓本不訓鼙鼓矣又何從而由飲食器變為量
器由壴而加支而作鼓乎案禮記禮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
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注蕢讀由聲之誤也由堛也謂摶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
似謂鼓即鼓鼙之鼓然上明言禮之初始于飲食故燔黍捭豚
汙尊而抔飲皆就飲食而言以形容其質畧則此土鼓當為飲

食之器由禮言獻米所操之量鼓蓋亦此鼓皆飲食時重要之器猶今之飯椀其形製容量皆甚小最初即有以土為之其後漸進化乃至作糧米之代表更因其用之普遍處處而有也乃以為量米之具遂有量鼓之名矣飲食器之用為量者鼓外尚有豆昭三年左氏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顧炎武從毛晃說以為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矣惠氏棟馬氏宗槤皆嘗辨顧說之非以為韓非子外儲說篇晏子曰夫田成子甚得齊民其于民也上之諸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分斗斛區釜為四量正斗斛異于豆區之証鄭康成司市注量豆區斗斛之屬亦以豆區異于斗斛也考工記梓人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蓋言以一升

之爵獻而酬以三升之觚則為一豆矣正四升為一豆之証賈疏引馬季長說甚善韓詩說與考工記同鄭注豆當為斗言其聲之誤非謂十升為斗也(見左傳補注)其說豆之量固未可置信然謂豆非斗誤則甚碻其形製是否與今傳世之豆相同尚未可知而必從俎豆之豆而來則無疑如今之飯碗茶匙其大小各地皆略同亦有用以為量度之具者又如盎盆諸器其始也亦莫非飲食之器卒以用之者衆乃以為量以此例之知鼓本當作壴即如瞿君之言乃豆屬飲食器又用作量器者也然如何而又加支作鼓復變飲食器而為樂器乎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帝堯命質為樂乃以摩路置缶而鼓之易離九三亦云不鼓缶而歌莊子至樂篇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釋文盆謂瓦缶也詩坎其擊缶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

聲請奉盆缻以相娛樂又李斯傳擊甕叩缶說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淮南說林訓君子有酒鄙人鼓缶新序刺奢篇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鹽鐵論散不足篇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據此知未開化時民族常擊用器如盆缶之類以為樂其後因而不革遂由用器而變為樂器鼓本亦飲食器或擊以為樂節久之乃成樂器而在壴旁加[illegible]諸形以表擊之之意本形之壴竟失經傳中雖食壴量壴咸作鼓形矣

禮運蕢桴而土鼓桴當从說文作枹說文枹擊鼓柄也予謂枹匕一聲之轉蕢枹乃指與食器相偕之匕初蓋用匕擊壴壴既變為鼓匕亦變為訓擊鼓柄之枹也明堂位篇之作在禮運後竟謂土鼓蕢桴為伊耆氏之樂是已不知其朔矣周禮大宗伯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此所謂土鼓蓋猶食器之舊形故於農事大祭用之此外之鼓盡是許氏所謂郭皮甲而出者不惟不知其為食器抑且絕非其形矣」（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輯刊第二冊二三三又二三五至二三七頁說壴（後附））

參閱0617壴字條瞿潤緡說

參閱0617壴字條田倩君說

〈大17〉「□戉賓眔子鼓[illegible][illegible]鑄旅盨簋」〈大38〉「永保鼓之」〈大45〉「卑倬若鐘鼓」

〈大53〉「甸恬台怡鼓之」



豆 宰出簋

〈1280〉「自豆」 彔簋



豆閉簋

〈1368〉「井白入右豆閉」「王乎內史冊命豆閉」



周生豆

〈1507〉「周生作尊豆」



大師虘豆

〈1508〉「大師虘作烝尊豆」



散盤

〈2927〉「豆人虞丂、彔貞、師氏」「右眚」「宰受」授圖矢王于豆新宮東廷」

〈0535〉「豆小中仲𤔲口口口取用作口口寶䵼彝隮尊」

方濬益曰「按說文所收古文豆作𣅜其下从旦今以此銘證之當作𣅜殆寫官傳鈔之誤汗簡因之并喜豐等字通改从旦謬矣」（綴遺卷二十五、五頁梪豆）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豆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古文作𣅀蓋豆之為器口其體也故或作曰一所盛之肉意指事也又口上一橫即象蓋也又口下作𠚣或作𠤎以象骹、、豆脛也或以校為之禮記祭統夫人薦豆執校注校豆中央直者是也又曰執醴授之執鐙注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足下跗也跗同柎然豆字下一橫即下柎也鐙也豆之器細分有四名而併稱曰豆也字或省蓋作豆又或省鐙作豆又如𣅀篆骹上重二豆也亦緐文耳』(古籀篇二十二第二三至二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豆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按全體象豆形古作豆豆閉敦作豆太師虘豆作豆周生豆』(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豆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𣅀古文豆案金本作𣅀玉篇作𣅀是也此形當作𣅀金文宰峀𣪘作豆散盤作豆豆

閑段作豆與篆文同今證以原器極得豆之形狀一其蓋也王筠說文釋例謂一象盛物非是』（古攷四六頁）

『高鴻縉曰按豆為籩豆之豆象豆有蓋形秦漢時造荳字以代菽字（豆聲與叔聲古同）後人又省荳作豆於是豆為菽之通稱而菽字浸不用矣籩豆之豆又或以其木製也亦加木旁作梪詩于豆于登解者以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字例二篇一二二頁）

a 𧯷从米从豆象戴米于豆从廾進之義當訓為登為進

盂鼎有𤏁𧯷祀經典以烝為之說文譌米為禾汗簡

米部𧯷釋為烝

〈0676〉有𤏁柴 𧯷△烝祀

b

又云夙夕召我一人 𧯷四方 省廾

〈0676〉夙夕𧯷 我文𧯷△烝

三

方

c

大師虘豆 大師虘作𧯷尊豆

〈1508〉大師虘作 𧯷△烝尊豆

a

𣪘盨王貞 畢𧯷

〈1352〉王才鼎在 畢𧯷△烝

c 吳榮光曰𧯷即豐古通禮見古文奇字說文解云禮所以事神致福也史記樂書俎豆禮之器也尊敬也禮尊豆是明此器用以敬事先人也（筠清卷三第二頁周太師虘）

a 徐同柏釋饗曰「字作𩫖从米在豆廾承之與高字同意」(从古卷十六、三十六頁周盂鼎)

b 徐同柏釋登曰「字从米从豆訓成與前从廾之字讀為饗者別」(从古卷十六、三十六頁周盂鼎)

c 方濬益曰「中丞(按吳荷屋)釋𩫖為禮謂𩫖即豊古通禮見古文奇字按盂鼎銘𩫖𩫖二字前後并見畢仲孫子敢亦有豈字消艸皆一字」(綴遺卷二十五、三頁太師虘豆)

a 吳大澂曰「𩫖古烝字从米在豆兩手持之以獻也小篆作𤋮失造字之本義矣盂鼎」(古籀補五十七頁)

b 吳大澂曰「𩫖疑古烝字从米在豆與𩫖同意烝嘗之烝从廾取進獻之義此不从廾詩文王烝哉傳烝君也盂鼎夙夕𥿵我

一人烝四方猶言君四方也」（古籀補附録一頁）

a,b 劉心源曰「烝汙簡米部引義雲章烝作〓太師虘豆云作〓豆說文登籀文作〓知〓从籀文登省礼記祭統冬祭曰烝是也字或省从〓卣王歆西宮〓畢段敢王貞畢〓亦烝祭字此銘下文夙夜昭我一人〓四方亦烝字與詩文王烝哉同義毛傳烝君也是也或釋豊非」（奇觚卷二、三九頁盂鼎）

a 強運開曰「〓」盂鼎有〓〓祀經典段烝為之容庚云从米从豆象載米于豆从廾進之誼當訓為登為進說文譌米為釆訓為豆屬段玉裁曰此本艸經之大豆黃卷也又以吳師道云古語祇稱為菽漢以後方呼為豆遂疑出漢製是字雖存而誼亾

矣運開按容説頗覺精審此彖音讀當與烝同説文既誤从米為釆以為从豆𠔏聲音居願切其誤尤甚今證以姬鼎用𩰫用嘗其應讀如烝登可無疑矣吳書以為即烝之古文似尚未塙蓋烝實𩰫之藉字也（古籀三補卷五第四頁）

a 高田忠周曰「按説文無此字吳大澂云古烝字从米在豆兩手持之以獻也小篆作𤎩失造字之本義矣此攷為是然字形从米从登籀文𩰫與烝字迥殊要此烝祭義之本字也卜辭正文作𤎩从米與禾或省作𥂗又作𥂗與此合又姬𩰫鼎作𩰫𩰫亦省陳侯因資敦直以登為之登𩰫音義近故也禮記祭統冬祭曰烝注進品物也此殆為登字轉義今用升字是也然則古烝祭字从米从登省登亦聲經典借登借烝為之烝尊行而𩰫字遂隱矣」（古籀篇十三第二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𢍏禮器也，从廾持肉在豆也。按古作𢍏太師虘豆，作𢍏姬𣄃彝，登字偏旁从米不从肉，或作𢍏段敦，作𢍏鼎孟鼎，省廾，亦作𢍏鼻伯氏壺，省米。𢍏烝古同音，烝嘗之烝，諸彝器皆以𢍏為之。」(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烝作𤋮云火气上行也，从火丞聲。周語陽氣俱烝，荀子性惡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此義古多以麻蒸之蒸為之，而為蒸為烝與祭名義相隔，而爾雅釋詁烝祭也，一本亦作蒸，郝氏義疏云：詩信南山及賓之初筵傳箋並云烝進也，載芟箋進予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然則烝訓進，進訓為祭，如是正謂登字轉義，要借烝為登之說也，或用升字亦同。其實此篆為烝祭本字也。今審篆形，从米从禾从登省，登籀文作𤼷，故此亦从艸从米从禾黍稷進供之物，从登所以進之之意，而

登亦聲也其會意形聲顯然可知矣」（古籀篇八十三第一〇頁）

參閱0617壴字條瞿潤緡說

高鴻縉曰「按此字說文所無羅振玉曰卜辭从禾从米在豆中廾以進之孟鼎與此同而省禾春秋繁露四祭冬曰烝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與卜辭从禾之旨正符字倚廾皿畫其進享禾米之形由文廾皿生意故託以寄進初稻之祭之意動詞後亦變米形為米字則為會意字矣變皿為豆其所以盛飯之意固不殊而豆亦聲也至金文則直是形聲字或从米豆聲或从米登聲矣進初稻之意即月令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之說亦即吾中原俗所謂進新米飯亦曰嘗新也禾春種秋收進新米飯多

在夏曆八月則董仲舒所謂十月進初稻當就周曆言之（周建子）至於田侯午錞以𢍜以嘗則是通段𢍜以代登也𢍜進也从廾登聲登聲與豆聲同詳見會意篇𢍜字下秦漢人用字常通段烝以代登（彼時烝音與登音同）漢人寫經一律段烝為之於是古字廢矣說文𤈦火气上行也从火丞聲與登祭之登形義迥別秦漢人以其同音而通段用之致令經典習見烝而不復見登詩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詩僅列舉四種祭祀之名而毛傳爾雅（爾雅亦漢初人作品並有抄毛傳痕跡）並謂春祠夏禴（曰礿）秋嘗冬烝今考之甲文金文皆無證據商周殆不以四季分祭名也」（字例二篇二九三至二九四頁）

「王國維曰𢍜从米在豆中以手廾之與𢍜字同意𢍜祀疑即烝祀也」（觀堂二〇六七頁盂鼎銘考釋）

d

吳其昌曰「烝者爾足釋天冬祭曰烝春秋繁露四祭篇同此敔在十一月是冬祭也洛誥王在新邑烝惟十有二月亦冬祭也其字甲骨文字作[字形]（前編卷四頁二十）[字形]（全上）[字形]（全上）[字形][字形]（並全上）大盂鼎在成王時去殷未遠其二烝字作[字形]（第四行第七字）作[字形]（第十三行第四字）初但省禾繼又省𠂆耳此敔烝作[字形]與大盂鼎同知此敔與大盂鼎同時其後[字形]鼎之烝作[字形]陳侯因資敦以烝以嘗之烝作[字形]則顯然較後變化之字與大盂鼎不同時去殷甲骨文時代久遠矣」（麻朔卷一第四三至四四頁畢敔）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𢍃豆豆屬从豆𢍃聲」金文从米从豆實米於豆从廾進之與⿱𢍃豆同意容庚謂說文譌米為禾說至精審段玉裁以大豆黃卷說豆屬非是⿱𢍃豆為禮器則⿱𢍃豆亦當為豆器之屬也釆為米之形譌𢍃聲之說不可據經典以烝為⿱𢍃豆音同通段

吳大澂等直釋𢍜為烝則非。烝字从火丞聲。烝𢍜各自為一字。桂馥說文義證謂𢍜即棬。錢桂森段注訂亦謂即盉器。然棬𥂴玉篇作𥂴。古音並在元部。而烝𢍜在蒸部。𢍜本不讀居願切。因譌為𢍜聲而有此讀。𢍜雖為載米之盛器以進奉於鬼神。然不必即棬𥂴也。」

d 郭沫若曰「此言『王在畢烝』。蓋烝祭文王也。爾雅釋天冬祭曰蒸。周官以烝冬享先王。」(兩攷五○頁段(毁))

d 周法高曰「張日昇謂『經典以烝為𢍜音同通段。吳大澂等直釋𢍜為烝則非。』其說甚是。3055 饋。余說為烝祭之烝之本字可參。」

0624 豊

a 豊

豊孳乳為醴

長甶盉 穆王鄉(饗)醴

〈1952〉「穆王鄉醴△」

b 豊

仲𣪘父 作醴鬲

〈0742〉「右戲仲𣪘父匕」

鬲 醴△

〈0663〉「噩侯駿方內(納)豊△(醴)于王」

〈3037〉「豊△弄一甖」

林義光曰「說文云：豊，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按禮器不謂之豊，實禮之古文，象豆有所盛形。古作豊（鄭楙叔壺），作豊（鶴仲多壺），作豊（師遽尊彝）並醴字偏旁。作豊（宋善鼎彝丁）」（文源）

田倩君曰「金文和甲骨文中的豊字形體略有不同，因為周代的文字盡求形體美化，常是於原來的字形有所增減，下列金

文散盤豊和仲口父鬲豊

豊 散盤 豊 孳乳為醴右戲 仲口父作醴鬲

甲骨文中的豊上部是一器物其中放着兩串玉(玨)下部是豆如果不加豆只書作𡿧令人難以認出是祭祀用的什物但金文上部器物中放的不像玨也許是别的東西若像半璧的形狀因為用玉比較合造字的初義玉在古時價值最高是尊貴的象徵(叢釋八九頁釋禮)』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豊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金文豊豐同文說見0625豐字條』



豐 金文醴之偏旁形與此同與豐爲一字豆之豐滿者所以爲豐也漢隸豐豐二字皆作豐

大豐簋 王有大豐

<1379> 王又有大豐



蔡姞爲豐鄭宅簋 同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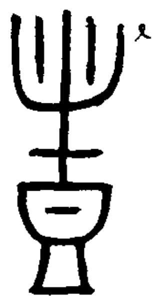
左豐鄭之文王所都

<1348> 同公才在豐



作册魆卣 公大史 左豐鄭

<2734> 公大史在豐 (A·B)



小臣豐卣

<2689> 商小臣豐貝



豐鼎

<0572> 口王商實宲庚豐貝一朋 口口豐用乍父丁鬯鼎



豐兮簋

<1259> 豐兮夷卜

朕皇考尊簋(盖器)



散盤

<2927> 淮嗣二虎 父子豐文



輔伯鼎

<0544> 輔白伯雁父乍豐孟嬀妘

鼎 餕



豐簋

<0975> 豐乍從彝



叅㠯簋

<1165> 叅㠯乍豐寶簋



豐器

〈3035〉

豐(A·B)

m 方濬益釋豐曰「按儀禮聘禮記注豐承尊器如豆而卑公食大夫禮注豐所以承觶者也大射儀注豐可奠射爵者又豐以承尊也說者以謂若井鹿盧近似豆大而卑矣據此是康成未嘗親見豐之形制所云似豆及井鹿盧疑皆未確而比兩字均有豐字自是器名此尺寸差小當為承觶奠爵之用今坿觶後」(綴遺卷二十四.二十一頁輖文豐)

n 吳大澂曰「豐 古豐器文如此儀禮大射膳尊兩甒在南有豐鄭注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為若井鹿盧其為字从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即此器也」(古籀補二十六頁)

a
劉心源曰：案豊固可釋豐，惟呂大豐為豐邑，則下文不貫。古刻豐豊篆形無別。斁狄鐘豐斁〻熊〻作豐斁豐兮卩敲作豐，而仲多壺醴作𨣝，師遽方尊醴作𨣝，則釋此為豊讀禮自協。

（奇觚卷四十一頁天無敲）

孫詒讓曰：「說文豐部：豐，豆之豐滿也，从豆象形。儀禮大射儀鄭注則云：豐其為字从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依鄭說則別有曲字，與許說象形不同，治小學者多以鄭為非。今攷龜甲文實有曲字，云余𡴀文有闕，義未詳。其字从山从林，與說文从丰不同。攷金文豐姞敦豐字作□，豐婞敦作𧯷，與此正同。甲文別有豐字作𧯷，與幽又小異，不知孰正也。此字篆畫明塙，並無闕漫，足徵古自有是字，許君偶未見，故說文不載，而豐字說解亦失其指，鄭君禮注葢隱破許義，其說固足馮矣。」（名原下二九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古文作豐此篆許氏元有誤或亦係轉寫之失未可識也故各家皆有異議朱氏駿聲云按从豆从山會意山取其高大丰象滿形儀禮大射儀注从豆丰丰聲六書故引唐本說文蜀本說文从籀文丰聲皆非此說似是實非此豐字元不从山山即丰之省丰為象形與豈同意此借豈為字形字義也又丰丰為籀文丰此說不可易者丰有盛大義故从以為聲又以為義也』（古籀篇二十二第二七頁）

高田忠周曰『按此亦象形正者也因又按豐之豈自是象形非从豆也陶齋藏器有禁棜與諸器並存者其後列左右有卣中央有一器形殊大殆與尊類而後口與豈形殆近口內有立飾丰丰然並從耳亦與丰丰形相似此即豐器也元謂為豆屬斷非豐

非从豆故或作豊豈然則从山之說固非此唯象形从丰者取于聲亦取于形耳」(古籀篇二十二第二八頁)

a 郭沫若曰「大豐亦見麥尊、彼銘云王𪓙于舟為大豐、余意當即大封、周礼大封之礼合眾也。春官宗伯」(兩攷第一頁大豐段)

商承祚曰「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𡔿古文豐案古文豐與豐不別甲骨文作𧯷豐金文豐鼎作豐宅段作𧯷豐兮段作豊又或从林作䒠豐(會段、窒、叔段)」(古攷四六頁至四七頁)

n 唐蘭曰「左傳昭公四年康有酆宮之朝 服虔說酆宮成王廟所在也稱為酆宮可能是建在豐邑也可能用豐邑的名稱來作為成王宗廟的專名(傳世有豐字器形狀像門上的鋪首一器寫作𧯷是王旁豐字从康王時的盂鼎上文王武王寫作

玟珷都有王字旁來看這些豐字器可能就是康王時代酆宮裡所用的。（考報第二九册二九頁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

a 陳夢家曰「王又大豐應从孫氏讀作有大禮。周禮大行人注云大禮曰饔餼也。司儀注云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大禮是饗射之禮，行於辟雍。詩靈臺正義引五經異義云韓詩說曰辟雍者……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此說與西周金文相合。

麥尊　才璧雝王乘于舟為大豐王射……

遹餿　乎漁于大池。王鄉酉

靜餿　射于大池

古有射魚之法。而大池即辟雍。所以漁于大池，射于大池和王

秉于舟為大豐而射于辟雍應是同類之事」(金選一五頁西周銅器斷代天亡毀)

ㄥ馬叙倫曰「豐從豆林聲、豆為豐之初文、豐其轉注字也、豐從丰得聲、此從林者、蓋由豐(豐分)(啟)而變、或此本是豐之轉注字、從林木之林得聲、豐豐二字形近相亂」(刻詞一六五頁至一六六頁豐嫭敦)

參閱0617壴字條瞿潤緡說

ㄟ高鴻縉曰「豐前人釋豐就秦漢以後言之似也衡之周文則不然此乃籩豆之籩之初字倚文畫物象形倚豆而畫竹編為籩之形也(籩)籩豆形相似惟籩較大而卑豆為木製籩為竹製豆以盛葅醢(籩)以盛果品(籩)籩豆上古皆食器中古(周)漸變為祭器籩

商周兩代皆用象形字秦漢始用从竹邊聲之籩字其象形字古者變形不一意亦多用叚借

(一)以籩為行禮之器故借為禮如殷契佚存第二四一片

乙叀茲豊用　即惟茲禮用

丙弜用茲豊　即弼(不)用茲禮

又如殷虛書契前編卷五第五頁第四片

叀豊其戋貞　即惟禮其戋貞惟此也戋災也貞卜問也

謂此禮不敬或有慢于神而害于卜問也

(二)又借用為醴如殷虛書契後編卷下第八頁第二片

癸未卜貞縮豊叀(惟)有酒用十二月惟因也縮字此作[illegible]

說文作莤左傳作縮

又如薛氏鐘鼎欵識卷二

乙酉父丁彝有𧯧字　即賞醴也

又如戲仲鬲

戲仲口父作豊鬲　即作醴鬲也

又借為醴者周人多加酉旁以示區異如

(1) 師遽方尊蓋作醴

(2) 師遽方尊器作醴

(3) 觴仲多壺作醴

(4) 大　鼎作醴

(5) 鄭楙叔賓父壺作醴

(三) 借為地名如殷虛書契後編卷上第十頁第九片

癸未卜王在豊貞旬亡咎在六月甲申口示典其酒☐

又嘯堂集古錄鬳鼎

隹三年四月庚午王在豐。

又三代吉金文存宅彝

同公在豐。

又三代吉金文存豐兮𣪘。

豐。豐。豐。豐。

凡此皆秦時沛縣豐邑之豐。與文王所都者不同。文王所都

金文皆只作葊或葊京。秦漢始改稱豐或酆

(四)又借為人名。如三代吉金文存豐彝。

豐作旅彝。

本銘作豐。亦人名。

(五)又借為懿美之稱。如三代吉金文存𡨦叔𣪘。

𡨦叔作豐姞憞旅𣪘。

三代吉金文存⿱夂言毁

⿱夂言作豐彝寶毁子子孫孫永用

豐姞豐曹殆如文姬敬姜之比

(六)金文有大豐字疑為弓名如愙齋集古錄聃敦(銘文研究及
金文大系更名為大豐毁按應從劉幼丹更名為天無毁
乙亥王又(用)大豐王凡(發)三方王祀于天(天)室降天無佑
王

西清古鑑第八册麥尊
王乘于舟為大豐王射大鴻擒為通擒易擒謙荀注猶舉
也

以大豐為弓者弓形如 ㇛ 横之則如籩……之身大豐
周人謂大籩也左傳昭七年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

好以大屈杜注晏好之賜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於章華之臺與大曲之弓據此可見周人稱弓為大曲或大屈則此稱大籩蓋亦狀其曲屈之意矣公伐徐鼎鍚公寶鼎大𠃊形矢大𠃊即大曲弓名

此籩之象形字傳至秦分為兩體一作𧯛一作豐說文分釋之曰

𧯛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盧啟切

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敷戎切

本一字之形變不應分為二字漢人於此似手若明若暗漢碑中豊與豐每互作即許氏此二釋亦可視為皆是釋籩字之初文籩為行禮之器此第一釋是籩盛果品豆盛葅醢葅醢有漿故豆不能過滿滿則溢果品可以堆纍故籩可滿籩為豆之可

滿者此第二釋是況句尾有者字更是名詞之證至於釋構造二者相同而均是从豆者明籩為豆屬也象形者謂字之上體乃象篾編為籩之形也至於豐茂之豐周人只作□（象艸之多枝葉）屮曰□木曰□（象木之多枝葉故曰六月滋茂說文作六月滋味味通未未即茂而後人自不知也）後以未借為午未之未乃另造□（楙）字从林矛聲秦漢人以豐代□又另造□（茂）□與茂為古今字而意無別抑凡稱滿周人只稱盈或連稱盈滿漢人始稱豐滿於此知許氏用漢人語以說字也又□之為字周人或變其形作□籀文或複之作□則秦漢瓦文作□原不足異而籩字古文變至周秦間既已作豐則勿妨就地一歪變作豐以取□聲以與其他文字聲化之例合（唐蘭古文字學導論以為古文字之變化原為某

形某意者往往變為聲符名之象意聲化說甚是雖然就地一
歪究是為例不純豐豆字若以丰丰為聲尚有山形無著於是
好為彌縫者乃以山形為山又惡其不古又改作山(其實仍
是不古山字周人作[seal form]或山(見周彝銘)秦人始作山(見繹山刻
石也)而改篆豐豆為豐豆而說之曰豐山名豐水所出从山丰
聲豐以豐為聲非从山又从丰也似此臆造豐字改豐字為形
聲字仍是似通不通豐意若為豐滿今僅从豆何能得豐滿之
意若謂豆盛菹醢必豐滿則豆亦可不滿而仍不失其為豆也
是與形聲字意符派生新意之例不合
又邊字古文變至秦漢作豐形遷意移後人莫能明其本原雖
近古如漢儒亦若明若暗似知之亦似不知也茲再舉鄭康成
儀禮注五則如次

(一)鄉射禮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於西楹之西

注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

(二)燕禮公尊瓦大兩有豐

注豐形似豆卑而大

(三)大射儀膳尊兩甒在南有豐

注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為若井鹿盧其字从豆𠁊聲近似豆大而卑

(四)聘禮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有豐

注瓦大瓦尊豐承尊器如豆而卑

(五)公食大夫禮飲酒實于觶加于豐

注豐所以承觶者也如豆而卑

觀儀禮經文及鄭注豐之為籩已毫無疑問專其用則所以盛果品兼其才則承爵承觶仍不失為行禮之器周人習用為常眾所周知漢人改易殊器數典忘祖明如鄭氏已知似豆大而卑而不直言豐即籩而又採曲字野言曰豐从豆曲聲故曰漢儒於此若明若暗也漢人且如此何況後之人

後之人昧於豐之為籩更有致迷之故數點

(一)𧯛字變至秦漢既已聲化作豐作豐承用者遂通段以代周之丰凡周之丰楙丰年丰富丰足丰厚丰大等字漢皆改為豐茂豐年豐富豐足豐厚豐大豐既盡有丰之領域日久而丰字遂以不用而廢而豐亦以通段之故而喪其本意

(二)籩豆二器漢以後或以改用他物而為人所忘又其質皆竹

木末能垂久後之人不用之亦不見之今出土彝器雖有銅豆與銅籩乃晚周或秦漢人仿竹木器為之然存者甚少除少數學人及古董商外誰曾見之況銅籩又經易名為鋪（鋪與籩為一音之變）於是今人雖目睹其器而莫能知其原矣

（三）豆為籩之伙伴漢人造荳字以代菽（菽麥之菽周人作尗秦人作艸尗為六穀之一荳能代菽者同音故也豆音之與叔音亦猶之頭之與首為一字之變也）久之而菽字鮮用而荳又省去艸頭作豆於是後之人凡見豆字則莫不即以為豆麥之豆鮮有聯想及他者而讀儀禮鄭注如似豆卑而大非學人竟莫能知其所云矣（曹子建七步詩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若周人為之則必是鬻尗然尗萁尗在鬴中泣益以字形差異距離已遠若起周漢之人使之互談已不能互

瞭況後之人而欲明周字周制而可不設身其時而細究之哉

(四)說文一書影響後之人極大今本豐字下說解尚有(1)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2)凡豐之屬皆从豐(3)□古文豐三句第(1)句應是一曰鄉射禮有豐……句之譌脫參看上文所引五處儀禮經注自明乃漢以後鈔說文者既譌射禮為飲酒二字又因飲酒及豐字而聯想成王時豐侯坐酒亡國故事而於豐下脫處補侯者二字遂成今本之文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黜豐侯蓋文王都□及武王遷鎬乃擇親屬侯于□以守故都成王之時見□侯沈醉荒迷乃黜之此或已然之史實然與豐字之意絕不相涉也及漢人以豐代□又戱傳豐侯坐酒亡國之故事鈔說文者遂誤粘入文

而後之人竟泥譌文不知疑改貿如段氏猶以為此乃許襲禮家說誠不知果如此文禮家之說究為何說也拘執如此豐字之古意尚得明乎.

第(3)句豐. 古文豐凡許書所載古文皆指孔壁經字而言乃戰國末年齊魯之文字惟豐驗之金文各形絕無與之相類者應是後世鈔譌之餘不足取證而後之人乃有據此以為古文既可从豆𡴀聲則豐字亦當是从豆𧯷聲且以𧯷為文字意可依傍鄭氏維護許書然舍彝器不磨之堅證而不據而信千數百年展轉鈔寫翻刻之跡於是豐字之古意與其構造益沈埋千仞而不能拔矣.

第(2)句本為許書部首下說解之常語惟此處有必須說明者說文豐部有豔字豔字究作何解又豐字亦古籩字所變

豊下說解前舉未盡尚有凡豊之屬皆从豊讀與禮同之句而豊部有豑字豑字究作何解此皆釋豊之餘所不可不連類而及之問題也說文

豑爵之次弟也从豊从弟虞書曰平豑東作 直質切

豔好而長也从豐豐大也盍聲春秋傳曰美而豔 以贍切

茲理之如次

(一)許所舉書孔氏及春秋左氏傳字皆為漢時古文經字(見說文解字序)且平豑東作之豑今文經作秩則豑豔兩字皆周代之舊文而非漢人新造之字明甚

(二)兩字偏旁豊與豐在周時俱是籩意或借為禮醴等意已見前說及說文豊讀與禮同故豐字不得如漢時有豐厚豐大等意說解豔下豐大也乃漢人語不可以說周字

（三）凡字之偏旁多用其本意但亦有少數用其叚借意者如大字本意為人象正面人形以之造亦字即古腋字象人而以兩點指明其腋下為指事字又以之造夾字即夾字謂兩人夾輔一人之意為會意字是偏旁用本意也及大借為大小之大又以之造大火即赤字大火為赤又以之造奔字奔大也从大介聲是偏旁用借意也例此則豊（周籩字）借用為禮以後（說文豊讀與禮同）以之為偏旁以造新字無乎不可也

（四）假令春秋左氏傳豔字周時原作豔而說之曰美也（方言豔美也）从禮盇（盇即古盍字）行禮所用之盇無不潔美也盇亦聲（段曰八部）假令堯典斁字周時原作斁而說之曰次序也从禮弟（弟即次弟）禮所以序尊卑無不有次序也弟亦

聲(段云當是弟亦聲也)豈不輕而易舉。

(五)及漢時豐字變為豐，許既以其偏旁豐為行禮之器，乃增爵字以足其意。漢時豐字變為豐，許既以其偏旁豐為豆之豐滿者，乃增長字(長字由漢人語豐大引伸)以足其意。此其原委十分顯明，後之人當可無疑。

或有問余曰：信如君言，豊為古邊字，形變至漢分化為豐與豐，但於其字音之變化有說歟？應之曰：有。古無輕脣音，豐音古讀若邦(邦字古作邦，从邑丰聲)，漢時豐之音義均改襲丰聲。邦與邊為一聲之轉也。若邊音與豊(音禮)音距離似遠，但就其聲而言，則重脣之與半舌本可互變，猶之剝聲之與彔聲，龐聲之與龍聲，睦聲之與坴聲，貍聲之與里聲也。就其韵而言，則直是陰陽對轉之常例矣」(散盤集釋二八頁至三八頁)

高鴻縉曰「按字原為竹豆禮器秦人作籩鄭玄注儀禮所謂似豆大而卑者也木豆謂之梪瓦豆謂之登竹豆謂之籩豆以盛俎醢籩以盛果品上古之時皆為食器殷周以還漸變為祭器字在甲文時已有二形而皆為倚豆畫竹編器之形由物形[illegible]生意故為盛果品之竹豆名詞此字在商周時借用為禮儀之禮(周秦人加示為意符作禮)又借為醴酒之醴周人加酉(酒通為意符作醴秦漢時作豐形者又通段以代丰茂之丰於是另造籩字以還其原後人習而不察遂莫能究其原委徐灝曰豊本古禮字相承增示旁非由會意而造也是也」(字例二篇二四八至二四九頁)

α 聞一多曰「郭沫若曰大豐亦見麥尊彼銘云王乘于舟為大豐余意當即大封周禮大封之禮合象也案郭謂大豐即大封似

未確大封之文見於經典者

周禮大宗伯之職軍禮大封之禮合衆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

同上王大封則告后土疏謂封建諸侯也

同書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注卜大封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魯昭元年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是也

詩周頌賚序大封于廟也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

左傳昭三十年吳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注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

據此則大封者告于后土祭于宗廟封建諸侯之禮也

邦國初建封疆溝塗容有錯互不正者當合軍以治之故又為軍禮因之建國之後境界侵削而以兵征之亦謂之大封大豐者麥尊曰

迨王客莽京彭祀雩若翊日才辟雝王乘丂舟為大豐王䠶大龔鸗禽侯乘丂赤旂舟從

詩靈臺正義引五經異義韓詩說曰辟雍者……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辟雝即泮宮（詳下）說文泮諸侯饗射之宮麥尊言王在辟雝為大豐射大鸗明是饗射之類與大封不侔也因疑麥尊及此器之大豐仍當從孫詒讓讀為大禮周禮大宗伯之職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之職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注皆謂羣臣之禮為小禮則人君之禮為大禮可知饗射亦大禮之一也（聞一多全集二第六〇三至

六〇四頁大豐殷考釋

a

黃盛璋曰「大豐」孫詒讓讀為「大禮」郭沫若讀為「周禮」「大封之禮合象也」之大封。但「大豐」究為何禮，郭、孫都未詳案金文中的「大豐」除此殷外還有一個見于「麥尊」彼銘中之「大豐」意思不難確知，今先錄「麥尊」銘文如下：

「王令辟井侯出坏侯于井，雩若二月，侯見于宗周，亡述(尤)，迨王客葊京，彡祀。雩若翌日，才(在)璧雝(辟雍)，王乘于舟為大豐，王射大龏禽，侯乘于赤旂舟从，㚖咸之日，王臣(與)侯內(入)于寢，侯易(錫)玄周戈。雩王才㡴，已夕，侯易者(赭)𫲨臣二百家，劑用王乘車(車)馬、金𫘤、冂衣、市、舄，唯歸，遷天子休，告亡尤……」（「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頁40）

此銘中「大豐」前人亦多不得其解，楊樹達甚至謂為游戲，「關涉周代

史實的銘文五篇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二月號。仔細審釋銘文，前後都是記王封井侯于井之事。井侯至宗周見王，繼隨王至莽京，完全為此事而行。所以事畢即回去。王客莽京，并于前一日舉行酌祀，自與此事有關。特別是下文記載賞賜那些東西，全是封侯授官的典禮中所必有。如錫琱戈即授權征伐，錫二百家踝跣之臣的契券。和「宜侯矢𣪘」記虞侯矢被封于宜賞錫一大批臣民意思一樣。錫王所乘用的車馬，也是很隆重的賞賜。倘使不是封侯典禮。賞錫了這許多最貴重的東西，即不能解釋。賞錫都在「為大豐」之後。據此可確知大豐為一種封侯典禮。

本銘之大豐既與「麥尊」大豐文字相同，行禮程序也大致相似。「王有大豐」之前也舉行祭祀。後來也有賞賜，特別是王賞給天亡的有爵和囊。而爵在周初也是一種最隆重的賞賜，應與封

侯有關(詳後).據此我們斷知本銘之「大豐」和「麥尊」中的大豐意義一樣.無論讀「禮」讀「封」,它必與封賞有關.最初應是一種封侯的典禮.「豐」「封」同音.可以互假.金文有康侯丰,「尚書」「史記」俱作「封」.「丰」「豐」音義並同.「丰」即「豐」之初文.又古「邦」「封」不別.豐鎬之豐,「載大夫始鼎」作「邦」.這些都可証豐(封)互假.絕無滯碍.郭氏讀「大豐」為「大封」是正確的.

「大封」古初確有其禮.于文獻有征.其起源即來自周初大封諸侯.不過它的內容.雖不限于封侯.但它卻是从封侯這一件事發展而來.其演變之迹.還不難推尋.舉証如次.

「詩」「賚」序「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侯有功」.孔疏「此言大封于廟.「樂記」記武王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為諸侯」.下文則云「虎賁之士脫劍祀手明

堂」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大封諸侯于文王廟也。武王克殷之後，確實舉行過大封諸侯之禮。不獨「樂記」一書云然，「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大賚亦即大封。康王以後，分封之制已定，土地已封，賞得差不多，大封之禮自不能限于封諸侯。凡封錫土田，爵祿，甚至于定封疆，亦襲用此禮。這種發展應該認為是很合理的。「周禮」中之大封，內容不止一種，此即出于後來之演變擴展，所以很多與封侯無關，但多與封賞有關。「周禮」「大宗伯」「大封之禮合衆也」，鄭注謂「正封疆」。此大封雖與封賞無關，但分封首授疆土（封即封疆之意）其初當為「大封」典禮內容之一。後來「大封」之禮既有演變，封疆有問題，也就舉行此禮，從演變上看并不能認為沒有關係。左傳昭三十年「吳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杜注「大封與土田，而定其所徙之居」此大封與「定其徙」有關，可能即舉行大封之禮（歷史研究一九六〇年六期

八一至八三頁大豐𣪘銘制作的年代地點與史實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豐古文』金文豐豐為一字高鴻縉謂即籩豆之籩之初字象形孫詒讓从儀禮鄭注謂字从豆𠁁聲𠁁从山从林並舉豐姊敨作豐為證田倩君謂象豆上置玨諸說皆有可疑豐原非从山山乃屮之譌而从林从丰乃丯之變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有丰字據元熊忠古今韻會當為丰之籀文豐从壴丰聲與豐原為一字狀擊鼓之聲丰有盛意遂引申豐為豐滿而以豐為鼓聲之專字豐說文所無金文恒有豐豐𧶠𧶠一語狀鐘聲之宏大說見0444豐字條』

〈大9〉

「王乘于舟爲大豐。」

a 虞 虞司寇壺

〈2823〉「虞△嗣寇白吹乍作寶壺」

b

c 散盤

〈2927〉「豆人虞△丂」

永貞、師氏右、眚」

「原人虞△莽」

〈1384〉「王令虞△侯矢曰」「作虞△公父丁障彝」

a 郭沫若曰『金文虞字每作吳、而吳越之吳則作攻敔、攻吳若攻敔』（兩攷二四六頁吳彪父𣪘）

高鴻縉曰『說文虞 騶虞也 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食自死之肉 从虍吳聲 詩曰于嗟乎騶虞 五俱切』

按此應从虎省吳聲入轉注』（字例六篇二二七頁）

虞 金文又或作吳(吳尨父毁)姬姓太伯與弟仲雍奔荊蠻自號句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 四傳曾孫周章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此中國之虞也(張日昇述)

〈大53〉

「台以樂虞吾家」

a 虔 毛公鼎

<0680> 「虔夙夕叀(惠)我一人」

b 追盨

<1355> 「追虔夙夕卹厥死事」

c d e 師寰盨

<1381> 「師寰虔不墜」(A.B.C)

f 師望鼎

<0669> 「虔夙(夙)夜出內(納)王」

命 g 𧍯生盨

<1387> 「虔夙(夙)夜尃(溥)求不替(?)德」

h 秦公盨

<1382> 「虔敬(敬)朕祀」

i 蔡侯鐘

<0054> 「有虔不易」

j 者沪鐘

<0058> 「女亦虔秉不巠(經)惪(德)」(A.B)

<0033> 「受余通逨康虔屯右」

<0049> 「虔夙夕辟天子」

<2149> 「蔡侯申(龖)虔共大命」

<2923> 「蔡侯申(龖)虔共大命」

<2987> 「虔敬乃后孫」

<3012> 「虔龔盟口」

b 劉心源曰虔字从虍从文与小篆同即知古刻凡言康鼎者淺非虔字。(奇觚卷四十頁追敦)

孫詒讓曰『[illegible]當爲虔字虢姜敦見薛款識公頁鼎頌壺頌敦竝見本書竝云蘄匄康虔屯右通彔永令虢姜敦虔字薛釋爲嗣孜古圖釋爲慶竝非其虔字作[illegible]虢姜敦[illegible]頌鼎[illegible]頌壺[illegible]頌敦諸形與此鐘[illegible]正相侶說文虔虎行皃從虍文聲吕此數字宩之則侶從虢爲形虍虎文也虢虎所攫畫明文也二字義近故從虍之字或從虢與』（拾遺中四頁祿康鐘）

高鴻縉曰『說文[illegible]虎行貌从虍文聲讀若矜渠焉切。按字應从虎省文聲入轉注』（字例六篇二二八頁）

〈大45〉『[illegible]虔卹氒死尸事』『[illegible]卹不易』

〈大47〉『虔不家墜』〈大50〉『虔敬朕祀』

a [古文字形]

虘 孳乳為叡

虘鐘 编鐘作叡

<1036>「叡△作寶鐘」叡△眔蔡姬永寶」

b [古文字形]

二 盂鼎

<0677>「旟虘△巳 親口從商」

c [古文字形]

大師虘豆

<1508>「大師虘△作𦎫烝尊豆」「虘△其永寶用亯」

<0051>「中𧩼虘△鍚陽」

阮元曰「虘字說文云虎不柔不伸也此當是古祖字繁文」（積古卷六、八頁伯據敦）

c 吳榮光曰「按虘說文云虎不柔不信也此當是古祖字繁文博古圖刺公敦祖字與此正同」（筠清卷三周太師虘）

c 方濬益曰「彝器銘虘字習見或从又作叡皆作器者名與字乃經傳中初不一見攷史記孔子世家黎鉏韓非子內儲說作

黎且意林引韓子作黎沮左宣公三年傳鉏麑呂覽過理篇作沮麛且沮鉏三字互相通而左傳多作鉏所載如魯胥[illegible]皆有公子鉏魯侍人僚鉏齊隰鉏宋樂朱鉏衛孔烝鉏等不可勝數是經傳之鉏即彝器銘之虘也又按汗簡引王存乂切韻組作𦄻說文𨑢或从彳作徂籀文作𨘢據此知虘正且之籀文且部又有𧇡字云且往也錢辛楣少詹謂即詩且往觀乎之且則𧇡又虘之緐文矣』(綴遺卷二十五、三頁太師虘豆)

高鴻縉曰『說文虘虎不柔不信也从虍且聲讀若𨞚縣昨何切。按字應从虎省且聲入轉注』(字例六篇二二八頁)

a b 虖 沈子簋 烏虖

〈1391〉 「烏虖」 「烏虖」

c 寡子卣

〈2706〉 「烏虖」

a 效卣

〈2735〉 「烏虖效不敢不邁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

e 毛公鼎

〈0680〉 「烏虖」

b 禹鼎

〈0678〉 「烏虖哀哉」

g 余義編鐘

〈0050〉 「於虖敬哉」

於虖敬哉

〈2148〉 「烏虖」

g 孫詒讓曰「阮釋爲虖同孫釋說文虖从乎聲此形殊不類諦案之實蓄字也說文茍部茍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勹口勹口猶慎言也从羊與義善美同意今本文多衍奪此从段注本古文不省此茍字下形是明上从羊者即从羊不省惟筆畫微有刓缺耳」（拾遺中二頁楚良臣余義鐘）

g 高田忠周曰『此篆阮氏釋虖稍近而實未精今細審虍即虍兮即乎合為虖即顯矣唯下从口此明說文嘑字許氏云嘑號也从口虖聲又廣雅嘑鳴也周禮雞人夜嘑旦以嘂百官是也其實嘑亦虖異文無疑虖下曰哮虖也从虍乎聲虍即虎省或號省哮虖者哮唬之謂也轉為號虖義字或借呼借謼為之詩蕩式號式呼漢書敘傳式號式謼是也呼謼亦同乎乎為語之餘轉為外息義然从乎已為虖號意足矣又从口為複虖之或作嘑猶乎或作呼其義一轉而字形亦變者也又詳乎下又嘑字與呼通孟子嘑爾而與之注猶呼爾咄啐之皃也此亦虖與乎通用之理也乎虖音義相近故互通用以乎為虖省文叚借以虖為乎緐文叚借也』(古籀篇四十八第二九頁)

e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虖，哮虖也，从虍乎聲，段借為乎，史記漢書多以為語餘之詞，又漢書司馬遷傳注，古字或作烏虖，今字作烏乎，與此銘可互證，最古唯當作烏乎也」（古籀篇九十一第一三至一四頁）

〈大6〉「烏虖」

a 𧇧 虡 邵鐘〈0055〉「既旃鬯虡」

b  吉日壬午劍〈3159〉「胃謂之少虡」

吳大澂曰「說文虡鐘鼓之柎也飾為猛獸从虍異象其下足篆文作虡詩靈臺虡業維樅傳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此从㒸正象縣鐘之植木下从吳當从虞得聲」愙齋一册八頁邵鐘(一)

孫詒讓曰「說文虍部虡鐘鼓之柎也飾為猛獸從虍異象形其下足作八其疑當或作鐻从金豦篆文作虡省依許說⊞丬丬象猛獸之形則⊞非田字可知其象義殊不可解篆文則省⊞而存丬丬蓋象獸足攫拏之形亦非収字也金文邵鐘云大鐘八聿肆其竈遣四諸堵喬=其龍既壽思虡虡字作𧇧虍下从𤕫上⊍形即丬丬下形甚奇詭似亦足形之變竊謂古文虡下半當象猛獸四足形

小篆从田疑當為(小)兩足相向後合并之為田譌舛失其象義下無丌者文之省也」(名原上二九頁)

a 丁佛言曰「□邵鐘既酬□虡虡鐘鼓之柎也从虍内象猛獸爪牙篆文从異係傳寫之誤原書以為爵字非是」(古籀補補卷五第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𧇊鐘鼓之柎也飾為猛獸从虍異象形其下足𧇊篆文虡按古作□(邵鐘)以象虡上巀嶭如鋸齒之形虡聲虡古音當與虡同」(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此篆舊釋作爵非是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以龍簨虡與銘意合又周禮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注編縣

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全陳之在一簴謂之肆亦與銘意相合說文虡鐘鼓之柎也飾為孟獸从虍異象其下足或作鐻从金豦聲篆文作虡亦虡之省虡字从虍此篆亦从虍異象其足與殊異字不同此作[illegible]為其形原然則此篆於形於義明晳虡虡字也又按說文或从金作鐻虡或用金故銘云鑄虡可證矣』(古籀篇九十一第一五頁)

加藤常賢曰『說文虡鐘鼓之柎也飾為猛獸从虍異象其下足(北堂書鈔樂部引作飾猛獸之象於其足)

鐻 虡或从金豦聲

虡篆文虡省 其呂切

虡是虡的省形字所以虡的分析可以決定這個字的意義據說文虍為猛獸之形而異也象下足的猛獸說文始終急於

說明虡栒也就是下足飾有猛獸的事鐘鼓之栒其物本身雖然說對了文字結構的部分卻無正解因為它沒考慮到其呂切的音在表達着什麽樣的意義

宋保諧聲補逸卷五虡从虍異象其下足虍亦聲篆作虡聲同說虡字的虍是意符而兼司聲符但我認為虍是全作聲符用的虍聲所表的意義在說文見於豦字下即

豦鬥相丮不解也豕虎之鬥不相捨讀若蘮蒘草之蘮司馬相如說豦封豕之屬一曰虎兩足舉 巨居切

豦字的本義司馬相如封(巨)豕之屬的說法是對的而拿會意解虎豕相鬥雖不正確解為相鬥倒是有由來的它是虡字的虍聲所表達的引申義所以我們不能不研究一下鐘鼓的栒(足)的構造了這翻閱古籍各注家的各種說明雖然概括性地

還算可以但總好像欠正確的居多我倒認為文選張衡西京賦的

洪鐘萬鈞猛虡趪趪(劉良曰作力貌)負筍業而余怒乃奮騰驤

無遺無憾地表現着虡背負筍(栒)和業而使力張踏四足的樣態無論那個古籍的注釋也未見過這樣無保留地說明了虡有關的一切的到底文學者的描寫力優秀多了栒是懸列鐘鼓的橫木業是豎立左右以持受這橫木的柱子而虡是指把作為業的柱子高負背上四足匐伏張踏着的猛獸而言 知道了這個事實該就知道說文虡字下鬥相丮不解也的解釋不過是虍字所表的聲符的引申義而已另外朱駿聲的話或可備參

戲假借為虡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請與君之士戲晉語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注角力也又戲不過所復左傳作夷吾能鬥不過亦同按鬥相丮不解為虡是戲猶言劇鬥也(通訓定聲戲字下)

那麼虡虞就是表現業柱下部猛獸樣態的字了據考工記梓人這柱下不僅有猛獸可以

知道還刻了種種動物的形態只因鐘鼓的柎背負的東西重
所以被刻上猛獸了我們認為這猛獸是四足匐伏着的所以
通常當讀如踞把這種形狀唸成踞音並非只限於這一場合
於是關於虡字剩下的就是異這部份了異我們認為王國維
說得對

此疑戴字金文及卜辭作〓象頭上戴由之形（六書疏證引）

異就是載戴的意思於是虡虞就成了从異戴省聲的形聲字
就是四足匐伏着力背上高高負戴物件的東西的意思了
以上我們判明了虡字是虞的省形意為蹲踞而背上高高負
戴着物件此刻我們想提一下的是說文的豦字解中出了這
樣的讀音

豦讀如蘮蒘草之蘮

此語見爾雅釋草而爾雅釋文說文蔨居例反這是不錯的因為說文有

蔨魚网也籀文䲭居例切

由這兒可以明白的是其呂切的虡音根蔨音是相轉的音（中國文字十三冊一二至一三頁非[illegible]）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虡鐘鼓之柎也飾為猛獸从虍異象其下足鐻虡或从金豦聲虡篆文虡省」从虍至下足七字段玉裁改作「从虍𠀠象形其下足」金文作[illegible]吳大澂謂[illegible]象縣鐘之植虡聲丁佛言謂从虍内象猛獸爪牙孫詒讓謂虡下半象猛獸四足形小篆从田乃兩足相合之形譌加藤常賢謂字从異虍聲取猛獸四足匐伏背負重物之意諸說並囿於許書飾為猛獸

一語均有可商金文从虍从⿱业从篆或作虡乃其譌變⿱业从象人兩足左右展開可與匽公匜乘字从⿱业从比較兩手高舉托物之狀虡為鍾鼓之柎所以托負筍業故从⿱业从虍聲篆文从異亦兩手相合之形譌也飴金文从⿱业人與虡所从相同說文亦云⿱食異籀文飴从異省

a 虎 毛公鼎 〈0650〉 小子師氏虎臣雩朕褻事 虎冟冪熏裏

b c 師酉簋 〈1374〉 嗣乃祖啻官邑人虎臣 西門夷 (A·B)

d e 師兌簋 〈1385〉 虎冟冪熏裏 (A·B)

f 彔伯簋 〈1380〉 虎冟宲朱裏

g 吳方彝 〈2444〉 朱虢鞹靳 虎冟熏裏

h 師寰簋 〈1381〉 今余肇令女 率齊帀 己𠫑棘人屍 左右虎臣 征淮夷

i j 師虎簋 〈1383〉 井伯內右師虎 即立中廷 冊令虎 虎 虎敢拜稽首

k 盠姬鬲 〈0710〉

l 番生簋 〈1387〉 虎冟冪熏裏

m 滕虎簋 〈1185〉 滕虎敢肇作氏皇考公命仲寶

鄭姬姜 虎旅鬲

n o 旅虎簠 〈1416〉 旅虎鑄其寶簠 (A·B)

p 散盤 〈2927〉 淮嗣工 虎孝

畾豐 [glyph] 召伯簋

「文」

〈1372〉「盧白虎△告曰」

[glyph] 召伯簋二

〈1373〉「盧白虎△曰」

[glyph] 䵼侯鼎

〈0671〉「虎△ 韓

幃冟冪 大 [glyph] 𧥛虎 簋

哀位．里襄幽」

〈1414〉「鄉山𧥛虎△ 鑄其寶簋」

〈0656〉「史趞曹易錫弓矢虎△盧簋口口百十又」

〈0668〉「官嗣紅王退側虎△臣

孫詒讓曰『說文虎部虎虎文也象形又虎部虎（段若膺按从虍）山獸之君从虍从人虎足象人足也古文作[glyph]作[glyph]許書兩古文於古未見攷金文師虎敦作[glyph]然虎彝作[glyph]彔白敦作[glyph]師酉敦作[glyph]毛公鼎略同又偏旁从虎之字或作[glyph]（追敦虔字吳尊虢字偏旁作[glyph]頌鼎虢字偏旁）若然虎當為虎頭猶彑為豕首別為一字蓋象其後口形下則象腹背足尾形皆不為人足此與許書篆文古文咸不同

雖較之原形已有省變然相去猶不甚遠也』(名原上八至九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虎从虍从儿虎足象人足按古作[glyph]師寰敦橫視之象形說文云虍虎文也象形按即虎之偏旁不為字』(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虎山獸之君从虍虎足象人足象形古文作[glyph][glyph]此皆有誤虎字元以虍為虎首斑文下作[glyph]象身足尾也與人字豪無涉許氏依小篆以為攷據遂有此誤又二古文从鹿虎豈與鹿相像耶並為傳譌者矣』(古籀篇九十一第一頁)

商承祚曰『說文虎山獸之君从虍虎足象人足象形[glyph]古文虎[glyph]亦古文虎案甲骨文作[glyph][glyph]金文毛公鼎作[glyph]師酉毀作[glyph]

皆象虎形。後整齊之為虍字偏旁。秦公𣪘虩則與篆文同。汗簡引作彪。乃合二為一。恐是誤寫。又此兩字从冄。乃鹿頭非虎頭。疑為鹿之古文。或从鹿之字而誤入于此』(古攷四七頁)

斯維至曰『案詩書均見虎臣。周禮謂之虎賁氏。其職文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案此與無惠鼎所見甚合。銘云官𤔲舡王遉側虎臣。舡字不識。遉或即貞字。貞正也。貞側猶言左右。此虎臣殆即王之侍衛之類。此外亦有參與戰爭者。如師寰𣪘左右虎臣征淮夷是也。孟子盡心篇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國語楚策秦虎賁之士百餘萬。與師寰𣪘之虎臣亦合』(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一〇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高鴻縉曰「按金文有字見代七.1.簋文又有字見代七.1.簋文與虎字甲文俱象巨口利齒文身長尾之形.而虍為虎首之變形非文字也.說文立虍為部首誤.故凡說解以為从虍之字.實皆从虎省也」(字例二篇七三至七四頁)

〈大2〉「隹王令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季」

〈大14〉「虎冟熏裏」

〈大25〉「虎冟冪熏裏」

〈大45〉「靈力若虎」

彪

毛弔盤

〈2903〉

毛叔朕彪氏

口姬寶盤

彪

鄦伯

彪戈

〈3106〉

鄦

鄦白伯

彪之用戈

a 虩 毛公鼎

<0680>「虩△許上下若否雩亐亖方」

b 虩 秦公簋

<1382>「虩△事使䜌蠻夓夏」

<3012>「虩△々∘才在〔上〕」

林義光曰「說文云、虩易履虎尾虩虩恐懼也。一曰蠅虎也。从虎𡿧聲。按虩爲蠅虎未知所據。本義當爲恐懼。从虎、所懼者也。古作虩 毛公鼎」(文源)

a 高鴻縉曰「吳清卿曰、易震來虩虩、釋文引馬注、虩虩恐懼也。履愬愬終吉馬注亦云恐懼也……虩許即虩虩愬愬之意。許愬聲相近。王靜安曰、易震來虩虩、鄭注、虩虩恐懼貌。許許猶虩虩也。近人讀虩許二字無重文、謂虩許猶邪許、于嘑也。此爲動詞有

抗舉之意。緡按：虩許二字無重文，為動詞，極是。但謂有抗舉之意，則未之前聞。兩字實為相反之兩動詞，虩為儆懼，許為嘉許，虩許上下若否于四方，即凡對於邦國之上下臣僚順於朝廷者嘉許之，逆於朝廷者儆懼之。虩許連文，猶言勸戒褒貶獎懲也。」（毛公鼎集釋八二頁至八三頁）

<大50>

「虩」事䜌蠻夏」

a
虢頌鼎
〈0674〉王乎史虢生冊令頌

b c d e
頌盨

〈1392〉王乎史虢生冊令頌（AB.C.D）

f
虢季子白盤

〈2925〉虢季子白乍寶盤

g
頌壺

〈2836〉王乎史虢生冊命頌

h
虢季氏盨

〈1256〉虢季氏子緄乍毀

i
虢文公鼎

〈0532〉虢文公子段乍叔妃鼎

j
虢弔乍弔殷穀簋

〈1401〉虢叔乍叔殷穀尊簋

k
虢弔盂

〈3003〉虢叔乍旅盂

l
虢弔尊

〈2098〉虢叔乍叔殷穀

m
虢弔簋

〈1407〉虢叔乍旅簋

n
虢仲盨

〈1485〉虢仲以王南征

o
鬲攸比鼎

〈0670〉史南以即虢旅 虢旅迺吏攸衛牧誓曰

p q r s

鄭虢仲 簋

<1279>「奠鄭虢△仲乍作寶簋」(A·B C·D)

t

城虢遣生 簋

<1199>「城虢△遣生乍旅簋」

u

鄭虢仲鼎

<0577>「奠鄭虢△中仲念戲」

v

虢弔大父鼎

<0523>「虢△叔大父乍障鼎」

w

吳方彝 朱虢 詩載驅作朱鞹

<2444>「朱虢△鞹𩍐靳 虎冟幭」

x

師兌 簋

<1385>「朱虢△鞹圅鞃 𩍐靳」

y

彔伯 簋

<1380>「朱虢△ 𩍐靳」

<0057>「虢△弔叔旅曰」

<1463>「虢△叔鑄行盨」

<0547>「穌冶妊乍作虢△妃魚母媵媵」

<1477>「遣叔吉父作虢△王姞旅盨」

<0745>「虢△中仲乍妃尊鬲」

<2811>「虢△季氏子緩乍寶壺」

<2974>「齊侯乍虢△孟姬良女寶匜」

ㄲ阮元曰『朱虢即朱鞹虢郭二字古通用詩載驅毛傳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積古卷五、三十五頁吳彝)

林義光曰『說文云虢虎所攫畫明文也从虎寽按虢為虎攫無他證當為鞹之古文去毛皮也古作□(虢文公子鼎)作□(虢叔殷)虢叔作變作□(虢叔匜)从虎□象手有所持以去其毛凡朱鞹諸彝器以虢為之』(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虢虎所攫畫明文也从虎寽聲今依此諸文字从虎从爪从攴聲也古文雖攴又寸皆通用此虢殊非从寽爪者覆取也即虎攫之意也又按虢字段借託名票識字書君奭亦惟有若虢叔傳國名正與銘意合公羊傳以郭為之或以漷為之郭虢通用故鞹古文以□為象形从虢聲也』(古籀篇九十一第五頁)

馬敘倫曰倫檢說文虢虎所攫畫明文也從虎寽聲然虎所攫畫明文也詞義不通當有譌捝寽聲亦非以倫討論寽爻一字

詳疏證 而虢字頌鼎作□頌敦作□虢季子白盤作□虢虢叔盂作□殆無從寽者己侯鐘有□字容庚疑虢字從此象臼敲□字吳式芬釋虢倫謂皆虢之省文虢蓋從虎𡕒聲𡕒從爪攴聲故□字徑從攴得聲說文謂攴從又卜聲然倫證得殳攴一字從又几聲几乃伯也執殳之殳本字而杸之初文也以金甲文從殳之字證得杸之象形文實為□清代儀仗中有之嬉劇中武士所持之錘即其遺制持儀仗中之杸柄長而□亦長而細嬉劇中之錘則柄長而□巨北方偁□形為骨都促之成投轉聲成度周禮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注度謂殳也殳即杸之省文度為杸之借字廣雅釋詁度杖也亦借度為杸古書

皆以殳字為之其實殳為打之初文方言五今江東呼打為度可證也甲文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中之[illegible]即[illegible]也作殳者省耳古讀殳如度度音定紐定竝同為濁破裂音度音轉為撲說文撲挨也申鑒桎梏鞭撲以加小人鞭撲猶鞭度則撲即攴之轉注字也攴音本如撲在竝紐轉滂紐為普木切耳攴雖不從卜得聲而書言扑作敎刑則古音自與卜同卜虢則同為清破裂音卜音封紐虢音見紐也左昭元年會于虢穀梁作會于郭說文𩫖度也郭從𩫖得聲此亦可為虢從攴得聲之證(刻詞一二五頁至一二六頁虢叔尊)

陳槃曰復次西周彝器有奠虢中鼎者彼文曰奠虢中仲念肇用乍作皇且祖文考寶鼎子=孫=永寶用小校二.八一又有奠虢

中毁者彼文曰奠虢中乍寶毁貞五、三二周二、六十此奠虢仲毁商周彝器通考以為厲王時器奠虢仲即虢仲盨蓋之虢仲字體亦相似彼盨蓋銘云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與後漢書東夷傳云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相合再以無㠱毁證之知南征在十三年今本竹書紀年云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征之不克疑脫十字同上通考葉五四參金文辭大系考釋葉一二〇上下虢仲則東虢公是也蓋淮夷侵洛東虢首當其衝故王命率師征之耳東虢而稱奠虢者蓋虢之初祖始封虢其地與今鄭縣接鄰滎陽虢之東境在今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東距鄭縣不過二三十里鄭地之一部分殆旋復為虢所併或本益封因並食其邑故曰奠虢矣又邢國一稱奠井即鄭邢此則懿王時周公後邢國也亦因兼有鄭國之邑故並系以鄭詳下參壹邢國案國君由于益地或遷居而有二氏自古固有其

例商曰殷商大雅大明自彼殷商殷商之旅周曰岐周佚周書作維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建于岐周楚曰楚荆或曰荆楚荆非殷辭別詳下壹貳楚國杜曰唐杜別詳下壹參貳杜國樊曰陽樊別詳下柒拾樊國田敬仲之後曰齊田齊策趙求救於齊田侯又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大夫亦然吳公子季札初食延陵稱延陵季子繼食州來稱延州來季子襄三十一年昭二十七年左傳是也以此例之則奠虢奠井二辭之由來亦可知也」（譔異一册六○至六一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虢虎所攫畫明文也从虎寽聲」段注云「各本衍聲字今正寽在十五部虢在五部非聲也爰部曰寽五指寽也虎所攫畫故从虎寽會意」段氏去聲字是也然金文不从寽而从爰馬敍倫謂从虎爰聲亦非林義光謂虢即鞹之古文是也彝器朱虢即詩經之朱鞹虢象一手執虎一手持兵去其皮毛鞹从革郭聲乃後起形聲字」

虢姬姓。左傳僖五年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虢仲封東虢而虢叔封西虢。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云……「東虢其分枝為北虢。漢書地理志云。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西虢金文稱𩰫虢。有𩰫虢仲𣪘出于鳳翔。可証。北虢金文稱虢季氏。如虢季子白盤。虢季子組壺。其証也。單稱虢者。當即東虢」(張日昇述)

〈大6〉「王令(命)毛白(伯)更虢△𩰫公服」〈大14〉「朱虢△圅𩏂」〈大22〉「王乎(呼)虢△仲入右珂(何)」〈大25〉「朱虢△鞹圅鞁𩏂(靳)」〈大49〉「虢△姜乍(作)寶𣪘」「虢△姜其萬年釁壽」

⿰卜虎 說文所無 虢字从此 己侯⿰卜虎鐘

〈0018〉「己侯⿰卜虎乍（作）寶鐘」

旗同上 ⿰卜虎盨

〈1116〉「旗嗣土⿰卜虎乍寶尊殷」

a 徐同柏曰「虢古文作虢此虎即虢之省」（从古卷十八頁周紀侯鐘）

a 吳大澂曰「⿰卜虎从虎从卜與古文畏字同意許氏說畏鬼頭而虎爪可畏也古文作⿰卩甲亦作⿰卩畀畏从卜象以卜禦鬼形⿰卜虎亦从卜象以卜禦虎形疑即古虔字虔有敬畏之意見龍則龔見虎則畏此虔共之義也□為虔之緐文 此其省文與」（愙齋二冊八頁己侯鐘）

孫詒讓曰「金文又有从虎从□字如紀侯鐘云己侯⿰卜虎乍寶鐘又□司土敔云□司⿰卜虎乍寶尊敔二字皆不可識今以畏从□

證之疑□即虐之古文从卜者即許注所謂攴爪之省金文宗周鐘亦有虐字作[illegible]止作爪形而小變之小篆變為[illegible]於義亦尚可通以相參證小篆□字實當作□與虐下正同傳寫整齊之變畏下攴爪為一下止與說解不相應足知其非也』（名原下九頁）

孫詒讓曰『案⿸虍卜字从虎从卜考後司土敨云□司土⿸虍卜作寶尊敨⿸虍卜字亦同（攈古二之一）舊並闕釋今攷卜疑當為爪之省後盂鼎畏字作⿰卜畀毛公鼎畏字作⿰卜畀（攈古三之三）此从卜與彼畏字偏旁同說文由部畏从由虎省鬼頭而虎爪可畏也又虍部虐殘也从虎爪人虎足反爪人也是虐畏並从虎爪此⿸虍卜當即虐字』（餘論卷一第四至五頁紀侯鐘）

a
强運開曰『𧆨己侯鐘吳愙齋釋虐字未塙運開按說文虐殘也从虎爪人虎足反爪人也 又按說文畏篆作𤰞許氏說惡也从由虎省鬼頭而虎爪可畏也古文作𢾏今攷盂鼎畏天畏作㟁㟁毛公鼎敃天疾畏作㟁均變爪為卜與此篆左半之卜相同可證卜正象虎爪形从卜與从爪無殊定為古虐字可以無疑』(古籀三補卷五第四至五頁)

a
高田忠周釋虐曰『𧆨亦己侯名也 其作卜殆卜占之卜然畏字所从匕形亦有與此似者知亦同匕 又右省虎作虍為略體號字亦有此例知此篆為上文『虐』字省無疑矣然小篆析虎形以為字从虍所原可知耳此篆舊釋為虒為虎劉云虩字皆誤』(古籀篇九十一第一四頁)

α參閱3155條王獻唐說

張日昇曰「按字从虎从卜說文所無。徐同柏謂虢之省。吳大澂疑古虔字。孫詒讓釋虐。謂卜為爪省。金文甹作甹可證。容庚謂虢字从虒。諸說並有可商。虢金文从爪从攴从虎會意。甹象鬼執杖之形。非从虎爪。金文虒皆人名。其義不詳。」

⿸虍耳

⿸虍耳 說文所無

⿸虍耳爵

〈1822〉「⿸虍耳作寶尊彝」

方濬益曰「⿸虍巨从虎从巨巨為耳之異文」（綴遺卷二十二、二十八頁⿸虍巨爵）

吳大澂曰「从虎从耳許書所無」（愙齋二十三册三頁⿸虍耳爵）

⿰糸虎

⿰糸虎 說文所無孫詒讓謂即皋字从虎皮

乏甲⿰糸虎冑即甲冑也 ⿰革亘侯鼎⿱冖炎戈⿰糸虎冑

〈0671〉「⿱冖炎戈⿰糸虎。皋 冑冑」

〈0677〉「畫⿰糸虎。一」

孫詒讓曰「金文紀錫兵器有甲冑彔彝云易錫衣（甲之異文）曹（冑之異文）（詳古籀拾遺）干戈是也白晨鼎則云口戈⿰糸虎曹（曹省）之盂鼎又云矢百畫[?]一貝曹一冡校文義甲冑二物相將不宜偏舉白晨鼎以⿰糸虎與冑同錫盂鼎以畫[?]與貝冑同錫則亦必與甲同物矣攷⿰糸虎字从虎从幺从本古字書未見以形聲推之蓋當讀為皋（舊釋為綏或為虢並誤）其義則為虎皮弢甲亦即莊十一年左傳之皋比杜預注云皋比虎皮孔疏引服虔注據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皋為釋今禮記作建櫜鄭注讀為鍵櫜云

兵甲之衣曰𧝹二字古多通用管子兵法篇有䩏章疑亦即䖑之變體說文本部皋从白本會意實兼䑛本聲此䖑从本與彼聲類同蓋實虎皮包甲之正字而𧝹則𧝹韜之通名皋則同聲之叚字𢈔因其用虎皮故从虎其从幺者疑从糸省甲衣亦以線縷縫綴之也又疑當為白拓本模黏誤仍為幺形古蓋本有此字而字書挩之盂鼎𨥫字亦當即此字右从虎甚明唯左本形摩滅不甚可辨要以白晨鼎證之必是一字少儀說獻甲云甲若無以前之則袒𧝹奉冑是甲必有𧝹與冑同獻凡賜子亦必三者相兼故兩鼎竝以皋冑同錫明說皋可以晐甲互相證覈足以決定矣」(名原下二七頁)

孫詒讓曰「畫𨥫與貝冑同錫當亦戎衣之名攷伯晨鼎亦以𦀚冑同錫兩文互勘此𨥫與𦀚皆从虎必是一字伯晨鼎𦀚字舊

無釋吳榮光釋為綬吳大澂釋為虩云鞹之借字說並不塙審校篆文𦀚字从虎从幺又疑當从白撫拓不審遂成8形惜未見拓本也从夲形甚明析竊疑當為皐之古文說文皐从夲从白蓋兼諧夲聲左傳莊十一年蒙皐比而先犯之杜注云皐比虎皮孔疏引服虔注舉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皐為釋今禮記作建櫜鄭注讀為鍵櫜云兵甲之衣曰鍵櫜伯晨鼎之虩蓋即皐字謂以虎皮包甲虩冑即甲冑也此銘右从仐字畫不全似亦夲之壞字畫皐蓋以虎皮為皐又加以畫與彼鼎正同少儀云甲若無以前之則袒櫜奉冑是以甲與人必有櫜以包之明賜皐則必兼有甲故與貝冑同舉伯晨鼎之錫虩冑亦猶彔彝云錫甲冑矣（餘論卷三第五六至五七頁盂鼎）

3160(5.432-0637)

郭沫若曰『畫虢与貝冑同錫、孫詒讓云當亦戎衣之名、伯晨鼎亦以虢冑同錫、虢与虢皆从虎、必是一字、孫疑為皋之古文、云、左傳莊十一年、蒙皋比而先犯之、杜注云、皋比、虎皮、孔疏引服虔注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皋、為釋、今禮記作建櫜、鄭注讀為鍵櫜、云、兵甲之衣曰鍵櫜、伯晨鼎之虢蓋即皋字、謂以虎皮包甲、虢冑即甲冑也、……少儀云甲若無以前之、則袒櫜奉冑、是以甲与人必有櫜以包之、明錫皋則必兼有甲、故与貝冑同舉、伯晨鼎之錫虢冑亦猶豦彝云錫甲冑矣、古籀餘論卷三案此疑至有見地、唯孫所見二器銘乃據攈古彔摹本、故于字形有所未諦、本鼎銘虢字、拓本左旁雖稍漶漫、諦審確是夲字、當說為从虎報省聲、伯晨鼎之虢則是从虎从夲夲聲、說文、夲讀若滔、与報櫜同在幽部、皋亦當从夲聲、蓋夲幽部

字轉入甯部者也、虓字最古、必為鍵櫜之櫜之專字、虓字稍後乃虓之異作、櫜出引伸、皋則假借字也。」(兩攷三十八頁小盂鼎)

陳夢家曰「皋字从夲从虎、孫詒讓疑為皋之古文(古籀餘論3.54 1.56)左傳莊十蒙皋比而先犯之、杜注云皋比虎皮、正義引服虔注舉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皋(今本作建櫜)為釋、左傳僖廿八胥臣蒙馬以虎皮、則虎皮可以包干戈、可以蒙馬、可以為甲衣、建或从革、說文以為戢弓矢者、方言九以為所以藏弓、樂記鄭注以為是干戈之藏、李善注鮑照擬古詩以為所以盛弓、廣雅釋器以為弓藏之名、建皋之皋、廣雅釋器作櫜亦以為弓藏、說文以為車上大櫜、左傳昭元釋文以為弓衣、僖廿三釋文以為受弓器、杜預注以為矢房、櫜弓注以為甲衣、少儀注以為鎧衣、樂記注以為兵甲之衣、如此可知建與皋同類、

都可以兼為藏弓(或兵甲)之器與鎧甲衣。是以皮革為之。所以金文从虎。文獻或从韋。管子兵法篇舉韓章則載食而駕藏弓器與鎧甲并名皋。猶函為矢房又為鎧甲。此器之皋从虎。是皮革所制。稱之為畫。則上有文繪。叙在弓矢之後。則為弓矢之藏。是皮革之囊。故可以包。可以袒(少儀)。可以垂(左傳昭元)。此器之皋从夲聲。說文說一曰讀若皋。音與皋近(金選二一八至二二一九頁西周銅器斷代小盂鼎)

贙[a]

虤貝 从鼎

虤貝 母囱

〈0724〉 王乍明井䵼鼎虤貝△

母寶䵼鼎彝」

林義光曰「說文云、贙分別也、从虤對爭貝、讀若回、按从虤謂二人分貝對爭、如兩虎、古作贙(王彝)、𠟭从鼎、即貝之譌、貝與鼎古多相混、寶字則字或从鼎鼎、鼑字或从貝」(文源)

參閱2180條高田忠周說

[glyph] 皿从金

廿七年皿 〈3.17〉「廿七年寧爲鍂△」

〈2272〉「[glyph]皿合作尊彝」

林義光曰『說文云[glyph]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按古作[glyph]盂字偏旁孟辛父鬲作[glyph]字偏旁洹子器盂亦作[glyph]盂字偏旁魯大司徒匜象皿有所盛形與血字相混』(文源)

胡吉宣曰『說文皿飯食之用器也象形篆作[glyph]毛公鼎[glyph]从凵甲文作[glyph]與之同或从皿作[glyph]皿凵魚陽對轉蓋凵為最簡之象形[glyph][glyph]則兼象編製之條紋[glyph]則兼變為有足之形[glyph]象反緣之狀或象兩耳與今流傳銅簋之形正合』(中山大學研究院

文科研究所輯刊第二册二二五頁釋籃

高鴻縉曰「說文，皿，飲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讀若猛。武永切。

按皿為飲食之器，豆為食肉之器，其下皆有𣪊跗，惟豆有蓋，皿有耳，不同。皿本專器之名，故有形可象，後通為凡器之稱」（字例二篇一三一頁）

a 盂 伯盂

<3005> 伯乍寶 尊盂△

b

c 盂鼎

<0676> 王才在宗周令命盂△ 盂△

令令隹令命女汝盂△ 盂爵

詔 燮 敬 𩙿 雝 德 巠經 令命女汝盂井

型乃嗣且祖南公 盂△ 盂△ 盂用對王休

d 盂爵

<1850> 王令命盂寧

𠭯井白鄧伯

e 盂卣

<2707> 公室 盂△ 鑄東

f 盂 虢弔

<3003> 虢叔乍 旅盂△

g 盂 匽侯

<3004> 匽侯乍 饙盂△

h 大鼎

<0666> 周乍餱剌考 乙白伯盂△ 鼎

i 盂 宦桐

<3008> 鄦王季粟之孫宜桐乍作 樊 鑄飤盂乍寶簋妹

j 魯元 匜

<2957> 魯大嗣徒 元乍飲盂△

k 盂 白公父

<3006> 白公父 乍旅盂△

l 王子申 盞盂

<3007> 王子申乍作嘉 媾 盞盂△

m 齊良 壺

<2806> 齊良乍 壺盂△

盂（于皿）ⁿ

齊侯匜

<2974>「齊侯乍（作）媵寡口孟姜盥盂」△

按此字亦見於<2975>齊侯匜二

𨥝（从金）

鄭公鼎 从金

<0651>「鄭公乍（作）侯自乍（作）障鍴」△

盂 ᴾ

蘇公作王妃盂簋

<1150>「穌公乍（作）王妃盂簋」△

鼾 ᵍ

蔡侯鼎 从鼎从于

<0429>「蔡侯𩰫之飤鼾」△ Ⓐ

鼾 ʸ

𡷓侯之孫鼎 从鼎从雩

<0443>「𡷓侯之孫陳之鼎雩」△

<0013>「以口口船其舢口口口大口口口口阳其口口口盂」△

<0677>「盂吕多旂佩戓口口」「告曰王口盂」△ 吕口口伐𢧢方」「盂或又口口口口口口口

手口我征」「盂」△ 拜䭫首口嚚進即」大廷」「盂」△ 告𢦏口即立位」「䖒白

伯口口告于盂」△「吕口大口侯田侯甸口口口口盂」△ 征」「盂」△ 于吕口口

「□進賓」「王乎(呼)□□□盂△呂區入」「征王令(命)賞(賞)盂△□□□□〔弓〕

「一」

ℓ阮元曰「䔥古文或从皿，亦見周市師鼎，或釋作盖，盖是葢之俗字，且自漢以後，銘分葢器，商周款識無之，不可從。」（積古卷七、二十六頁王子申盞葢）

ℓ方濬益曰「積古齋款識釋為盞葢䔥，謂䔥古文或从皿，意為盂敦同類之物，今以下一器證之，字皆从芍不从羊，當是盂之別體異文」（綴遺卷二十八、三頁王子申盞盂葢）

ℓ劉心源曰「盖从皿从羊，阮釋䔥，是即它器作鬻者」（奇觚卷十八、二四頁王子申盞）

高田忠周曰『説文盂飲器也从皿亏聲大徐作飯器也方言盌謂之盂蓋从亏聲字皆有大義盂必當為大器皿之義也』(古籀篇二十二第四頁)

ℓ 高田忠周曰『按芋即茉字茉又作釪合釪茉為此形亦从茉聲與作盨同廣雅盨盂也知盂盨同類銘意云作盨及盂與下文云作壺盂同阮氏云𥂴古文或从皿亦見周市師鼎或釋作盖盖即蓋之俗字斷非古籀補釋盂為長並辨之』(古籀篇二十二第五頁)

n 高田忠周曰『按从斗所以酌入亦會意又或別有枓字从枓聲枓為逸文矣』(古籀篇二十二第五頁)

○高田忠周曰『按此字从皿鈣聲亦于聲故也或云从皿从金于聲亦通然下文从釆聲此亦當从釪聲又按經傳盂字借杅為之儀禮既夕兩敦兩杅注杅盛湯漿又禮記玉藻杅履蒯席注浴器也此皆盂字轉義而當知盂器有極大者由是觀之盂字或當有从杇作盤者耳但盂者有大義與芋同意』（古籀篇二十二第五頁）

陳夢家曰『鼾此字从鼎(貞)从于乃是一種特殊的鼎名亦見于

以下各器

盂鼎 大鼎 商周78 三代4.33.1

奠䀌 鄀公平侯鼎 三代4.23.1

鏷釪鼎 宋君夫人鼎蓋 考古圖1.21

叡鼾王子吳鼎 考古圖1.19

⿰鼎專　歖侯之孫陳鼎　商周97

大鼎是西周之器．此處的盂是形容詞．其餘各器是春秋器．于已成為名詞．這些鼎都是有蓋附耳而深腹的．和蔡的大鼎相同．它可能是形制較大的一種特鼎．于有大義．方言一：于，大也．方言十二：芋，大也．爾雅釋詁：宇，大也．廣雅釋詁一：夸，大也．玉篇引說文：齊楚謂大言曰訏．稱大鼎為于可能是南部諸國的方言．

蔡器的三種鼎．單獨的大鼎稱于．成組的有蓋鼎稱鼎（貞）它們在形制上是相近的．故知于與鼎的分別是單個與成組，較大和較小的分別（金選三二九至三三〇頁壽縣蔡侯墓銅器）

薛尚功曰「攷古云鼾字之書所不見然以愚觀之鼎旁作于，于乃釪省言作飼釪鼎耳古人銘識多以三兩字合作一字者如

晉姜鼎之西夏[illegible]圓寶鼎之十有三月[illegible]之類是也」款識卷十

第一〇二頁王子吳鼎

鋺

盌 从金

右里盌

〈3013〉 右里

敀鋺

高田忠周曰『按文曰右里啓鋺吳大澂引偁右里敀㼝者是也抑盌㼝同字盌謂所以盛故从皿而㼝从瓦鋺从金又與俗字从石作碗並皆取于所制器質也造字之意似異而實無異』(古籀篇二十二第六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是說文㼝小盂也从瓦夗聲段氏注云盂者飲器也方言曰盂宋楚魏之間或謂之盌盌㼝同俗作椀愚私謂字从皿者義取于器之用也从瓦者義主于器之體而古者器皆質故多用瓦故字从瓦後世貴美故多用金字亦改从金其亦略者用木字又變从木如槃字作鎜又作盤[illegible]盤之[illegible]或作甗作櫨皆是同一例耳匜字作𥂴作鉈亦同然許書㼝盌別

出又見皿部』(古籀篇二十九第一五頁)

[a] 盛 不从皿

弔家父匡 成字重見

〈1441〉「用盛△稻粱」

[b] 曾伯簠

〈1446〉「用盛△稻粱」

[c] 殳季良父壺

〈2832〉「用盛△旨酒」

[d] 史免匡

〈1433〉「用盛△穛稻籾粱」

[e] 盛季壺

〈2784〉「奠鄭右㝬 盛△季壺」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从皿成聲」甲骨文作[glyph]从戌與金文同戌成兩字每有互易如頌簋成周之成作戌而甲戌之戌作成李孝定謂盛之朔誼為滿與益同誼盛為形聲益為會意甲骨文字集釋頁一七〇五彝器銘中皆用作裝載義豐滿之偁乃其引申義也」

a 盤 仲𨥂父鬲

<0706> 仲𨥂父作盤鬲

b 戍甬鼎 甬作父乙盤

<0617> 甬作父乙盤

c 或从鼎，之方者 趠鼎

<0636> 趠甬作作氒文考父辛寶障盤鼎

d 呂鼎

<0649> 甬作寶盤鼎

e 寏長鼎

<0313> 寏長作盤鼎

f 䱷伯鬲

<0738> 䱷伯作饆盤鼎

g 𪎆鼎

h

<0347> 𪎆作寶盤鼎 A·B

i 甲鼎

<0312> 甲作寶盤鼎

j 姬莽母鬲

<0703> 姬莽母作盤鬲

k 𩏂伯鬲

<0702> 𩏂伯作盤鼎十

l 伯𢦚父鬲

<0744> 白𢦚父作大姬盤鼎鬲

m 南鼎

<0272> 南作盤鼎

n 仲𠂤父鼎

<0374> 中𠂤父作盤鼎

o 鼎 穆公鼎

p 𩰫 或从妻 𩰫盨鼎

<0659> 「用乍寶𩱟盨△」

<0250> 「鼎 𩰫盨△」

q 𩰫 弔鼎

r 𩰫 鼎 季盨

<0343> 「叔乍𩰫 宗盨△」

<0461> 「季無乍宮白 寶障𩰫盨△」

s 𩰫 白六鼎

t 鼎 中鼎

<0462> 「白伯六辝乍𩱟 寶障𩰫𩱟盨△」

<0260> 「中仲乍 𩱟鼎△ 𩱟盨」

<0400> 「應叔作寶尊𩱟鼎」

<0567> 「師𩰫其乍寶𩱟鼎鼎」

<0644> 「𩱟鼎五益六釿半釿四分釿坪」(器)

阮元曰。𩱟。𩱟盨也。字从鼎者。凡从貝之字古每从鼎。鼎古貝字也。𩱟盨有二義。周禮小宗伯辨六𩱟盨之名物注。六粢謂六穀。是𩱟盨作粢字解也。說文云。𩱟盨。黍稷在器以祀者。是𩱟盨作盛字解也。周禮𩰫人云。禜門用瓢𩱟。杜子春注云。𩱟盛也。

為盛黍稷之器。故曰齍。」（積古卷七、二十三頁戲伯鬲）

「吳榮光曰：「齋不見說文，齊盛非鼎實，此齍之通假。說文不收，是也。」（龔定盦）

齋應作鼒鼎，非齍字，且齍說文云黍稷器，烏能通假乎。」吳子苾（筠清卷四第二十三頁周冏鼎）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薛氏鐘鼎彝器款識有王伯鼎，一名王伯齍，其銘云：王伯作寶齋鼎。末字篆作齋，薛釋為齍。又云：考諸周禮，雖有掌王齍之官，然形制訖無所考，以其方而有四足，與諸方鼎悉類，故附之於鼎云。此器形制如何，瀚未之見。叔均標曰鼎，知其器固鼎也。說文：齍，黍稷在器以祀者。大小徐本皆同，本不作器名解。韻會引之作黍稷器所以祀者。始解作器名。稽諸經典

周禮甸師春人大宗伯小宗伯外宗禮記禮運詩采蘋豐年凡言齍盛皆解為粢之借字。惟九嬪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受黍稷器。與韻會引說文義合。然即以為器名，亦是黍稷器，與鼎異用。小篆从皿則可，古文从鼎恐不其然。王俅嘯堂集古錄於王伯鼎釋為齊鼎二字。瀚案周禮司尊彝鬱齊醴齊盎齊，故書齊為齍。鄭司農云：齍讀皆為齊和之齊。說文：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然則齊與鼎連文，正齊和之義。王釋是也。又薛書有趠鼎，一名趠齍。其銘云：作乃文考父辛寶尊齍鼎，確是一字。或疑即鼎之異文。鼎以和味，故加厶於上，下體象形，上體會意，亦通。而要非齍盛字。（據古卷一之三、五頁中白父鼎）

c 徐同柏曰：「𪔂鼎二字合文，𪔂齍和鬲鼎，屬𪔂鼎與𪔂鬲同義」

（从古卷七、二十五頁周應叔鬲）

吳大澂釋妻皿曰「妻揚鼎文曰䵁妻皿鼎古妻字本从齊石鼓文𪗋妻字當从妻得聲此从妻省文也許氏說婦與夫齊者也後世改从屮而从齊之義廢矣」（古籀補七十頁）

劉心源曰「盞字皿上从妻乃𪗋妻字說文齊部𪗋妻等也从齊妻聲心源㠯為古文齊字石鼓文吾㠯隮于原隮从𪗋妻可證禮郊特牲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即此从齊从妻之義說文妻下云婦與夫齊者是也鄦敨妻黃即𪗋黃益可證𪗋妻為齊也从𪗋妻从皿仍是盞說文齍黍稷在器㠯祀者也乃齊盛字鼎非其用當是鼒从皿與从鼎同意」（奇觚卷一十七頁叔鼎）

劉心源曰『⿱㠯鼎說文未收吳子苾引徐籀莊說云易序卦傳注鼎所以和齊(劑)生物成新之器也以⿱㠯鼎仍是鼎字心源案此字器刻中婁見字既从鼎當是鼎名或即鼒兹與才聲同爾雅釋器圜掩上謂之鼒郭注鼎斂上而小口說文鼎之圜掩上者玉篇小鼎也朴鼎云作宗⿱妻皿从⿱齊妻从皿即齍字而其銘云作則是器名矣(奇觚卷二、五頁趠鼎)

孫詒讓曰『案⿱妻皿舊釋為盞字而讀為齍吳大澂則釋為妻皿二字說文古籀補今攷⿱妻皿當為齍字說文齊部⿱齊妻等也从齊妻聲即此字石鼓文⿱齊妻字作⿱齊妻所从偏旁亦即此字皿當从吳清卿釋自為一字舊讀並誤』(餘論卷一第一頁鍚齍方鼎)

高田忠周曰『按齍訓黍稷在器以祀者又周禮甸師以共齍盛注齍盛祭祀所用穀也此字之本義主于盛穀故从皿也引伸

當為盛黍稷器名周禮九嬪贊玉齍注齍玉敦受黍稷之器也。可證其器或似敦或似鼎無常形也。故器似鼎者字亦从鼎。盛周文字固从鼎耳。又按盉字或从鼎作⿰禾鼎鼐字或从皿作盈古文皿鼎互通用字也』（古籀篇二十二第八至九頁）

p 高田忠周曰『古籀補分皿字唯收⿱妻皿形云妻字葢未察篆形也。此从皿妻聲即齍字異文也。齍妻古音同部固當通用說文齍黍稷在器以祀者也。从皿齊聲古祭祀黍稷盛以簠簋簠簋字皆从皿與齍字从皿均是同意鼎和五味之器祭祀之重物也。銘云齍鼎其義甚顯矣』（古籀篇二十二第八頁）

c 郭沫若曰『本器乃所謂方鼎而自銘為齍鼎。此外器形之可攷見者。如博古圖之王伯鼎銘曰王白作寶齍鼎。長安獲古編之揚

鼎銘曰、揚嘉鼎、善斋吉金彔之叔遣齍盨銘曰弔[illegible]作宮白淒、季㚸、齍盨銘曰、季𪓐盨作宮白寶隮齍盨、白六辭齍盨銘曰、白六辭作漸寶隮齍盡、均是方鼎、齍鼎盡齍盨齍盡自是一字、淒乃段借字也、圓鼎銘無作此字者、知雖鼎屬而別為一類、鼎之有齍鼎猶段之有盨也、善斋於方鼎均別名為齍盨、以次于鼎、甚有見地、今從之、盨字說文謂黍稷在器以祀者、大小徐本皆同、信如此解、則是以齍盨為粢、而韵會則引作黍稷器、所以祀者、段氏從之、則正是器名、周官多見玉齍盨之名、鄭玄於九嬪職文賛玉齍盨下注云、玉齍盨玉敦、受黍稷器、与後說合、此外則大抵說為粢之借字、然如大宗伯之奉玉齍盨与九嬪文同例、小宗伯之辨六齍盨之名物、与辨六彝之名物、辨六尊之名物相對為文自應同是器物、今有器銘可徵、此字已不成問題、且足証玉敦之說亦有誤、敦乃圖器、並

有整圓如球形者、俗稱為西瓜鼎、與齍之為方鼎判然不同、又盛黍稷之說亦有可疑、蓋古者𣪘盛黍稷、簠盛稻粱、于彝銘已有明徵、𣪘制甚古、簠則在方鼎絕跡以後、逮宗周中葉始出現、二者正相替禪、則方鼎蓋以充簠之用也、攷之周官、如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齍盛、又舂人掌供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齍盛者齍之所盛也、據此、足知齍之所盛實為稻粱而非黍稷」(兩攷二十九頁至三十頁厚趠齍)

b 柯昌濟曰「齍劉幼丹先生以為即古鼒字是矣才齍聲轉說文鼒鼎之圜掩上者从鼎才引詩曰鼐鼎及鼒」(韡華三七頁且子鼎)

b 吳闓生曰「[illegible]吳以為鼎之初字象三足在火上案此字中从齊則是齋鼎也鼎之初文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諸形中象鼎實有

七以調和之』(古文卷一第一〇頁且子鼎)

○陳夢家曰『西周初期自稱𪔂的多是方鼎而此器實是鬲形疑假借為𪔂鼎說文以為鼎之圜掩上者从鼎才聲爾雅釋器以為圜弇上者郭璞注以為鼎斂上而小口戰國時有一種款足鼎圜掩上小口而有蓋當是从此形式發展而來的三代5.16.2著錄一鬲而稱𪔂鼎猶薛氏9.100誨鼎自銘寶鬲鼎(本文第42器下)鬲鼎可能是𪔂鼎之類』(金選二四六頁西周銅器斷代尹姞𪔂鼎)

m馬叙倫曰『倫按𪔂鼎即說文之齍字從鼎從皿鼎皿皆盛器也』(刻詞二七頁尚鼎)

p楊樹達曰『⿱妻皿字从皿妻聲、乃齍之或體字也、說文五篇上皿部云、齍、黍稷器、所以祀者、从皿、齊聲、尋妻與齊古音同、說

文十一篇下雨部云、霽、雨止也、从雨、齊聲、又云、霎、霽謂之霎、从雨、妻聲、按二字音義皆同、實一字也、許君誤分為二耳、古訓通以齊訓妻、說文七篇上齊部、𪗉妻字从齊妻聲、而訓為等、實齊之加聲旁字、此皆齊妻二字古同音之證也、⿱妻皿與齍同从皿、而齊⿱妻皿為同音、其為一字、顯白無疑、釐鼎云、釐作寶⿱齊鼎鼎、此銘云⿱妻皿鼎、猶彼云⿱齊鼎鼎也、季盇鼎云、季盇作宮伯寶尊⿱妻皿、以⿱妻皿為器名、又其明證也、且齍為方鼎、而此器形方、故以⿱妻皿鼎為名、吳大澂釋⿱妻皿為妻皿二字、孫詒讓謂妻即𪗉妻字、皆誤。(積微六十八頁⿰犭昜⿱妻皿鼎跋)

陳直曰⿱齊鼎字說文所無說文古籀補云⿱齊鼎小鼎也案此字多見於鬲見於鼎者凡三趠鼎釐鼎尚鼎是也見於鬲者為伯戈父

a [古文字形] 盧

㽛次盧

〈2988〉「王子㽛次之庚燎盧△鑪」

〈1445〉「䣊王才在射盧△廬」

a 強運開曰「[古文字形]㽛次盧丁佛言容庚二氏均釋為盧字按从肉从盧當為臚之古文」（古籀三補卷四第七頁）

a 郭沫若曰「盧字原銘本作盧、從皿虍聲、此固應釋為盧字、斷無釋盤之理」然王氏（按王國維）據許書以盧為飯器、則非也、此方器之不適為飯器、一望可知、關馬（按關百益馬吉樟）二氏之釋盤即由其形似之臆測、器制似盤或盆而銘之以盧、余謂此乃古人爇炭之鑪也、許書、鑪、方鑪也、从金盧聲、今器為方器與許說正合、鑪字金文多作鐪、如邾公華鐘玄鏐赤鐪、曾伯霥簠吉

金黃、鏞、均鏞字也、邵鐘玄鏐鏞鋁、郲公牼鐘玄鏐鏞呂、則以鋁呂為鏞、鏞與玄為對文、與赤、黃、同例、乃用為黑色之意、鏞又可作盧者、從皿從金、古字不拘、如盤可作鎜(伯侯父盤)盨可作[金須](叔姞盨)盌可作[夗金](右里盌)匜可作[宀也皿](叔上匜 匽公匜)亦可作鉈(史頌匜)之類是也、漢人又省作盧、如菑川太子家金熥鑪、陽泉使者熏鑪、齊安宮銅熏鏞、又蓋重九兩之熏鑪、均作盧、是可知鏞盧盧鑪實係一字、鑪字其後起者也(今人作爐、又其後起)至許書之釋盧為飯器者、蓋假借之義、古書必有假盧為筥者、故許氏云然」(青研一○四頁至一○七頁新鄭古器之一二考核)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盧飯器也、从皿𥃝聲、盧籀文盧」盧从皿虘聲、容庚釋許書訓飯器之盧、郭沫若謂許訓非是、以嬰次盧器

形軗之盧實方鑪之鑪鏞盧盧鑪實係一字其說得失參半
金文盧即說文方鑪之鑪金文鏞即說文訓厝銅鐵之鑢容庚
釋鑪非說文盧訓飯器乃筶之同音叚借徐鍇本訓飲器此其
本誼也彝器膚盧鏞諸文虍下皆从甶甶為酒器載籍作卣
从甾乃形誤籀文盧从囟亦[illegible]西矢方彝與[illegible]形近致譌膚為𤮊盧
盧一字甶盧同意猶甶卣彝器並為卣乚其薦皿亦其薦也或
謂皿為後加意符以言其類亦通乚

a 盄 史盄鼎 〈0407〉「史盄父△乍寶鼎」

b 經典作淑 善也 卯盄 𠭯井人不盄 〈1390〉「不盄△淑」

c 井人鐘 〈0056〉「覭盄△淑文 且祖皇考」

d 克鼎 〈0675〉「盄悊淑哲△ 厥德」

e 命瓜君壺 〈2833〉「虖乎 康盄△」

b 徐同柏曰盄讀若弔（从古卷六、三十七頁周弔敦）

c 方濬益曰盄下从皿阮吳二錄并失摹按盄字見薛氏款識秦公鐘薛氏釋為弔盄阮錄卯敢銘釋從之今審此字上从叔不从弔如薛阮二家所釋則此顯盄為稱美其祖考之辭與譱夫克鼎盄悊厥德語皆不可通此字又从心作惄鄦公華鐘曰惄

穆不隊于乃身郤沈兒鐘曰恕于仁義其誼并同蓋皆以淑為誼古叔淑同字淑善也因思書費誓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以下文無敢不善言之則弔字當為淑字之譌又左昭公二十六年傳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帥羣不弔之人不弔即不淑猶云不善之人耳據此知書大誥諸篇之弔弔詩節南山之不弔昊天弔字皆當作淑蓋由古文叔作弔篆文弔作弔二字以形相近而譌者也或謂余此論不免武斷余曰是有確據非鑿空也莊子德充符曰斲以淑詭幻怪之名而齊物論曰其名為弔詭此弔詭即淑詭之譌灼然甚明又周禮春官太祝六曰誄鄭司農注引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曰閔天不淑不憖遺一老是先鄭所見左氏傳正作淑康成親見先鄭此注故於節南山詩不弔昊天毛傳以弔為至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

之也然不敢顯指經文為誤字則漢儒之慎而此一字遂歷二千年之久佔畢之儒罕有知其譌者夫亦可歎之至矣猶幸司農此注存於周禮獲為左證古誼不亡功莫大焉」（綴遺卷一、十五頁至十六頁井仁鐘）

「劉心源曰『盄即淑从皿者說文叔拾也詩叔苴傳同即其取皿之義疑盄為叔之異文叔淑通用耳邢敢芻人不盄井尸妦鐘覭盄文祖皇考文義皆是淑薛氏款識𤔲盄龢鐘作盄亦盄字誤釋盄也』（奇觚卷二、三三頁克鼎）

高田忠周曰『按阮釋作弔妄甚劉云淑字實謂為俶字也然其說無確據也但此字从皿从尗尤明晳者而字書無盄盄此必古字逸文疑从皿尗聲也果然盄俶應通用說見俶淑兩字下

愚竊謂盄亦惄之異文惄古文亦作惄上形與此相同从皿所

以食養又宋字从尗聲訓無人聲㗤字从叔聲訓㗤嘆也⿱艹俶字从俶聲訓艸旱盡也凡字从尗聲者有空虛之義然則⿱⿰亻尗皿从皿⿰亻尗聲⿰亻尗與尗通當訓為飢也不敢忘斷存疑備參耳……

劉〔心源〕云⿱叔皿即淑从皿者說文叔拾也即其取皿之義疑⿱叔皿為異文叔字叔淑通用耳卯敦菊人不⿱弟皿井尸鐘顒⿱弟皿文祖皇考文義皆是淑𨐨氏款識盄龢鐘作⿱弟皿亦此⿱叔皿字誤釋盄也・按如劉說以叔為俶也俶淑亦通用字又說文皿部有盄字从皿弔聲訓器也不得其詳此或是⿱叔皿字之譌弔叔古音通⿱弟皿形亦近故誤乎然未可遽斷定姑盄⿱⿰亻尗皿兩存可謂妥當矣』（古籀篇二十二第一九頁）

〈大50〉「乍作盄淑龢〔鐘〕」

盆[a]

盆

曾大保盆

<3010> 自作旅盆

陳夢家曰鑒之小者為盆顏師古注急就篇說盆則斂底而寬上善100曾大保盆自名為盆而形與顏說同盆為小鑒所以其功用亦大同于鑒(1)士喪禮鄭注盆以盛水(2)喪大記沐用瓦盤士喪禮浴用巾正義引作沐用瓦盆喪大記又曰浴水用盆(3)士喪禮淅米于堂南用盆(4)周禮牛人注盆所以盛血周禮玉人注古者以盤盛血以敦盛食凡此盆為盛水器浴器均同于鑒

盛冰之鑒亦可以盤代替士喪禮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喪大記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周禮凌人大喪出夷槃冰所謂夷槃即尸槃古夷尸一字所以士喪禮注云夷槃承尸之槃既夕禮夷床

注云夷之言尸也』(金選三二二至三二三頁壽縣蔡侯墓銅器)

a 盨 不从皿 器名 斂口而橢圓

周雒盨 須字重見

〈1464〉 周雒乍旅盨

b 鄭義羌父盨

〈1466〉 奠

鄭義羌父乍旅盨

c 𤔲鬳盨

〈1476〉 項𩰫父乍旅盨

d 爲甫人盨

〈1461〉 口口爲甫人行盨

e 曼龔父盨

〈1488〉 曼龔父乍寶盨

f

g 曼龔父盨

〈1489〉 曼龔父乍寶盨（A.B）

h 弔倉父盨

〈1450〉 叔倉父乍寶盨

i 伯汈其盨

〈1494〉 白（伯）汈其乍旅盨

j 仲義父盨

〈1456〉 中（仲）義父乍旅盨

k 禹比盨

〈1497〉 文考惠公盨

l 虢仲盨

〈1485〉 乍旅

盨 丝兹盨 友首十又二

m 改盨

〈1479〉 改乍朕文考乙公旅盨

n 克盨

〈1496〉 周乍旅盨

o

白大師盨

<1457> 伯大師作旅盨△

p

虢弔盨

<1463> 虢叔鑄行盨△

q

單子伯盨

<1481> 單子

白乍叔姜旅盨△

r

遅盨

<1491> 繛作姜湨盨△

s

t

中伯盨

<1451> 中白伯乍䜌女

姬旅盨△ 用 (A·B)

u

伯庶父盨

<1473> 白庶父乍盨毁△

v

伯筍父盨

<1448> 白筍父乍旅盨△

w

弔賓父盨

<1458> 叔賓父乍寶盨△

x

鄭登弔盨

<1467> 奠登弔叔乍旅盨△

y

鳧几盨

<1482> 隻叔作仲姬旅盨△

z

a'

延盨

<1483> 走亞鷹孟延乍盨△ (A·B)

b'

c'

筍伯盨

<1480> 鑄匋盨△ (A·B)

d′ e′ f′ g′

杜伯盨　从米

<1493> 杜白(伯)乍𩚀盨 (A.B.C.D)

h′

史𩛥盨

<1452> 史𩛥乍旅盨

i′

弔姞盨　从金

<1455> 叔姞乍旅盨

j′

攸鬲盨

<1447> 攸(攸)甭作旅盨

k′

仲自父盨

<1487> 仲師父作季龏口寶隮盨

l′ m′

从木　鄭井弔盨

<1471> 鄭井叔康乍旅盨 (A·B)

n′

禹弔盨

<1469> 禹叔興父乍旅盨

o′ p′

㝨伯盨

<1492> 㝨白(伯)子𡢁父作其征盨 (A·B)

q′

仲𩛥盨

<1462> 中𩛥口𠭯作鑄旅盨

〈1460〉「作遺盨。」

〈1486〉「師趛作楕姬旅盨。」

l',m' 吳式芬曰「徐籀莊說……簋字从木，即古文杌，周禮小史故書簋或為九，九凥之變。从木則為杌矣。」（攈古卷二之二、二十頁至二十一頁鄭邢叔簋蓋）

l',m' 徐同柏曰「簋字从木，即古文杌，周禮小史故書簋或為九，九凥之變，从木則為杌矣。」（从古卷八、三十五頁周鄭邢叔簋）

l' 方濬益曰「按篆文簋簋二字均从竹，儀禮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是古有竹簋，亦必有竹簋也。此文與說文簋下古文杌均从木，是古又有木簋之證。」（綴遺卷九、十五頁鄭井叔康簋）

b

吳大澂曰楊沂孫說簋从須从皿沐器也簠簋不飭不潔也

鄭義姜父簋(古籀補二十三頁)

強運開曰叔倉父盨說文檟盨負戴器也从皿須聲容庚云器名斂口而楕圜宋以來定為簋容氏於竹部簋下僅引仲義父盨一篆並云盨字重文蓋以說文本有盨篆而未敢遽信宋人以盨㐌簋之為當也運開按說文簋黍稷方器也从竹皿皀⿷匚食古文簋从匚食九匭古文簋从匚軌朹亦古文簋段玉裁云按簋古文或从匚或从木蓋本以木為之大夫刻其文為龜形諸侯刻龜而飾以象齒天子刻龜而飾以玉其後乃有瓦簋乃有竹簋方因製从竹之簋字據此則簋實為後起字古時之簋以木以瓦以竹初無范銅為之者是今所傳彝器之盨斂口而楕圜者實別一器製既不同决非簋也自宋人以盨為簋習

非成是延誤幾及千載故特為攷而正之周務盨省皿段須為盨盆可證盨之不應讀皀簋音也』(古籀三補卷五第六頁)

徐中舒曰『王懿榮翠墨園語於黃紹箕說𣪘後跋云

自陳壽卿(介祺)一言而自宋至今之所謂彝者皆變稱為敦

自黃仲弢(紹箕)一言而自宋至今之所謂敦者又變稱為簋

矣然則盨者又果何屬哉吾欲為之說而不得也

容氏𣪘周禮樂器考略繼此而為說云

盨之為器不見於三禮惟說文皿部盨樍盨負戴器也宋以來稱此為簋盨錢坫定𣪘為簋而於此仍以簋稱之故謂古人於簠盨簋二器多溷稱然盨簋二器其制各別且盨𣪘有連言

者如伯庶父盨云伯庶父作盨毁叔樂父盨云叔樂父作盨毁尤足證二者之非一然其為用則大抵相同

容氏此說惟於盨毁之形製與文字嚴加分別而於盨之為物依然無說余疑戰國以下之桮即盨之遺製桮之形橢匋齋吉金錄載漢史侯家染桮及山都桮其製皆與盨近其證一說文於桮下云𠥮也又於𠥮下云小桮也𠥮或從木作𣝮𠥮作𣝮與𣝮盨字同𠥮及𣝮盨不見於經傳而說文屢稱之漢代必有其物當為古語之僅存者疑𠥮即𣝮盨之省稱或為飲器或為負戴器要當以橢得名其證二桮或作杯古音在之部古不音字多與幽部孚音字通如罘或作罦罘罳或作浮思盨古音在侯部古幽侯部字多相通故盨得與桮通其證三銅器盨毁連言猶之杯圈（禮記玉藻）桮棬（孟子告子）連言盨之遺製為杯毁之

遺製為圈棬（圈棬皆從器圜得名梋䳆盎盌捥碗皆其異文）其證四綠此四證言之盨之為梧蓋無可疑」（集刊第三本四分四八六至四八七頁陳侯四器考釋）

吳闓生曰「簋金文皆作盨或省作須亦作頪䫀。或疑盨為盥器須即頪字其字象人盥濯須眉之形考卑匜云卑肇其作盨鬲以匜為盨鬲則盥器之說似有据然以今所錄各器驗之寅簋乃典制大文杜伯遅簋亦皆祭享之器而虢仲簋十有二皆不可以為盥器也又有伯庶父作盨敦盨敦并稱而京叔簋則稱饙盨其非盥器。明矣今仍從舊釋」（吉文卷四第四頁寅簋）

李孝定曰「金文又有盨字習見作□（曼龔父盨）□（虢叔盨）諸形為飲食器名如克簋（實當定名克盨）云……用作旅盨佳用獻于師尹朋友婚遘

克其用朝夕亯于皇祖考皇祖考其數數熊熊降克多福……見小校經閣金石文字（卷九第四十一頁）說文皿部盨檳盨負戴器也从皿須聲漢書東方朔傳是寠數也師古曰寠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寠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也按字在金文為食器之名在漢為負戴器即當時俗語所謂寠數其義已有衍變就字形言與甲文之盨金文之盨極為相近疑為古盨盤之專字惟金文中已用此為食器之名 又苦無他佐證姑附及之以俟異日之考訂（集刊外編第四種九九二頁釋盨與沫）

「大25」

「用乍寶盨」

a 免盤 盂

<2917> 周乍般 盤盂△

b 䨻王盂

<1933> 䨻王乍 姬䰧盂△

c 仲皇父盂

<1949> 王中仲皇父乍 𡠜媍般盂△

d 毛毛匜

<2962> 毛毛乍王母 媿氏頪盂△

e 伯𤰔盂

<1937> 白伯𤰔乍母 𠂤中旅盂△

f 麥盂

<1950> 乍 盂△

g 才盂

<1944> 才敢乍 姜盂△

h 命面父盂

<1936> 命面父乍茲 女寶盂△

i 賁盂

<1916> 賁作 盂△

j 伯角父盂

<1947> 白伯角父 乍寶盂△

k 吴盂

<1929> 吴乍 寶盂△

l 餗子盂

<1942> 餗子子口 乍旅盂△

m 圅皇父盂

<326> 圅皇父乍琱媍妘般 盤盂△ 尊器毀具 鼎具

n 季良父盂

<1948> 季良父乍 𢼸始寶盂△

o 伯春盂

<1930> 白伯春乍 寶盂△

p 伯𩜙盂 从金从鼎

<1935> 白伯𩜙自乍 用𩜙盂△

鉌 [8]

左關鉌 从金从和

〈3021〉「左關之鉌△」

鉌 子禾子釜

〈3020〉「關鉌△節于稟斛」

和 [5]

史孔盉段和爲盉

和字重見

〈1940〉「史孔乍和△盉」

[8] 方濬益曰「後漢書戴就傳又燒鋘斧章懷注引張揖字詁鋘臿刃也一切經音義曰鋘此古文奇字鏵又曰古文苿鏵二形今作釫或作鋘同方言臿宋魏之間謂之鏵說文苿兩刃臿也从木丫象形宋魏曰苿也或作釫从金从亐段若膺大令曰苿鏵古今字也高注淮南曰臿鏵也青州謂之鏵釋名鍤插也掘地起土也或曰鏵鏵刳也刳地為坎也高劉皆作鏵苿字亦作鋘吳越春秋夫差夢兩鋘殖吾宮牆太宰嚭占之曰農夫就成田夫耕也公孫聖占之曰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 濬益 按諸書訓

解皆以鍨為田器耒耜之屬無有言為量器者得此可補古義之闕畧』（綴遺卷二十八、二十一頁左關鍨）

「吳大澂釋鍨曰『从金古器名其制似半匏而有流文曰左關之鍨與陳猷釜子禾子釜二器同出膠西靈山衛古城十鍨所容不滿一釜殆亦陳氏之家量與陳介祺藏器說文無此字』（古籀補八十四頁）

「劉心源曰『鍨說文作𣏌云兩刃臿也从木从象形宋魏曰𣏌也重文作釫云或从金从亏 釫亦作 五瓜切玉篇鏵胡瓜切鏵鍫也釫同鏵廣韻釫兩刃鍤也鍨鍨鍫鏵同鍨是鍨𣏌釫鏵同字皆謂鍤也吾聞陳氏得此釜及鍨於膠西靈山衛古城鍨形如半匏有流銘曰左關之鍨佀為飲食之器博古圖宋君夫人鼎銘曰釪鼎釫与鼎連文其非鍤也明矣』（奇觚卷六三六頁子禾子釜）

8 高田忠周曰『按廣韵鋘鋈比鋘即茉之叚借字段氏玉裁說茉字亦作鋘吳越春秋夫差夢兩鋘殖吾宮牆大宰嚭占之曰農夫就成田夫耕也玄應曰茉古文奇字作鋘李賢引何承天纂文張揖字詁作鋘鋘又鋘之俗承天改吳為吳因又改鋘為鋘耳非張揖有鋘字也此亦為茉之叚借也今以此篆證此古別有鋘字許書偶遺耳而古者多借為茉字故玄應謂為茉之異文也然鋘亦叚借為鋙字實為鋤也集韵錕鋘山名出金可作刀以切玉列子殷湯篇錕鋙之劍是也葢其本字作昆吾見子虛賦作鋙作鋘皆屬叚借也』(古籀篇十二第二三頁)

6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盉調味也从皿禾聲此篆从皿實从皿一一者指事也五味在中也如此而初可見調味之意也又禾為

嘉穀調味者也故為含滋液見春秋說題辭又和為相應也唱和也調聲也又龢為樂曲之調然則龢味盉三字音同義亦相近故經傳或借味為盉詩烈祖亦有和羹是也和羹可酌也故此等諸篆以禾字兼扚形以寓意』(古籀篇二十二第一三頁)

P 高田忠周曰『按盉亦鑄器也故从金鼎者味五味之寶器也故从鼎然唯从金鼎以會意實鼎義耳故此存禾聲以分別晚出異文也』(古籀篇二十二第一四頁)

ん 馬叙倫曰『[illegible]說文作盉從皿禾聲皇父敦作[illegible]伯角父盉作[illegible]伯春盉作[illegible]金文亞形中多箸[illegible]形說文盉調味也廣川書跋引作調味器也倫謂說文之例止訓器也調味器也本作器也調味者也調味者也蓋字林文今本

説文非許慎原本，實字林附於説文，又經唐人習明字科者所刪節之本（詳許疏證）。唐人始刪爲謂味器也，後復經刪如今文，則本名詞而似爲動詞矣。王國維謂目驗盉乃尊卣一類，盖和水於酒之器，所以節酒之厚薄者也。倫謂伯春盉字從𠧪，酉之異文，金文卣字皆𠧪之隸變（許瀚説）。而借爲酉，左傳廿八年傳注引李巡，卣，鬯之罇也。釋文卣，本或作攸，周禮鬯人，廟用脩。鄭司農云，脩，器名。後鄭云，脩讀曰卣。説文卣，讀若攸，攸讀若酉，可證也。酉即今之紹興酒罎，故李巡云，鬯之罇也。鬯爲醖釀之釀本字，從𠀠從米，會意，其聲即得於𠀠，𠀠即説文之亯，變譌爲𠀠也。金文多作□□，甲文其形至繁，大氏作□□□□□□□諸形。金文之□與甲文之□同，甲文之□□爲一類，皆從□者，而

甲文則兼從屮、□其首者也、□之□蓋從鼎、其從屮者乃從屮鬯聲、爲鬯艸本字也、詩及金文皆有秬鬯一卣之文、即謂黑黍釀酒一罈也、釀則酒母也、以此可證盉之從酉之故、而王說爲禱、吕時盉猶有其器也、圅皇父敦伯角父盉所從之□及□、皆是說文鋞之重文作□者也、蓋□本象酒器之形、後以金屬所爲而增金旁、」(刻詞一一六頁至一一七頁 絲女盉)

郭沫若曰「盉、王國維以爲和酒之器、殊不盡然、金文盉从禾者乃象意而兼諧聲、故如季良父盉字作□、象以手持麥稈以吸酒、則盉之初義殆即如少數民族之咋酒罐耳」(張家七頁伯庸父盉)

王國維曰盉見於宋人書中為最早歐陽公集古錄已著錄一器其銘曰伯王𣪘子作寶盉然古未嘗知有是器亦未嘗有是名也說文盉調味也不云器名自宋以後知其為器名然皆依傍許氏之說以為調味之器也余觀浭陽端氏所藏殷時斯禁上列諸酒器有尊二卣二皆盛酒之器古之所謂尊也有爵一觚一觶二角一斝一皆飲酒之器古之所謂爵也有勺二則自尊挹酒於爵者也諸酒器外惟有一盉不雜他器使盉謂調味之器則宜與鼎鬲同列今廁於酒器中是何說也余謂盉者蓋和水於酒之器所以節酒之厚薄者也古之設尊也必有玄酒故用兩壺其無玄酒而但用酒若醴者謂之側尊乃禮之簡且古者惟冠禮父之醴子昏禮贊之醴婦酳媵及聘禮禮賓等用之其餘嘉禮賓禮吉禮其尊也無不有玄酒此玄酒者豈真虛

設而但貴其質乎哉蓋古者賓主獻酢無不卒爵又爵之大者
恆至數升其必飲者禮也其能飲或不能飲者量也先王不欲
禮之不成又不欲人以成禮為苦故為之玄酒以節之其用玄
酒奈何曰和之於酒而已矣昏禮記婦人入寢門贊者徹尊冪
酌玄酒三屬於尊此和之於尊者也周禮春官司尊彝凡六尊
六彝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鄭注凡酒
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命浩
酒曰滌是脩酌用水也郊特牲云明水涗齊貴新也是涗酌亦
用水也此和之於酌時者也和水於尊者挹彼注茲而已至於
酌酒時以水和而泲之於尊則已鉅於爵則已細此盉者蓋用
以和水之器自其形制言之其有梁或鋬者所以持而蕩滌之
也其有蓋及細長之喙者所以使蕩滌時酒不泛溢也其有喙

者所以注酒於爵也。然則盉之為用，在受尊中之酒與玄酒而和之，而注之於爵。故端氏銅禁所列諸酒器中有是物。若以為調味之器，則失之遠矣。」（觀堂一三三頁至一三五頁說盉）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盉，調味也。从皿禾聲。」郭沫若謂象以麥秆从器吸酒，王國維謂用以和水之器。郭說字形，王釋其用，並皆可从。大抵初民已知虹吸方法，以秆自尊皿中引酒。金文㱃字所从酓亦有此意。盉之為器有細長之喙，蓋即濫觴於麥秆也。盉與酒器並列，用以和水，較許說為優。盉或从金和聲，左關鉌、子禾子釜並作鉌，从和。和即和，木禾互用，金文屢見，如休或作休，曆或作暦，不勝枚舉。清儒釋誤，謬甚。」

a 益 五經文字云謚說文謚字林 益公鐘

〈0020〉「益公爲楚氏鉌鐘」

b 𥁰 亦伯

〈1389〉「益公至」「王命益公征眉敖」

c 休盤

〈2922〉「益公右走馬休入門」

d 畢鮮𥁰

〈1294〉「畢鮮乍皇祖益公尊𣪘」

e 益方彝

〈2445〉「用乍朕文且益公寶尊彝」

f 𪶏子乳爲鎰 說文所無

旻成侯鐘 重十鈞十八鎰

〈3022〉「重十鈞十八益」

g 少府小器 二鎰

〈3038〉「少府二益」

〈0644〉「齋五益六釿半釿四分釿坪」(器)

〈2151〉「用乍作朕文祖益益公寶尊彝」

a 方濬益曰說文益饒也从水皿水皿益之意也（依段氏注補水字） 此文益與畢鮮𣪘同空首布作益皆古文从水消蓋象水在皿中半見

於外欲溢之形也本書水部溢器滿也从水益聲滿之謚與饒通意古只以益為溢後世始有溢字耳故其謚又為增為多為富為長為過為大為裕是其證也又言部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謚笑皃金壇段氏玉裁說文注據一切經音義及六書故所引唐本說文刪謚存諡改謚為行之迹也其說當矣今按五經文字曰謚說文也謚字林也字林从謚為笑聲音呼益反以此銘益字證之謚从古文益與諡為古今字是呂忱所據真古文特不審何故訓為笑聲後人既據之以改說文乃譌謚為諡又以謚為行之迹也謚為笑皃分為二字實則祖述字林而互舛者也段氏知其誤而不知其致誤之由今得此文為證昭然若發矇矣（綴遺卷一、二頁益公鐘）

孫詒讓曰『金文益公鐘益作𥁃畢䕌敢作𥁃龜甲文云口申卜出口日征𥁃亦益字也綜覈三文上皆从水省與小篆不同攷說文口部谷从口从水敗皃又谷部谷从水半見出於口又酋部酋从酉水半見於上竊意古文益字蓋从水半見與谷谷酋三字略同凡水在皿中平視不可見至尌𢮏極滿乃敚見於上正是饒益之意古文形意相兼義例至精小篆變从水不省則是水全見將溢出皿外不得長有其饒矣殆非倉沮造字之初恉也』(名原下四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𥁃饒也从水皿皿益也蓋皿可以盛也故為多益之義此篆殆似八皿合形然益字所無此為益異文明矣又按說文溢訓器滿也从水益聲或云益溢同字然顧野王曰按爾雅溢盈也孝經滿而不溢者謂盈而出也說文溫器滿

也。从水从皿。溢聲類亦洫字也。然古本說文水在皿上為益，水在皿旁為洫，二字義自分別。由是即知此篆水形作巛者，與酓字同。酓下曰繹酒也，从酉水半見于上。葢酉者尊也，酒久熟而將溢出也，故从半水而見其意。水在于皿而豐饒將溢，故从皿从半水見上，以見其意。造字之恉全同。又谷下曰泉出通川為谷，从水半見出于口。即知谷上作巛，亦為同意也。然則益字作巛益，却為異文也』（古籀篇二十二第一四至一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益，饒也。从水皿，水皿益之意也。按古作益（歸夆敦）。皿中盛物，八象上溢形。或作益（學鮮敦）』（文源）

周名煇曰『皿部益（歸夆𣪘）益（益公）益（益公鐘）吳氏定為益字古文。今考定為畢字古文。

名煇案說文皿部云益饒也从水皿皿益之意也此兩文作益而畢鮮段字作益分明从儿从血或从儿从皿儿仌不同當非一字吳定之誤不辨可知惜近日容庚作重定本金文編猶承吳說定為益字惑不可解豈所謂目能見千里而失之眉睫者乎

吳子馨作金文世族譜推定益益即畢字古文固可由畢鮮之祖稱益公有此實證足以堅樹此義尋說文八部云必分極也从八从弋而周禮考工記弓人云天子圭中必鄭注組約其中也讀如鹿車縪之縪八畢必古音同在至部詩七月篇云一之日觱發說文仌部云滭冹風寒从仌畢聲又云冹一之日滭冹是今本詩經觱（或本作觱誤）發許慎據本作滭冹觱字从角从誖字籀文為聲而誖字从孛聲孛字从八聲是八畢同聲同義求諸

說文得其碻證者也然𥁰之後為畢者殆𥁰為周初始封之地名其後流分子孫遂以畢字為之猶陳國本字作敶後在齊國別其字作墜又轉為田氏字形雖易而聲義不變此當與之同例歟』(古籀考卷上一〇至一一頁)

周萼生曰『𥁰字舊釋益蓋从水从皿此从八从血說文夰部臩从大八臦聲周書曰伯臩臩古文囧字又囧部盟殺牲歃血从囧从血篆文从朙古文从明周宜卣盟字作𥁰月字在八字兩畫之間去掉月字就是𥁰八字是囧字省也是臩字省八分也歃血就是飲血分血而飲為盟魯大司徒匜和子仲匜的孟字均从子从𥁰亦是从盟得聲故𥁰當釋盟』(文參一九五七第八期五三頁郿縣周代銅器銘文初釋)

b楊樹達曰『益即益字、五經文字云、謚、說文也、謚、字林也、此益益一字之證也。』(積微九十三頁𦳝伯段跋)

f楊樹達曰『羅氏振玉云此器銀質、……銘曰二益、殆亦古量器歟、今按羅說是也、儀禮喪服傳及既夕禮並云、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注並云、二十四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釋文引王肅云、滿手曰溢、小爾雅廣量云、一手之盛謂之溢、經傳字或作鎰、銘文作益、與溢鎰為同音字也。』(積微二五三頁分[illegible]量器跋)

高鴻縉曰『說文𣲖俠流也从水必聲兵媚切

徐灝曰俠流恐非取俠士之義多用俠為夾上林賦偪側泌瀄

蓋其本義也

按金文有𠔁皿字象皿中淘物而分泌去其水也字倚八(分)畫

皿中盛水形，由文八生意，故託以寄分泌之泌，動詞。秦時另造泌字，變為形聲（形聲字例二篇三〇四頁）

唐蘭曰『銘文記周王分土地給永的事情，但王不在場，傳達周王的命的人是益公，益公在銅器銘文裡是常見的，有益公鐘（三代吉金文存一卷二叶）、休盤（同上十七卷十八葉）和乖伯簋（窓齋集古錄十一卷二十二葉）。銘文說「厥泉公出厥命」，意思是這次和益公一起出這個王命的人，說文「泉，众與詞也。虞書曰泉咎繇」，今尚書作「暨皋陶」，泉有與或及的意思，是邢伯、榮伯、尹氏、師俗父、遣仲等五個人，這五個人在銅器銘文裏都不是陌生的，在趙曹鼎（三代吉金文存四卷二十四葉）、走簋（西清續鑒甲編十二卷四十四葉）、利鼎（三代吉金文存四卷二十七葉）、師虎簋（同上九卷二十九葉）、師毛父簋（嘯堂集古錄下卷五十二葉）、豆閉簋（三代吉金文存九卷十八頁）、師〔全〕父鼎（同上四卷三十四葉，全字舊釋奎誤）等器裏有邢伯，在敔簋（嘯堂集古錄下卷五十五葉）、康鼎（三代吉金文存四卷二十五葉）、卯簋（同上九卷三十七葉）、同簋（同上九卷十七葉）

等器裏有榮伯.尹氏的名字又見于敔簋在休盤.走簋和師晨鼎.攈古錄三之二卷二十一葉.都叫做作册尹.師俗又見于師晨鼎在南季鼎三代吉金文存四卷二十四葉叫做伯俗父.在㝬鼎同上四卷二十一葉.裏有遣仲.這些重要人物都是同時的.因此這些器銘是可以綜合起來研究的.

益公鐘是屬于益公本人的.鐘的出現較晚.說明他不是西周初期的人.但他既和邢伯同時而邢伯是共王時人.就不可能是厲王以後的人.有關益公的另外兩件銅器乖伯簋裏的文武兩字寫作玟珷和康王時的盂鼎一樣.說明它們的時代是接近的.休盤是二十年正月既望甲戌做的.而西周中期的四個王裏.只有共王.懿王在記載裏有二十年.孝夷兩王都不到二十年.共王太平御覽八十四卷引帝王世紀說.在位二十年.通鑒外紀引皇甫謐說.二十五年.懿王太平御覽作二

十五年.孝王太平御覽引史記十五年.夷王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十六年.因此他應該是共懿時期的人.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斷定永盂是周共王十二年冬天做的器.約在公元前940年前後(這是從共和元年為公元前841年,加上記載裏比較近似的共懿孝夷厲等王年數推算出來的.」

(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一期五九至六〇頁永盂銘文解釋)

大6
郭沫若曰「益」即謚或謚號也.裏石磬「口之配厥益曰鄭子」又「自作造磬厥名曰裏石」與此同例.號曰「大政」乃祭器之名號」(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九期十頁班段的再發現.又參兩攷二三頁班段)

b-c
周法高曰「芇伯段與休盤之益公當為一人.諸家無異詞.郭沫若云「此器余初以文武字作玟珷.與大盂鼎同.遂擬為康世器.

証據至為薄弱。今案益公即休盤之益公，仲即無叀鼎之司徒南仲，實宣世器也。年月日辰、文字事跡，與宣世諸器均無牾。」兩攷一四七頁茾伯𣪘。

案茾伯𣪘文武作玟珷，王作王，休盤稱「文考日丁」，皆較早之證明，故拙著英文本西周年代考 Chronology of the Western Chou Dynasty，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四卷一期一八九頁。案休盤「隹廿年正月既望甲戌」為穆王二十年（929B.C.）吳其昌定休盤為穆王時器，麻朔卷一頁三九。茾伯𣪘為康王時器，麻朔卷二頁三六。柯昌濟定休盤為宣王時器，韡華壬篇頁二。茾伯𣪘為穆王時器，韡華丙篇三四頁。郭沫若定休盤兩攷頁一五二。茾伯𣪘兩攷頁一四七為宣王時器。陳夢家、董作賓西周年曆譜定休盤為孝王時器。白川靜定休盤、茾伯𣪘為夷王時器，並為休盤與休𣪘西清二八、三、三代六、三「休乍父丁寶𣪘口圖象標識」八、七為一人之器，為鼓腹之兩耳圈足𣪘項下有顧龍文，近於仲𠂤父𣪘盧氏一三、通考二七七，器制非孝夷

期以下盤稱父丁為日丁兩者為一人之器（金文通釋一四六休盤 白鶴美術館誌第二五輯三〇〇頁）案容庚商周彝器通攷上册三三九頁云「仲自父設（附圖二七七）高三寸口飾夔紋一道兩耳作獸首形銘「仲自父作好旅簋其用萬年」兩行十字盧氏（圖十三）著錄」列為西周前期（恭王以前）可見屬之穆王極為允當

一九六九年陝西省藍田縣出土永盂云「唯十有二年初吉丁卯益公內入即命于天子」唐蘭以為恭王十二年案唐氏定為西周中期與余說合但定休盤為恭王二十年與余定穆王二十年不同案唐蘭與余同定師虎簋「隹元年六月既望甲戌」曶鼎「隹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為恭王元年如據唐說二者在曆譜上未必能相容而余說已照排入曆譜（可以自成其說參拙著英文本西周年代考）

參閱1284易。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益饒也。从水皿。水皿(段注補水字據)益之意也」金文益字方濬益據五經文字謂說文謚字字林作謚故知益為益之古文。然字林訓謚為笑聲。與行迹之謚似不必為一字。段氏於說文刪謚存謚。並謂謚乃呂忱所改。說較平實。益為溢之本字。甲骨文作□。取水在皿中。滿欲外溢之意。金文益字毫無此象。楊樹達、容庚等並从方說。誠可怪也。周名煇謂畢之古文。高鴻縉釋泌。象皿中淘物而去其水。周寶生釋盈。謂分血而飲為盈。然旻成厌鍾及少府小器並用益為重量之單位。釋畢釋泌釋盈。皆不能通其讀。竊疑益為皿之異文。其證有三。皿血互混。金文屢見。即以此字為例。畢鮮簋即从皿不从血。血上之八

乃無意義之繁飾。尊篆文作尊，金文作奠及尊，此一也。箕說文謂𠀠亦古文箕，金文𠀠或作𥫗(匜)史頌，此其二也。孟字白家父段作盉从益，其字作孟，从子从皿，子亦子之繁也。（周䔰生謂子仲匜之孟字从子从益，誤。）孟字从皿益皿一字，此其三也。㬎成𠪚鐘及少𣊭小器之益當讀作兩，兩皿古音並在陽部，兩之聲母為l，皿為m，m l亦可相通，如麥(m)之與來(l)，睦(m)之與陸(l)等是也。金文有兩字與㒳同誼，然兩壺兩鑐，㱿㒳馬㒳云云，皆非重量單位。廣雅釋詁曰兩二也。是也。說文二十四銖之訓乃借義。小器及鐘之益亦讀作借義之兩。

林潔明曰：張日昇君謂益為皿字，又謂少𣊭小器及㬎成𠪚鐘之益當讀為兩，並非。按來與麥通，經籍中固常見，而睦讀m-

陸讀ㄌㄧ、皆於韻書中得其音讀之確證。從研究形聲字聲符之關係、因推知麥睦上古當讀為複聲母ㄇㄌㄧ。今考廣韻从兩得聲之字如倆、裲、緉、魎、啢等皆讀ㄌㄧ、从無一字讀作ㄇㄧ者、而从皿得聲之字如孟、盌、以至从孟得聲之字如⿰目孟、猛、蜢、艋等、亦皆讀ㄇㄧ、無有讀作ㄌㄧ者。則知在中古兩與皿二字之聲母實無任何可通之確證。更不得逕謂上古音皿兩二字聲母可通。張氏之言實倒果為因。其謬顯然。余意五經文字云「謚說文也，諡字林也」。當有所本。⿱八皿當依从容庚氏釋作益。則於諸器銘文文意莫不順適。是成侯鐘及少府小器之益用為容量或重量之單位。則楊樹達氏已言之甚詳(見積微二五三頁)是也」。

〈大6〉「⿱八皿。曰大政」〈大14〉「用作朕皇文考⿱八皿。白(伯)寶⿰阝尊𣪘」〈大24〉「用作朕剌且烈祖乙白戠⿱八皿。姬寶𣪘」

盥 a 齊侯盂

「齊侯乍賸寡𡖄口孟姜盥盂」〈2935〉

b 夆弔匜

「夆叔作季妃盥盤」〈2982〉

c d 蔡侯缶

「蔡侯𪇰之盥缶」〈2997〉

（盞c 寍）

「客鑄盥」〈0262〉

「𠈀君𢇛旂者其成公鑄子孟妃賸盥壺」〈2818〉

「齊侯乍賸寡𡖄孟姜盥般（盤）」〈2918〉

「蔡侯𪇰作大孟姬媵盥缶」〈2997〉

王筠曰「盥下云從𦥑水臨皿此順遞爲意而兼指事者也然筠清館周仲子化盤曰自作盥盤皆作盤二字反文其篆作𥂝乃爲完備上半臼水之臼乃沃盥之人之兩手也此奉匜之狀古匜字作𠃉乃不從匜而從水者其事主乎水也中央之𠀤即𠃉字

乃澡手之人之兩手也下有皿以承其水其事乃備小篆省下兩手許君始以臼為澡手者之手矣」(釋例一九〇頁至一九一頁)

吳大澂曰「[古文]古盥字从水从皿从廾象二人共盥形中子化盤」(古籀補二十七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盥澡手也从臼水臨皿也按古作[古文]齊侯盂从水在皿中上兩手象盥形或作[古文]仲子化盤从皿手象沃盥形」(文源

高鴻縉曰「[古文]」(前六.42.二)按字原倚又(手)畫其於皿水中澡之之形由文又生意故託以寄澡手之意動詞周人變水形為水字又增隻手為雙手意自不殊但可从臼水皿中會意後世承之不知其初文為象形也」(字例二篇二八八至二八九頁)

〈大43〉「眞公乍作為子弔叔姜口盥壺」〈大44〉「慶弔叔钕作般媵子孟姜

盥盥」



[a] 盈 說文所無

杞伯盈

〈3025〉「杞白敏文作邾嬶寶盈」

[a] 吳式芬曰[7]許印林說。器似盆而銘作盈。不見于說文。蓋州林本裕盍長萃篆有之。以為即盄字。集韻四宵出盄盈二字。注云。說文器也。或作盈。是萃篆所本。疑說文本有此字。而今逸之也。說文訓盄為器。不詳器之形制。薛款識有秦盄龢鐘。亦莫曉其義。今此銘作盈。則器為盈無疑矣。說文銷小盆也。廣雅銷謂之銚。說文銚溫器也。此器制似盆而銘作盈。其銚之異文乎。古者制字召兆多互用。說文鞀或作鞉。又或作鼗。籀文又作磬。其明證矣。說文銚一曰田器。又錢銚也。古田器。詩臣工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毛傳錢訓銚。正義云。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瀚案此銚乃假借字。其正字當作鉊。說文。

鋁.大鐮也.又引張徹說.鐮謂之鋁.說文鋁.鐮也.廣韻.鋁淮南呼鐮.方言.刈鉤江淮陳楚之閒謂之鋁.此鋁正刈物之器.上古字少.假銚為鋁.毛公傳詩已然.故許氏于銚下引一曰田器以明假借之義.于錢下即本毛詩傳為說.于鋁下乃特著鐮訓.使讀者參互會通.知其孰為假借.孰為本義.此又召兆相通之一證也.據此鋁為大鐮.亦借作銚.銚為溫器.又別作盄.銚从金謂制田用銅也.盄从皿.謂飲食之用器也.亦猶槃之古文从金.籀文从皿矣.」(攈古卷二之二.五十一頁至五十二頁杞伯盄)

a 方濬益曰:「按攈古錄金文載許印林明經說此銘曰:器似盌而銘作盄.不見于說文.蓋州林本裕益長萃篆有之.以為即盄字集韻四宵出盄盄二字.注云說文器也.或作盄.是萃篆所本.疑說文本有此字.而今逸之也.說文訓盄為器.不詳器之形制.辟

款識有秦盄龢鐘亦莫曉其義今此銘作盄則器為盄無疑矣說文銷小盆也廣雅銷謂之銚說文銚溫器也此器制似盆而銘作盄其銚之異文乎古者制字召兆多互用說文鞀或作鞉又或作鼗籀文又作磬其明證矣說文銚一曰田器又錢銚也古田器詩臣工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毛傳錢訓銚正義云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瀚案此銚乃假借字其正字當作鉊說文鉊大鎌也又引張徹說鎌謂之鉊說文鉊鎌也廣韻鉊淮南呼鎌方言刈鉤江淮陳楚之閒謂之鉊此鉊正刈物之器上古字少假銚為鉊毛公傳詩已然故許氏于銚下引一曰田器以明假借之義于錢下即本毛詩傳為說于鉊下乃特著鎌訓使讀者參互會通知其孰為假借孰為本義此又召兆相通之一證也據此鉊為大鎌亦借作銚

銚為溫器又別作盄銚从金謂制田用銅也盄从皿謂飲食之用器也亦猶槃之古文从金籀文从皿矣濬益按印林此說至當至確史記白起王翦傳方投石超距索隱超距猶跳躍也是以超跳相訓又詩大東佻佻公子楚辭注作苕苕公子亦召兆相通之證廣雅釋器銚盂也又鐈鬲䰛鋗謂之銚方言盌謂之盂或謂之銚銳此器似盆與盂鋗等器同類盄之為銚復何疑乎」（綴遺卷二十八十頁杞伯敏父盄）

孫詒讓曰「[旨/皿]舊釋為盄說文所無竊疑亦當為[白/皿]與甲文字同台上本从口瑑畫散有漫闕遂成口形穌治妊盤舊作鼎誤治作[氵旨]台亦作旨是其例也爾雅以甌為甌瓿此器似盆許瀚說說文云甌小盆也器形與瓿亦正合但瓿與甌瓿並从瓦史記貨殖

傳集解引孫炎爾雅注亦云瓵瓦器受斗六升此盘銅器則與彼異或古自有盘字說文偶失收耳」(名原下三二頁)

宵出盄盈二字注云說文器也或作盈疑說文本有此字而今逸之也案許說未塙今諦審此銘作盄其上从㠯實當為台字右微有缺畫耳非从召也此器當為盘即瓵之異文爾雅釋器云甌瓿謂之瓵郭注云瓿甊小甖長沙謂之瓵字亦作台史記貨殖傳醯醬千合徐廣云或作台孫叔然云瓵瓦器受斗六升台當為瓵徐說甚塙列女傳魯臧孫毋傳云歙小器投諸台亦即此說文瓦部云甌小盆也瓵與甌同物是亦盆類故其器形如盆而字或从皿作盘矣」(餘論卷二第十四至十五頁杞伯盈

a 孫詒讓曰「吳引許瀚說器似盆而銘作盈不見于說文集韻四

𦽬[a]

𦽬 說文所無

靜簋𦽬𠂤

〈1366〉「王以吳𠦪呂犅卿𦅫𦽬𠂤邦周射于大池」

a 高田忠周曰「按古鑑篆文作𦽬劉心源云即茻字茻師謂糾師眾借為糾實為勼也今亦用鳩依此說文義可通然愚謂若作𦽬即是重艸與二艸之茻自異久有疑焉今依拓本如此即知非从𦽬而从茻尤顯古鑑係轉寫之誤明矣因再按了亦非丩字而即乃字亦明顯者𦽬即艿字籀文白艿敦姬艿母鬲又𥳑氏盤云艿准皆此字也然則𦽬是何字耶說文艸部固無𦽬又皿部無𥁰字即知此為从皿艿聲者𦽬蓋鼐字異文說文鼐字金文作𪔂鼎亦當以皿充之皿鼎均皆盛食之器故也又艿从乃聲艿乃同音通用耳說文鼐鼎之絕大者从鼎乃聲魯詩說鼐鼎及鼒鼎毛傳大鼎謂之鼐然鼐此非銘義銘叚借為扔也」

説文扔捆也从手乃聲老子則攘臂而扔之釋文引也因也又引字林就也數也原也是也師亦借𠂤為之師者爾雅衆也人也是也銘上文曰小子衆服衆小臣㚔僕學射偁此謂師也扔師者謂就成人材猶今義成將校士官于陸海軍大學之事此謂之扔師邦周也(古籀篇七十六第六至七頁)

盞[a]

盞 說文所無方言栝也字亦作醆廣雅釋器醆盂也玉篇盞醆大盂也又禮郊特牲注醆酒盎 王子申盞盂

〈3007〉「王子申作嘉嬭盞盂」

盞[b] 大賡鼎

〈0375〉「大賡之饙盞」

[a] 阮元曰「此器形如敦蓋。銘曰盞。或釋作戔。非是。戔與斝爵同類。安得有若是之大蓋乎。玉篇云。盌醆大盂也。廣雅案醆與敦椀同釋為盂。此即醆字。通俗文云。盞或謂之盌。盌即椀也。急就篇云。橢杅槃案桮閜盌。顏師古注云。盌似盂而深長。此醆失器存蓋。以蓋度之。器必似盂而深長。其為盂敦同類之物又無疑矣。醆字作盞。此銘合于通俗文。是古文也。」（積古卷七、二十六頁王子申醆盞）

劉心源曰(阮元)釋盞為殘盞非𤦹盞即今仍依本字釋盞(奇觚卷十八二四頁王子申盞)

高田忠周曰按戔殘同聲疑盞為古文古別有此字或段借為𤦹字今人所用杯盞之字是也說文不收者盞不見古傳正經故耳徐鉉新附𤦹玉爵也夏曰𤦹殷曰斝周曰爵从玉戔聲或从皿盞亦非有正據也玉篇曰玉爵也云云與鉉合又曰亦作盞醆鈕氏樹玉云𤦹或作湔周禮量人注引明堂位夏后氏以𤦹釋文云𤦹劉本作湔音同是古有作湔者玉篇所引說文乃後人因新附增又鄭珍云按畢氏沅云古無殘盞醆三字惟漢王君廟門碑東帛有𤦹始以𤦹代戔以後更別盞醆二字以為𤦹之異文古止有戔字畢說是也因引明堂位以為證與鈕氏同鄭知同補說云按𤦹之言淺也方言郭注盞最小桮是也說

文竹木之車曰棧是車箱淺露之名爾雅鐘小者謂之棧李巡注云棧淺也又虎竊毛謂之虦苗虦亦指淺毛言之疑古琖或亦止作淺棧俴等字取義相近也此說稍近然今見此篆明从皿从戔晚周固有此字也故今定為一字其義當為斝爵之類从皿戔聲也或从玉作琖琖亦晚出古文耳但阮氏有疑于器形小大銘意實為盂盞並作之意也」(古籀篇二十二第六頁)

盨 說文所無 方言甑甖也 秦之舊都謂之甑 晉公盨

縢 滕 盨 甑 <3•12> 三酉

唐蘭曰『據古作晉邦盨從古作晉公盨壺文存作晉公盨近郭沫若氏作晉邦盨韻讀 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下冊二十八葉 以為器名是盨而非盦字以字例推之當為從皿奠聲之字盦從畲聲畲從今聲聲在侵部與元部之奠聲遠隔 且盦字許書云覆蓋也自來無器名之說釋盨為盦者謬也郭氏又就器形而言以為伯戔盨晉邦盨與庚午盂及吳王夫差監等器並同制其言均極碻當說文鑑大盆也今廬江劉氏有曾大保盆其形正與盨同尤可為盨監同器之証按監者鑑之本字象人鑑其形於皿中之意其皿盛水 酒誥所謂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是也其皿因謂之監說文鑑大盆也以其為盆而可以盛冰周官凌人所謂春始

治鑑鄭注謂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御溫氣者是也以銅盆置月下可以承露周禮司烜以鑒取明水於月鄭注云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今傳世有方鑑殆即方諸也（周金文存四卷四十二葉）盆之絕大者可以浴今傳世有攻吳王夫差監字亦作濫莊子則陽所謂同濫而浴是也銅器之進化銅可鑑容因是而有飾於帶之鞶鑑由鞶鑑而進為漢代之銅鏡而監之為器遂專於盆矣監又稱盨者容庚氏以為盨即甀字引方言五瓬、㼜、甗、缶、甄、甇、甀、瓮、瓿、甄、甖、罌也……秦之舊都謂之甀（頌齋吉金圖錄考釋八葉）為証按容說甚是廣雅云甀瓶也與方言同甀為瓶罌而盨為盆者古尊字本作酉即象陶器時代之〇形底圓難平置故以物藉之則為奠字以手捧之則為尊字奠尊聲近相轉實一器也奠既即尊則本是瓶罌一類其後變而如盆耳（國刊第

（四卷一期一一五至一一二頁晉公錐𥂴考釋）

a 郭沫若曰[a]字分明作𥂴、以字例推之當為從皿尊聲之字、非盦字也、盦從酓聲、酓從今聲、聲在侵部、與元部之奠聲遠隔、且盦字、許書云覆蓋也、自來無器名之說、釋𥂴為盦者、謬也、

釋𥂴為盦、乃始於宋人呂大臨考古圖（卷五二十一葉）有伯盞饋盦、薛氏款識收其銘、題作邛仲盦（卷十六）蓋銘云隹八月初吉庚午（器銘無）邛仲之孫伯戔自作饙𥂴、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自其字以下器銘亦無）永保用之、彼字亦分明從奠作、不得釋為盦字、顯而易見、乃歷來金石學專家尤而效之、沿以為定說、此可怪異也、

再以器形而言、伯盞盨與晉邦盨之別在有蓋與無蓋、而同名之以盨則盨有有蓋者與無蓋者二種、其有蓋盨之存世者、周金文存(卷四三十八葉)之庚午盂是也(案原銘本有器名惜上體已泐僅存下體之皿字)無蓋盨如晉邦盨之類者與吳王夫差鑑毫無二致僅後者自銘曰御監(監即鑑之本字)前者自銘曰饙盨於是世人遂分之為二類此亦一僅重銘文而不重器制之流弊也器制本相同而一銘曰盨一名曰監則知盨即是監、盨監之別蓋方言之不同耳。

鑑之為用、據周官凌人春始治鑑(釋文云本或作監)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鄭注云、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似此則鑑之為用殆如今人之冰櫃、以有蓋者為宜、伯盞饙盨即此類也、然古人亦以鑑正容、

在未以銅為鑑之前、乃鑑之以水、周書酒誥引古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揆其制當以監盛淨水而為之、此以無蓋者為宜、吳王夫差之御監當即此類、今觀晉邦盦銘文中有整辪爾容語、足為余說之一鐵證矣」（青研一三〇頁至一三二頁晉邦盦韵讀）

〈大33〉

「邛仲之孫白戔自乍作饙盦」

⿱魚皿 說文所無

⿸厂無敖簋

〈1350〉『而錫⿱魚皿魯⿸厂無敖金十鈞』

高田忠周曰『按此字書所無當盧異文說文盧又从鹵聲而鹵或借魯魯从魚聲魚鹵古音同部盧亦當从魚聲也』(古籀篇二十二第一一頁)

郭沫若曰『⿱魚皿當是魯字的异文魯字下部金文多从口這不是口字而是器物之象形文與皿同意魯字本意即是滷以魚為滷實有器以盛之即為魯或⿱魚皿凡滷之為物食之有味故引伸為嘉善視之則不免一塌糊塗故又引伸為愚蠢作為國名或姓氏之後原義和引伸之義都逐步失掉了』(考古一九七三年第二期六九頁⿸厂無敖簋銘考釋)

張日昇曰「按字从魚从皿．說文所無．高田忠周謂盧之異文．非是．盧籀文盧从⿱虍鹵．⿱虍鹵金文作⿱虍由．鹵由並卤之譌．鹵聲之說不可據」．

⿺走盍 說文所無

秦公簋 ⿺走盍〃文武

<1382> ⿺走盍 文武

孫詒讓曰⿺走盍薛釋為彬呂無釋 翟釋為⿺走盍此字形甚明皙然說文玉篇並無其字翟謂即玉篇之𧼯然𧼯訓跛義未無取竊疑此字當从盍省聲即說文趨字之異文盍聲與曷聲古音同部 拾遺上六頁秦盄龢鐘

強運開曰⿺走盍秦公敦咸畜胤士⿺走盍文武容庚作有重文按拓本並無重文又按說文盇覆也从血大聲段注云此以形聲包會意大徐刪聲非也今胡臘切其形隸變作盍是盍字本非从去矣然古鉢盍字有作盇作盉者皆从去也又古去字作迲𨒅迲等形此篆从走从去从皿盍亦如起之古文作𧺆越字从走與辵部之越音義則相同以此證之⿺走盍亦古去字而⿺走盍即古盍字盍訓為合盍文武即謂合文武也 古籀三補卷五第七至八頁

α 郭沫若曰「⿺走盇字翟耆年籀史釋為⿺走盇、謂即玉篇⿺走台字、孫詒讓云、⿺走台訓跛、義亦無取、竊疑此字當從盇省聲、即說文⿺走曷字之異文、業⿺走曷、說文云、趌⿺走曷也、又趌⿺走曷、怒走也、義亦難適、余意當是盇字、方言五、盇桮也、秦晉之郊謂之盇、郭璞音雅、云所謂伯盇者也、廣雅釋器亦云、盇杯也、王念孫疏証言太平御覽引典論云、劉表諸子好酒、造三爵、大曰伯雅、中曰仲雅、小曰季雅、雅與盇通、此⿺走盇字當从皿⿺走去聲、⿺走去則从走去聲、去聲與足聲同魚部也、⿺走盇々者當段為祛々、魯頌駉以車祛々、毛傳云、強健也」(兩攷二四八頁秦公段)

于省吾曰「秦公鐘秦公段並有⿺走盇〻文武之語、孫詒讓云、盩〻文武盩、薛釋為彬、翟釋為⿺走盇、翟謂即玉篇之⿺走台、然⿺走台訓跛、義亦

無取竊疑此字當从盇省聲即說文⿺走曷字之異文盇聲與曷聲古音同部（拾遺上五）郭沫若云余意當是盇字又云此⿺走盇字當从皿⿺走去聲⿺走去則从走去聲去聲與足聲同魚部也⿺走盇〻者當叚為祛〻魯頌駉以車祛祛毛傳云強健也（大系攷釋二四八）按孫謂⿺走盇即說文⿺走曷字之異文是也郭說殊誤⿺走盇字作⿱走盇者亦猶智君子鑑鑑之作鍳古文偏旁之部位惟施所宜非如今隸之固定不移⿺走盇从盇聲與⿺走曷从曷聲一也爾雅釋言曷盇也惟說文⿺走曷趌⿺走曷也又趌⿺走曷怒走也於此義亦不適⿺走曷〻應讀為藹〻說文藹臣盡力之美从言葛聲詩曰藹〻王多吉士 按藹从葛聲葛从曷聲與⿺走曷从曷聲聲母同詩卷阿藹〻王多吉士傳藹〻猶濟〻也爾雅釋訓藹〻萋〻臣盡力也 又藹〻濟〻止也注皆賢士盛多之容止孫炎注濟〻多士之容止也按詩文王濟〻多士傳濟

濟多威儀也。是藹藹與濟濟義相若。說文以藹為臣盡力之美，美字係就威儀之盛言之。上云咸畜百辟胤士，此云藹藹文武，文武指百辟胤士之文士武士言之，是藹藹正形容文武多士容止之盛也。（古雜五頁釋蓋二）

α 郭沫若曰：「⿺走盍字當即盍字，許書作盇，以為從血大聲，其字當從皿去聲，古文去作𠫓，與皿相連，則類從血大，故小篆致誤也。盍從去聲，猶⿱丵去從去聲，⿺走盍則盍之繁文耳。⿺走盍⿺走盍則猶赫赫。」（青研一五〇頁秦公𣪘韻讀）

朱芳圃曰：「孫詒讓曰，竊疑此字當從蓋省聲，即說文趨字之異文，蓋聲與曷聲古音同部。（古籀拾遺上五）按孫說近是。爾雅釋言，曷，盍也。古音曷與盍為匣紐雙聲，韻亦術盍相近，例可通用。說文走部，趨，趌趨也，从走，曷聲。又，趌，趌趨，怒走也，从走，吉聲。秦公

鐘、秦公毀兩銘並云、⿺走盍⿺走盍文武、如釋為⿺走曷、義不相適、余謂⿺走盍當讀為朅、詩衛風伯兮、伯兮朅兮、毛傳、朅、武貌、又碩人庶士有朅、毛傳、朅、武壯貌、古人以武勇為美德、故以⿺走盍⿺走盍形容之、朅對轉、元變易為桓、書牧誓尚桓桓、鄭注、桓桓、威武也、詩周頌桓、桓桓武王、鄭箋、桓桓有威武之武王、魯頌泮水、桓桓于征、毛傳、桓桓、威武貌、是秦公鐘、秦公毀兩銘之⿺走盍⿺走盍、猶書牧誓、詩周頌、魯頌之桓桓矣、

朅、又孳乳為仡、書秦誓仡仡勇夫、孔傳、仡仡、壯勇之夫、說文人部、仡、勇壯也、从人乞聲、一作矻、漢書王褒傳、終日矻矻、如淳曰矻矻、健作貌、

虢季子白盤銘云、⿺走亘⿺走亘子白、與秦公鐘、秦公毀兩銘之⿺走盍⿺走盍文武、語意全同、其字皆从走作、走含行動之義、蓋威武由行動

以表現也。說文訓趌⿺走曷為怒走，怒走與威武義相因。廣雅釋詁嗷怒也，又偈怒健也，是其證。」（釋蓺，六四負⿺走塩）

張日昇曰「按字从走从盍，孫詒讓釋作趨之異文，于省吾从之，「⿺走盍⿺走盍文武」讀作藹藹，言威儀之盛。朱芳圃讀作⿺走曷，以武壯為訓。郭沫若釋盍，謂字从皿⿺走去聲，段作祛祛，強健之皃。按秦公簋銘始言「咸畜百辟胤士」，繼言「⿺走盍⿺走盍文武」，則文武當即指文武多士也。武壯強健祇宜用於武夫，用於文士則不可。于氏讀作藹藹，當視朱郭為優。曷盍一聲之轉，爾雅釋言「曷盍也」。強運開謂⿺走盍即古盍字，⿺走去亦古去字，亦備一說」

〈大50〉「⿺走盍々文武」

a b

⿱⿰米帚皿 說文所無

大簋 王在⿱⿰米帚皿侲宮

〈1376〉 王才⿱⿰米帚皿侲宮 AB

c

大鼎

〈·666〉 王才在⿱⿰米帚皿侲宮

c 吳大澂曰『⿱⿰米帚皿从帚从米从皿米似米之異文國語敢歸之下執政注歸饋也論語歸孔子豚皇疏歸猶餉也當即此字疑饋之古文非女歸之歸大鼎』(古籀補附錄八頁)

c 劉心源曰『歸通饋見儀礼聘礼注史記周本紀集解論語先進陽貨微子釋文此从米从皿与饋同意又从帚合歸字為之也』(奇觚卷十六十六頁大鼎)

强運開曰『[古文字]均大敢文王在𥂴侲宮運開按𥂴侲即歸䘵春秋定十四年石尚來歸䘵周禮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皆段歸為𥂴論語詠而歸歸孔子豚齊人歸女樂古文皆𠤎饋𥂴从米猶从食饋食必以器故又从皿歸省聲饋既為古文是𥂴乃籀文也』（古籀三補卷五第九頁）

高田忠周曰『古籀補釋為饋字云从帚从米从皿米似米之異文國語敢歸之下執政注歸饋也論語歸孔子豚皇疏歸猶餉也當即此字疑饋之古文非女歸之歸何牽強傅會之甚哉劉氏古文審云此寑廟之寑說文寑从宀侵人侵从人又持帚若埽之進又手也此从水皿帚即埽義从示古文示字以此知𥂴从示𠬶乃古文祲字也此用為寑字劉攷為是但其解形有誤

此小即下文之𡿪亦米字尤明者从示取祭祀義也禝為精气感祥也从米皿與其義不合此斷非禝字也或是从米从示从禝省聲未詳」（古籀篇七十二第九頁）

C 柯昌濟曰「⿱米皿疑古饋字周禮天官膳夫鄭注進食于尊曰饋士虞禮特豕饋食注饋歸也聘禮歸饔餼五牢注今文歸或為饋此字从米从歸省意即饋字」（韡華一二七頁大鼎）

⿱灉皿 a

⿱雝皿 說文所無

⿱雝皿卣

〈2665〉「⿱雝皿作文甲寶尊彝」

a 方濬益曰「說文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从巛从邑籀文作𨗦此文偏旁从水从◎為變體」（綴遺卷十一、二十六頁⿱雝皿卣）

a 强運開曰「⿱灉皿⿱雝皿卣運開按饔食訓孰食亦訓朝食食必以器故或从皿 以餔籀文作⿱浦皿例之知⿱灉皿為籀文饔字」（古籀三補卷五第九頁）

a 高田忠周曰「按从皿雝聲此當饔字異文說文食部餔字異文作⿱浦皿金文盛字或作⿰食成古食皿兩部通用也皿可以盛饔故或从皿或云从皿者廱字異文皿所以養老之意猶昷字从皿亦可通矣要饔廱二字固相通用也」（古籀篇八十八第一九頁）

a

去

鄦去魯鼎

〈0537〉 鄦去魯生匜

𣪘母朕貞鼎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㚎人相違也从大凵聲初謂許氏說非此去从大从厶會意金文公字作台作㕣作㠯此凵㠯目為厶大厶則人相違耳其後沈思細按前考非是此㚎亦凵異文凵下曰凵盧飯器也以柳為之象形或作[竹去]从竹去聲然作㚎亦象形也凵為容器形大為蓋形壺字上形作大缶字上形作大皆同意也又壺缶所从或省作人而金文凵亦有作𠙴者略相合可證矣然凵字或作𠙴作㕣又作㚎最後變作[竹去]又或作筥所以字乳益多也然則人相違也者果何字義耶曰㹤字轉義也說文㹤多畏也从犬去聲或作怯云杜林說从心蓋犬之性多疑懼也人之柔弱怯懦者亦相似焉故移以謂人字亦變从心

抑心有疑懼不得不相違也』（古籀篇二十二第一至二頁）

胡吉宣曰『說文㕘人相違也从大凵聲案㕘即凵之別構大象凵之蓋形壺部曰大象蓋也皿部盍覆也大徐曰大象蓋覆之形皆其例也凵覆以蓋則有隱藏之義故收藏曰藏去今字藏作弆去則相違不見故叚為來去字猶見來麥生而叚為行來字也或曰㕘出一聲之轉㕘叚為出也』（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輯刊第二冊二二四頁釋㕘）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去人相違也从大凵聲』甲骨文作㕘㕘金文𧊒𡕾等字偏旁作㕘與𢌾㕘魯生鼎異形唐蘭謂凵為笑則㕘所从斷非凵字』

[a]

⿱業去 說文所無

秦公簋 保⿱業去氒秦

〈1382〉「保⿱業去[△]氒秦」

[a] 楊樹達曰：按⿱業去字從古文業，去蓋加聲旁字，與⿴囗亡字之亡、[illegible]字之㞷同，去古音在模部，得為古文業之聲旁者，去聲之字如狤劫皆讀入怗部，業與狤劫音近，去得為狤劫之聲旁，亦得為業之聲旁矣。保業者，書康誥云，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多士云，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君奭云，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康王之誥云，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詩小雅南山有臺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克鼎云，天子其萬年無疆，保辪周邦，畯尹四方，宗婦𣪘云，保辪𨛫國，晉邦𥁰云，余咸妥亂士，作為左右，保辪王國，業與辪乂艾皆同聲，銘文保業，猶書云保乂，詩云保艾，克鼎諸器云保辪也，爾雅釋詁云，艾，相也，凡言保業、保

乂、保艾、保辥者，皆謂保相也。」（積微四十三頁至四十四頁秦公𣪘跋）

高鴻縉曰：「[illegible]按此字書所無，以其複文推之，當有此字，其義為保護、保衛，从大（人）𢆉聲。保護字从大（人），猶之保傅等字之从人也。其音當同乂，从音諧乂音者，其聲母消失，乂韻變為一韻，猶之叔韻變為寂韻，戌韻變為歲韻也。此字複體作[illegible]，金文亦失載。其後加㚒（去）為聲符，作[illegible]者，見於秦公鐘、秦公𣪘文，俱曰保[illegible]（辥）秦，即保乂厥秦，句法與書君奭巫咸乂王家、康誥用保乂民、多士君奭保乂有殷、康王之誥保乂王家、詩小雅保艾爾後相同，與克鼎諫辥王家（讀為敬乂王家）、宗婦𣪘保辥鄭國、晉邦盦保辥王國亦同。惟[illegible]為初字，[illegible]為複體，辥則異文，乂與艾則通段字。辥字从𠂤（師字古文，軍旅也）从止（或从之，止之俱有行

動意)師行所以衛國也。辛聲辛聲諧乂聲聲母消失而韻則陰陽對轉也」(字例二篇一七四頁)

a 郭沫若曰「[丵/去]宋人釋業、許書業字古文作[丵/大]、與此近似此似從去聲、去在魚部、業在葉部、近人魏建功以業為魚咸之入聲、

原注云魏建功古陰陽入三聲攷(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二卷第二號)、魏分古韻為古純韻及陰陽入三聲純韻之語、其陰聲為魚、陽聲為咸、為陽咸之入為硤、陽之入為亦、業聲在硤部(同刊三五〇葉)

則業從去聲亦有說也」(青研一五〇頁秦公毀韻讀)

〈大50〉

「保[丵/去]氒秦」

a 卹 邾公釛鐘

<0040> 「用敬卹△盟祀」

b 邾公華鐘

<0059> 「台卹其祭祀盟祀」

c 追

追簋

<1315> 「追虔夙夕卹△厥死事」(A.B)

e 師寰簋

<1381> 「夙夜卹△氒牆事」

f 縣妃簋

<1364> 「四矢詢益卹△楷白室」

g 曾姬無卹壺

<2828> 「聖趄之夫人曾姬無卹△」

子 阮元曰「卹通邺。穀梁昭二十五年傳云。邺公也。集解曰。邺當爲訪。言謀訪楷伯之室也。」(積古卷五、三十七頁楷妃彝)

d 孫詒讓曰「凡古書之言卹者多訓爲慎。左襄二十七季傳引詩假㠯溢我佗何㠯恤我。爾雅釋詁溢慎也。恤卹古通用(王引之經義述聞)。金文凡言卹者大多訓慎」(拾遺中二一頁追敦)

林義光曰「說文云卹憂也从血卩聲按卩即人字見卩字條从人血聲古作卹追敦」（文源）

吳其昌曰「恤卹一字追𣪘卹作卹邾公釛鐘用敬卹盟祀之卹作卹邾公華鐘以卹祭祀盟祀之卹作卹其字皆正象有人鞠躬臨盆插血之形其義又正為盟祭祀祝時告質鬼神之誓則卹為插血而誓之意昭明彰顯」（武大文哲季刊六卷一期二〇七頁金文名象疏證）

〈大24〉「屯純卹」「周邦」〈大45〉「𠭯虔卹」「乎死尸事」「女汝尃余于囏卹」「虞卹不易」「雁卹余于盟明卹」「女汝台以卹余朕身」

衋

父辛卣

<2726>

「不口口子口先衋于廿子乙口口孫不口肆口𣪘品彝」

a 方濬益曰『說文衋傷痛也从血聿皕聲周書曰民罔不衋傷心此从皿从二自與篆文微異』(綴遺卷十二．三十二頁益卣)

林義光曰『說文云衋傷痛也．从血聿皕聲按聿筆也筆下有血傷痛之意．奭省聲』(文源)

盇[a]

盇 𢼸子劍以為蓋　〈0638〉「寍盤銘　盦志鼎以為盇　貞之盇△」

林義光曰「說文云盇覆也从血大聲按即覆蓋之蓋本字亚象物在皿中與血同形非血字大象蓋形盍（葉韻）蓋（泰韻）雙聲旁轉盍轉為蓋猶葉（葉韻）轉為世（泰韻）瀎（葉韻）轉為廢（泰韻）也見世字條」（文源）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盇覆也从血大」段注云「此以形聲包會意大徐刪聲非也」大象其蓋與壺同例下从血說文謂从血無義可說或謂从皿从一一者皿中物亦非古文字血皿往往互混盜字仲𣪘父鬲从血盨字伯筍父盨从血盛字金文亦从血盇从血血亦皿也隸書作盍从去盦志鼎蓋作盇隸書亦有所本也俗字作盒从合蓋亦盇之譌變盇字古音在葉部嗑榼闔[illegible]

⿰盍阝豔饁諸字从之得聲，亦在葉部。段氏謂从大聲，恐非。王筠說文釋例謂盇為蓋之古文。說文「蓋，苫也。从艸盇聲」，然蓋古音在祭部。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从艸从盇會意。段氏於盇字下亦謂艸部之蓋从盇會意。

周法高曰：「王引之經傳釋詞卷四云：『盇，何不也。常語也。字亦作蓋。禮記檀弓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是也。』參俞敏論古韻合怗屑沒曷五部之通轉（燕京學報第三十四期0263）「世」字條。「盇蓋」條檀弓「子蓋行乎」釋文云「蓋依注音盍，胡臘反。下同」。「何不也」高本漢修訂漢文典（642g）認為在較早之時，蓋讀kâp，在詩經時讀kâd，蓋與盍音義皆通。」

a ▲
丨 丨

庚爵

〈1606〉「小庚」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有所絕止▲而識之也朱駿聲云按今誦書點其句讀亦其一耑也」則當為古文曲字所謂讀書止輒乙其處也非乙乚字此說亦有理矣然許說恐非古義▲唯凡點注之象今人所謂點畫是也不定其何形即指事故主字音字皆段以為其意也後人又用為丶識之丶而此文亦豎一之省略又或作▲亦同矣』(古籀篇三十第三〇頁)

a 馬叙倫曰檢『說文主在▲部此作▲而舊釋主者以今說文為有所絕止之義而史記有主癸之名也其實說文▲部乃混吐沫之涶初文與炬爥之爥初文為一字其所屬主字乃爥▲字之後起字以涶之初文與爥之初文篆文不別乃於▲下加

鐙以明之主乃鐙之初文承燭之器也若否則從淫之初文作丶者也』（刻詞十九頁至二十頁丶庚爵）

高鴻縉曰『說文：丶有所絕止丶而識之也知庾切

又主鐙中火主也从𡈼象形从丶丶亦聲臣鉉等曰今俗別作炷非是之庾切

孔廣居曰正譌謂丶即古主字象火炷形小篆作主上从丶下象燒鐙器俗作炷非

按孔說是也字原象炷形甲金兩文均取王（即𡈼字初文）字古體之所从說文分丶主為二字而解丶為有所絕止丶而識之似如讀書斷句之點失之遠矣李敬齋並以燭為主炷之後起字說文燭庭燎大燭也甚是』（字例二篇一三四至一三五頁）

丹

庚嬴卣 「易錫貝十朋 又丹一柝」〈2731〉

林義光曰「說文云：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一象丹形。按丹形近井字，故从井之字古或譌从丹，蒦字从丹，吳尊彝作蒦从井。然丹字與作井者，古丹沙以柝盛之，庚嬴尊彝云：錫貝十朋，又丹一柝，是也。柝者，截竹以盛物，今鄉俗猶常用之。曰象柝，一象丹在其中，古作日（庚嬴尊彝）。說文云：彤，古文丹。按古作月（無叀鼎）丹沙如此，亦丹形與彤形近字別」（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一象丹形。日古文丹，彬，亦古文丹。案金文庚嬴卣及𢿱文作日，與篆文合，第二文段嚴王皆云為彤之古文」（古攷四七頁至四八頁）

a

陳夢家曰『說文丹巴越之赤石也漢書地理志上注丹赤石也所謂丹沙者也據梓材丹所以塗棟梁乃是顏料此處所錫之丹有可能作為婦女所用之脂粉』(金選一七三頁西周銅器斷代庚羸卣)

高鴻縉曰『說文曰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象丹形・日古文丹・彬亦古文丹都寒切

按・象赤石形非文字日聲日古凡字凡字意為最括从二八聲此是凡非井形字訓赤色从丹彡聲古亦借丹為赤色故彤可代丹並非彤為古文丹字也說解誤以日為采丹井鈔書者泥其說遂書彤為彬耳同字金文作㕯从口日聲芃字从艸凡聲與丹之从・日聲可互參』(字例五篇一四三頁)

a 休盤 彤

〈2922〉 ⌝戈琱戉彤△廿緌必柲⌞

b 虢季子白盤

〈2925〉 ⌝賜用弓彤△矢⌞

c 袁盤

〈2924〉 ⌝戈琱戉緌必柲彤△廿緌⌞

d 師湯父鼎

〈0654〉 ⌝矢臸彤△欮⌞

e 鄭叀鼎

〈0668〉 ⌝戈琱戉緌必柲彤△廿緌⌞

f 軝侯鼎 孫詒讓釋 彤弓彤矢合文

〈0671〉 ⌝彤△弓彤矢彤△矢彤⌞

g 矢簋 彤矢合文

〈1384〉 ⌝彤△矢△百⌞

〈1384〉 ⌝彤△彤弓一⌞

c 劉心源曰丹⌝吳本作彤此作丹乃彤省說文丹古文作彬即彤字知二字通用呂此銘證之許說有據矣⌞（奇觚卷十八．二六頁）

衮盤

孫詒讓曰『𢍋二字龔釋爲弓三矢二而未聞其義案此矢字旁太當爲彡=作=者文有剝落耳=非三字乃彡字彡彡卽彤弓彤矢也說文彡部云彡毛飾畫文也又丹部云彤丹飾也从丹从彡彡其畫也此本云彤弓彤矢偶省其文遂識彡于弓矢之旁已刊于下之旅弓旅矢也旅玆盧之段字俗作旅非』（拾遺下十九頁周韓侯白晨鼎）

高田忠周曰『按侃作㐲此其省文也侃建古音同部通用鞬字或作鍵可證此侃蓋叚借為鞬說文鞬所以戢弓矢者左傳二十三年傳右屬櫜鞬注弓弢是也医為盛弓弩矢器也與鞬同類故銘連言旅鞬医也』（古籀篇五第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彤丹飾也从丹彡彡其畫也按古作彤(師湯父鼎)彝作彤(伐徐鼎)說文無彤字爾雅釋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按即彤之誤體詩序繹賓尸(衣)繡箋云商謂之彤釋文亦作融融从蟲得聲古與彤同音」(文源)

ん 唐蘭曰「矤弓一弜矢百應該讀為弜弓一矤矢百也就是彡(彤)弓和彡(彤)矢毀銘的范把弜矤兩字排顛倒了所以錯成了矤弓和弜矢」(考報第十二冊八0頁宜矦矢毀考釋)

<大21>「易女戈戠琱戚厚必柲彤沙尾沙綏十五鋝」

青 吳尊

〈2444〉

「周乍青尹寶障彝」按此器名誤在作吳方彝

〈3117〉

「右攻𠂎青其」

方濬益曰『按說文青東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𡕝古文青此與許君所收古文似皆从木省』(綴遺卷二十一、二十六頁父戊青單爵)

高田忠周曰『說文青東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語謂信若丹青言相生之理必然也蓋生亦當兼聲』(古籀篇八第二九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青東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按木生火為青生丹義已紆曲古作青(靜敦)作青(靜彝)並靜字偏旁从生草木之生其色青也井聲或作青(克鼎)作青(毛公鼎)並靜字偏旁从生省變作青(吳尊彝)』(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青東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𡴀古文青案金文吳尊作青此當是寫失」(古攷四八頁)

a 靜 毛公鼎

〈0680〉「大從(縱)不靜」

b 克鼎

〈0675〉「盂靜于猷」

c 靜簋

〈1366〉「王令(命)靜嗣(司)射學宮」「靜學(教)無𡚁(斁)」「王易(錫)靜鞞剢」「靜敢拜稽首」

d 靜卣

〈2719〉「王易(錫)靜弓」「靜拜稽首」

e 靜鼎

〈0538〉「靜叔乍口龔姬旅𪊲鼎」

f 免盤

〈2917〉「靜女王休」

g 國差𦉜

〈2999〉「齊邦鼏靜安寍」

h 秦公簋

〈1382〉「鎮(鎮)靜不廷」

a 吳大澂釋靜曰「[glyph]不爭也从爭从清省古爭从[glyph]上以爪按其力下以手承之象三人相爭形毛公鼎」(古籀補二十七頁)

d 孫詒讓曰「詒讓案[glyph][glyph]二字阮太釋為繼云見薛氏款識齊侯鐘及微欒鼎作器者名也攷此字阮書凡三見一見于小臣繼彝其字作[glyph]再

見亏此彝三見亏宂盉其字作阮太釋爲繼字形義絕無可說其所據者齊侯鐘微欒鼎而已然殁之薛書鐘作鼎作其字別見龍敲郝敲師毀敲（太見薛款識）太傳摹譌互不能辨其形聲所从薛釋爲繼本不塙（詳上卷齊侯鐘）況此彝二字與薛書所釋繼字又不甚符合乎竊㠯此二字所从偏旁析而㪲之而知其形當㠯作者爲正（小臣繼彝字宂盉字太有龍鈘畫此彝肖一字中从林與下不合阮釋文偁所據者陳鱣摹本陳荅不識此字故摹失其形耳）其字即从青爭聲之靜也何㠯言之字上从生朙昰生下繫㠯井者當爲井中一・鈘耳（宂盉正从井汗簡女部載靜字古文作云出義雲章案蓋藉姘爲靜）青从生月說文月之古文作彤此从井即从古文月省也（朱氏說文通訓定聲鼎部青下引刖說云字當从生井聲月者井字之變也其說與此適合侶勝鄦君木生火从生月會意之說）右从者即爭字說文爭从受丿受从爪从又此作者爪也者丿也者又之到也（小臣繼彝从不到）齊侯甗皁旨皁瀞瀞字作齊邦冝靜安盜靜作（見本書）其㠯爲青與此異其㠯爲爭則此彝即爭

形之塙證也（新出毛公鼎□作不靜 靜字作[illegible]與齊侯甗同）』（拾遺中十六頁至十七頁繼彝）

高田忠周曰『按説文靜審也从青爭聲朱駿聲云經傳皆以精為之葢是青下曰信如丹青靜字从青其意可知矣爭亦有競辨義聲當兼意靜字叚借義專行而本義殆廢』（古籀篇八第二九頁）

林義光曰『説文云靜寀審也从青爭聲按从青非義青爭皆聲也古作靜（毛公鼎）作靜（靜敦）』（文源）

參閱1734力字條徐中舒説

〈大6〉「父身三季靜東或國」〈大24〉「民亡不康靜」〈大50〉「鍚靜不廷」

a 井乙觚 鼎井方

〈0623〉 唯王正 征邢方

b 𢦚(?)乳為邢 邢侯盉

〈1378〉 嘗井井 侯服

c 麥盉

〈1950〉 井侯 光氒

吏麥周從 井侯征事

d 趞曹鼎

〈0656〉 井白入右趞 𩁹立中廷

e 長由盉

〈1952〉 即井白大祝射 井白 井白氏彌 以來即

f 克鼎

〈0675〉 易女井家𤔲田于𡉈 易女井長 𦈡人𦹎 易女井人奔于量

g 伯䢅文鼎

〈0533〉 井

h 師奎父鼎

〈0667〉 𤔲馬井白 右師奎父

i 禹鼎

〈0678〉 政于井邦

j 散盤

〈2927〉 井邑 田自

根木衜左至于井邑 弄衜 以東一弄

k 曶壺

〈2834〉 井公內入 右曶

l 曶鼎

〈0679〉 井弔叔易錫曶赤 金𨪁 井弔才在

異為𠙵𠙵 曶吏使 氒小子𩍨 以限訟于井弔 井弔曰

m 井人鐘

〈0056〉 井人 安曰

n 弔男父匜

〈2976〉 其子子孫 子子其萬

年永寶
用井△

井

又爾雅釋詁刑法也常也

毛公鼎

<0680> 女(汝)毋(毋)敢弗帥用先王乍(作)明井(刑)△

井

沈子簋

<1391> 我孫克又井(型)△斅(教)

井

盂鼎

<0676> 今我隹(唯)即井(型)△啚(廩)于玟王正德 令(命)女(汝)盂井(型)△乃嗣且(祖)南公

井

禹簋

<1360> 肇帥井(型)△先文且(祖)

井

彔伯簋

<1380> 子子孫孫其帥井(型)△受茲(茲)休

井

師虎簋

<1383> 井白(伯)△內(入)右師虎即立(位)中廷 令(命)隹(唯)帥井(型)△先王令(命)

井

番生簋

<1387> 番生不敢弗帥井(型)△皇且(祖)考不(丕)杯(丕)元德

井

師望鼎

<0669> 望肇帥井(型)△皇考

井

兮甲盤

<2926> 𠟭(則)亦井(刑)△ 𠟭(則)即井(刑)△

井

虢叔旅鐘

<0057> 旅敢肇帥井(型)△皇考威義(儀)

〈0022〉「鄭井邢叔作靈龠鐘」〈0035〉「余小子肇帥井△型朕皇且祖考懿德」

〈0049〉「汾梁其肇帥井△型皇且祖考」〈0574〉「孝習友唯井△刑」〈0626〉「井△侯征嗝于

麥」「用從井△侯征事」〈0630〉「季井△從漁」〈0657〉「奠井△」〈0661〉「井△白內入右利

立中廷」〈0713〉「奠鄭井△叔𩰫父乍𧇧鬲」〈0726〉「白信父作井△姬季姜尊

鬲」〈1234〉「白伯田父乍井△邢寶毁」〈1252〉「季魯肇作氒文考井△叔寶𩰫

彝」〈1334〉「朕㝑君公伯錫氒臣弟豦井△五𤰈朱」〈1358〉「井△邢叔有石免節

令命」〈1361〉「咸井△邢叔入右趩」〈1368〉「井△白入右互閈」〈1471〉「鄭井△叔康乍

旅盨」〈2084〉「井邢季𡘇作旅彝」〈2145〉「井△叔右免」〈2627〉「井邢季𡘇作

旅彝」〈2729〉「井△邢叔右免」〈3012〉「敢帥井△先王」

t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或讀井為邢或如字皆通阮釋曶鼎

井叔云古文鐘鼎彝家皆以井為邢案周公子所封邢侯字从

幵从井者為鄭地邢亭二字不同攷穆天子傳有井利秦有井伯是古有井氏應讀本字瀨案漢隸字原漢隸分韻隸釋隸韻隸辨等書邢形邢三字多通用又或書刑為刑書形為形是古人从开从井之字互相假借讀井為从井之井可即讀井為从幵之邢亦無不可以古音同部故也」（攈古卷三之二六十一頁虎敦）

子徐同柏曰「井从●汲缾之象」（从古卷十一、十七頁商井觚）

山方濬益曰「井即刑之古文禮記王制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說文無侀字井部刑罰辠也从井从刀刀部刑剄也从刀幵聲周禮小司寇注引王制釋曰上刑為法下侀為著謂行法著人身體雷深之曰依古當作刑者刑也刑者成也」濬益

按刑字从刀已包斬殺之意刑乃後出之字今則刑字通行而刑字久廢豈知古止有刑證以此文則古文又作井蓋井者法也罰有重輕必衷於法也」(綴遺卷七九頁兮伯吉父盤)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井八家一井象構韓形●罋之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易井改邑不改井周禮野廬氏宿息井樹注井共飲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孟子方里而井皆其本義轉為易繫辭傳井德之地也風俗通井節也其實為荆字叚借廣雅釋詁井灋也荀子儒效井井兮其有理也注良易之皃」(古籀篇八第二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井象構韓形・罋象也按古作井師虎敦或作丼井季𡔲彝作囗静敦静字偏旁凡古文中空者多注點其中見星字條・非必

象䍌也』(文源)

b 陳夢家曰『邢地有二.一.漢書地理志趙國下襄國故邢國今邢台縣.二.漢書地理志河内郡平皐下注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左傳宣六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今温縣附近(金選一五六頁西周銅器斷代.井侯殷)』

陳夢家曰『井字在西周金文中有不同的寫法.必需澄清說文分別井和幵.井是部首而幵不是.說文分別如下(1)從井的有耕.阱.㓝(罰罪也).郱(鄭地)型等字.(2)從幵的有刑(剄也).形.鈃.荆.邢(周公子所封地)等字.井和幵形既相近而由其所孳乳字可知它們音相近.所以互有混淆.然而許慎必需如此分辯者.尤其分別周公後之邢與鄭地之郱.一定是有原因的.西周金文隸

定為井者可以分為兩式第一式是範型象形井字兩直畫常是不平行而是異向外斜下的中間並無一點。卜辭井方和般尹光鼎(恆軒4)的井方。井侯毁和麥組諸器的井侯都如此作。大多數帥井(詳師虎毁)之井都是沿襲此式的。但有兩個例外。師虎毁帥井它毁井教和曆鼎孝友唯井都當作型講而作第二式兮甲盤作為刑罰講之井介乎第一。第二兩式之間無點。

第二式是井田象形井字兩直畫常是平行的中間常有一點井白。井叔。井季。井公井人等的井字屬于此式。

許慎分別邢。郱是正確的但是誤以型從井誤以荆從开。應加修正吳其昌金文世族譜(118,3.6)則作如下的分別周公後姬姓之邢的井侯。井白井字中無一點。姜姓之鄭井的井叔井季井字中有一點。我們根據拓本觀察則知井叔。井季之井都有一點。

兩直兩橫都平行.井白之井有兩種.(1)兩直兩橫平行而無一點.屬于穆王器(第70器)和較早的共王器(第73.76器).(2)兩直兩橫而有一點.屬于較晚的共王器(第74.75.77.78.79器和井白鐘).因此.我們以為井白之井屬于井叔.井季一類.可以兩直兩橫而沒有一點.由上所述則西周金之的开與井可分為以下兩類.

(一)开類　兩橫平行.兩直不平行.而向外斜.中無一點.般尹光方鼎的井方.西周初期井侯諸器.昭王及共王初以後的帥井

(二)井類　兩橫兩直平行.常有一點

(甲)中無一點的

穆王及共王初的井白.康王時它毀井.教曆鼎孝友唯井共

王初師虎簋師井

穆王及其後的井白、井季、井公、井邦、井人、井邑以及鼎末的

(乙)中有一點的

井與奠井……

凡系奠之井叔諸器不早于共王，是先有井氏而後食邑于鄭而改稱奠井，由奠井而省稱奠。此與姬姓鄭虢之鄭不同。井氏之井應在陝晉，即井邦、井邑之井。（金選二九三至二九四頁西周銅器斷代、免簋）

馬叙倫曰：「井當是邢之借字。邢，周公之後，姬姓也。郱得借井為之者，猶刑荆之為轉注字矣，皆舌根音也。古讀井蓋如硜。由井為鑿地出水，語原蓋出於㠯，㠯為坎之初文。今杭縣謂坎如硜。井音如硜，故從井得聲之耕音入見紐，郱入匣紐也。」（刻

詞一五四頁 井姬(鬲)

李學勤曰「按井即邢，周公子邢侯所封。下二器記康王時封邢之事。

惟三月王令榮眔內史曰：匄井侯服，賜臣三品：州人、重人、鄘人……作周公彝 井侯簋(三代6.54.2)

王令辟井侯出坏侯于井…… 麥尊(西清8.33)

州當即散氏盤的州，坏見于殷武丁卜辭(前6.19.2〔下1〕)和三期2類卜辭(綴180)，也就是噩侯馭方鼎所記馭方所居的坏。據禹鼎，幽王時叔向父禹繼其祖考治理井邦，其時井已歸衛。左傳中所見春秋時代的邢國已遷，而河內的邢(井)仍屬于衛。西周時代井的沿革可列為下表。

康王　封周公子井侯

夷王　井破散井人奔于量周王以井的一部分封善夫克

　　矢以另一部分予散

〔厲王〕衛幽大叔治井

〔宣王〕衛懿叔治井

幽王　衛叔何父禹治井

根據禹鼎等所記井與衛的關係井無疑是河內的邢丘其地近于周原井邑中的州即左傳所記蘇忿生田中的州(殷代地理簡論五〇頁)

高鴻縉曰「說文井八家一井象構韓形・罋之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　子郢切

按井當以水井為本意韓井欄也甕井口也至孟子述井田之制八家為井井九百畝云云為井字之借意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云化益伯益也堯臣（字例二篇一一五頁）

陳槃曰『案邢唐石經宋以後刊本並如此作說文邑部譌作邢古文當作井後起之字始加邑旁作郱熹平石經殘石作郱（趙鐵寒讀熹平石經殘碑記大陸雜誌十卷五期）亦其例也說文邢下云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从邑幵聲郱下云鄭地有郱亭井聲是分郱、邢為二當誤周公彝云舍井侯服又云作周公彝井周公之後邢亦周公之後是井、邢一矣鄭有郱亭金文有奠井叔鐘（窓齋一、一七）有奠井叔歡父鬲（貞松上一六）案奠即鄭井即郱奠有井邑此君蓋初封井繼復兼食奠（參上柒鄭都）故曰奠井如延陵季子稱延州來季子之比

延延陵與州來皆食邑 然則井即邦 井叔鐘積古齋釋邦井人鐘古籀拾遺下釋同自不誤 井之為邦猶邢之為井明矣

復次邢丘舊說在河南平皐縣參下文今河南溫縣東二十里是也東南與鄭縣相去不過七十里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蓋亦以二地毗鄰故連類相及而杜于此傳解云邢國在廣平襄國縣今河北省邢臺縣是也案溫縣去翼今山西翼城縣不過三百里邢臺去翼則五百六十餘里與鄭相去亦五百餘里而同時應邀伐翼聯絡固已不便且邢臺翼都之間有太行山中隔而晉北晉陽其時猶為戎狄之區參上陸晉都由邢臺伐翼必南行繞道假道勢且千里豈有師行千里而遙而可以急人之急者無是理矣然則杜氏邢臺之說必不然矣

疑者曰伐翼之鄭安知其非西鄭今陝西華縣之鄭如其此

鄭為西鄭，則伐翼之邢亦不可能是邢丘之邢矣。曰：此時之鄭非西鄭也。幽王時鄭桓公為司徒，居西鄭，以王室多故，從史伯之言，乃寄帑（同孥）與賄于虢、鄶，受其十邑。犬戎作難，桓公死焉，子武公于是從平王東遷（一說東遷者桓公），猶有遺民因亂南遷，是為南鄭，今陝西南鄭縣是也（參上柒鄭都）。然則春秋以後之鄭，河南鄭縣之鄭也。蓋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隱六年左傳），而鄭武公與晉文侯已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此所謂晉、鄭之親……可謂兄弟者也（晉語四）。是晉、鄭關係固不尋常也。曲沃莊伯者，文侯弟成師（桓叔）之子也。此時居翼者文侯之孫孝侯也。曲沃莊伯強大，遂伐翼，鄭武公之子莊公助莊伯伐翼，是為助強侵弱，棄晉、鄭之親，行為不義，然不可謂其非河南鄭縣之鄭也。

復次麥尊王命辟井侯出矿侯于井雩若二月侯見于宗周七述劉節云銘曰出矿侯于井可知邢侯未封之前居于井者為矿侯矿當為地名亦見于麣卣及噩侯馭方鼎卣之銘曰隹伯屖父以成自即東命伐南夷正月……在鄦鼎之銘曰王南征伐角[illegible]隹還自征在矿可證其地為征南夷必經之處成鼎亦記噩侯馭方征南夷東夷事銘曰命成允口祖考政于邦邦則矿與邢之關係可於上述四器中證明之水經洛水注曰河水東經成皋大伾山下又曰成皋縣故城在伾上……此大伾即彝銘之矿春秋以前之邢國實建邑于此也（以上並參考劉氏古邢國考見禹貢四卷九期前此王國維暨大系攷釋噩侯鼎篇亦有矿即大伾之說然劉說為詳）按劉說可從大伾在成皋即今汜水縣東與鄭縣相去七十里北與邢丘則夾河相望大伾與邢之關係可知即鄭與邢之關係亦可知矣………

善夫克鼎錫女汝井家𩛥田于𡵓。吕與氒臣妾。愙齋五、一至五。散氏盤井邑田自根木道左至于井邑弄道以東一弄還以西一弄。愙齋一六、四。案善夫克鼎出陝西寶雞縣渭水南岸。其地適當汧渭之交。散邑約當後世之大散關。亦與汧水近。此一地區亦有井邑。即邢邑者。蓋邢伯雖國于邢丘。然仍留仕王朝。別食采邑。邑因嘗為邢氏井氏所食。故仍系之以邢井。曰邢家井家。曰邢邑井邑耳。師奎父鼎、愙齋四、二六等。徒𣪕西清續甲一二、四四。稱𤔲司馬井白伯。此邢伯留仕王朝之證也。所食邑亦曰邢井者。此如邢之得名由于邢丘。繼則遷襄國、邢臺縣。夷儀、後詳。並亦曰邢。國族所至之處。名即隨之移殖。此例甚多。不為異也。竹書統箋七宣王二十二年條(水經)注又曰。渭水又東。石橋水出馬嶺山。北逕鄭城西。東去鄭城十里。而北流注于渭。闞駰謂之新鄭水。蓋以桓公居洛為新鄭。故以石橋水在鄭縣者亦謂之新鄭水也。以新邑之號移殖舊居。此例鮮見。邢家、邢邑之稱。非此之比也。(詳異二冊一八〇至一八三頁)

李棪曰「至於字體有可言者，井白內右師虎即立中廷北鄉，井字中有一點，今余隹師井先王令，井字中無一點，無點者與毛公鼎女毋敢弗帥用先王乍明井，號叔旅鐘旅敢肇帥井皇考威儀之井字相同，帥井二字習見，如師望鼎、禹簋、番生簋、彔白㦰卣均當讀作詩文王儀刑文王之刑。帥刑即儀型其祖考之威德也」（金文選讀第一輯序論二八頁）

〈大6〉「文王孫亡弗褱井△懷刑亡克競氒剌烈」〈大9〉「王令命辟井△侯出矤侯矤井△」「用龏義寧侯顯考于井△」〈大10〉「辟井△侯光氒正吏」「用鬲井△侯出入」〈大14〉「不用先王乍井△型」「氒歷嬰訊庶右𧩈不井△不中」「女汝毋敢弗帥先王乍明井△用」「雩乃𧩈庶右𧩈毋敢不明不中不井△」「毋敢不尹丌不中不井△」〈大15〉「井△白伯右」〈大16〉「𤔲馬井△白口入右從走」〈大50〉「𡩋專𢧢閈井△刑」

㓝 a 刑 散盤

〈2927〉 㓝 丂

㓝 b 子禾 子簋

〈3020〉 中㓝 遹徒

a 高田忠周曰『按此字形正者也銘意蓋為姓氏即段借字說文㓝罰辠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蓋義專在井字音亦同古以井為刑也書呂刑五刑之屬三千左昭六年傳嚴斷刑罰疏對文則加罪為刑收贖為罰周禮蜡氏禁刑者注黥劓之屬皆本義也』(古籀篇八第二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㓝罰辠也从刀井易曰井者法也按諸彝器以帥井為帥刑刑井古同音从刀井聲　說文云刑剄也从刀幵聲按幵非聲刑訓為剄即刑之引伸義蓋本同字井譌為丹復譌為幵耳并篆亦作䶬譌（作䶬見并字條）邢郱兩地同名不當分為兩字形

从幵聲實亦作形也」（文源）

楊樹達曰「說文五篇下井部云荆罰辠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戶經切樹達按井與荆罰義不相關故許君引易井法為說義出牽附非正義也考甲文死字作[illegible]象人臥棺中之形荆字左旁蓋本作井以形似遂誤作井字實非井字也荆罰字無可象故以棺形表死刑从刀則示刀鋸之刑書呂刑所謂劓刵椓黥之屬也以具體之器物表抽象之意義此先民智慧之所在也觀金文散氏盤荆字已从井作知此字之誤已久矣」

（小學八五頁釋荆）

<大45>

「隹專盟荆。」

刱

刱 金文以為荊字

𨒅伯簋 荊字重見

〈1190〉『過伯從王伐反荊』

朱芳圃曰『說文井部刱，造法刱業也，从井，刅聲，讀若創，桉字在金文用為國名，㝬馭毁銘云，㝬馭從王南征伐楚刱，楚刱為周代南方大國，周人稱之曰刱，國人自稱曰楚，合言之曰楚刱，古讀清紐雙聲，魚陽對轉，

說文艸部荊，楚木也，从艸，刑聲，𦽏，古文荊，桉經傳稱楚刱之刱皆作荊，與彝銘異，蓋晚周時讀刱為 Yíeng 从刅，井聲，古音井讀 ts'íeng，其諧井聲之字如刑及从刑得聲之鉶，皆讀 Yíeng 與荊同音，又荊楚為叢生灌木，音義相關，因之改作荊矣，古文作𦽏，从艸从㓞，㓞即 [illegible] 之形誤』(釋叢一二二頁刱)

a 卽 盂鼎 〈0676〉 余隹卽朕小學 令我隹卽 井宙刑稟于玟王正德

b 頌鼎 〈0674〉 卽立位

c d 頌簋 〈1392〉 卽立位宰弘右頌入門 (A·B)

e 頌壺 〈2836〉 卽位

f 師嫠簋 〈1388〉 卽立位

g 師寰簋 〈1381〉 卽質卒邦冑酋

h 毛公鼎 〈0680〉 已曰彶茲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卽尹

i 休盤 〈2922〉 卽立位

j 伊簋 〈1371〉 卽立位

k 競卣 〈2732〉 隹白犀父自成自毛卽東

l 舀鼎 〈0679〉 迺或卽舀用田 黑凡用卽舀

m 克鼎 〈0675〉 卽立位

n 揚簋 〈1375〉 卽立位

o 元年師兌簋 〈1386〉 卽立位

p 兮甲盤 〈2926〉 毋敢不卽餗次卽市 刵卽 井刑氏貢毋毋不卽市

q 散盤 〈2927〉 迺卽散用田

諫簋即立簋

文譌作毀

〈1370〉「毀△（就）立位」（簋．器）

〈0664〉「即△立中廷北鄉」〈0670〉「史南呂即△虢旅」〈0672〉「即△立位」〈0677〉「盂拜頟首口嚚進即△大廷」「口口焚西即嚚遳乃故」「即△立中廷」「盂告劇口即△立位」「即△立」〈1358〉「井叔有右免即△令命」〈1363〉「內史即△命」「密叔叔右趞即△立位」〈1365〉「即△立位」〈1369〉「即△立位」〈1383〉「井白伯內入右師虎即△立中廷」〈1385〉「即△立位」〈1952〉「即△井白大祝射」「以來即△井白」〈2924〉「即△立位」

林義光曰：『說文云：皀即食也。从皀卩聲。按卩即人字（見卩字條）。即就也。皀薦熟物器，象人就食之形。古作即（即盂鼎）。或作即（匜 弭仲）』（文源）

高鴻縉曰：『即，就也，動詞。皀，簋（音軌，飯器，圓形）字之初文，象形。卩古跪字，亦讀如跽，意猶坐。即从人坐在簋旁就食之意，顯然。』

亦聲即之古音如跽亦如跪故即可通段以代歸此處歸讀如論語歸孔子豚之歸孟子梁惠王從之者如歸市歸段為即即就如就市言甚眾也」(散盤集釋十頁)

楊樹達曰「即者、今言付與、曶鼎云、迺或即曶用田二、又臣△△一夫、凡用即曶田七田、人五夫、即字用法與此銘同、即曶用田、與此文即散用田文句尤一律、然今書傳即字無授與之訓、知古字義之失傳者多矣。」(積微卅三頁散氏盤跋)

〈大12〉「小臣掙靜即事」〈大14〉「即立位」〈大15〉「師毛父即立位」〈大16〉「即立位」

〈大18〉「即立位」「又有即令命」〈大25〉「迺騯倗即女汝」

a 卯卣 既

〈2720〉 既祼于上下帝

b 保卣

〈2725〉 在二月既望

c 矢方彝

〈2446〉 既咸令(命)

咸既

d 矢尊

〈2152〉 既咸令(命)咸既

e 傳卣

〈2733〉 隹五月既望甲子

f 遹簋

〈1349〉 隹六月既

生霸

g 作冊大鼎

〈0646〉 隹三月既生霸己丑

h 師奎父鼎

〈0667〉 隹六月既生霸庚寅

i 庚贏卣

〈2731〉 隹王十月既望

j 富鼎

〈0645〉 唯九月既生霸辛酉

k 臣辰卣

〈2730〉 在五月既望辛酉

l 橘伯簋

〈1347〉 隹九月既望庚寅

m 莿簋

〈1341〉 唯六月既生霸辛巳

n 孟鼎

〈0649〉 唯五月既死霸

o 遣甗

〈0817〉 隹六月既死霸丙寅

p 趞曹鼎

〈0656〉 隹七年十月既生霸 (A) 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 (B)

g 曶鼎 〈0679〉「隹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隹王三月既△青霸」「戒既△賞女汝五口夫口效父」

r 師遽簋 〈1351〉「既△生霸辛酉」

s 鄭虢仲簋 〈1279〉「隹十又一月既△生霸庚戌」

t 守簋 〈1339〉「隹五月既△死霸辛未」

u v 師嫠簋 〈1388〉「既△令女汝更乃且祖考嗣小輔」(A.B)

w 師寰簋 〈1385〉「令既△令命女汝足師龢父嗣ナ右走馬」

x 頌鼎 〈0674〉「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y z 頌簋 〈1392〉「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A.B)

a′ 頌壺 〈2836〉「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b′ 善鼎 〈0673〉「昔先王既△令命女汝ナ佐足𥃝侯」

c′ 曾伯簋 〈1446〉「貝俱既△卑俾方」

d′ 師虎簋 〈1383〉「隹元年六月既△望甲戌」「截載先王既△令乃取祖考事仕」

e′ 友簋 〈1343〉「昏既△拜稽首」

f′ 孚尊 〈2147〉「隹十又二月既△生霸丁卯」

g'

k' 大簋 <1376>「隹十又二年正月既▲生霸丁亥「令既▲易錫大里」

l' 召伯簋 <1372>「令令既▲疑」「令令既▲一名」

j' 散盤 <2927>「我既▲付散氏溼田畛田」

k' 兮甲盤 <2926>「隹五年正月既▲死霸庚寅」

l' 大鼎

<0666>「隹十又五年三月既▲死霸丁亥」

m' 麓伯簋 <1344>「隹一月既▲望丁亥」

n' 郘鐘 <0055>「既▲旃鬯虡」

o' 林氏壺 <2830>「其頌既▲好」

p' 穆公鼎 <0659>「隹六月既▲生霸乙卯」

q' 守鼎 <0648>「唯王九月既▲望乙巳」

r' 無叀鼎 <0668>「隹九月既▲望甲戌」

s' 休盤 <2922>「隹廿年正月既▲望甲戌」

<0054>「既▲志于忌」 <0055>「大鐘既▲縣」 <0592>「隹一月既生霸」 <0613>「唯征正月既望癸酉」 <0655>「隹五月既▲生霸庚午」 <0675>「皆令既▲令女汝出內

納𦨶令」<0677>「隹八月既△望」<1240>「隹二月既△生霸」<1250>「隹十月既△生霸辰
在寅」<1288>「隹王正月既△死霸乙卯」<1300>「隹三月既△望乙亥」<1309>「唯八月
既△生霸」<1315>「隹六月既△死霸壬申」<1340>「既△生霸丁亥」<1359>「隹三月既△
生霸乙卯」<1364>「隹十又三月既△望辰才在壬午」<1368>「唯王二月既△眚
霸」<1370>「先王既△命女汝𩏂嗣王宥囿」<1371>「隹王廿又七秊正月既△望丁
亥」<1373>「余既△嗞厥我考我母令命余弗敢𤔲亂」<1375>「隹王九月既△眚
霸庚寅」<1377>「隹九月既△死霸丁丑」<1381>「休既△又工有功」<1390>「隹王十
又一月既△生霸丁亥」「𣅀乃且祖亦既△令命乃父死嗣𦳚人」<1486>「隹
王正月既△七」<1490>「隹五月既△生霸庚午」<1497>「隹王廿又五秊七月既△
口」<1849>「隹三月既△望丁亥」<1951>「既△望辛酉」<2443>「隹正月既生霸丁酉」
<2715>「唯九月既△生霸乙亥」<2732>「正月既△生霸辛丑」<2734>「才二月既△望乙
亥」「雩四月既△生霸庚午」<2831>「隹八月既△死霸戊寅」<2835>「齊厥既△

遹濟洹子孟姜壺其人民都邑堇宴舞」〈2920〉「隹正月既生霸乙未」〈2924〉「隹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2987〉「既子白期」

吳雲曰「陳頌南說既說文皀部既小食也引論語不使勝食既案既通作氣槩餼說文米部氣饋客之芻米也槩氣或從既餼氣或從食聘禮記如其饔餼之數注古文既為餼禮記中庸既廩稱事注既讀為餼大戴禮朝事篇私覿致饔既戴氏東原曰既即餼字段氏懋堂曰三既字皆槩之省文竊謂古止作既既槩古今字氣餼通用字春秋左傳桓十年齊人來餼諸侯許引作氣氣即既也」（兩罍卷五第十三至十四頁齊侯中罍）

林義光曰「說文云既小食也从皀旡聲按古作[illegible]槿伯器乙从皀旡在其旁旡欠之反文象人張口形或作[illegible]匡弭仲」（文源）

L.C.HOPKINS曰『這種奇妙的形式就代表現在的无字並且據我所知似乎從來沒有當過獨立的字但從牠的字却是很多說文解字釋為歆食气𢀖不得息不過我們對於這一個字很值得小心討論一番

第一在事實上現在的无字確非小篆[illegible]字之轉却係來自上述的真正古文圖二十六「[illegible]」因為在小篆裡上面那種東西是現在的气但在古文和今文裡都是口字的變形

其次說文解字說无從反欠在小篆裡確是這樣因為[illegible]是小篆的欠字但在古文和今文裡都不是這樣不過說欠和无是相關聯的兩個字這句話很有趣味并亦非常重要又說文還有一個无的古文如果牠的形式真如許慎所說那就是圖二十七「[illegible]」但河南出土的殘骨和古代的銅器都証明牠的

下部是寫錯的.并且這個古文應該是圖二十八〔[illegible]〕就算曾經塗搬了一部分這種形式恰和古代的圖二十六〔[illegible]〕相當.那麼.這個字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這口(或口和頭)朝着那和身體相反的方向.這種形式似乎要求某種相關聯的計畫就是.口和頭對於身體其他部分有更常態的一種關係的.這種常態的關係分明表現在第四類裏面.在那地方身體和頭同朝前向.

所以第五類(圖二十五或二十六〔[illegible]〕)如果是旡的古字.並且說文所謂旡從欠反這句說話是不錯的.那麼第四類例如圖十八〔[illegible]〕一定是㰤的反形.因此一定是代表欠.這是真的.我們應該可以料到.一個字如果代表呵欠的口上面那種東西.應該開着.那就是說.沒有下底一畫.所以作コ不是作ㄩ.

並且對於這一點我們應該注意到段玉裁所謂徐鍇的說文把欠字寫作圖二十九（[illegible]）那樣那就是說那口分明是開着的不過在河南的甲骨上面我從未看到這樣開口的例子在他方面高田忠周古籀編（古籀編篆三十七第七及八頁篆三十五第九頁）裡面曾有幾個含有欠字的例子那口都開得很大像圖三十和三十一「[illegible]」那樣最後一個來自石鼓其他幾個則來自古代的銅器（中山第六冊四九三一至四九三三頁中國古文字裡所見的人形）

岑仲勉曰『按既雖有盡也之訓然經典中所見率適用已也之訓兩者不可互通清儒常誤用連環相等式以證字詁之（互通將於拙著評方言箋疏條闢之）又說文望月滿也與日相望似朝君按歐人所謂月相（Phases of the moon）約分新月（new moon）前四分一（first quarter）滿月（full moon）後四分一（last

moon)之四名依許說望為月滿(三 moon)是望字顯指月相相望是朏解依前說既望為月已滿申言之即月已滿之後是既望亦顯指月相苟謂望與既望非月在天之形相實所未解」(雨周文史論叢第一三二至一三三頁何謂生霸死霸)

林潔明曰「說文「既」小食也从皀旡聲」又說文云「旡从反欠」無義既實非从反欠 [illegible] 論之頗詳其說可从(見中山第六冊四九三一至四九三三頁 中國古文字裡所見的人形) 按既字金文作[illegible] 甲骨文作[illegible](藏178.4) 李孝定云「契文象人食已顧左右而將去之也」(甲骨文集釋第五頁1751-1752) 其說甚是 又金文即字作[illegible]象人首對簋就而食也 與既字作[illegible]象人既食而首顧左右相互比較可証既之本義當為已也 會意既字金文皆用為已也 引申而有盡義」

〈大11〉「隹廿又二季三月既△望己酉」〈大14〉「隹王七季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朁先王既△令女(汝)乍𤔲士」〈大15〉「隹六月既△生霸戊戌」〈大16〉「隹王十又二季三月既△望庚寅」〈大18〉「隹元季既望丁亥」「朁先王既△令女(汝)乍(作)宰」〈大20〉「隹十又六季七月既△生霸乙未」〈大24〉「隹元季二月既△望庚寅」〈大27〉「朁先王既△命女(汝)乍邑」〈大37〉「隹十又三月既△死霸壬午」〈大45〉「余既△尃乃心」

a 冟 毛公鼎

虎冟熏裏 〈0680〉「虎冟冪熏裏」

b 彔伯𣪘 〈1380〉「虎冟朱裏」

c 吳方彝 〈2444〉「朱虢……」

鄦新 新 虎冟幭

d 靼侯鼎 〈0671〉「虎幃冟冪 衣位、里裏幽」

e 師兌𣪘 〈1385〉「虎冟冪熏裏」

f 番生𣪘 〈1387〉「虎冟冪熏裏」

c 阮元曰「冟說文以為飯剛柔不調相箸。讀若適。此从冂从皀。當以皀得聲。讀為虎韔之韔。通鬯。韔亦作鬯。見詩閟宮傳。」（積古卷五、三十五頁吳彝）

a 徐同柏釋韔曰「字作冟韔為弓室故从冂韔亦作鬯故从皀」（从古卷十六、二十八頁周毛公鼎）

○吳大澂曰「冟徐同柏釋作韔弓室也采錄言韔其弓釋文韔本作鬯古文鬯冟二字形相似故誤冟為鬯」(愙齋四冊八頁毛公鼎)

○劉心源曰「冟即鬯宋人釋冕非攷吳彝朱冟阮云从冖从皀當以皀得聲讀為虎韔之韔亦作鬯心源案說文云冟飯剛柔不調相箸从皀冖聲讀若適施隻切又皀下云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或說皀一粒也又讀若香據卿鄉二字皆从皀聲知皀有兩音古刻冟字此銘及吳彝廿而外如牧敦虎冟伯晨鼎虎幃冟裏彔伯㦰敦虎冟皆鬯字天無敦尊冟亦是鬯阮云皀聲碻不可易」(奇觚卷二、五十頁毛公鼎)

a

孫詒讓曰「冟字吳釋爲覓薛書牧敦寅簋並有此字釋覓與吳同阮書吳彝亦有此字阮釋爲冟云冟說文㠯爲飯剛柔不調著讀若遭此從廾從皀當從皀得聲讀爲虎韔之韔孫氏續古文苑又釋爲㝵案牧敦寅簋吳彝皆㠯虎冟連文阮釋爲詩之虎韔其說近是」（拾遺下十八頁至十九頁周韓侯白晨鼎）

b

孫詒讓曰「冟舊釋爲韔今案當爲冥說文冥部冥从日从六冂聲巾部幎幔也从巾冥聲此借冥爲幎即周禮巾車之䙋亦即詩之淺幭也」（餘論卷三第三四頁彔伯戒敦蓋）

林義光曰「說文云冟飯剛柔不調相着从皀冂聲按古作冟（吳尊彝）作冟（師兌敦）作冟（伯晨鼎）皆用爲車覆笭之幦諸彝器虎幦纁冟東幦皆作冟

本義當為饘从一在皀上皀薦熟物器禮經鬲鼏皆譌冟為鼏
鼏實扃之本字也（見鼏字條）飯剛柔不調乃糪字之義爾雅食饐謂
之餲摶者謂之爛米者謂之糪釋器」（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冟飯剛柔不調相箸从皀冂聲讀若適許
氏此解必有誤積古齋款識亦載此銘阮云此从片从皀當以
皀得聲讀為虎韔之韔通冟劉氏心源說亦同見韔字下孫氏
詒讓伯晨鼎銘下云冟字吳釋為冕薛書牧敦寅簋並有此字
釋冕與吳同阮書吳彝亦有此字阮釋為冟讀為虎韔之韔孫
氏續古文苑又釋為巨案牧敦寅簋吳彝皆以虎冟連文阮釋
為詩之虎韔其說近是依此等銘文許氏音讀之誤可得而正
而已又詩大叔于田抑冟弓忌此冟亦虎韔之韔冟皀長古音

皆在同部」(古籀篇八十八第一〇頁)

「郭沫若曰『冟乃从皀冂聲，或作冟乃从冂聲，冂讀如苺，与冂同紐，故知冟若冟必讀明紐，周礼巾車作𧜵，儀礼既夕礼，礼記玉藻少儀均作幦，均音近之字，凡言冟必及其裏，裏之色或朱或熏或幽，可見冟之為物，其裏亦在當重視瞻之處，詩言幭，礼言𧜵幦，均不詳其所在，毛傳說為覆軾之物，鄭注說為覆笭之物，均不類，說文則訓幭為蓋幭，訓幦為髹桼布，推許之意乃謂輿蓋之幭，以漆布為之也，知者，以許于幦引周礼駹車犬幦，是明知幦為車上物，而幭字之見于詩与曲礼者(曲礼字譌作䡫)，亦均車上物，則蓋幭自為輿蓋之冪無疑，今以彝銘徵之，許說至塙，凡彝銘言車上飾物應有盡有，獨輿蓋未詳，而言冟必及其裹，則冟非蓋冪沒屬，」

（兩攷 六十三頁至六十四頁 彔伯戜毁）

a 郭沫若曰「冟」字頗有聚訟，宋人薛尚功釋冕，阮元於吳彝（積古卷五）釋冟而讀為韔，云冟說文以為飯剛柔不調相著，讀若適，此從冖从皀，當以皀得聲，讀為虎韔之韔，此解頗病支離，然舊多從之，孫星衍古文苑釋為良，孫詒讓於古籀拾遺中云字當從孫，讀當從阮，繼之，阮釋為冟得之，然非韔字，當讀為幎，冟冥並從冖聲，得相通借也，（籀膏述林）後竟改釋為冥，云虎冟舊釋為韔，今案當為冥，說文冥部，冥从日从六，冖聲，巾部，幎，幔也，从巾冥聲，此借冥為幎，即周禮巾車之𧜀，亦即詩之淺幭也，王國維亦云，此上下皆車上物，不得有韔，疑即秦風之文茵，毛傳，文茵，虎皮也，釋名，文茵，車中所坐者也，用虎皮，有文采，今案字之

非韔非良、亳無可疑、釋冥於字形不合、字實為小篆之冟形、秦公𣪘鼏宅禹責鼏字作冟、所从冂字、兩直均上出、又从冂之同字、凡見於金文者、其兩直亦均上出、是知H實古冂字、說文以H為同字、古文所未見、又同字、許云、从冂象國邑、而字之見於金文者、如大克鼎兔卣趞尊師奎父鼎諸同字均作同、从口、師酉𣪘絅字作[illegible]、亦从口、与許說有異、細案其字形乃於口上加冂以覆之、當即古局字、許書分冂H為二字、非也、其有从H作而讀如同聲之字、均當云从同省聲、冟字、許云、从皀冂聲、字在金文或作冟、乃从皀冂聲、冂為重覆、与冂同意、音讀如莓、亦与冂同紐、冟从冂聲、復从冂聲者、後者乃以雙聲是冟音當讀明紐、許云、讀若適者、不知何所本、从皀、皀之古文作8、卜辭多作[illegible]、乃象器中盛食之形、卿饗即既等凡有就食之義

之字均从此作、小篆變形為皀、許書解為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乃沿譌字以為說、許因釋皀為以匕扱米食之形、故於从皀之冟字說為、飯剛柔不調相箸、(案不字當讀為丕、飯剛柔丕調故相箸、玉篇正作、飯堅柔調也、段玉裁不作如字反以玉篇為非失之)然由古文字形以推考其義、乃於盛食之器物上加冖以覆之、冟与冪字同意、字形同意、同從冖聲、且同屬明紐、則冟与冪古殆一字、冪者蓋也、字通作密、又通作冪、冪亦或作幎、孫釋冟為冥之說至此可得一較為妥當之說明、即小篆冥字又由冟字而譌變者也、是故虎冟當即虎冪、虎幎、亦即詩之淺幭。」(金攷二七二頁至二七四頁毛公鼎)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韔云字作官韔為弓室故从H韔亦作[illegible]故从皀攈古从之愙齋申徐釋云韔亦作[illegible]古文[illegible]官二字形

相似故致誤孫詒讓釋褀云此字牧敨寅簋吳彝及韓侯伯晨鼎彔伯戒敨並有之薛二吳釋爲冕阮釋爲冟讀爲虎韔之韔徐吳釋此鼎同孫氏續古文苑錄吳彝釋爲良諸釋並未當唯阮釋得之然亦非韔字當讀爲褀說文皀部冟飯剛柔不調相箸从皀冂聲讀若適冟冥並从冂聲得相通借周禮巾車作褀鄭司農訓爲覆笭虎褀卽詩韓奕之淺幭毛傳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韓毛同爲周同姓國故亦得乘金路而虎幎矣儀禮既夕注古文幦爲冪幦正字褀冪假借字綱案冟字當仍舊釋韔爲是孫氏釋爲褀義證似塙而校以他器此字其說實誤攷伯晨鼎字作冟師兌敨作冟上从日非从冂也既非从冂則孫之釋褀其誤可知竊謂冟上从日爲古文旁省旁从央省實爲央省聲說文冂部央篆下云央旁同意其證也案許於央下既注央旁同意證

以金文㫚字形義正合乃㫚篆又分隸二部二為古文上字自相抵牾殆秦篆改㫚為从上之故歟此實許書最可疑處別有詳論茲不贅下𠙹為象形(象弓室形)伯晨鼎師兌敢作𠙹不省若彔伯戒敢及此鼎上省作H故孫誤為冖聲且詩鄭風抑鬯弓忌傳鬯訓弢弓又采綠釋文韔古文作鬯同部通段殆非形似致誤也蓋𠬪字其始本諧𠀠省聲轉變作韔而諸長聲當為後起字徐氏沿阮釋而謂从H為象弓室實皆傅會成說未究形聲其誤一也(斠釋十三頁至十四頁)

a 高鴻縉曰(ㄱ)王靜安曰百吳中丞從阮太傅舊說釋為韔 韔弓衣也 案此上下皆車上物不得有韔疑即秦風之文茵 毛傳文茵虎皮也 釋名文鞇車中所坐者也 用虎皮有文采 金文叢考釋為冪 讀為詩韓奕鞹鞃淺幭之幭 按此說大誤 惟其言甚辯 不可不

正茲先摘叢考要點於下、

(一)冖實古冂字、秦公敦鼏宅禹蹟、鼏字作𡨴、所以冂字兩直均上出、又同字金文均作𠙵、乃於口上加冂以覆之、當即古冂字、許書分冂冖為二字非也、其有从冖作而讀如同聲之字、均當云从同省聲、

(二)冟字許云从皀冂聲、字在金文或作冟、乃从皀冂聲、冂為重覆、與冂同意、音讀如莓、亦與冂同紐、冟从冂聲、復从冂聲、是冟音當讀明紐、許云讀若適者、不知何所本……由古文字形以推考其義、乃於盛食之器物上加冂以覆之、寔與鼏字同意、字既同意、同從冂聲、且同屬明紐、則冟與鼏古殆一字、鼏者蓋也、字通作鼏、又通作冪、冪亦或作幎……虎冟當即虎冪、虎幎、亦即詩之淺幭、

(三)虎冟當為輿蓋之覆其上畫以虎文非以虎皮為文續漢書輿服志乘輿翠羽蓋華蚤注引徐廣曰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車也言蓋而及其裏與彝銘同例……詩之淺幭禮之犬幦等皆言車罩說文訓幭為蓋幭……毛詩傳云覆式鄭禮注訓幦為覆笭……許說異於毛鄭而長於毛鄭自覆笭覆式之說行而幭義晦許說亦晦

(四)伯晨鼎虎[古文]冟[古文]里幽.韓殆即幃之異文.[衣立]殆即位之異文虎幃冟位裏幽言覆輿之車罩畫以虎文其裏黑色也.

今按冟字阮吳釋報固非叢考釋冪亦誤茲駁議如次

(一)冖與冂非一字.

甲.冂冃冐冒帽皆一字.冂.冃.冐為頭衣(饒炯謂本一字而分用之)象形冠為加冕之意从又(即右手後世改為寸乃肘字.

意同)持冂加于元。元首也。盂鼎、錫汝鬯一卣、冂衣市舄車馬。冂即帽或冕也。冃加目(目即首之代。古字偏旁目與自(鼻之初文)皆可代首)上為冒。是仍頭衣之意。自冒借為冒犯。乃又加巾旁作帽。冒與帽皆由冃益形孳乳。其益聲者則有冕。免聲。冃聲古同。曼。篆作曼。引也。从又(手)冒聲。林義光曰。冒曼雙聲次對轉是也。說文。冂。覆也。徐鉉曰。今俗作冪。同。又冃。重覆也。王菉友曰。竊疑冂冃蓋同字。古人作字有繁省耳。雖音有上去之別。古無此別也。以冕冕二字推之可見。按。覆也是其段借意。非本意也。玉篇。鼏。亾狄切。覆樽巾也。又鼎蓋也。段注說文增此篆。解為从鼎冂。冂亦聲。是也。儀禮之鼏當是冪。鄭箋詩絲衣云。鼏鼎冪告絜。禮之文也。禮器。犧尊。疏布鼏。釋文作幎。注云。本又作冪。又作鼏。並其證。冪與幎同。鼏為鼎蓋之正字。羃或幎。冪或幎皆通段字。

乙冂貫鼎耳之橫木也。象形。同字从之得聲。同與詷同意。从言與从口同。詷偵候也。知處告言之。戶扃字作扃。从戶冋聲。迥遠字作迥。从辵冋聲。𨛜坰字作坰。从土冋聲。說文以冂為𨛜冂之古文。以坰為冋之或文。誤。冂既為貫鼎耳之橫木。故或加鼎為意符於其下作鼏。加與不加等耳。是為貌似形聲字。如云加雨為雲。从加辵為從。殸加石為磬。臣加頁為頤。宁加貝為貯。囦加糸為網。午加木為杵。囪加穴為窗。冘加木為枕等等。其意均不變也。故鼏即冂。後世又造鉉。說文。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又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許氏所說乃秦以後文字。而其所見乃漢人之寫經。鼏鉉本古今字。於其時尚並行不悖也。嗣後鉉行而冂與鼏俱廢。金文秦公敦有鼏字。文曰鼏宅禹責。鼏通迥。責通蹟。原句即迥宅禹蹟也。

錢坫曰古二字皆有一从音高之冂為鼎扛作鼏一从音密之冖為鼎覆作鼏

(二)明乎冂之音高為鼎扛則冟字不難識矣說文冟飯剛柔不調相箸从皀冂聲讀若適施隻切此處有必須更正者二事一依金文冟篆文應更為冟冂聲應更為冂聲二依玉篇說解應更為冟飯剛柔調不相著从皀冂聲讀若適金文如吳彝作冟彔伯簋作冟無作冟者此字之上為冂(音高鼎扛也)而非冖(音密鼎覆也)皀為簋之象形文簋為黍稷之器此字之意為飯剛柔調適不相粘著故从簋以冂為聲故讀若適冂音與適音以今之方音斠之冂有讀ㄒㄩㄥ者適有讀為ㄒㄧ者是冂與適雙聲次對轉之同音字也據此則冟字之形聲意無不明瞭至桓侯鼎作冟師兑鼎作冟字下作皀者乃簋形之

省底者也字上作𠙶者仍為鉉之古文特鼎扛之粗壯者耳故虎冟音虎適虎適無意但適音古同席音同音通段虎冟者虎席也虎席者文茵也車中所坐之虎皮褥也適音可轉為的音席亦通作簟若此無不可通鞹虎皮褥必有裏近人曾以無冬無夏天子常賜虎幭為可疑以為乃畫以虎文非以虎皮為之今按虎皮鞹有裡冬則坐於皮上夏則坐於裏上亦無不合于事實故賜車飾時恒述及之是冟字之釋聚訟多年茲乃不必遠求說文早已載之甚詳不必翻新海寧早已言之而中也

(三)虎冟既為文茵則詩之淺幭禮之犬幎究為華蓋抑為覆軾與本處無關暫可不辯

(四)伯晨鼎虎幃冟䘳里幽近人讀為虎幃冪位裏幽不但幃冪犯重而位字輟其下究嫌不辭按幃字䘳字本不易識謂幃即幃之異文尚略近然安知非从韋从巾口聲之字其意

同於鞹者乎。謂□即位之異文，則決可知其非也。位字古恒段立為之，實無从衣之必要，且此處□里[illegible]知非即裏一字之異，从衣先著立為聲符，後又加里為聲符者乎。是伯晨鼎文亦可讀為虎鞹席裏幽也。

據上證則虎冟熏裏讀為虎席熏裏確可無疑」(毛公鼎集釋九九頁至一〇四頁)

6 楊樹達曰「余謂冟當讀為幦。禮記玉藻篇云，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鄭注云，幦覆笭也。幦字又作幎，周禮春官巾車云，木車犬幎，素車犬幎，藻車鹿淺幎，駹車然幎，(然者，果然，亦獸名。)漆車豻幎。按凡云羔，鹿，犬，然，豻者，皆是獸名，乃舉其質言之，謂以其皮為之也。此云虎冟，與玉藻之羔幦，鹿幦，巾車之犬冟然幎豻幎，文例正同。幦字又通作幭，詩大雅韓奕篇云，

鞹鞃淺幭、毛傳云、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覆式即覆笭）。然則此文之虎冟、即詩文之淺幭、此以桼圓與虎冟連言、猶詩文以鞹鞃淺幭連言也、器文字作冟者、說文五篇下皀部云、冟、飯剛柔不調相箸、从皀、冂聲、冟字从冂聲、與幦複音同、故假冟為之也」（積微十九頁彔伯𢦏敢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冟飯剛柔不調相著。从皀冂聲讀若適」金文冟阮元釋冟从皀得聲讀作韔。徐同柏釋韔謂𠄎象弓室形。吳大澂从徐說謂韔本作𩏂𩏂乃冟之形譌。張之綱謂𠄎象弓室形。从央省聲。諸家並以弓室為說。然銘文虎冟熏裏乃指車上之物。若讀作韔則不倫不類。孫詒讓釋冥借作幎。於義較勝。然冟明从皀非从日从六也。郭沫若謂字从皀冂聲。冂𠄎一字

而冟鼏古亦一字。通作冪。高鴻縉以為字从冃聲（鼏扛之鼏从之）非冂聲（鼏覆之鼏从之）。段作席。从王國維說為文茵。按冟字金文从冃若冃。獨番生簋从冂，與鼏同。盂鼎冂作冂冃冂，似非一字。禮經多言扃鼏，扃鼏亦鼏鼏也。皀鼎並為食器。鼏冟疑古一字。飲剛柔不調相著乃叚借義。

〈大14〉「虎冟熏裏」

〈大25〉「虎冟冪熏裏」

卷
矢方彝
〈2446〉
明公易(錫)亢師卷金
牛易(錫)今卷金小牛

矢尊
〈2152〉
明公錫亢師卷
金小牛錫今卷金

小臣辰卣 牛

〈2730〉
睘賞卣卷

白壺
〈2834〉
柜易錫女汝卷一卣

孟卣
〈2707〉
令公寍盂

卷 束

吳方彝
〈2444〉
易錫卷一卣 鬲夫

孟鼎
〈0676〉
易錫女汝卷一卣

師兌簋
〈1385〉
易錫女汝

柜卷卷一卣

毛公鼎
〈0680〉
易錫女汝卷一卣

彔伯簋
〈1380〉
余易錫女汝柜卷卷一卣

邵鐘

〈0055〉
銑旂卷虞

魯侯爵
〈1847〉
周𠂤簋卷亶臨盟

叔卣
〈2716〉
賁叔㭙彡卷 白金楚牛

細卣
〈2712〉
公易錫下冊 細卷貝

豐侯鼎
〈0671〉
易錫女汝卷一卣

<1384>「錫䀇斝一卣」<4951>「罘賞賞卣斝貝」

K 方濬益曰「㽙即斝之古文說文部首斝从凵凵器也匕所以扱之此匕在上與篆文異」（綴遺卷二、九頁邵鐘）

K 吳大澂曰「斝古通韔詩閟宮傳重弓重于斝中也釋文斝本作韔古文韔作㽙與㽙字亦相似」（愙齋一冊八頁邵鐘二）

g 吳大澂釋斝曰「㽙象米在器中許氏說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盂鼎」（古籀補二十八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斝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當作條暢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按古作㽙師兌敦作㽙毛公鼎不从匕㽙象鬱艸∵象秬在其中又作㽙魯侯尊彝」（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許氏說誤凵〻元作ㄓ省作凶作凵均盛鬯器形也※即潰米亦秬鬯也从匕繆說與皀下類矣朱駿聲云按釀黑黍為酒曰鬯築芳艸以煮曰鬱鬯以鬱合鬯為鬱鬯因之艸曰鬱金亦曰鬯艸鬱鬯者艸香蘊積鬯者酒香條暢也※即米字哀書之與冒同意書洛誥秬鬯一卣禮記曲禮凡摯天子鬯此鬯也用以祀周禮鬱人和鬱鬯禮記襍記鬯曰以椈郊特牲鬱合鬯此鬱鬯也祀時專用以祼魯語文仲以鬯圭與玉磬注祼鬯之圭長尺二寸有瓚以祀廟禮記王制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此說至詳然則銘云賜秬鬯鬯者未賜圭瓚也（古籀篇八十三第一六頁）

馬敘倫曰「鬯為醞釀之釀本字。從𠂤從米。會意。其聲即得於𠂤。𠂤即說文之𠧪。𠧪譌為皀也。金文多作[glyph][glyph]。甲文其形至繁。大氏作[glyph][glyph][glyph][glyph][glyph][glyph]諸形。金文之[glyph]與甲文之[glyph]同。甲文之[glyph][glyph]為一類。皆從𠂤省。而甲文則兼從屮。[glyph][glyph]其省者也。[glyph]之[glyph]蓋從𠧪。其從屮者乃從屮鬯聲。為鬯之艸本字也。」(刻詞二六頁至一一七頁絲女壺)

高鴻縉曰「說文『[glyph]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丑諒切

徐鍇曰秬黑黍也。服服事也。周人尚臭。灌用鬱鬯。乂∴象中秬及鬱形

徐灝曰大雅正義曰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艸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鬯非草名。以其可和秬鬯

故謂之鬯艸也灝按鬯固非草名即鬱亦非其本名蓋以百艸之香者和秬黍之酒取條鬯之義命之曰鬯遂以鬯名其酒而造字象其器又取蘊蓄之意命之曰鬱因以鬱名其艸而以鬯為鬱蓋造字鬯先鬱後不得以鬱為艸之本名也互言可謂之鬯艸亦可謂之鬱酒渾而言之則但曰鬱鬯耳鬯之言暢也鬱積久發之必條暢也

按古者以黃色之香艸築於秬黍之酒中微大煑之不使出氣俟其冷而飲之則酒芬芳而人舒暢古遂名其酒曰鬯而多用以灌神名其艸曰鬱金草王者並常以鬯賜臣僚曰錫秬鬯幾卣卣中尊也有提梁是以鬯字古原象形象器中鬱築香艸於酒中之形許說構造誤所云芬芳攸服者或以為乃芬芳條暢之譌攸條之脫服暢之誤也（字例二篇一〇七至一〇八頁）

魏建功曰「鬱鬯皆從缶契文鬯作　　　　午也下象缶文或變增廾又字則象奠鬯降神之事許書作鬯說从凵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米形之誼未安金文作　毛公鼎　師兌敦　吳尊　彔伯敦　邵鐘　魯侯角　𩰫侯鼎後三文猶有午形前四文蓋寫鬱鬯搗煑合釀於器之形契文亦有兼畫午及秬釀形者古文字連作點畫者多流動之象故有以點象質之特定者則加乂以別之鬯字凵中之⁚⁚秬釀也乂以畫別如造米文之例非象米也」(輔仁學誌二卷一期一六至一七頁釋午)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許說字形其誤與

皀同。[illegible]為食器之形。[illegible]亦合秬鬯之器。从凵匕之說非。魏建功
謂皀从缶。說有未安。許書謂中象米。實則∴象器實。不必為米
也」

〈大14〉「易錫女汝[illegible]鬯一卣」〈大24〉「賜女汝[illegible]鬯一卣」〈大25〉「易錫女汝[illegible]鬯
一卣」

鬱 陳夢家釋集韻

古作𣛮司 叔卣鬱卣

「賞叔𣛮鬯△ 白金揚牛」〈2716〉

孟載父 作鬱壺

「孟載父 作𣛮壺△」〈2783〉

林義光曰『說文云鬱芳艸也十葉為貫百廿貫築以煑之為鬱从臼缶冖鬯彡其飾也按古鬱字鬱鑄字皆从𦥑形作與，鄀公誠𠤱鬱作𨐌鑄公𠤱鑄字偏旁 字偏旁 象兩手持蓋形鬱从𦥑疑亦𦥑之譌手持蓋鬯在其下从彡轉注』(文源)

b 陳夢家曰「字省鬯从大不从缶集韻鬱的古體作𣛮字彙補引作𣛮雖系很晚的字書却保存古形此兩書的𣛮字省鬯从司都和金文極相近似而稍有譌誤說文林部鬱木叢生者从林鬱[按當作鬱]省聲許慎以所省之字(在鬯部的為鬱[按當作鬱]鬯的本字

解曰芳草也十葉為貫百廿貫築以煮之其在經籍則用鬱字其實這才是本字周禮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玄注云築鬱金以和鬯酒鄭众注云鬱草名……若蘭又序官鄭玄注云鬱鬱金香草也宜以和鬯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鄭玄注云秬鬯不和鬱者由是可知鬯秬鬯與鬱鬱鬯二者是有區別的前者是黑黍所釀成的一種酒後者是用鬱金香草擣而煮出的汁水而和之于秬鬯者單獨的稱為秬或鬯的應指黑黍釀成的鬯酒而非和有鬱金草汁的這是鄭玄之解大約是對的許慎以為鬯以秬釀鬱草則本諸江漢毛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金選）一六〇頁西周銅器斷代小子生尊）



爵 象形

爵爵

〈1769〉寶𢀛

爵



父癸

卣

〈2537〉爵父

癸



鑄妃

簋

〈364〉易錫

一如

婦𢀛爵𫅉祼之弋𣏌



史獸鼎錫女

鼎一爵一

〈0652〉爵一

周琱玉·黃·囚

〈1379〉王降亡勛賀爵復𩔈𩔈

阮元釋十甬二字曰甬字象形。禮月令角斗甬。鄭注甬今斛也。

（積古卷五、三十六頁楢妃彝）

吳榮光曰凡爵一味一尾一翼二角三趾其有蓋者則又省二角大抵爵形非純雀形也彝器有為爵形者無為雀形者也或以為雀在木上形者亦非 仁和龔自珍說爵羽琹山民曰天下先有雀後有爵先有爵之器後有爵之字雀也者兆爵者也

爵也者兆古文爵者也古文也者、兆小篆者也、謂爵象雀可手、可、謂古文篆文象爵可手、可、謂古文篆文象雀可手、不可、曷為不可、中隔一重矣、先言爵之象雀也、何如、曰前有流味也、甚修頸也、後有尾尾也、甚銳尾之末也、腹腹也、甚圓腹之鷹也、腹旁有柄、可容手、翼是也、甚竦翼之舉也、古者既取諸雀以為爵矣、而加之以制度、是故慮鬯之洩其馝也、為之蓋慮飲之饕也、為之二柱植然、嶭然、慮二足之不安也、減一翼、增一足、跛跛然、慮太素之不可為禮也、刻畫雲雷胡蘇然、制若此、此聖智之所加於爵者也、於雀何預、何以言無預、雀二角一翼三趾、未之聞、未之聞夫古文篆文之象爵也、何如、曰亦象爵形而已矣、遑問雀哉。小篆上有覆、承之以二柱、其中為腹、其右象前、其左引而下垂也、象後、於是從鬯從又、鬯以實之、又以持之、若夫古文則無鬯

也、無又也、上有覆如屋、非蓋而何、有二柱、有腹、腹中有文、相背如刻畫彩彰、下垂三足、非爵之全形而何、曰爵之有蓋者、無二柱、有二柱者、無蓋、而制文字必兼象之、何也、曰制文字與制器固不同也、夫古文篆文皆象爵形而已矣、遑問雀哉、夫古文篆文易知也、遇古器難、予獲古爵七、有柱無蓋者六、有蓋無柱者一、既手搨以謂學徒、學徒見搨本識古器矣、夙昔古文又難、不識字而獲其器、將疑器為康瓠、未見器而讀其字、將疑字為字妖、且夫徒獲其器而不識字、則曰古彝器贖矣、此有蓋者非爵、徒識其字而未見器、則曰先民所言象形、乃象咮腹尾翼足趾、兩不可也、予兩遘天幸、竊望達者說器徵諸字、說字徵諸器、又兩俟之

（錡清卷一第十至十二頁商父丁爵）

b 吳雲釋手執爵形曰「按古人制器象物皆寓深意或執木或執戈或執戟執刀與此器之執爵各有其事而執焉禮曰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執之為義蓋有謹持弗失之意所以示敬也」(兩罍卷一第十二頁執爵父癸卣蓋)

b 方濬益曰「禮記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疏曰尸酢夫人執柄者爵為雀形以尾為柄夫人獻尸尸酢夫人尸則執雀尾獻夫人也」濬益按疏此說殊誤凡爵皆以鋬為柄此文手所執者是非以尾為柄也」(綴遺卷十、二十七頁持爵父癸卣蓋)

b 方濬益曰「古爵雀字通荀子禮論篇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楊倞注燕爵與鷰雀同龔定盦禮部說爵其畧曰天

下先有雀後有爵先有爵之器後有爵之字雀也者兆爵者也

爵也者兆古文爵者也古文也者兆小篆者也又曰爵之象雀也

前有流味也甚修頸也後有尾尾也甚銳尾之末也腹腹也甚

圜腹之鬻也腹旁有柄可容手翼足也甚竦翼之舉也古者既取

諸雀以為爵矣欲加之以制足是故慮鬯之洩其⿰香戈也為之蓋

慮飲之饕食也為之二柱植然辟然慮二足之不安也減一翼足增

一足跂跂然慮太素之不可為禮也刻畫雲雷胡蘇然制若此

此聖智之所加於爵者也於雀何預何以言無預雀二角一翼足三

趾未之聞 濬益按禮部此說善矣然不免謬誤爵之二柱

本象二翼足腹旁有柄乃以執持者與雀無涉三足則象足指之分

布非三趾也今以二柱為角則不得不以鋬為翼足又謂減一翼足

增一足說更支離此文無柱乃象雀之戢翼形而从又以持鋬

其非瞿是明甚李方赤方伯之觶文作[glyph]尤足證三足之非三趾

也（綴遺卷十七、十二頁持爵父癸尊）

丁佛言曰「[glyph]史獸鼎疑古爵字从[glyph]从酉省从止戒荒飲也

或曰[glyph]象稱觴之形」（古籀補補附錄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glyph]禮器也[glyph]象雀之形中有鬯又持之也

按古有[glyph]（彔伯戒敦）與[glyph]形近（近於凵又與廾同意）[glyph]近於[glyph]鬯古作[glyph]實即爵字或

作[glyph]（毛公鼎）皆象手奉爵形且無足象廢爵[glyph]口足之間有橫文

象繶爵（士虞禮主人洗廢爵主婦洗足爵賓長洗繶爵注云爵無足曰廢繶爵口足之間有篆）个象爵旁

柱（爵有二柱略象其一）亾象爵中酒滿與𥁕（見盉字條）[glyph]（見酉字條）同意或作[glyph]（多父盤[glyph]婚字偏旁）

又象足爵𠂢酒自爵中下流之形亦作[glyph]（魯侯作爵鬯用尊彝借爵為酌字）皆

不从廾說文云雀依人小鳥也从小隹按雀經典通用爵字

爵酒器象雀形爵古亦作[glyph]（季良父壺[glyph]字偏旁）作[glyph]（盂鼎[glyph]字偏旁）與小

隹形近則雀字當依尐彖而制古鳥名只作爵後乃因小隹之形義而制雀字耳（亦後世先字先人焉老隸字追來焉歸之類）」（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吳榮光云手持爵形非此从又故爵字也說文𩰪禮器也𩰫象雀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古文象形作𩰪許說未詳今依此篆字元以雀為形三足亦與器同从又與小篆合唯此不从鬯會意耳若夫𩰫與𩰪與鳥雀形迥遠此亦爵器形而轉傳改寫失其本眞耳」（古籀篇八十三第一八至一九頁）

商承祚曰「說文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𩰪古文爵象形案甲骨文作[illegible]有柱有流有尾有鋬有足正如爵狀金文史獸鼎作[illegible]此作𩰪乃篆文𩰫形之譌變疑非古文也」（古攷四八頁）

b

馬叙倫曰倫按舊釋手持爵形說文爵字所從之㱿實由此而譌彼所從之□為有柱者故多介形介乃兩柱對峙平面正視故僅作一柱耳然爵為飲器有形可象因象製文不勞增手況鬯乃釀酒之釀本字釀則酒母之名詳疏證豈得復增鬯於□旁而以為飲器之名盖說文之爵實是圖語而非器名也持所鬯於□則是寺人進酒之義作器者其有事於此乎此省鬯者盖已足以見意矣(刻詞三三頁父癸彝)

高鴻縉曰說文爵禮器也象雀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雀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古文爵象形即略切

按爵古之飲酒杯也腹小而口侈口一端有流另端有尾兩旁有二柱腹旁有鋬其下有三足頗高甲金文均象器形而並不

類雀雀者字音也雀之鳴節節足足而飲酒貴有節知足故其器取雀音小篆於原字加鬯加又為意符則屬倚文畫物之象形字矣倚文畫物者即段氏所謂合體象形也見後說文所載古文爵今甲金文無覩疑是戰國末年雀字之象形文(字例二篇一二六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古文字形]古文爵象形」金文爵之爵字象爵形無柱不从手其流與尾誠與雀之首尾相象古人作器除花紋外更喜仿禽獸之形為器形今傳世銅器亦不乏其例爵取雀形為之似無不可至謂其鳴節節足足者恐後儒傳會之言而已其後爵之象形字抽象簡化以柱及流為

其特徵而變作[illegible]若古文篆書作[illegible]、更从[illegible]者、乃後增意符。

0678 𩰫

a 秬鬯 毛公鼎 經典作秬

〈0680〉「易錫女汝秬鬯 △ 鬯一卣」

b 師兌𣪘

〈1385〉「易錫女汝秬鬯 △ 鬯一卣」

c 吳方彝

〈2444〉「易錫𩰫 △ 鬯一卣」

d 彔伯𣪘

〈1380〉「余易錫女汝𩰫 △ 鬯一卣」

e 𠂤鼎

〈0649〉「王易呂𩰫 △ 秬三卣」

f 㠱壺

〈2834〉「易錫女汝𩰫 △ 秬鬯一卣」

g 𩰫侯鼎

〈0671〉「易錫女汝𩰫 △ 鬯一卣」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秬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也从鬯榘省聲或作秬从禾巨聲依金文上文矩聲非榘省聲此可以為鬯酒也故从鬯而此元禾屬故亦从禾巨矩同字巨為正文故亦从巨聲也書文侯之命用賚爾秬鬯一卣正與此銘文合詩閟宮有稻有秬亦同字俗作粔米禾同意」(古籀篇八十三第二〇頁)

e 郭沫若曰「䂓、秬鬯字，金文多作𩰫，从鬯䂓聲，䂓金文矩，又或作矩从大，从矢，乃後來之譌變，此从夫者即䂓省（古文夫作夫、夭，作夭，最易淆混）」

（爾攷五十八頁呂鼎）

〈大14〉「易錫女汝𩰫。鬯一卣」

〈大24〉「賜女汝𩰫。鬯一卣」

〈大25〉「易錫女汝𩰫。鬯一卣」

0679 食

a 食 牧共簋

<1113>「牧共乍父丁食簋」

食 仲義昱簋

<1102>「中義昱自乍食𩞄」

<0517>「二年寍口子昗鉊請身戠口食」

林義光曰「說文云食亼米也从皀亼聲或說亼皀也按古作𩚬(吳王姬鼎)从亼口倒在皀上皀薦熟物器也象食之形變作𩚬(仲義昱)或(君麋)作𩚬(弋食風)乏即頁字象人面」(文源)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食亼米也从皀亼聲或說亼皀也」戴家祥謂上象器蓋下即簋之初文李孝定然其說(甲骨文字集釋頁一七六一)甲骨文作𩚬(前六·三五·二)亼下有八皀乃皀之變亼為皀之蓋亼當非器蓋戴說失之林義光謂从倒口在皀上其說至確口下二點

象垂涎之形。乚

a

餴 倉匕

宰孜簋

b

<1080>

宰孜匕乂

丁餴彝

旟簋

<1101>

旟匕寶陴

彝用餴

c

䵼叉

鼎

<0457>

䵼父作妻

母餴

壺

鼎

d

戲伯

鬲

<0738>

戲伯作

餴鼎

e

番

簠

<1431>

番君召匕

餴簠

f

貞簋

<1151>

用乍

餴簋

g

姚鼎

<0351>

姚作

餴鼎

h

禾簋

<1202>

禾肇作

皇母懿

龏孟姬

餴彝

i

齊陳曼

簠

<1434>

乍作皇考獻

弔叔

餴般

j

k

戈弔

鼎

<0618>

戈戴弔叔朕自

乍作餴鼎 (A·B)

l

慶孫之

子簠

<1403>

慶孫之子

㑭之餴簠

m

匽侯

盂

<3004>

匽侯乍

餴盂

n

仲叀父

簋

<1255>

中仲叀父

匕餴簋

o

斁簋

<1177>

用餴斁

孫子

公克鎛

〈1498〉「陳公克鑄其饙鐳錞」

伯康簋

〈1331〉「用饙王父王母」

〈0584〉「叔夜鑄其饙鼎」〈1211〉「毛作王母媿氏饙簋」〈1444〉「其饙壽昌饙」

「黿大宰欉子𠛱鑄其饙（一本無此字）匜簠」

阮元曰「饙舊釋作餗。錢獻之云。說文饙字一作饙。一作餴。博古圖凡饙字皆釋作餗者非。爾雅。饙餾飪也。孫炎注。蒸之曰饙。均之曰餾。是饙為炊蒸之義。案錢說良是。以此銘證之更確。蓋餗有二義。一為菜蔌之餗。詩所謂維筍及蒲是也。一為鍵鬻之餗。易所謂覆公餗。說文所謂陳䰞謂鍵為鬻是也。此饙字若釋為菜蔌之餗。則下不當云用鬻。鬻。鬻也。若釋為鍵鬻

之餗。則下不當云用鬻鬻。五味盉羹也。爾雅肉謂之羹。況明係从𠦪之字。非从朿也。」（積古卷四、十一頁叔夜鼎）

注 吳大澂曰「餗从食从華大澂以為飯之華美者禮內則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是也小篆作餗亦作饡說文云滫飯也滫與糔同」（愙齋五冊十七頁𢦏𣏟鼎）

注 劉心源曰「餴說文作饙云滫飯也从食𠦪聲饙餴或从賁餴餴或从奔古刻从𠦪从𠦪邵王鼎作饋無㚖鼎作饋从賁已此知古文𠦪奔賁同字凡𠦪較𠦪輦即賁即奔不得釋為華矣（奇觚卷五二四頁陳曼簠）」

參閱1359條𠦪字下強運開說

馬叔倫曰倫案王俅於周叔液鼎之餴鼎釋餴為饙是也乃於周繇鼎蓋之餗及此則釋為餗猶未詳審也說文餴滫飯也詩洞酌可以餴饎傳餴餾也說文餾飯氣蒸也爾雅釋言孫注蒸之曰餴似餴鼎為蒸飯之鼎然邾太宰簠蓋太宰欉子啚鑄其餴匜曰余口龏孔惠其眉壽以餴萬年無異則非滫飯之義而匜為瑚璉之瑚本字餴匜連文尤可證知餴非滫飯義也又盉爵佳王初𠦪于成周初𠦪猶始餴也初𠦪決非始滫飯而杜伯須盨杜白作寶須盨其用孝于皇申(神省)且考于好朋友用𠦪壽匄永命令夨彝公錫鬯龠牛曰用𥛱字從示旁𠦪皆以用𠦪連文而令夨彝承鬯龠牛言亦非蒸飯義也吳其昌以為饗名引詩洞酌可以饙饎傳曰饎酒食也為證倫以令夨彝𥛱字為正𠦪字為省餴字為借餴蓋是祭名疑是祓之雙聲轉注字詩甘棠

勿翦勿拜。箋：拜之言拔也。是詩借拜為拔也（郭沫若謂拜之本義即拔也。則拜即拔之雙聲轉注字。）可為例證。說文祓除惡祭。然詩以茀無子。借茀為祓。則祓之義實為求福除惡。與求福義正相成也。金器文禪𠦬。𩜍。皆祈禱義。杜伯盨之𠦬壽即禪禱也」（國刊第五卷一期八五至八六頁讀金器刻識周宋夫人鼎蓋）

○商承祚曰「𩜍說文滫飯也从食𠦬聲或作饙餴邵王鼎作饋戈叔朕鼎作𩟧即饙餴兩字所从出張傲彬曰𩜍即飯之本字說文飯食也𩜍飯古今字从𠦬从反聲同案鼎銘曰𩜍鼎鬲曰𩜍鬲毁曰𩜍毁甗盨曰𩜍甗盨皆謂飯器此毁之𩜍字不与器名連文故能用為食亦可用作飯」（十二鏡四頁敔毁）

8 楊樹達曰「樹達按鐘字从皿从餴，餴即說文食部之餴字，說文五篇下食部云：餴，滫飯也。从食，奔聲。或作饙、餴。爾雅釋言云：饙、稔也。詩泂酌傳云：饎，餾也。彝銘往往云餴毀，如壽乍媿氏毀云：壽乍王母媿氏餴毀。（本書伍卷廿弍葉）中申父毀云：中申父乍餴毀（同伍卷廿捌葉下）皆其例也。餴毀之餴，毛傳爾雅說文之訓皆可通。惟此銘鐘字與鄉字為對文。（鄉今言享字）今用為動字，乃燕享之義，曾子仲宣鼎云：宣喪尚用雝其諸父諸兄，雝假為饔，饔，說文訓孰食，鼎銘用為動字，大抵古人用字，名字動字多相通互，活用不拘，殊如今之泥滯也。」（積微一六八頁白康毀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餴，滫飯也。从食，奔聲。饙，餴或从賁。餴，餴或从奔。」商承祚从張徵彬謂餴飯古今字，然古音飯在元部，餴在

文部。飤訓食而饙訓滫飯。音義俱異。楊樹達謂饙字於彝器中名動兩用。與饔字同例。說可从。馬敍倫謂饙乃棒之借字。祭名。段作祓。然饙彝不必都為祭器。如戈弔鼎等乃自作用器。而𣪘簋謂「用饙氒孫子」。伯康簋謂「用饙王父王母」。皆燕享之意。與祭祀無關。」

〈六33〉「邛仲之孫白戔自乍(作)饙盨」

〈六41〉「宋公䜌之饙鼎(鼎)」

[glyph]ᵃ 8

饔 不从食

邾王鼎 雝字重見 鼎

〈0619〉「用雝饔賓客」[b]

[glyph]

饔遽 文鼎

〈0522〉「奠饔」遽文鑄

a 容庚曰「淮南主術「奏雍而徹」注「雍已食之樂也」此言用雍賓客、曾子仲宣鼎「用雍諸父諸兄」雍當訓樂、猶沇兒鐘「以樂嘉賓及我父兄庶士也」」(善圖十二頁邾王鼎)

b 馬叙倫曰「倫檢說文饔從食雝聲、此作饔者、雝從邕得聲、邕為吕之譌、詳疏證。邕從吕得聲、吕為宮之初文也、然則雝自可即從吕得聲、不為省也」(刻詞一六九頁鄭饔鼎)

b

斯維至曰『鄭饔遽父鼎云鄭饔遽父鑄鼎其萬年子孫永用吳大澂以饔為職官其說云說文饔孰食也周禮天官序有內饔國語周語佐雝者嘗焉注雝亨煎之官也儀禮少牢饋食禮雍人注雍人掌割亨之事者特牲饋食禮雍正作豕注雍正官名也雍即饔之省文鄭饔鄭之雍人遽父其字也愙齋集古錄賸稿卷下頁十五案以邾大宰欉魯司徒吳伯首國別次職官次名字例之吳說殆信或曰饔遽父為一字一名亦可通饔假作雝遽原古今字義正相應』(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四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饎　說文𩟄籀文饎从異省　蔺簋王命蔺眔弔歸文歸吳姬饎器饎器猶言飤器也

〈1341〉「王命蔺眔叔歸文歸吳姬饎△器」（A·B）

ab 郭沫若曰「案此乃說文食部𩟄籀文饎从異省者也、食之或作㿝者、猶卿之或作𨞺（伯康簋文）、毀之或作𣪕（叔狀簋文）、食㠩殆叚為飤、或禩、飤器乃服用之物、金文習見、禩器則為宗彝、作冊大鼎、公束鑄武王成王異禩鼎、二者未知孰是。（金攷一八〇頁金文餘釋釋𩟄）

ab 容庚曰「說文饎籀文作𩟄、从異省、與此正同、从聲類求之、饎器猶言飤器也」（善圖二一頁蔺簋）

養 說文古文作羚 羖又䍮

〈2842〉 羖 父乙

䍮 父丁 〈2846〉 羖 父丁 養 高一

父乙 鮮 〈3328〉 養父乙

羖父 戈 〈3069〉 羖父

高田忠周曰『說文養供養也从食羊聲古文作羚从攴盖與牧从攴同意牧養牛人也从攴从牛即知養羊曰羖也从攴亦猶敎字从攴同意飤之以食飤故字亦从食々即飤字養也養字本養如此轉為凡供養義』(古籀篇八十八第二二頁)

商承祚曰『說文養供養也从食羊聲羖古文養案甲骨文有羖羖與此形同而讀作牧象以手持鞭而牧羊牧牛則字从牛羖羊則字从羊也後以从牛之字為牧而以羖為養矣金文父丁䍮作羖亦與此同』(古攷四九頁)

金祥恒曰『說文解字養之古文一作䍩小徐本作䍩䍩从羊从攴小徐从攴(攴)乃古籀文支如說文徹之古文作徹敗之籀文作䝳教作𢽤等皆是然作攴篆文也養說文訓供養也从食羊聲古文作𢼄 王筠曰

養之古文𢼄 玉篇在攴部案此字從攴殊不可解不如附之養下胡塗了事古文傳久或有譌誤故許君於古文或體往往不言所從闕疑之法也(說文釋例卷六·二十頁)

王氏疑說文古文𢼄有所譌誤非是𢼄从羊从攴甲骨金文皆有之……𢼄容氏金文編釋為養云說文古文作䍩甲骨文𢼄或𢽍羅氏殷虛書契文字考釋云

說文解字牧養牛人也从攴从牛此或从牛或从羊牧人以養牲為職不限以牛羊也諸文或从手執鞭或更增止以象

行牧(殷中七〇頁)

羅說是也容氏以金文字形與說文古文合且為隻字單詞文義無從稽考故以說文古文養釋之而教甲骨卜辭除斷爛過甚僅存一二字外其餘較為完整者如小屯乙編第二六二六片

貞乎王教羊

殷契佚存一三〇片

丙申卜貞教其㞢巛

貞教亡(巛) 六月

其教羊與教果然可釋為養羊與養猶如今語但古多言牧而不言養如孟子公孫丑章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告子章牛羊又從而牧之詩小雅無羊爾羊來思……爾牧來思由

是言之𢽾為牧羊之牧牧之別書非養之古文王筠疑古文傳久或有譌誤者誤牧之古文為養之古文也」(中國文字廿一冊一至二頁釋𢽾)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養供養也从食羊聲𢽾古文養」商承祚金祥恒並逕釋為牧似有未安語言文字並社會之產物故語彙字彙皆反映社會之狀態說文馬部所載有關馬之專字甚多蓋其為昔日重要之交通工具與日常生活有莫大關係之故也畜牧時代由於人民生活接觸都是與牲口有關之事物所以此類之語彙當特別豐富牧牛為牧牧羊為𢽾原不必為一字後引申畜𢽾為供養而𢽾羊之專字乃借牧為之李孝定曰「古多分別字於牛為牧於羊則為養𢽾亦猶於手為盥於足為

洗於髮爲沐，於面爲沫也。」甲骨文字集釋頁一七七〇。其說是也。」

a 父乙飤盉

<0918> 飤△ 父乙

b 父乙觶

<2336> 飤△ 父乙

c 命簋

<1302> 命其永以多友簋飤△

d 陳之襄鼎

<0510> 陳之襄作飤鼎△

e 伯旅魚父簋

<1411> 周倗旨飤△

f 王孫鐘

<0060> 誨謀猷不(丕)飤△飭

g 魯士簋

<1408> 魯士㝅父作飤簋△

h

i 襄鼎

<0541> 襄自作飤△ 石碼鼎 (A·B)

j 蔡大師鼎

<0642> 蔡大師媵(賸)許叔姬可母飤△繁

k

l 余義鐘

<0050> 歙飤△ 訶歌

(A·B) 無 舞

m 楚子簋

<1428> 楚子鏷(其)飤△簠

n 齊侯敦

<1499> 齊侯作飤△敦

o 黃韋俞父盤

<2910> 黃韋(俞)父自作飤△器

p 史兒鼎

<0629> 自作飤△䤬

q 寗桐盂

<3008> 王郑

季𥻸之孫宜桐乍作
䢔鑄飤△盂臣寬毀妹

須孟生鼎

〈0420〉
須孟生之飤△鼎

s

鄴孝子鼎

〈0549〉
命鑄飤△鼎鬲

盍父作食

〈0549〉
命鑄飤△鼎鬲

蔡侯鼎

〈0429〉
蔡侯𩰫之飤△鼎 A·B

蔡侯簠

〈1400〉
蔡侯𩰫之飤△簠 A·B

大司馬簠

〈1405〉
大司䣄

馬孝口自乍飤△匜簠

z

龍節

〈3028〉
王命傳賃一檐飤△之

a'

吳王姬鼎

〈0585〉
吳王姬乍南宮史叔飤△鼎

b'

為公鼎

〈0515〉
為公乍鑄飤△鼎

c'

邕子甗

〈0815〉
自乍飤△甗

d'

樊君簠

〈1398〉
樊君靡之飤△簠

e'

王孫壽甗

〈0816〉
自乍作飤△甗

f'

伯裔父簠

<1173>「白伯京父乍飤△毀」

飤△ <0429>「蔡侯𩰫之飤△鼾」(A·B) <0448>「王子口自酢作飤△鼾」<0566>「曾孫無嬰白乍飤△鍋」<1230>「乙自作飤△鍋」

f' 徐同柏曰「饣下一字从食从㔾 = 古文配 迺 饎字也說文饎糦𩞁饎字重文詩商頌傳糦黍稷也」(从古卷十五.二十八頁周伯𩠹敦)

f' 劉心源曰「𩚍 从飤从又 即 [?] 仲𩚍父盤仲氏𩚍从食从頁當是饋省 古刻饋字从頁不从貝」(奇觚卷三.十頁伯就父敦)

c' 丁佛言曰「𩚏」「邑子甗 飤字反文糧也音寺與飼同通作食」(古籀補補卷五第六頁)

高田忠周曰「說文飤糧也.从人食.段氏云.以食食人物其字本作食俗作飤或从司作飼.經典無飤.許云.飤食馬穀也.不作飤

馬。此篆淺人所增。此說亦可。冣古文字。固當以食為飤也。然卜詞已有飤字。又盛周器文飤字不尠。三代即有此文也。況許書固當有此篆。唯孟子可食而食之。元同字之一證耳。」(古籀篇八十八第二三頁)

d 容庚曰。「飤說文糧也。玉篇廣韻皆云食也。段玉裁說文注云。以食〻人物。本作食。俗作飤。或作飼。經典無飤。許云䬴。食馬穀也。不作飤馬。此篆淺人所增。故非其次。釋為糧也。又非宜刪。鈕樹玉段氏說文注訂曰。釋文引經典無飤者。亦如遯侶等字。古行而後不用也。艸部茹飤馬也。竹部䈰飤牛筐也。許固用之。不可謂淺人增。案飤字金文飤鼎飤簠飤簋。凡十數見。義當訓食。段氏之說非也。」(武英二六頁至二七頁陳生霍鼎)

陳夢家曰「蔡侯所作的鼎、盫、毁、壺是烹飪器、盛食器、盛酒器而
名為飤，則此字的意義為何？說文訓糧，玉篇訓食，都不合于金
文。金文飤食通用，此假作䬺。說文曰設飪也……讀若載。金文飤
字其義實為載食之載。所以鼎、毁、盫多稱飤」（金選三三四頁壽
縣蔡侯墓銅器）

n 馬叙倫曰「飤為說文之飤字，亦即說文之即字，即從亼向食，
飤之初文，疑與金文飲字作㱃者同，蓋本作𣪘也，即如今文、
二字之構造完全一致，即說文訓食也，飤，字林，一曰，飯也，是其義
亦同也，即音精紐，飤音邪紐，同為舌尖前音也，余義鐘，歙飤
謌舞，即飲食歌舞也，是飤即飲食之食本字，而即為今通
言食飯之吃本字，吃即聲同脂類，故今借吃字，亦猶即為就

義所專故也」（刻詞一五九頁齊侯鼓）

石志廉曰「𩚬月二字原拓本𩚬字食的上部已模糊不清，馬同志承源摹作𩚬，按此字實从卯从飤作𩚬，即飤字，說文：飤，糧也，从人食，卜辭作□殷虛書契後編卷七下，□殷虛書契菁華，河南安陽后崗南坡圓形殉葬坑出土殷鼎飤字作□，襄鼎作□，湖南長沙出土戰國銅鉢大飤二字合文書為□可證。𩚬即从卯从飤，馬同志謂𩚬月不知何月，按飤上从卯者蓋即卯之繁體，飤有飲食吉祥之意。𩚬月即卯月也」（文物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八頁陳喜壺補正）

張頷張萬鐘曰「飤字从人食乃以食食人之意（見說文解字）與食意亦同，如儀兒鐘有歓飤歌舞之句（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

錄考釋）故邑子甗作飤甗，宜桐盂作飤盂，其意均同」（考古一九六三第五期二七〇頁庚兒鼎解）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飤，糧也。从人食」段注謂此篆淺人所增，然金文屢見不鮮，段說非是。馬敘倫謂飤即即字，即義為食時，就位，故泛用為即位，可無食義。彝銘中食飤同義，鄭孝子鼎器用飤字，而蓋作食，食飤當為一字。食从倒口在皀上，飤更从人，其義一也。𩚃从倒口从今聲，乃會意字聲化，在酉上。歛更从欠，亦一也。飤與食，歛與𩚃，其構造正相類。飤食古音並在之部，陰陽對轉」

〈大42〉

「曾子口自乍飤⿷匚古」

餳[a] 餯 竹昌說文或从傷 省声作鍚 全鼎

「王大𦓤耤農<0660> 于諆田鍚 場」

餳[b] 居簋 「才鍚 觚<1324> 余一斧」

[a] 吳榮光曰『餳為餯之重文畫食也』（筠清卷四第二頁周大蒐鼎）

[ab] 吳大澂曰『餳』吳中丞釋作鍚諆田鼎 餳 吳中丞釋作錫居後彝（古籀補附録八頁）

[a] 高田忠周曰『按此篆吳榮光先釋餳為餯之重文畫食也吳式芬翁祖庚皆同劉氏心源詳說云餳舊釋云餯之重文也按說文作餳其作餳者即饎之正字今二徐本皆誤从易惟類篇从昜也此用餳為鍚耳劉說為佳說文餳飴和饊者也从食昜聲段氏注云各本篆作餳云易聲今正按餳从昜聲故音陽亦音唐釋名曰餳洋也李軌周禮音唐是也淺人乃易其諧聲之偏

旁玉篇廣韻皆誤从易然玉篇曰餳徒當切廣韻十一唐曰糖飴也十四清曰餳飴也皆可使學者如餳糖一字不當从易至於集韻始以餳入唐韻餳入清韻畫分二字使人真雁不分其誤更甚猶賴類篇正之餳古音如洋語之轉如唐故方言曰餳謂之餹郭云江東皆言餹音唐段改為是然竊謂餹異文餳亦實餹字或借餳為餹亦與此銘相合古文餹餳兩字通用可證矣(古籀篇八十八第一九至二〇頁)

a 于省吾曰「吳子苾云餳即餳畫食也說文作餳○餳音唐」(雙選上二第三頁令鼎)

a 柯昌濟曰「餳說文飴和饊食者疑非此誼詩載芟有嗿其饁思媚其婦知古耤田禮必有饋饁之事餳訓饋食為近是矣」(韡華

一二五至一二六頁(耤田鼎)

a 楊樹達曰「按餳當讀爲鬺，呂氏春秋達鬱篇云：鬺、饗也。」(積微十七頁令鼎跋)

0686 饗

饗 不从食

宰甾簋 卿字重見

〈1280〉

王饗酒

0687 饉

饉

曾鼎 饉

〈0679〉

「歲 啻 饉」

林潔明曰：「按說文：『饉，蔬不孰為饉。从食堇聲。』引申則為饑饉。銘文云昔饉歲，蓋用為歲荒之意也。」

⿰飠樂 說文所無

仲⿰飠樂盨

〈1462〉「中⿰飠樂口戉作鑄旅盨」

高田忠周曰「按木為朩之省變亦戌省文也說文饑穀不熟為饑从食幾聲與飢餓之飢別字而經傳往往通用亦古音同部故也古字省文段借之例唯當以幾為饑墨子七患五穀不收謂之饑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二穀不升謂之饑詩雨無正降喪饑饉皆其本義也」(古籀篇八十八第三三頁)

林潔明曰「按高田忠周釋為饑然字明从食从木不从戈或戌也樂鼎樂字作樂盧鐘用樂好賓作樂从樂與此文形同⿰飠樂當从容庚釋⿰飠樂說文所無字在銘文用為人名無義可說」

a

合

呂伯簋二

〈1373〉「琱生又吏(使)盟 來合事令獻」

合 :6

蔡乳為合

陳侯因資錞 合揚乎德

〈1503〉「合」

答訊乎 悳德」

〈2272〉「皿合」乍尊彝」

a

孫詒讓曰「合當讀為會說文會部會古文作給此盉从古文省會事謂歲時以政事來會也又疑合讀為祫謂殷祭也儀禮士虞禮始虞曰哀薦祫事鄭注云今文曰合事前又事或謂有殷祭之事琱生盉以支庶來助祭亦可備一義」(餘論卷三第二一至二二頁召伯虎敦)

林義光曰「說文云合合口也从亼口按𠙵象物形倒之為A A𠙵象二物相合形古作合陳侯因資敦」(文源)

a 于省吾曰『孫云合當讀為會說文會部會古文作㣛此蓋从古文省會事謂歲時以政事來會也』(雙選上三第一六頁召伯虎毁)

b 于省吾曰『吳北江先生曰合即答字左傳既合而來歸杜注以合為答○書顧命用答揚文武之光訓』(雙選上三第一九頁陳侯因資錞)

高鴻縉曰『說文合合口也从亼从口　侯閤切

按字从口亼聲乃對答之答之本字凡對答必須用口故合字从口亼聲之變為給聲洽聲合聲哈聲答聲應以古聲韻之變求之

答字說文所無似即竹屬之字今不得其解作對答者乃通段以代合也久而成習合亦通段以代畣畣說文而也繫傳从勹合聲乃分合之合之本字徐灝引戴氏侗曰畣包裹重㚇也蓋而者團而㚇接之意允稱會畣後人既假合字代之答既代合合遂代畣久而不返後遂兩失其本今已查知合本為對答之字故爾雅釋詁合對也郭注相當對

甲文殷虛書契菁華第七版第二辭戊戌卜𣪘貞王曰侯豹往至余不朿阻其合答攜貢乃使歸𩲸

左傳宣公二年既合而來奔林注合猶答也

以上兩例皆古本字之用法也（字例五篇二〇〇頁）

朱芳圃曰「說文亼部、合、亼口也、从亼口、林義光曰、桉𠙴象物形、倒之為亼、合𠙴象二物相合形、（文源六・一二）桉林說非也、字象器蓋相

合之形、會倉二字、皆从此作。』（釋叢一〇四頁合）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合，合口也，从亼从口」。高鴻縉謂字从口亼聲，乃對答之本字，林義光謂象二物相合形，說皆未碻。朱芳圃則謂象器蓋相合之形，是也。說文會訓合，从亼从曾省，金文从合从囧，會為簋蓋（儀礼公食礼注），則合自非徒象二物相合，當以器蓋脗合為是。李孝定謂字當為盒之古文，字又从皿者，累增之偏旁也。（甲骨文字集釋頁一七七五）竊疑盒為盇之譌變，盦忎鼎盇作盇，盇訓覆，與合取義雖近，而究非一也。』

a



僉 蔡侯𨚕劍

戉王劍

〈332498〉自乍用鐱

林義光曰：「說文云：僉，皆也。从亼从吅从从。按亼即口字（見亼字條）从象人言（見兄字祝字各條）。二从合一口，與皆同意。古或作僉（故鄭句鑃鐱字）偏旁从冂，兼指事，猶并字之从二。」（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僉，皆也。从亼从吅从从。虞書曰：僉曰伯夷。七廉切。

按此字从二口，从从。二人一齊開口，故有皆（僉同）意。亼聲。副詞。亼音集，非三合之形。」（字例五篇一七四頁）

楊樹達曰：「說文五篇下亼部云：僉，皆也。从亼从吅从从。書曰：僉曰伯夷。段注云：吅，驚嘑也；从，相聽也。按段氏本許書之訓釋為

說意蓋謂人有篤守者而他人皆聽从之故為僉皆之義雖其篤守許說不失謹嚴然其取義亦迂遠矣愚謂从吅从从皆當求之於形八篇下从部云从从二人又比部比下云二人為从二篇上吅部云吅从二口亼下云三合也夫人各一口二人二口二口相合故為僉也二口猶言多口不必限於二也（小學八一頁釋僉）

a 夨方彝

<2446> 今(令)我隹令(命)女二人亢眔夨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b 夨尊

<2152> 今(令)我唯令(命)女二人亢眔夨奭

c 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d 盂鼎

<0676> 今(令)我隹即井啚(稟)于玟王正德今(令)余隹令(命)女(汝)盂召(詔)焚(榮)苟(敬)雝德巠(經)

e 師旂鼎

<0665> 今(令)弗克氒罰今(令)毋(母)殺

f 諫簋

<1370> 今(令)余隹或(有)嗣(司)命女(汝)

g 克鼎

<0675> 今(令)余隹𤕤(緟)京乃令

h 師克簋

<1385> 今(令)余佳𤕤京乃令(命)

i 𨙙妃簋

<1364> 其自今(令)日

j 卯簋

<1390> 今(令)余非敢夢先公又(有)進退今(令)余隹令女(汝)死嗣𦬩宮𦬩人

k 師嫠簋

<1388> 今(令)余佳𤕤京乃令(命)

l 毛公鼎

<0680> 厤自今(令)今(令)余唯𤕤先王命

m 師虎簋

<1383> 今(令)余隹帥井(型)先王令(命)

n 師𡨦簋

〈1381〉「今敢博氒眾叚暇」「今余隹肇令命女汝疋足䢅𠂤師氒真」敽氒戎𢦏左右虎臣正淮尸夷」「今余肇帥井叚遐組」

𠆢。

善鼎

〈0673〉「今余唯肇𤔲緟」

光王P

〔月月〕

召伯簋

〈1372〉「今余既𠳋」「今余既一名」

〔今〕

晉公盦

〈3012〉「余雖令小子」「雖令小子」

〈0058〉「今余其念𤞤有(下缺)」「今余其念𤞤乃有痛」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今是時也。从亼从乁。乁古文及字。初謂說文及从又从人。古文作乁弓，又作𨔛。且謂乁為秦刻石如此。然今字下作乁，與及下所云不合。唯鄦子鐘金字作𨤶，此為正。今作今為及文，後又按及字作乁，甚為無理。乁實今省文。今古音今及同部，故得通用也。其作弓者，以弓為及也。弓及亦古音通。而今作今乁為正。說文乁下曰流也。从反厂，讀若移。厂下曰抴也。象

抴引之形厂乁轉注字故从乁作今从厂作今皆元同音無異
△者會也合也抴引流移皆下及之意由以會合即此時也依
季作千考作丂之例今亦當作乁作厂因以叚借為及也蒼頡
篇今時辭也詩標有梅迨其今兮傳今急辭也史記汲鄭傳吾
今召君矣索隱今猶即今也皆字本義也轉為今昔」(古籀篇二
十五第二〇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今是時也从亼乁乁古文及按亼乁義不可
曉古作A(師𩰫敦)作A(師兌敦)即含之古文A為口之倒文亦口字
(見今字條)A象口含物形含從今得聲音本如今含不吐不茹有稽
留不進之象與今同音之字如雲而不雨為黔(今用陰字)止為禁不
言為噤詠歎為吟常思為念漸漬為涔並有稽留象今為是時
亦從稽留不進之義引伸亦作今(盂鼎)」(文源)

參閱1741金字條勞榦說

高鴻縉曰「說文今是時也从亼从乛乛古文及居音切」按字从一此非一二之一乃所以指示此時之意象也亼聲A聲與今聲陰陽對轉今字之一既係指事之意象故金文亦變作「小篆變作乛」均無害其為指事之意象也甲文有今日今夜今春今夏等詞知今為狀詞後以同音之故遍段茲之斯是等字代之」字例五篇一六六頁

朱芳圃曰「說文亼部今是時也从亼从乛乛古文及林義光曰按亼乛義不可曉古作今作A即含之古文A為口之倒文亦口字A象口含物形含从今得聲音本如今含不吐不茹有稽留不進之象……今為是時亦從稽留不進之義引伸」文源五一

馬叙倫曰、今為㯻之初文、㯻音影紐、今音見紐、同為破裂清音、由今為是時之義所專、乃造㯻字、㯻下曰、棽也、棽下曰、複屋棟也、A從A一、象屋複棟形、音義皆得吻合、指事

（六書疏證一〇四五）

按林馬二說、牽附無理、非正義也、今即箝之初文象形、說文竹部、箝、籋也、从竹、拑聲、又籋、箝也、从竹、爾聲、段玉裁曰、夾取之器曰籋、今人以銅鐵作之、謂之鑷子、𨱷乳為鉗、說文金部、鉗、以鐵有所劫束也、从金、甘聲、為拑、手部、拑、脅持也、从手、甘聲、從音言之、凡从今从甘得聲之字、音同用通、如易說卦、為黚喙之屬、釋文、黔、鄭作黚、山海經西山經、西次二經之首曰鈐山、郭注、音髡鉗之鉗、是今之為箝、猶黔之作黚、鈐之音鉗矣。（釋林[illegible]一七八頁至一七九頁今）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今是時也从亼从フフ古文及」林義光謂象口含物馬敘倫謂象屋複棟形朱芳圃箱之初文象形高鴻縉謂一乃指示此時之意象亼聲諸說似未當金文作亼若亼為篆文所本甲骨文但作亼亼乃亼之變也李孝定謂段氏注云「从亼乚會意」乚逮也亼乚未見有是時之義疑今乃借字即段亼字為之契文今或作亼下不从一可證或又增一者以示與亼有別甲骨文字集釋頁一七七八是時非今之本義或是矣然契文亼未見有用作三合之義或為亼省亦未可知且李書亦無亼字此其未能自信也』

〈大1〉「今兄㚖女汝褱土」〈大14〉「令余唯或又𤔲𢼉」「𠧪矦之𤔲入令𩚩司匋𤔲皋召故」「令余佳𤔲𢴤乃命」〈大18〉「令余佳𤔲𢴤乃令」〈大24〉「哀才𢦏

今。日」「今。舍佳醽稾乃令命」〈大21〉「今。余佳醽蒿乃命」

a b 舍 矢方彝

<2446>「𢓊令舍△三事令 命」
「舍△三方令 命」

c 矢尊

<2152>「𢓊令 命 舍△三事」
令 命」「舍△三四方

「命」 d 令鼎

<0660>「余其舍△女」
汝臣十家」

e 毛公鼎

<0680>「父厝舍△命」

f 善夫克鼎

<0662>「王命善夫克舍△令于
成周遹正八自 也 之年」

g 散盤

<2927>「凡十又五夫正
眚矢舍△散田」

h 復公子簋

<1257>「復公子
白舍△曰」

i 居簋

<1324>「居舍△ 余三鑄 鑪」
「赶舍△余一斧」

j 舍父鼎

<0594>「辛宮錫舍△
父帛金」

<0030>「舍△武于戎攻雷昏」

<0679>「口口、汝其舍△𣪕矢五束」

劉心源曰「舍」說文从亼中象屋此从余案古刻余字有作余者亦有省作余者舍盖从余从口古音本魚虞部中字觀此从余

知許氏未得其原舍捨也 即賒字（奇觚卷十七．十四頁居彝）

孫詒讓曰』詒讓案舍吳釋爲舍云卽施舍之義攷說文余省聲

此舍字从余吳謂卽施舍之舍是矣然尚未盡究其義也王引之經義

述聞云古人言施舍者有二義一爲免繇役周禮地官小司徒凡征役

之施舍鄭注曰施讀爲弛鄉師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注曰施舍謂

應復免不給繇役是也一爲布德惠蓋古聲舍予相近施舍之言賜予

也宣十二年左傳旅有施舍謂有所賜予使不乏困也成十八年傳施

舍已責襄九年傳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三十一年傳施舍可愛昭

十三年傳施舍寬民又施舍不倦二十五年傳喜有施舍周語縣無施

舍又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又布憲施舍於百姓晉語施舍分寡楚語明

施舍以道之忠皆謂賜予之也案王說辨別施舍之義甚析實則凡施

舍之訓賜予者舍卽予之耤字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大誥予惟小子予字古文作汗簡口部引同又入部引裴光遠集綴余字古文作案古余予字大通與此彝字正同是舍卽予耤字之塙證三體石經古文閒用耤字如吕鬲爲歷吕狟爲桓之類是也』（拾遺下二一頁至二二頁周居後彝）

丁佛言曰『舍辛宮鼎市居曰舍引申猶予也予與余互通於此可證古舍字从余許氏於余下曰从八从舍省說殊倒置若余果从舍省而舍上本作余是从八為廢辭而余舍為一字無能定其所从矣』（古籀補補卷五第七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舍市居曰舍从亼屮象屋也口象築也朱氏駿聲云按客屋也周禮之廬也路室也候館也皆是周官有掌舍注行所解止之處舍人注猶宮也禮記曲禮將適舍注主人家也儀禮覲禮天子賜舍注猶致館也齊策舍之上舍注甲

第也此攷甚佳今審此等篆形上下同形相向◇葢亯省亯字解曰从回象城亯之重兩亭相對也又亭字解曰民所安定也亭有樓从高省丁聲舍為客館與亭相似而亭在城外舍在城中故舍殊从亯省十屮並指事或象形也說文口以象築非是但如下文又有从口者此疑余字異文余為語之舒也固當从口為義从八亦同意耳或云邑字有从口作𠮛者此舍下作𠙵亦當口異形果然古舍字有二形一為如許說所云者唯字斷不从亼此人即介省凡介部字往々省作人又亩字古文作侖此人亦正同意也而于葢棟字之形口以象出入之処倉字作倉口亦同故高字解曰从冂口與倉舍同意可證今姑係于此云葢舍之言處也居也息也除也舒也（古籀篇七十四第六至七頁）

a,b

于省吾曰「吳北江先生曰舍命乃古人恒語即發號施令之意詩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舍矢猶發矢也毛公鼎舍命與此正同非謂舍其命令不顧也羔裘詩彼其之子舍命不渝謂其發號施令無所渝失也鄭箋不解舍命之義乃以見危授命釋之誤矣承平之日作詩頌揚其友何必以不幸之事為言耶」（雙選上二第二六頁矢令彝）

高鴻縉曰「說文舍市居曰舍从亼屮象屋也口象築也始夜切古音暑

按茅舍字即所謂市居或臨時外居也古原作令或余是會意字謂艸木之亼（屋宇）也另字非此字也此字乃施舍發布之意也从口令聲形聲許君摹其文下著口絕非此字之形矢令彝舍三事令舍四方令毛公鼎父厝舍令令即命舍命即傳命布

命也詩羔裘舍命不渝即布命臣下不變其舊也皆用施舍之舍之本意其字从口自明而此本意後世亡之或適段以代茅今(茅舍)故許君誤釋曰市居』(字例五篇二〇〇至二〇一頁)

于省吾曰「舍即余字居簋和魏三體石經古文余均如此作余應讀作給予之予凡周代典籍中的予字本應作余予為後起字』(考古一九六三第八期四四四頁鄂君啟節考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舍市居曰舍从亼屮象屋也口象築也』金文作舍若畬劉心源謂今為余之省實則栔文余作今不从八說文从八舍省聲乃本末倒置余為今之繁此例於古文字屢見金文冈尊古伯作冈簋鄘侯𦳝壺齊侯作𦳝曼簋陳[illegible]鐘邵作[illegible]鐘王孫

舍鐘虢弔作舍等皆其類也于省吾謂舍即余字然舍余兩字於
彝器銘文中絕不相混余為代詞而舍為動詞與舍同用作施
予義舍从口余聲古音余予同讀故余舍予同音互用然舍非
余之古文更非予之古文也說文謂舍从口金文則从口而市
居之訓亦據从口而為講說」

〈大4〉「卑又舍女汝邦量至于女汝虎小多又」

a 會 蔡子匜

〈2938〉「蔡子𠂤自作會▲匜」

b 驫羌鐘

〈0042〉「羌會▲于平陰」

c 趙亥鼎 自作會鼎

〈0573〉「宋莊公之孫趙亥自乍（作）會▲（膾）鼎」

d 孳乳為鄶 鄶始鬲

〈0697〉「會▲娼（妘）匕朕鬲」

e 或从辵 沇兒鐘 龢逾百姓 書康誥四方民大和會

〈0052〉「龢逾▲（會）百生（姓）」

e 王子匜

〈2935〉「王子遣之會▲盥」

f 从金 陳財簋

〈1336〉「鐘▲」

f 庫氏會

〈3026〉「庫氏居作膳（金會）▲」

林義光曰『說文云、會合也、从亼曾省、曾益也。按古作會、趙亥鼎作會、沇兒鐘鐘字偏旁不从曾省、田蓋田之變、从合从田、田古周字、見周字條』

（文源）

c

高田忠周曰『吳大澂古籀補云、古膾字、是說文膾細切肉也。从肉會聲、論語所謂膾不厭細是也。今審此篆形、會即會省文、亦象細切肉與作膾意不異、而此借曰象所盛器蓋者、創意之所乎』（古籀篇四十一第二九頁）

g

郭沫若曰『鐘即䤌字』（兩攷二一五頁陳賄毀）

又曰『毀鐘二字、容庚釋為簋鎗、擬儀礼公食礼坐啟簋会注、会簋蓋也、謂此从金作、若如此釋、則用追孝於我皇、句尚未完、仍有可商、頗疑鐘字即用為乎、語尾助詞也』（兩攷二一四頁眉批陳

⿰貝方毁

商承祚曰「說文會，合也。从亼从曾省。曾，益也。㣛，古文會如此。案甲骨文作⿺辶合，金文且子鼎「王命且子⿺辶合西方于省」，⿺辶合即會字，从辵與彳誼同。金文又有會（會）蔡子佗匜、⿺走會（走馬亥鼎），則膾炙之專字也。說文膾訓細切肉，故鼎文从罒象之。⿺辶合乃會合之專字，故从辵或彳，以示行而相見意也。後借會膾為⿺辶合，會而以⿺辶合訓⿺辶合還矣。古鉢作⿺辶合，乃合二字為之。一切經音義，㣛古文會，石經之古文同。」（古攷四九頁至五十頁）

容庚曰「字似鐘，讀為會。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東面坐啓簋會』，注『簋蓋也』。」（善圖廿三頁陳⿰貝方簋蓋）

h 羅振玉曰「䤣即會字器蓋謂之會其文象器蓋上下相合趙亥鼎作[illegible]子口西作[illegible]王子口西作[illegible]以从A象蓋下从[illegible]象器以金為之故旁增金其器為蓋益言其為會字殆無疑也王子口西增从辵乃引申為會遇字許書載會之古文作佮與王子口西略同又會與合同意故許書會注合也而合下云合口也A口般訂作予意合口二字乃會字之譌合亦象器形上下相合會之古文从合亦其證矣」（丁戊稿二一頁羣氏詹作善會跋）

g 顧鐵符曰「銅器中有一對和西漢陶器中的合相仿的器物器成半球形平底兩側有橢圓形的環蓋略平上面有三個環紐過去對類似這一種形狀的器亦稱為敦的但這裏已經有了一對合成圓球形的敦所以這一對器決不能稱它為敦在竹簡

208號裏有𣪘名戰國文字裏常有把其他偏旁寫作殳旁的也有在原字旁另加殳旁的所以這個𣪘字也有可能就是會字或金文中的[金會]字說文說會合也所以會與合意思相通从器名來說會也就有可能與合有類似之處或者合就是會的演化儀礼公食大夫礼說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却于其西士喪礼說敦啓會却諸其南士虞礼又說祝酌礼命佐食啓會這幾條的注文都認為會是簋的蓋這是值得懷疑的一件事傳世銅器中犀氏[金會]的銘文犀氏詹作膳[金會](貞松堂吉金圖中39集古遺文11.3)既然有器自銘為[金會]這明明說會是獨立的器并非簋的蓋如啓簋會一語說明會是與簋并用的器也有蓋可啓的如敦啓會就可能是啓敦會之訛敦與會也是并用的器都是屬食器一類裏的(文參一九五八第一期六頁有

關信陽楚墓銅器的幾個問題）

高鴻縉曰「□即膾初文，从□形，合聲。□與合穿合」（字例五篇九二頁）

高鴻縉曰「按會為膾之初字，字原从□象肉已切細，復合而為膾之形，非文字。合聲，形聲。穿合名詞，後以同音通段以代迨，迨與佮皆遇，會會見之會之本字。从彳或辵，合聲，乃又加肉旁為意符作膾。論語膾不厭細，膾字原當作□，小篆變而為□」（字例五篇一五七頁）

朱芳圃曰「說文會部：會，合也。从亼，从曾省。曾，益也。羅振玉曰：說文會作□，从㗊，从囟，蔡子匜作會，會宜年印作□，主父會印

作會、會之義為器蓋、引申為會合、字作會、會正似器蓋上下相會合之形、非从亼也、（遼居乙稿一七）按羅說是也、惟尚差一間、字中作會、象甑、一作田、象箅、箅、甑之特徵也、上下象器蓋相合之形、為其上下相合、故訓為合、

以蓋加於器上為會、因之謂器物之蓋為會、儀禮士喪禮、敦啓會、鄭注、會蓋也、公食大夫禮、啓簋會、鄭注、會簋蓋也、士虞禮、命佐食啓會、鄭注、會、謂敦蓋也、』（釋叢一〇四頁至一〇五頁會）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會合也、从亼、从曾省、曾益也、佮古文會如此、」金文作會若會、疑从合、故古文亦作佮、合中所从商承祚謂象細切肉、而朱芳圃則謂象箅甑、以厚氏鎗觀之、會有類盤而無箅甑、朱說非、陳肪簋用追孝於我皇毁鎗、容庚如此讀、郭沫若釋

3412(5.684-0693)

作𨯫。初讀𣪘𨯫為舅姑。繼則於𣪘字斷句。讀作考。而以𨯫為作銘者之署名。後則讀𨯫為語助詞乎。前後游疑不定。按郭氏讀皇𣪘為皇考。其說是也。𣪘𨯫連讀。於銘文未可通。然釋𨯫亦非。竊疑𨯫為單字句。𥂁蓋也。此銘刻於𥂁蓋。而銘末特書𨯫字。亦猶秦公𥂁器文為「西元器一斗七升𠦬」。𣪘蓋文為「西一斗七升大半升蓋」之標。明𣪘蓋。此儀禮公食禮注「會𥂁蓋也」之一明徵也。顧鐵符疑𨯫為食器。厚氏𨯫即自銘為𨯫。厚氏𨯫與陳貯𥂁蓋形略近。器淺圈足。𨯫或由𣪘蓋衍化。而為食器。遂以𨯫名。傳世銅器有鑄子叔黑𦣞簠。其蓋器相同。蓋亦可為器也。」

周法高曰「兩攷二八頁員卣云「員從史旟伐會鄶」。郭沫若曰「會鄶省。國風作檜。鄭語「妘姓鄔鄶路偪陽」。注云「陸終第四子曰求

言為妘姓封於鄶今新鄭也鄔路偪陽其後別封也平王東遷為鄭所滅左傳僖三十三年「鄭葬公子瑕于鄶城之下」杜注云「古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在今河南密縣東北五十里與新鄭接壤」白川靜從之金文通釋二○。員卣白鶴美術館誌第五輯二二五頁吳其昌陳夢家釋曾鄫參0087「曾」

〈大8〉

「員從史旟伐會鄶」

〈大52〉

「必會王符乃殷行之」「雖母毋會符」

a 弔倉父盨

〈1450〉 叔倉父 下寶盨

蔡子鈽為鎗 錸鐘 鎗鎗鏓鏓

〈0061〉 倉 息

a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或釋為倉。案倉之口象倉形，非从口。但薛氏款識窖盤。鎗鎗鋭鋭。鎗作鎗。从口。阮氏款識宗周鐘。倉倉它它。倉作[倉]。亦从口。不可謂其無本也。又或釋為倉。案倉下從皀。皀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裏中之形。匕所以扱之。倉或作[倉][倉][倉]。見六書索隱舉要等書。雖不从口。亦不盡从匕。匕所以扱。口所以食。易匕而口。似亦可說。然皆非是。周格伯敦棗字蓋作[日]。與此日形相近。疑日以象之。上加A。下加口。乃命字也。薛書夏鉤帶命作[命]。古篆分韻引作[命]。未知孰是。其上皆从日。較日稍有繁簡。宰辟父敦命[命]邾敦命[命]皆口在上。口在下。與此字結體大同。定為命字。或不謬耳。」（攈古卷一之三。六十四頁

叔倉父簋

[a]方濬益曰[b]許印林明經說此銘其略曰第二字或釋為倉案倉之口象倉形非从口又或釋為食然皆非是以格伯敢𩐨字蓋作日與此日形相近疑日以象巳上加A下加口乃命字也䢃書宰辟父敢命邠敢命皆亼在上口在下與結體大同定為命字或不謬耳 濬益按此說甚鑿印林殆拘守說文口象倉形語謂倉从口不从口不知古文作口并非口乃與亼相對為屋舍之象形中从日則倉形也觀說文舍作舍解云口象築也而䶂鼎䶂之偏旁作舍彔敢則作𩫖既不从口亦不从口說并詳彔敢銘釋而此字與宗周鐘倉倉山山倉字正同足相印證又何疑乎[c]（綴遺卷九、五頁 叔倉父簋）

b 吳大澂曰「𠓛古鎗字不从金許氏說鎗鐘聲也鏓鎗鏓也宗周鐘倉倉悤悤倉悤即鎗鏓之省文」（古籀補八十三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倉穀藏也从食省口象倉形按古作𠓛（叔倉父盨）作𠓛（宗周鐘）中从日食中从日此不從食省从亼口象有重垣日象中有列室形或變作𠓛（南朋彝）」（文源）

b 高田忠周曰「按銘借倉為鎗也說文倉穀藏也蒼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从食省口象倉形仺奇字倉蓋許說有誤倉元从亼三合之亼也收藏積蓄之意與舍字从亼同意戶口皆象形亦與舍字屮象屋口象築同意也如食字古文作𠊊𠊊形全相異又按汗簡引說文奇字作岺誤岺从屮疑蒼省文但倉蒼通用不妨又按字作倉者中古文其初亦當作倉為正即屬于介系

也。今正』(古籀篇七十四第一頁)

朱芳圃曰「說文倉部、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从食省、口、象倉形、馬叙倫曰倫目諭、杭州田家藏米穀之具有方有圓、圓者以竹篾為之高二尺餘、無當、著地者最巨、積累而上以次而削、上有覆焉、所以貯穀、俗謂之穀圈、方者率以木製、其形如□、或作井字形、高尺餘、無當、亦積累而上、以貯米、但上下如一、而最下者一面有穿、所以出米、其形如□。而倫復得漢陶明器其形如□、有朱文八分書曰黍秬萬石、蓋放倉形以制器、倫謂倉字即象此為形、於六書為象形、省變為倉、復譌為倉矣(六書疏證)

一〇四八 桉馬說非也、倉即⿷匚倉之本字、說文匚部、⿷匚倉、古器也、从匚、倉聲、曰象器形、上下象器蓋相合、字之結構與會相同』(釋林)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倉，穀藏也，倉黄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从食省，口象倉形」，奇字倉，許印林釋命，合為兩口相對，方濬益釋倉，A口為屋舍相對，釋倉是也，然謂屋舍相對，則拘於許書舍字口象築之說，朱芳圃謂日象器形，上下象器蓋相合，乃匲之本字，李孝定釋栔文㠯為倉，从合，爿聲，金文从日，乃爿之譌，其初本為小型容器，引申為倉庫義，甲骨文字集釋頁一七九二，以會字例之，倉从合，當為器名，與匲為一字是也，然日獻鐘作日，乃户字，似非爿之譌，古音户在魚部，倉在陽部，魚陽對轉，金文倉字疑从合，户聲』

a 入 古伯尊 〈2141〉「曰毋入于公」「曰古白(伯)子曰灿(?)鼒」「丙午文叢(?)丙田唯毋于入公」

b 盂鼎 〈0676〉「敏朝夕入讕諫」

c 龏(?)鬲 〈0736〉「[嗣]龔入丙 鑾于女子」

d 師酉簋 〈1374〉「公族𤔲釐入右 師酉立中廷」

e 諫簋 〈1370〉「𤔲馬共右諫 入門立中廷」

f 豆閉簋 〈1368〉「井白入右豆閉」

g 宅簋 〈1348〉「其萬年用 卿(鄉)食 王出入」

h 休盤 〈2922〉「益公右走馬休入門」

i 趞曹鼎 〈0666〉「井白入右趞曹立中廷」

j 克鼎 〈0675〉「醽季右善夫克入門」

k 兮甲盤 〈2926〉「毋敢或入蠻宄貯」

l 卯簋 〈1390〉「焚季入右卯立中廷」

m 毛公鼎 〈0680〉「厥出入事于外尃命尃政」「出入尃命于外」

n 頌鼎 〈0674〉「宰引右頌入門」「反入(返納)堇章(瑾璋)」

入 頌簋

〈1392〉「即立(位)宰弘右頌入門」「反入堇璋」

入 頌壺

〈2836〉「宰弘右頌入門」「佩以出反入覲章」

入 元年師兌簋

〈1386〉「同仲右師兌入門立中廷」

入 大鼎

〈0666〉「王乎(呼)善夫騕召大以厥友入攼」

入 魚鼎匕

〈2990〉「命帛命入敷」「稽入稽出」

入 驫羌鐘

〈0042〉「入張(長)城」

〈0633〉「乃用鄉(饗)王出入吏人」

〈0672〉「嗣馬共右師晨入門立中廷」

〈0677〉「入般

酉 酒

「口酓(酓)口口口口口乐賊入門」「口口入奠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三門」「三口入般酉」「王乎(呼)口口口盡啚區入」「三事口口〔入般〕

酉

〈1361〉「咸井弔(叔)入右趩」

〈1365〉「宰倗父右望入門立中廷」

〈1369〉「嗣馬

共右師旅入門」

〈1385〉「毁白右師兌入門立中廷」

〈2444〉「宰朏右乍冊

吳入門立中廷」

〈2687〉「孫子用言出入」

〈2924〉「宰頵右寰入門」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入內也象从上俱下也葢自上下下即丨之系顯然者矣易象上傳習坎入坎也虞注坎為入愚謂入者犯而入下也故干字从倒入以為其意也入內音義皆近又轉為凡出入義莊子知北遊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注出入者變化之謂耳又秦策入其社稷之臣於秦注納也』(古籀篇三十第一至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入內也象從上俱下也按從上俱下無入義象銳端之形形銳乃可入物也古作入毛公鼎同』(文源)

何大定曰『入入應為一部說文入下曰內也內下曰入也

章炳麟謂入即內之初文馬叙倫謂內即出入之本字而入入則一字也(說文解字研究法)今觀金文編公鬲作入師奎父鼎作入均從重字甲文家宅作入入皆有古代穴

居之意且大鼎入亦作内毛公鼎今作内甲文今亦作内是入字為一字之證也』（中山第五冊四一八八至四一八九頁說文解字部首刪正）

高鴻縉曰『按∧為出入之入之本字全為意象林義光曰按从上俱下無入意象銳端之形形銳可以入物也是也銳形不拘何物故為通象是以∧為指事字動詞後世（殷代已然）叚借人字為數目六乃加)(（八古分字）為意符（言物分乃可入也）作介以還出入之源及後人（殷代已然）用字又借介為六（6）於是人介兩形俱為出入之入又同時俱為6久而嫌其無別也周人乃專以∧為出入之入以介為數目字6自此分化為二字秦時有从字說文載之殆出入之入之複体或即本於籀文也後

世無傳」（字例三篇五九頁）

于省吾曰「舟節在稱庚之外，又稱逾、让入。均指水行言之……其稱入者有五。入邔、入瀘江、入湘、入灉、入濱、沅澧瀘。凡稱入者，都謂進入小于江漢的水」（考古一九六三第八期四四五頁鄂君啟節考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入，內也。象从上俱下也」。林義光謂字象銳端之形，銳能入物。林說近是。古伯尊作∧，宅簋作∧，甲骨文亦多作∧，或象箭鏃之銳。後變作人。何大定以為入宀一字，金文內从重字。按說文「內，入也」。古文字从宀从入，會意兼聲，疑為入門之本字。金文段入為之。如「益公右走馬休入門」（休盤）而內則引申為內外，如「命女辪我邦家內外」（毛公鼎）。內入音義並近，然非一

字。六說文謂从入从八。甲骨文作∧若介。李孝定謂六非从入

實假入為之。甲骨文字集釋頁四一八一 六入兩字只是形同而音義俱遠。

古音入在緝部，六在幽部，豈能相段？竊疑六為鏃之本字。在幽

部，入聲而鏃為侯部入聲字，幽侯相近，入則取鏃銳入物之義。

一取其形，一取其用，兩不相同。」

〈大1〉「丝兹袠人入史易錫于珷王乍作臣」〈大10〉「用𩰫井侯出入」〈大14〉「公

族䢅入右牧立中廷」〈大18〉「宰曶入右希蔡立中廷」「出入納姜

氏令命」「毋毋敢庆汏又有入告」〈大19〉「武公入右敔告禽」〈大22〉「王乎呼

虢仲入右𣄰何」〈大26〉「穆公入右戠立中廷」

a 内 井侯簋 <1376> 「王令(命)燮眔内史曰」

b [illegible]鼎 <0616> 「内史命世双事」「内史龍井」

c 諫簋 <1370> 「王乎(呼)内史先册命諫曰」

d 趩簋 <1361> 「王乎(呼)内史册令(命)趩更氒且(祖)考服」

e 揚簋 <1375> 「𤔲徒單白(伯)内右揚」「王乎(呼)内史先册令(命)揚」

f 師奎父鼎 <0667> 「王乎(呼)内史駒册命師奎父」

g 元年師兌簋 <1386> 「王乎(呼)内史尹册令(命)師兌疋師龢父𤔲𠂇(左)右走馬」

h 師兌簋 <1385> 「王乎(呼)内史尹册令(命)師兌」

i 毛公鼎 <0680> 「命女(汝)辪(乂)我邦我家内外」

j 豆閉簋 <1368> 「王乎(呼)内史册命豆閉」

k 散盤 <2927> 「封于[illegible]衛内」

l 弔上匜 <2981> 「奠大内史弔(叔)上乍(作)弔(叔)[illegible]媵盨匜」

m 子禾子釜 <3020> 「子禾子口口内者御味」「因口命謖陳坓旻」

n [illegible]乳為為 為伯壺

<2789> 𠂤伯𢻱作𡗸公尊彝



𠂤公鼎

<0515> 𠂤公𧊒鑄飤鼎



𠂤公鬲

<0752> 𠂤公乍鑄京氏婦叔姬朕鬲



子𢦏𡖊𠂤居簋

<3011> 子叔𡖊內居作寶器



𡷫𢆶爲納克鼎出納朕命詩𢆶民出納王命譯文納奉作內

<0675> 出內納王令命䇂令令既令女汝出內納朕令



利鼎

<0661> 王乎呼乍命內史冊命利



鼎𠬝侯

<0663> 噩侯馭方內納豊醴于王



伊簋

<1371> 𤔲季內入右伊



師𢦏鼎

<0665> 斯又有內于師旅



𠂤壺

<2834> 井公內入右𠂤



師望鼎

<0669> 虔𡖊夜出內納王命



師虎簋

<1383> 井白伯內入右師虎即立中廷王乎呼內史吳曰



爵內

<1159> 廿內

〈0024〉「内△芮公作從鐘」〈0063〉「内△芮公作鑄從鐘之句」〈0464〉「魯內△小臣床生作鼎」〈0479〉「内△芮公作鑄從鼎」〈0499〉「內△芮大子作鑄鼎」〈0505〉「用言王出內△入使人」〈0555〉「内△子中𤔲作叔媿尊鼎」〈0657〉「𤞷白伯內△入右康」〈0661〉「井白內△入右利立中廷」〈0678〉「至于歷內△」〈1138〉「內△芮公作鑄從盨」〈1310〉「內△芮白多父作寶段」〈1363〉「內△史即命」〈1369〉「王乎呼作冊內△史冊令師𦨶𦫫𤔲𠂤口」〈1388〉「宰琱生內△入右師嫠」〈1417〉「內△芮大子白伯作簠」〈1497〉「令小臣成友右逆(果)口內△史無𩠋大史旟曰」〈2144〉「𢽈淮夷敢伐內△國」〈2148〉「公東宮內△饗于王」〈2728〉「淮尸夷敢伐內△國」〈2735〉「公東宮內△納卿饗于王」〈2793〉「內△芮公作鑄從壺」〈2805〉「內△芮大子伯作鑄寶壺」(AB)〈2917〉「令命作冊內△史易錫免鹵百陵」〈2825〉「子陲騳騂內△入伐匽口邦之隻獲」

吳大澂曰「內」即古芮字省文舊釋宋非是芮國名詩虞芮質厥成又桑柔序芮伯刺厲王也書旅巢命序芮伯作旅巢命傳云芮伯周同姓」（愙齋十七册十頁芮公鬲）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內入也从冂从入自外而入也又入下曰內也象从上俱下也入內兩字形義音近故金文往往通用也今內字本義多皆以納為之聲通耳又按依許說字从冂冂覆也有所覆而自外侵入其會意可知矣然依金文字元从宀从入然人入于屋內此謂內也故轉為外內之內又轉為歸內為收藏義而凡云出內者亦其轉義也但入字指事其義為下入故倒此以為干犯之干所从干犯上也內字會意其義為橫入是入內兩字之別也若夫經傳多用內字義用入字義者至少

矣又云出入者有可用入字者又有用內字者宜臨事臨文察之耳」(古籀篇三十第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內入也从冂入自外而入也按古作[glyph](列鼎)冂象屋形入其中爲內象 說文云㕯訥也从口內按古內與㕯多相混克盨遹作[glyph]克彝作[glyph]疑㕯亦內字从口注轉口象物形見品字條」(文源)

馬叙倫曰「內入一字入又𠆢之異文𠆢對道路言即入也後以欲與𠆢字有別故增入作內耳」(刻詞一六三頁伯矩鼎)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內入也从冂自外而入也」金文从𠆢从入疑爲休盤「益公右走馬休入門」之入門本字而曶壺「井公內右曶」即用其本義引申爲外內之內又孳乳爲出納之納」

〈大8〉「員先內入邑」〈大9〉「王呂与侯內入玗帚寢」〈大14〉「王乎呼內史吳冊令牧」〈大15〉「內史冊命」〈大18〉「死嗣王家外內」〈大19〉「內入伐湒罍罍參泉裕敏陰陽洛」〈大21〉「東裁董裁內外」〈大24〉「焚內入右叉」〈大25〉「譱效乃友內入辟辟」〈大27〉「毛白伯內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內史冊命鄭」〈大45〉「𩔰命于外內之事」「外內剴辟」

a 

缶笞　缶鼎

〈0597〉「王易（錫）小臣缶湡責五年」「缶用乍（作）亯大子乙家祀障」

b 

倗缶　盧

〈1077〉「倗缶」

作祖癸尊彝

c 

d 

蔡侯　缶

〈2997〉「蔡侯龖之㬚缶」（盖）「蔡侯龖之盥缶」（器）

e 鍂

欒書缶　从金

〈2998〉「以作鑄鍂」

〈2128〉「用乍口口祖缶尊彝」

〈2997〉「蔡侯龖之隮缶」「蔡侯龖之盥缶」

「蔡侯龖乍大孟姬嬇盥缶」

高田忠周曰「説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象形象形者謂凵亦凵字之系也个或作仐亦大字之系用以象器有蓋壺字上形作大亦與此同意可證矣爾雅盎謂之缶易坎貳用缶禮記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左襄九年傳具綆

缶注汲器皆其本義也』(古籀篇二十二第三一頁)

高鴻縉曰「說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謌象形方九切。

按近人有謂缶从凵象器形非文字午聲其說是也』(字例五篇一六〇頁)

朱芳圃曰「說文缶部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謌、象形、按凵象器形、个(即杵之初文)為聲符古讀複音pang gə、夆牾、逢遇、皆其孳乳之謰䛐也聲轉為瓿甌、方言五、缶謂之瓿甌、廣雅釋器、瓿甌、缶也、瓿甌即缶之緩音、(古音侯幽二部相近)凡瓦器未燒謂之坏、成器謂之缶、缶者、瓦器之共名也、匋从缶作、是其證矣

缶由共名變為專名、傳世之缶、斂口巨腹而有蓋、云所以盛酒

漿。蓋舉其常用言之。易比初六有孚盈缶。釋文缶。鄭云汲器也。左傳襄公九年具綆缶。杜注缶。汲器。是缶不僅盛酒漿並可行汲矣。云秦人鼓之以節謌者。第據史記藺相如傳及李斯傳為說耳。考易離九三不鼓缶而歌。則自古有之。詩陳風宛丘坎其擊缶。固不但秦人鼓之。又云值其鷺翿。是不僅以之節歌兼可會舞矣』(釋叢一〇六頁缶)

魏建功曰『甲骨鐘鼎無缶字說文解字以為部首曰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謌象形字作缶下凵即寫瓦器之實而無別於㪅凵盧也午所以鼓之者當以所以擣故加午凵上以
鬱者近是
定缶之業』(輔仁學誌二卷一期一六頁釋午)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缶瓦器所以盛酒㯉秦人鼓之以節謌象形』高田忠周謂字象器有蓋然壺盇作大而缶从午契文作个。

非蓋之類也。朱芳圃高鴻縉以午為聲符。古音缶為pi̯ǒg在幽部，午為ŋâg在魚部，聲韵並異，恐非是也。魏建功謂加午山上以定缶之業，未知其然否。」

〈2128〉

周法高曰：「犅刼尊「周乍朕萬年且缶⿰阝尊彝」容庚在「祖缶」下加人名號，通考三九五頁非是。陳夢家云：「容庚讀祖缶為人名，不知缶是寶之假借。金選六〇頁「斷代14周刼尊。」」

a 匋 能匋尊

〈2134〉 能匋鍚貝于氒 𨞨公矢𠭯五朋

b 㝬簋

〈1334〉 朕匋君公伯鍚 氒臣弟豢井五𣎆

c 楚麓伯簋

〈1344〉 楚麓伯𨞨星父 作匋中姞寶毁

d 𤔲建鼎作匋器 段侜為寶

〈0363〉 𤔲建乍匋寶器

e 公菌父盤

〈2878〉 菌父乍絲女寶盤

f 菌父盉

〈1936〉 公菌父乍絲女寶盉

g 菌伯盨

〈1480〉 鑄匋盨 其子子孫永匋用

大 雁公劍

〈3152〉 寶用之

i 邵君壺

〈2802〉 子孫永匋寶用

b 阮元曰：朕下一字舊釋作寶，今從之，義通保，謂㝬兒保輔其君也。（積古卷五、三十三頁㝬彝）

高田忠周曰「說文匋瓦器竈也从缶包省聲實从勹缶會意而勹缶並亦聲也說文又云史篇讀與缶同可證銘意借用為寶也寶从缶聲故匋寶二字同音通用也但匋字經傳多皆借陶為之」（古籀篇二十二第三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匋瓦器也从缶包省聲按匋包不同音古作[glyph]（匋父盨）从人持缶」（文源）

馬叙倫曰「[glyph]即說文之匋、說文謂包省聲、孔廣居謂勹聲然說文混包裹之包本字作○者與匋之初文作勹者為一字、此作[glyph]、則勹聲也、抑或此從丮缶聲、筍伯大父作嬴妃鑄匋簋作[glyph]、蓋從又、可證也、[glyph]蓋檮或搯之轉注字、此借為寶耳」（刻詞二六頁丝女盉）

楊樹達曰：羅振玉云、匋即寶字、易宀為勹、省貝為缶耳、余按羅說殊誤、說文五篇下缶部云、匋、作瓦器也、从缶、包省聲、古者昆吾作缶、按史篇讀與缶同、大徐音徒刀切、今以字形核之、匋讀徒刀切者、非古音也、何者、匋字實從勹聲、勹包音同、許云从包省聲、誤、而讀與缶同、勹缶皆唇音字、非舌音字也、言部詾或作詎、余近日考得闡齡鎛之闡叔即經傳之鮑叔、此皆匋包同音之證也、匋字讀與缶同、而寶字實從缶聲、故銘文假匋為寶耳、羅氏不能於聲音求二字之通、乃強就字形為說、疎謬甚矣。（積微 二二頁 匋白大父簋跋）

朱芳圃曰：說文缶部、匋、作瓦器也、作字依玉篇缶部匋補 从缶、包省聲、古者昆吾作匋、按史篇讀與缶同、林義光曰、按匋包不同音古作匋、从人持缶、文源 大一七 按林說非也、字从缶、从勹、會意、勹之言旋也、義為用輪以製瓦器、古音謂匋輪為均、管子七法、猶立朝夕於運

均之上、尹注、均、陶者之輪也、一作鈞、淮南子原道訓、鈞旋轂轉、高注、鈞、陶人作瓦器法下旋轉者、漢書鄒陽傳、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顏注引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圜轉者為鈞、又賈誼傳、大鈞播物、顏注、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考均與鈞、皆从勻聲、勻與勹為一字、是匋輪謂之均、若鈞、實受聲義於勹、許君云包省聲、誤會意為形聲矣、

又按嫠盉云、富父作嫠匋盉、嫠盤云、富父作嫠匋般、皆假匋為寶、寶从缶聲、與史篇讀與缶同相合、古音蓋讀pâu dâu、後世以一字代表一音、讀缶為pâu、讀匋為dâu（釋叢一〇八頁至一〇九頁匋）。

魏建功曰「金文有匋字作□麓伯□筍伯大父作嬴妃□簠夫女盤匋□鵬公敔鑄匋簋段為寶作丝盤□戟劍缶字象午擣之形可見然則匋豈非擣之初文與仲義父𦉜缶𦉜字从缶作□□國差𦉜𦉜字廣雅有甗字从缶作□缶固可為瓦器按之文字實為擣𦉜器字」輔仁學誌二卷一期一六頁釋午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匋瓦器也从缶包省聲古者昆吾作匋案史篇讀與缶同」楊樹達謂匋非寶字字从勹聲與缶同讀故得段作寶其說是也馬敍倫疑从乃(訇)或丮缶聲然金文匋所从碻是勹字可與匍匊匀等字互證其餘諸家則以會意說之林義光謂从人持缶朱芳圃謂从缶从勹與匀為一字即匋輪之均義為用輪製瓦器魏建功謂即擣之初文然勹匀非一字絜文旬作□與

金文勹之作勹𠃍者，形近，帷尾部一圜曲一平直，斷非一字。若以匋輪製器以成。段注改瓦器為作瓦器之說，則殊屬傅會。畣父盤作匋，似是人持缶或午，然其實為匋之形變。若以手持之，則當作[illegible]矣。

鉼 从从乃从并之省 說文或从瓦作瓶

廣雅釋器缾瓦瓶也缾瓦亦即鉼 孟城鉼

〈2993〉

口口孟城下為行鉼

霝[a]

䍣 伯㫚父䍣 不从缶

霝字重見

〈2996〉「伯㫚父作畢姬尊霝」

䨻[b] 䨻[c]

䍣 仲義父

〈2995〉「中仲義父乍旅䍣」(A-B)

[b,c] 強運開曰「䨻 䨻 仲義父䍣 按說文䍣瓦器也篇韻云似瓶有耳拓本原形塙是如此鄒景叔云說文靁之古文乍霝霝霝一字借靁為櫑禮器碑雷洗觴觚借雷為之是其證也據此則䍣之為器即罍矣」(古籀三補卷五第十頁)

[b]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䍣瓦器也从缶霝聲朱氏駿聲云廣雅䍣瓶也疑與瓴同字此說為至當古文霝令通用恒例霝令二聲固通又缶瓦兩部多通用此同字無疑矣」(古籀篇二十二第三三頁)

⿰缶詹

⿰缶詹 說文所無，廣雅作甔。 國差⿰缶詹

〈2999〉「攻秊工師偣盥鑄西亭寶⿰缶詹三秉」

a 阮元曰「⿰缶詹即甔字，廣雅釋器云：甔，瓶也，亦作擔。後漢明帝記注引埤蒼云：擔，大甖也。字或作儋。史記貨殖列傳云：醬千甔。徐廣云：甔，大甖缶。方言云：罃，齊之東北海岱之閒謂之甔。漢書蒯通傳注引應劭云：齊人名小甖為儋，受二斛。」b（積古卷八、十二頁齊侯⿰缶詹）

a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說文無⿰缶詹字，廣雅作甔，書傳或作擔，或作儋，皆借字。此⿰缶詹形聲分明，足補字書之缺。」b（攈古卷三之一四十八頁齊國差甔）

a 方濬益曰『說文無罎字古通作擔又作儋史記貨殖傳廣雅釋器皆作甔』(綴遺卷二十八、十三頁國佐罎)

高田忠周曰『阮氏云案罎即甔字廣雅云甔瓶也亦作擔後漢明帝紀注引埤蒼云擔大罌也字或作儋。按甔擔皆說文所無古字唯作儋也儋訓何也何今荷擔之荷字其引伸罌器之義生焉史記貨殖傳漿千儋索隱引孟康云罌也罌受一石故云儋石是也而今見此篆从缶詹聲蓋中古有罎字為器名專字許氏不錄者經傳無見故乎』(古籀篇三十一第三九頁)

a 容庚曰『罎字書所無即甔字方言罃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甔廣雅釋器甔瓶也史記貨殖列傳醬千甔集解引徐廣甔大罌缶字亦作擔作儋』(寶蘊九三頁周國差罎)

又楊樹達曰：按譚字方言卷五作甋，其字从瓦，與銘文从缶者義同，二字說文並失載。方言云：罃，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甋。廣雅釋器云：甋，瓶也。字或作儋，又作擔。史記貨殖傳云：醬千甋。集解引徐廣曰：甋，大罌缶。索隱云：醬千擔，都甘反。漢書作儋，孟康曰：儋，甖也。甖受一石，故云儋石。一音都濫反。後漢書明帝紀云：生者無擔石之儲。李賢注引埤蒼云：甋，大罌也。此甋為大罌之說也。漢書蒯通傳云：守儋石之祿。應劭注云：齊人名小罌為儋，受二斛。此甋為小罌之說也。廣韻二十二覃云：甋，大甖，可受一石。此用孟康說也。又二十三談云：甋，小罌。此用應劭說也。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七云：甋，或以為大甖，或以為小罌，古無定訓，疑莫能明也。樹達按：銘文國差即春秋時之齊國佐，知此確為齊器。然則楊子雲齊人名罌為甋之說審核不誣

矣、甔之容量、徐廣及埤倉以為大甖、而應劭則以為小甖、容二斛、故王念孫有疑莫能明之語、今據寶蘊樓彝器圖釋所實測、謂此器容三斗五升四合、古今量器大小不同、無由與古訓相稽合、按鑳甔之後起字為壜、廣韻二十覃云、壜、甒屬、是也、今字作罎、竊謂甔之為器、本非定量之名、與豆區釜鍾諸名有別、銘文記罎實酒、貨殖傳云盛醬、今之罎用以盛酒盛醬、與古無殊、涉足酒坊、或大或小、觸目皆是、由今推古、罎之製作、大小定自陶人、容積本無定量、誰則整齊而畫一之、然則大小之說不一、正合物情、王氏以此致疑、殆非通方之論也。(積微二六四頁至二六五頁工師俖鑳再跋)



a 矢

矢伯卣

〈2658〉「矢白(伯)隻(獲)乍(作)父癸彝」



b 同卣

〈2710〉「矢王錫同金車弓矢」



c 散盨

〈1305〉「易(錫)散弓矢束馬匹貝五朋」



d 豆閉簋

〈1368〉「弓矢」



e 不嬰簋

〈1393〉「矢束」



f 趞曹鼎

〈0656〉「史趞曹易(錫)弓矢、虎盧(櫓)盧口口百十殳」



g 盂鼎二

〈0677〉「矢百」



h 咢侯鼎

〈0663〉「矢五束」



i 師湯父鼎

〈0654〉「矢臺彤欮」



j 虢季子白盤

〈2925〉「賜用弓彤矢」



K [illegible]侯鼎

〈0671〉「旅弓旅矢」

〈0679〉「口口汝其舍散矢五束」

〈1330〉「蔑矢曆」「矢拜稽首」

〈1384〉「旅矢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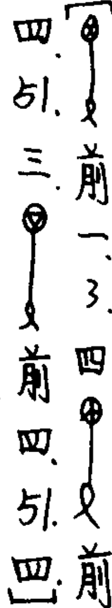
〈0645〉「矢王乍寶彝」

綴遺齋彝器後釋有矢父癸𣪘矢字與0702同、方濬益曰「說文矢弓弩矢也从入象鏑栝羽之形段若膺大令曰鏑謂丨也金部曰鏑矢鋒也桰作栝者誤桰謂八也木部曰桰矢桰隱弦處岐其耑以居弦也羽謂一也羽前羽矢羽是也矢羽從而橫之何也以識其物耳 濬益 按篆文作矢从一以為羽但識其處究失其形觀此銘可知古文象形之旨」(綴遺卷二十、二十二頁矢父癸𣪘)

α 吳大澂曰「古矢字許氏說象鏑栝羽之形古器有兩矢在架形端皆有栝今矢有羽而無栝吳東發說古文以為知字矢伯卣」(古籀補二十九頁)

高鴻縉曰「說文[矢]弓弩矢也。从入。象鏑栝羽之形。古者夷牟初作矢。式視切。

羅振玉曰。象鏑幹栝之形。說文解字云。从入。乃誤以鏑形為入字矣。

按矢之本形應為甲文三字前一.3.四、前四.51.三、前四.51.四。俱肖本形。惟羽變小。鏑。矢鋒也。段云。謂矢鏃之入物者。幹亦名笴。栝通以代筈。段云。歧其耑以居弦也。方言。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鍭。關西曰箭」(字例二篇一七二頁)

a 射 象張弓注矢形說文从身乃弓矢形之譌 [illegible]文

<1544> 射△

b 射女方監

<2983> 射女△ [illegible]

c 射女盤

<2868> 射△ [illegible] 女

d 射戟

<3126> 射△

e 雍伯原鼎

<0565> 子子孫孫其萬年永

用直 射口△

f 靜簋

<1366> 王令靜司射學宮△ 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僕學射△ 王以吳來呂剛卿豳蓋自邦周射于大池△

g 令鼎

<0660> 王射△ 有司眔師氏小子卿射△

h 門射 [illegible]

<0782> 門射△ [illegible]

i 長由盉

<1952> 即井伯大祝射△

j 趞曹鼎

<0656> 王射于射盧△

k

l 鄂侯鼎

<0663> 乃射△ 卿王射△ [illegible]方

m 遹簋

<1363> 呂官僕射士△ [illegible]訊

n 𤔲攸比鼎

<0670> 射△ [illegible]分田邑

〈0252〉「射。女[glyph]」〈0654〉「才在射。盧」〈0252甲〉「射女[glyph]」〈1445〉「歌王才在射盧盧」

a 吳大澂曰「[glyph]射象手執弓矢形小篆从身从寸非是」靜𣪘（古籀補二十九頁）

K.L. 劉心源曰「[glyph]从手執弓矢象形會意最為古簡小篆作[glyph][glyph]从身古文身作[glyph]有佀於[glyph]遂肊造之此李斯之妄當糾正者說文䠶下云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从矢从身射篆文䠶从寸（寸亦因又而加）寸法度也亦手也皆據後出字說之豈三代六書之恉乎」（奇觚卷二、九頁至十頁靈侯鼎）

c 高田忠周曰「阮元又云此張弓形是或謂此與䠶字作[glyph]相近此亦疑䠶字非是今細審凡張弓加矢亦引滿之意从又从目

而後始為射義耳唯古人形近者皆多通用故卜辭亦以此篆為射字也若論分別弓唯作弓弦即作[glyph]其象形張作[glyph]加矢而後引滿也射作[glyph]又即手也四文象形會意秩序整然不可亂矣（古籀篇二十八第二八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䠶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从矢从身𢒪篆文䠶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此說實非古文最初弓作[glyph]弦作[glyph]作[glyph]張作[glyph]射作[glyph]又或作[glyph]从弓从矢固為同意其言从身身恐[glyph]譌形[glyph]譌為𢒪又混[glyph][glyph]為䠶形又泥以為从身之說或為从寸之說皆非古傳正說也又謂从身之說因於作[glyph]从目者耶』（古籀篇二十九第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䠶弓矢發於身而中於遠也从矢从身𢒪篆文䠶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按古作[glyph]（靜敦）作[glyph]（趙曹鼎）象張弓矢

手持之形。𠂤形近身，故變為射。又變為躲。古文作□（少師望鼎）□譌為甲與𠂤相混」（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躲，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从矢从身。射，篆文躲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案射為篆文，則躲為古文矣。甲骨文作□□□，金文射盤作□，靜𣪘作□，是躲从弓从矢，或从弓从矢从又，象張弓注矢而射，此从身，乃弓形之譌，石鼓文作□，誤之漸也」（古攷五一頁）

斯維至曰「案周禮司馬射人，其職文云以射法治射儀，余謂趞鼎之僕射士，其射即此射人矣。郭沫若讀靜𣪘王命靜𤔲射學宮以𤔲射為官名，謂即射人（周官質疑）。案此司射以作動詞為宜，靜為小臣，則有小臣靜彝可證，則其職必非司射若射人。此乃言

王命小臣靜習射於學宮也。郭氏考釋改本訂晚作已不及此說蓋已知其非是矣。

害𣪘云官𤔲尸(夷)僕小射底魚案尸僕殆即大僕之類小射射人也。(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一一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九楊樹達曰「射當讀為謝、謂錢財也、蓋謝本酬謝之義、漢書陳湯傳曰、弘農太守張匡坐贓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謂許酬謝以錢二百萬也、以財為謝、因即稱財為謝、史記日者傳曰、夫卜者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又曰、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小、謝皆謂錢財也、蓋稱財為謝、猶今人言報酬、徵之銘文、知此語其來久矣」。(積微廿八頁至廿九頁酬攸从鼎跋)

3455(5.727-0705)

<大9>「王䠶∘大龏禽」
<大27>「王各于宣射△⿸广射」

a

侯

說文：不从人

〈3014〉侯

b

㠱侯父戊簋

〈1013〉亞形中㠱侯父戊

c

作且乙簋

〈1142〉作且乙魏侯
叔尊彝

d

匽侯旨鼎

〈0432〉匽侯旨作父辛尊

e

亞盉

〈1945〉亞中㠱侯矢
匽侯錫亞貝

f

作父丁尊

〈2094〉亞形中㠱侯

g

㠱侯父乙簋

〈1032〉亞中㠱侯矢父乙

h

㠱侯父乙簋

〈0994〉亞形中㠱侯矢父乙

i

子侯卣

〈2448〉子侯

j

獻侯鼎

〈0590〉唯成王大𠦪在宗周商（賞）獻侯頊貝用作丁侯尊彝

k

康侯簋

〈1289〉誕命康侯啚于衛

l

井侯簋

〈1378〉䢅井侯般

m

矢方彝

〈2446〉眔者侯諸侯侯田男

侯

匽尊 〈2146〉「侯各于耳𡨦」「侯休于耳」「長師」

「對揚侯休」「侯萬年壽考黃耇」

侯

康侯鼎 〈0393〉「康侯丰 封作寶」

尊」

侯

魯侯尊 〈2057〉「魯侯作 姜享彝」

侯

魯侯爵 〈1847〉「魯侯 作爵」

侯

勅𣪕鼎 〈0478〉「勅𣪕」

「作丁侯 尊彝」

侯

作父丁盨 〈2880〉「亞中己 四侯」

侯

中鼎 〈0504〉「侯易錫中 貝三朋」

侯

[illegible]盨 〈1354〉「命女 汝 嗣」

「成周里人眾 者侯諸侯 大亞」

侯

匽侯鼎 〈0589〉「匽侯旨初 見事于宗周」

侯

遹甗 〈0817〉「師雍父省 史使 遹事于[illegible]侯」

「侯[illegible]」「遹 曆」

侯

富鼎 〈0645〉「侯錫富貝 金揚侯休」

侯

保卣 〈2728〉「王令保及殷 東國五侯」

侯

匽侯盂 〈3004〉「匽侯作 饙盂」

侯

盂鼎 〈0676〉「隹殷邊侯田 侯甸」

侯

麥鼎 〈0626〉「井侯」

征喝于麥┐用從井侯△征事└

侯 c′

量侯 簋

〈1218〉┐量侯尉作寶尊毁子子孫萬年永寶毁勿喪└

侯 d′

己侯 簋

〈1174〉┐己侯乍△姜縈毀└

侯 e′

𠭯侯 鼎

〈0663〉┐𠭯侯△駿方內 納豐醴于王└

侯 f′

陳侯因 資錞

〈1503〉┐陳侯因△資曰┐淳朝 邇閉者諸侯△者

諸侯△盨 鄦吉金└

侯 g′

陳侯 午錞

〈1501〉┐陳侯午台△羣者諸侯△獻金 乍作皇妣 孝大妃祭器鐓錞└

侯 h′

鄦侯 簋

〈1327〉┐鄦侯△少子析乙乳 孝孫丕巨鑄 取吉金└

侯 i′

鄭大 師甗

〈0812〉┐奠大師小子侯△ 乍作寶甗└

侯 j′

陳侯 盨

〈1438〉┐陳侯乍作△ 孟姜媵 盨└

侯 k′

滕侯 盨

〈1484〉┐滕侯△穌乍作 厥文考滕仲旅毁└

侯 l′

𠭯侯 簋

〈1226〉┐𠭯侯△作王 姞媵簋└

侯 m′

伯侯父 盤

〈2899〉┐白伯侯△父媵叔 嬀㚸母般盤└

侯 n′

王中媯簠

〈1436〉「敶侯乍王仲媯𡟰媵匡」

侯 o′

己侯鐘

〈0018〉「己侯虓乍（作）寶鐘」

侯 p′

弔姬簠

〈1435〉「曾侯乍（作）弔姬邛嬭𦟝（媵）器鸞彝」

乍叔姬寺男媵簠

侯 q′

陳侯乍嘉姬簋

〈1217〉「陳侯乍嘉姬寶毀」

侯 r′

𡨥侯簠

〈1426〉「𡨥侯」

侯 s′

齊侯壺

〈2835〉「齊侯女器（雷）聿喪其毀（舅）」「齊侯命大子乘遽（遽）」

孟載叩宗白伯聝聽命于天子」「齊侯拜嘉命」

「齊侯既𪗉（濟）洹子孟姜喪其人民都邑堇宴無舞」

侯 t′

𩫁侯鼎

〈0671〉「王命𩫁侯白晨曰𤔲乃且（祖）考侯于𩫁」

侯 u′

曾侯鬲

〈0705〉「魯侯乍姬番鬲」

侯 v′

齊侯盤

〈2918〉「齊侯乍𦟝（媵）寡孟姜盥般（盤）」

侯 w′

齊鎛

〈0062〉「用齊侯氏永命萬年」「侯氏易（錫）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侯氏從造（告）之曰」

侯 x′

國差𦉜

〈2999〉 侯氏受福𠑹壽 侯氏母疾毋病 毋疾毋荒
〈2997〉 蔡侯𧷺之𩜾缶（蓋）
蔡侯 缶
〈0429〉 蔡侯𧷺之飤鼎（C） 蔡侯𧷺之飤鼎（A）
蔡侯 鼎
〈2125〉 侯
侯戟
侯戈
〈3063〉 侯
蔡侯 戈
〈3101〉 蔡侯𧷺之行戈
〈3129〉 滕侯昊之造戟 滕侯昊戟
滕侯 昊戟
〈2970〉 薛侯作叔妊襄媵匜
薛侯 匜
蔡侯 鼎
〈0498〉 蔡侯𪓐旅鼎
鄀公 鼎
〈0651〉 鄀公平侯自作𨍭鐳
蔡侯 鉼
〈2991〉 蔡侯𧷺之鐳

<0054>「蔡侯▲口曰」
<0429>「蔡侯▲𩰫之飤鼾」
<0443>「𠭯侯▲之孫陳▲之鼎」
<0482>「莒侯▲戚乍作父乙鼎彝」
<0534>「康侯才在𠧢𠂤」
<0588>「陳侯乍朕媯囧母媵鼎」
<0602>「公侯▲錫亳杞土𣃔土桼禾𣃔禾」
<0603>「王伐禁侯▲」
<0640>「齊侯作媵寡口孟姜膳𩰫鼎」
<0673>「管先王既令命女汝𠂇佐足彔侯▲」「令女𠂇足彔侯▲」
<0677>「呂口大口侯▲田侯甸口口口口孟征」
<0678>「亦唯噩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广伐南國東國」「撲伐噩侯▲馭方」「曰于匡朕肆蔡亟西六𠂤殷八𠂤伐噩侯▲馭方」
<0735>「魯侯▲獄乍彝」
<0748>「陳侯▲作畢季口口口萬年子孫永用」
<1064>「𦬫侯▲乍登寶殷」
<1119>「可侯▲作莫配寶尊彝」
<1195>「叔侯▲父乍尊殷」
<1247>「己侯▲貉子分己姜寶」
<1260>「魯侯▲又有𡆥工」
<1274>「王伐禁侯▲」
<1292>「應侯▲乍生杙姜尊殷」
<1297>「其萬年子口口口用侯」
<1297>「相侯▲休于厥臣口錫帛金口揚口口事文考」
<1320>「鄎侯▲庫載畏夜咸夷屈淑口哉」
<1384>「王令虞侯矢曰」「侯▲于宜」「宜侯▲矢

揚王休」〈1400〉「蔡侯△䮗之飤盞」〈1409〉「隨侯逗逆作簠」〈1499〉「齊侯△乍飤

䡂」〈1499〉「齊侯作朕寡口孟姜膳敦」〈1502〉「陳侯△午淖朝羣邦者諸

侯于齊」「者諸侯△喜台以吉金」〈1950〉「井侯△光乍吏麥」「侯△易錫麥金」

「用從井侯△征事」〈2094〉「亞形中㠱侯△」〈2149〉「蔡侯△䮗虔共大命」

〈2152〉「眔者諸侯△」「侯△」〈2694〉「亞形中㠱侯△來」〈2780〉「㴍侯△乍䧹彝」〈2786〉

魯侯乍尹叔姬壺」〈2796〉「冉侯△白伯多父行壺」〈2877〉「蔡侯△䮗之隮盤」

「蔡侯△䮗之隮缶」(器)「蔡侯△䮗之盥缶」(蓋)「蔡侯△䮗之

盥缶」(器)〈2997〉「蔡侯△䮗乍大孟姬媵盥缶」〈2907〉「甫侯△乍作

弔叔姞𣪘朕媵般盤」〈2923〉「蔡侯△䮗虔共大命」〈2926〉「其隹我者侯諸

侯百生姓」〈2937〉「蔡侯乍姬單朕匜」〈2974〉「齊侯乍虢孟姬良女寶匜」〈2975〉

「齊侯△作朕寡口孟姜盥盂」〈3022〉「旻成侯△中倣父」〈3093〉「滕侯△者之

𦨶造」〈3109〉「郢侯△之𠭯戈呂自」〈3112〉「酃侯腰乍力萃鍨鍗」〈3142〉「酃侯△

庫載作左軍」

之方濬益曰「說文侯春饗所射侯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古文侯作医此文作𥎦不為矢之變亦象鏑栝羽之形也」（綴遺卷十、四頁子侯卣）

林義光曰「說文云侯春饗所射侯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按古作侯（器侯敦）作侯（匽侯尊 辛彝）不从人。厂象張布矢集之。又作侯（召伯虎敦）作侯（多父盤）作侯（鄘侯敦）○◎皆象正鵠形」（文源）

9" 馬叙倫曰「侯為射的之侯之本字、然初文蓋止作厂、或丁、後以疑於岸之初文作厂者、乃增矢耳。亦或從矢厂聲、亦或

從矢厚省聲。巳(刻詞一五八頁(余矦鼎)

川楊樹達曰、侯者、篆文作矦、說文云、春饗所射侯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古文作厌、尋龜甲作厌、與古文同、蓋象射侯張布著矢之形、蓋草昧之世、禽獸逼人、又他族之人來相侵犯、其時以弓矢為武器、一羣之中、如有強力善射之士能保衛其羣者、則衆必欣戴之以為雄長、古人質樸、能其事者即以其事或物名之、其人能發矢中侯、故謂之侯也、禮記射義曰、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鄭康成注周禮司裘曰、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此皆後世演變之說、非復初義、然諸侯之稱源於射侯、則猶存古初命

名之形影也。」（積微廿四頁矢令彝三跋）

劉節曰「至於諸侯的侯字甲骨文金文作□□□或□其中的□形或□形都不是矢如同族字一樣甲骨文作□□□或□其中之□形也不是矢這都是交字或大字象人形此外的厂及入卜之類都象帳篷坐在中間的□或□卽是主人（此說見衛聚賢古史研究第一册）乃是侯字同族字的本義（在金文中如師酉毀的族字从㫃侯字大體都是从矢已失本來意義」（攷存一六八頁壽縣所出楚器考釋）

劉節曰「『侯』字與『族』字可以互相比較的看「族」字甲骨文作□或作□或作□或作□或作□舊說以為从矢从㫃但甲骨文「矢」字

作□或作□或作□都與□形不同。而交字正作□。此意衛聚賢先生已發之。再從金文的「族」字看來，有些確乎作矢形，可是其中也有从㫃、从大作□的。足證「族」字原是在帳篷下坐有人形的情狀，所以字形中有从二交的古文交字、大字、天字，都是代表人形。「族」字的意義本是象許多人在帳篷之下。至於「侯」字更不能照舊說作射侯解。「射侯」是後起的引申義，「侯」字在甲骨文裏或金文裏都沒有上面的人字，其形體作□或作□或作□或作□。在金文裏也从大作□，从交作□的。但是大半也都變成從矢了。侯既然是部族的酋長，所以像帳篷子下面正坐着的人形。從這裏又可以得到一種消息：「侯」是部族酋長，「亞」是胞族酋長，正好「侯」之下是「亞」，而部族組織又正是氏族組織的擴大，也可以這樣說：「侯」的地位是從「亞」的地位發展來

的不論是那一部族組織中的「侯」他本身必須要屬於某胞族及某氏族這樣一來亞所負的責任是屬於種姓關係的職務而「侯」所負的是政治關係的責任這是中國古代氏族社會裏的主要機構』(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論一五至十六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矦春饗所䠶矦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天子䠶熊虎豹服猛也諸矦䠶熊豕虎大夫䠶麋麋惑也士䠶鹿豕為田除害也其祝曰毋若不寧矦不朝于王所故伉而䠶汝也医古文矦」劉節謂字象人在帳蓬中義與族同然甄文侯作「[glyph]」象矢形甚明析甲骨文雖或作[glyph]與㠱医父戊簋及作且乙簋同似為交字實則交矢形近而混而已交字金文作[glyph]交君簠[glyph]契文作[glyph]校字所从偏旁象人兩手及交脛形矢象鏑栝羽之形鏑短而手長羽小而交脛大箭幹長而人身短此矢交二字

之大同而小異也」

〈大9〉「王令命辟井侯出矿侯𢦏井」「侯見𢦏宗周」「侯乘𢦏赤旂舟」「王呂5侯內入𢦏𡩧寢」「侯易錫玄周琱戈」「侯易錫者䵼臣二百家劑」「用龏義寧侯覭考于井」「侯乍冊麥易錫金于辟侯」「用䨣侯逆舟造」「唯天子休于麥辟侯之年」〈大10〉「辟井侯光氒正吏」「用䨣井侯出入」〈大14〉「囟侯之㽙以令䭡司𠷎氒皐召敀」〈大31〉「楚王酓章乍作曾侯乙宗彝」〈大45〉「是辟于齊侯之所」「齊侯左右」〈大46〉「余寅事齊侯」〈大47〉「勿灋文侯覭令命」



a

叙 說文所無

𥂝文

〈0836〉

叙



b

叙父戊觚

〈2252〉

叙父戊



c

觚文

〈2162〉

叙

d

爵文

〈1570〉

叙

e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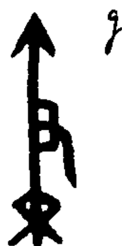




文癸觶

〈2317〉

叙父癸(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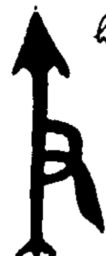


g

且乙爵

〈1670〉

叙且乙



h

叙父觚

〈2219〉

叙父

〈2371〉

叙父戊

C

方濬益釋手執矢形曰說文部首𠂤弓弩矢也从入象鏑栝羽之形古者夷牟初作矢此文為象形最初之字彝器銘皆作

B（綴遺卷十六、二頁執矢觚）

C

高田忠周釋敕曰「依此篆右明从　又與父乙彝作敕同然則一从卜一从又其省略之指無異也又按如此篆明从朿即矢字詩周頌束矢其搜周禮大司寇入束矢于朝矢束義相關如此故此束字以涉矢形耳亦筆者心匠可見矣」（古籀篇六十第二三頁）

臭 說文所無

鄦臭鼎

〈0366〉鄦臭之饋鼎

高田忠周曰『按據古錄亦引下文上形作Y小異釋亦作斁實亦睪字即射異文也毛公鼎从矢从四此篆作白與皃字同即以象顏面造字之意與从目同』(古籀篇二十九第五頁)

參閱0422斁字條戴家祥說

柯昌濟曰『臭即古睪字通擇說文睪司視也從橫目从㚔令吏將目捕辠人也與此器睪字不合唯此器文字時代較晚不足以駁難許說似仍當从許說為長也此字所以證其為擇者以古人常有此名田子方名無擇見莊子是也』(韡華一〇二頁無

睪鼎

朱芳圃曰「說文夰部、臭、大白澤也、从大白、古文以為澤字、按臭象人頭上蒙倛倛、方相也、漢人謂之魌頭、大人也、中一橫畫為羨文、當為禓之初文、說文示部、禓、逐强鬼也、(四字依篆隸萬象名義及韻會引補)道上祭也、从示、昜聲、逐强鬼即索室毆疫、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鄭注、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廋也、考逐强鬼為古代一種感致巫術、即以鬼攻鬼、幻想用虛假之動作以招致實際之效果也、道上祭即衍祭、周禮春官、大祝……辨九祭……二曰衍祭、鄭注、鄭司農云、衍祭、祭羨之道中(依孫校增祭字)如

令祭瑒、無所主命、從字之結構考之、遂強鬼為本義、道上祭為引伸義、古音昊讀透聲鐸韻、瑒讀定聲陽韻、旁紐雙聲、陽入對轉、是昊為禓之初文、不僅形義相符、音亦切合無間。

傳世銅器有無昊鼎、無昊人名、義取壓勝、與無夔同、史記太史公自序有司馬無澤、秦始皇本紀有馮毋擇、無澤、毋澤、即無昊也、許君云昊古文以為澤字、此即其確證矣。

亡昊為古代習用之成語、師訇毀銘、肆皇帝亡昊、毛公鼎銘、肆皇天亡昊、亡昊即無昊、一作無罬、靜毀銘、靜學無䍐、䍐即罬之省形、經傳皆作無斁、書雒誥、我惟無斁、詩周南葛覃、服之無斁、大雅思齊、古之人無斁、周頌振鷺、在此無斁、魯頌駉、思無斁、泮水、徒御無斁、一作無射、大雅思齊、無射亦保、周頌清廟、無射於人斯、桉昊為本字、罬、斁、射皆同意假借。

臭與皋形近。皋一作臯，形與睪近，故古籍中常互混淆。如詩小雅鶴鳴：「鶴鳴於九臯。」毛傳：「臯，澤也。」按臯當作臭，毛公訓為澤，以本字釋借字也。荀子大略篇：「望其壙，皋如也。」皋如，家語困誓篇作睪如，列子天瑞篇同。皋亦臭之形誤，睪為同音假借。臭唐韻音古老切，說文繫傳音姑皓切，蓋誤以皋字之音為臭字之音。廣韻二十二昔音昌石切，集韻二十陌音直格切，乃其本音。許君云古文以為澤字，是其確證。玉篇大部臭音公老切，又昌石切，兩音並存，蓋其混淆在六朝時已然。

吳大澂釋𡗕為斁（說文古籀補三、一一）。林義光謂臭即睾睪之省變（文源八、八）。唐蘭謂臭為臭之形誤，臭為昊之異文（古文字學導論下五一）。容庚析𡗕臭為二：一、釋斁，與吳同（金文編三、三五）；一、釋昊，云說文所無（同上五、三二）。按諸說紛紜，誤不待辯。乙（釋𣀷 一四九頁至一五一頁臭）

a 高 宄盨

〈1056〉 亞形中高卣 作父癸尊彝

b 父丁 罍

〈2846〉 殺 養 亞高父丁

c 高觶

〈2407〉 高匕父乙彝

d 師高 盨

〈1053〉 師高匕 寶障

e 毓且 丁卣

〈2709〉 歸𬾿于我多 高舠山錫釐

f 𢆶高 卣

〈2674〉 王易錫 𡉉高 :

g 弔高 父匜

〈2964〉 叔高父匕中仲 作宄匜

h 秦公 簋

〈1382〉 高弘又有 麃慶

i 不𡢁 簋

〈1393〉 女汝臣戎䡇車宕伐 𢦏允獵犹于高陵

j 陳侯因 資錞

〈1503〉 高且祖 黃帝

k 高密 戈

〈3083〉 高密 造戈

林義光曰「說文云高崇也。象臺觀高之形。从冂口。口與倉舍同意。」

按古作高不類象臺觀高形。口象物在其下。口象物形見「品」「器」「合」各條」

(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高崇也，合象臺觀高之形，从冂口，與倉舍同意。今審篆形，字元从介从介加二，即與倉作倉同例，卜辭多唯从介省二，同象臺高也。括地志靈臺臺高二丈，周一百二十步是也。其上有屋，故从介也。下口或象其飾，又或最古之臺未甚大，口其可就入之處，與倉亩之口同例，未可遽定。然字義元謂臺觀之高也』(古籀篇七十三第二〇頁)

a馬叙倫曰『倫謂高即說文之髙字，甲文高有作[illegible]者，與此同。髙為重屋，為樓之樓本字，廔之初文也。蓋髙卑不可為象，故埤從立卑聲為形聲字，則高亦當然。今觀高字之形，止為有樓之屋而已，故知本是樓字也。樓從婁得聲，婁從貴得

聲、詳疏證旹高音同見紐、戰國策秦策、張子必高子、呂氏春秋離俗、天下愈高之、注、高、貴也、說文、轈、高如巢以望敵也、轈實車之有樓者、即左宣十五年傳登諸樓車之樓車、服虔注、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巢高聲同宵類、樓車而謂之巢、蓋語原同出於巢、而高即樓明矣、爾雅釋艸、鎬、侯、莎、莎一名鎬、一名侯也、詳疏證鎬聲宵類、莎聲亦宵類、故莎俗亦呼鎬、借鎬為莎也、侯聲侯類、侯宵聲轉、故又得借侯為莎、樓聲亦在侯類、高轉為樓、猶鎬轉為侯矣、故高之轉注字作廔、而古書率借樓為廔矣、樓則甌㔸婁之婁本字、䉼之音同來紐轉注字也、高之初文本作𩫏、變省為㐭、又變為高矣、(刻詞一二二頁至一二三頁文癸藝)

高鴻縉曰「說文高崇也象臺觀高之形从冂口與倉同意古牢切」

徐灝曰高非臺觀之名乃為崇高之義而取於臺觀造字有此一例」

按高為臺觀之形故託以寄崇高之義口聲狀詞口高雙聲而其韻則口之諧高猶壽之諧濤也」（字例五篇一五八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高崇也象臺觀高之形从冂口與倉舍同意』李孝定謂絜文从口作似以篆体為長古文从口作者不限于口舌字其義或為笑或為圍（甲骨文字集釋頁一八一八）倉舍字本不从口許君以高象臺觀與倉舍並為建築物而屋舍又皆圍地而成故有从口之說孔廣居說文疑疑云「高象樓臺層疊形𠆢象上屋冂象下屋口象上下層之户牖」若高京兩字互較字形甚為

接近京字只有上屋下从冂乃構木為臺臺下有柱並無下屋京有高大義與高字同疑高實从京省口聲古音高在宵部口在侯部宵侯聲近通轉

〈大45〉「及其高祖」〈大50〉「高弘又有變慶」

亳

亳戈乙鼎

〈0469〉「亞形中召亳」 作父乙尊彝」

乙亳 觚

〈2267〉「乙亳 戈冊」

亳鼎

〈0602〉「公侯錫亳杞土、𣐿土、麋禾、𩰫禾」「亳敢對公中休」

林義光曰「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乇聲。按亳與乇不同音，亳字當為殷湯所居邑名而製，其本義不當為亭名也。从京宅省，京宅互體而省，猶罷熊合為羆，𤇾宮合為營也」（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吳〔大澂〕說非是。說文亳，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乇聲。今見此篆下作乇，非彐非屮，亦非乇字，葢乇之變。下作屮者亦然，豈夫亡字乎」（古籀篇七十三第二一至二二頁）

高鴻縉曰：「說文：合閂，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乇聲。旁各切。

按應是以合閂為意符，畫觀形也，非文字。」（字例五篇一五九頁）

a 冋 說文以為冂之古文篆乳為絅禮記玉藻禪為絅 師奎父鼎冋黃當讀作絅衡

〈0667〉「冋黃」

b 克鼎

〈0675〉「參冋莧悤」

c 趞曹鼎

〈0656〉「冋黃（珩）」

α 免卣

〈2729〉「冋黃」

e 趩簋

〈1361〉「冋黃」

〈2145〉「令史懋易免載市冋黃」

d 阮元曰「冋借作彤。彤衡猶朱衡也。」（積古卷五、三十四頁免彝）

e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冋要見古器銘薛書皆釋為同借作彤阮書從之案非也冋蓋絅之省禮記玉藻禪為絅中庸衣錦尚

絅乃褧之借字說文絅急引也褧䌹也詩曰衣錦褧衣師酉敦銘有䌹即絅之異文阮釋為䌹案之字形甚為非是惟不識同即絅因不識䌹即絅也」（攗古卷三之一．六十三頁趩尊）

方濬益曰「同即絅彝器銘習見薛氏款識邾敢釋為彤誤也按禮記玉藻禪為絅注絅謂有衣裳而無裏詩衣錦褧衣又作褧箋云褧禪也是絅褧為通用字同為古文」（綴遺卷四．三十一頁善夫克鼎）

劉心源曰「同絅省糸字作褧䌹並見說文玉藻禪為絅是也」（奇觚卷五．十五頁趩尊）

孫詒讓曰「參同當从黃仲弢編修讀為緣絅師酉敦有中䌹亦即此字玉藻禪為絅中絅者即中衣之禪者也阮釋為中䌹誤……同字

又別見邾竝云同齊黄宄彝師奎父鼎云同黄亦即玉藻所云狐裘黄衣以裼之者文偶到耳中絅者見中衣之為禪言其無裏也綃絅者見中衣之用綃言其質也絅黄者見韋弁服中衣之用黄言其色也三器各偏舉一耑義並通矣」（述林七第一五頁克鼎釋文）

高田忠周曰「按許氏云冂或作同口象國邑然口為境界冂殆同意形複矣且凡鐘鼎古文从鼻口之口不从口繞之口知許氏所謂从口者實从口同字此篆即是可證矣愚因謂同是詷字古文猶同詷周調㕯訥之類而銘意借詷為絅劉氏心源有詳說見詷字下然依許氏所引古或借同為冂可識已借同為冂而後冂俗字作坰从土从同聲猶亯字或借享為之後亦

作𢉛也」(古籀篇十六第一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冋古文冂坰从口、象國邑。按古作冋尤彝尊从口不从口、當即扃鐍之扃本字。象物上覆蓋之形。口物也」(文源)

郭沫若曰「冋亦當是色名、凡言黃之例均著其色、如朱黃、幽黃、悤黃、均其証、冋乃段為絅若檾、檾一作𦾷、今之貝母也、其纖維古以製衣、今猶用以造繩、色近褐、詩碩人衣錦褧衣、列女傳引作絅衣、說文檾字下引作檾衣、礼中庸衣錦尚絅、尚書大傳作尚𦾷、絅从冋聲、自可通段」(兩攷六十八頁至六十九頁趙曹鼎其一)

郭沫若曰凡言佩玉者多著玉之色、黃言朱黃、幽黃、恩黃、亢、亦言朱亢、幽亢、均著其色、則師嫠毀之金黃、趙曹鼎等之冋黃、亦當以金冋著其色、蓋言金色之黃、与冋色之黃也、冋當讀為檾、其黃蓋以褐色之玉而為之。

檾、說文云、枲屬、詩曰衣錦檾衣、衣部褧字下又引作衣錦褧衣、今詩碩人亦作褧、列女傳則引作衣錦絅衣、中庸言衣錦尚絅、釋文絅本作顈、尚書大傳作衣錦尚蘔、注云蘔讀為絅、是褧顈絅為一字、檾、蘔又為一字、从衣从糸者成品、从林从艸者原料、然二字亦互相通用、就中絅从冋聲、絅与檾通、則知冋亦与檾通矣、檾又作蘔、詳說文段注、段云今之檾麻、本草作苘麻、今案苘麻一名見母學品為 Abutilon Avicennae 其纖維今俗猶以為粗繩、其色近褐也。」（金攷一七二頁金文餘釋釋黃）

商承祚曰「說文冂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介也冋古文冂从口象國邑坰冂或从土案金文趩尊作冋用為絅衡字」(古攷五一頁)

楊樹達曰「說文五篇下冂部云冂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界也或作冋又或作坰愚謂冋从口坰从土與郊坰之義相會是也至謂冂象遠界謂與冋坰為一字則殊不然尋十二篇上戶部云扃外閉之關也从戶冋聲愚謂冂乃扃之初文也知者冂左右二畫象門左右柱橫畫象門扃之形此以字形證之者一也七篇上鼎部云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冂聲按戶扃之形橫故橫貫鼎耳之鼏於冂受其聲義若冂為林外遠界鼏字何所取義乎此以从冂得聲

之字證之者二也冂部云央中也从介在冂之內介人也按人依扃而立頭在冂兩端之正中故央有中義若冂為遠界則央从冂之義不明矣七篇下巾部云帚糞也从又持巾掃冂內按持巾掃冂謂以巾拂拭關扃也若冂為遠界掃者何由以巾掃之乎十篇下焱部云熒屋下燈燭之光也从焱冂（按冂亦聲）按燈燭之光在屋下故从冂若冂為遠界於義又無所取矣此以从冂為義諸字證之知其不然者三也蓋冂為象形字扃則形聲字也同从冂聲扃復从同聲冂孳乳為扃與臾孳乳為蕢厶孳乳為⿱⺮去同例許君不明此謂與同坰為一字誤矣（小學四九頁釋冂）

〈大27〉

「冋△寠黄」

市

盤

〈2926〉「毋敢不即𨻰次即市」
「毋賓毋敢不即市」

方濬益曰「即峙之古文書費誓峙乃糗糧史記魯世家作峙說文峙踞也」（綴遺卷七.九頁兮伯吉父盤）

孫詒讓曰「字兩見當即市字上从之聲同部中从冂即冂之變下从丁即乁之變也」（名原下一七頁）

孫詒讓曰「字兩見舊釋為說文無此字竊謂當即市之古文說文冂部云買賣所之也市有垣从冂从乁象相及也乁古文及字㞢省聲此上从止即㞢之省中从川即冂之變下从丁即乙之變也」（餘論卷三第三六頁兮田盤）

高田忠周曰「按銘意兩字為安盌之盌也宀作八與齊侯𩛥盌合又變作止與秦瓦文康寧字多作𡨴合此唯省皿為異耳」

林義光曰「說文云𡋝買賣所之也市有垣从冂从乁象物相及也乁古文及字㞢省聲按乁爲古文及不可據古作𡋝(兮田盤)从八丂八分也丂引也(見八丂各條)買賣者分而引之㞢聲漢乘輿御水銅鐘作𡋝㞢省」(文源)

0711

央 虢季子白盤

〈2925〉「央△ 其」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央，中央也。从大在冂之內，大人也。央旁同意，蓋旁从冂象四方境界，央从冂象遠方境界，其意正同。又一曰：久也。本義之轉耳。詩蒹葭：在水中央；禮記月令：中央土。此皆與本義相近。因謂字元當作困，人在中土也。作困作宍者，以任結冓也。人在中土者，以得永住，故亦為久義。廣雅：央，盡也；已也。又叚借疊韻連語，方言：央亡，獪也是也。又重言形況字，詩出車：旂旐央央；六月：白旆央央，傳：鮮明皃。載見：和鈴央央，東京賦注作缺，況鈴字而加金耳。又詩白華：英英白雲，蓋亦與央央同意。漢鏡文英字多唯作央，古文用英為央，或用央為英，可知矣。又按此銘云：弓彤矢其央，劉心源云：言彤色明，詩傳：央央，鮮明也。」

是也。然古者用例央〻謂白之鮮明與形色自相乖矣。愚謂此其央當讀為旗鞅。彤弓彤矢與旗及鞅也。且此篆右旁羕一筆或以為分別耶。存疑云。但此篆設為鞅字，亦當段借為央也」(古籀篇十六第一四至一五頁)

高鴻縉曰「按字倚大(人)畫其肩擔物形。由物形冂(象扁担及其所担之物)生意。担物必在扁擔之中央，故託以寄中央之意。狀詞。如詩夜未央，言夜尚未至半中也。後亦用為名詞，謂中點。央旁兩字均就物形託寄狀詞。故許曰央旁同意」(字例二篇三○七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央中央也。从大在冂之內。大人也。央旁同意。一曰久也」。高鴻縉謂字象人挑扁擔。担物必肩扁擔之中央。

其說可从鼏說文謂从鼎冂聲此冂聲之冂疑與央字所从冂同意冂為木可以用於扛鼎亦可施於挑擔然則鼏當从鼎冂冂亦聲虢季子白盤云「易用弓彤矢其央」高田忠周讀其央為旗鞅與彤弓彤矢並錫郭沫若於矢字斷句（兩周金文辭大系頁一〇三）疑當於弓字斷句央讀作揚央揚古音同部周禮考工矢人「中強則揚」注「飛也」金文屢見彤弓彤矢並錫言彤矢亦已隱括彤弓矣此言所贈之弓甚為強力能飛射彤矢如此斷句不僅通順且與上文之「王賜乘馬是用左王」及下文之「賜用戉用政蠻方」句法完全一致



𩫖 說文象城郭之重兩亭相對也與庸𩫖墉為一字
𩫖與𩫖乃以筆迹小異而析為二庸魏三字石經古文作



𩫖 說文墉古文作𩫖 毛公

鼎余非庸又昏當讀作庸

〈0680〉 余非𩫖𩫖 庸
又𩫖昏



召伯簋二 僕𩫖土田即㽙
傳之土田附庸稱詩讓說

〈1373〉 余老 老
止公僕𩫖 附庸
土田



師鼎

〈0650〉 庸有
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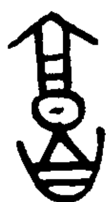
𩫖鼎

〈0307〉 𩫖𩫖
寶鼎

國差𦉜鑄
西𩫖寶𦉜

〈2999〉 攻吳王師
𦉜鑄
西𩫖

寶𦉜
三秉



拍敦蓋

〈1500〉 拍作朕配平姬
𩫖宮祀彝



𩫖乳為鄘
井侯簋鄘人

〈1378〉 州人、東人、𩫖人



鄘伯
馭簋

〈1342〉 錫馭貝十朋
鄘白 伯

e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𩫖阮誤釋為享，案說文𩫖用也，从享，从自，自知臭香所食也，讀若庸，他字書亦以為庸之古文』(攈古卷二之三、四十七頁拍尊蓋)

a 徐同柏釋𩫖曰『字从𩫖見石鼓文』(从古卷十六、二十六頁周毛公鼎)

f 劉心源曰『𩫖阮釋𩫖非，說文𩫖用也，从𩫖从自，自知臭香所食也（自古文鼻字）讀若庸，廣韻𠚤𩫖為庸古文（說文墉下古文作𩫖，乃城郭之郭，不得借作墉，當是𩫖字耳）𩫖宮義取𩫖食』(奇觚卷八、十二頁拍盤)

孫詒讓曰『召白虎敦云余考正公僕𩫖土田𩫖當即墉之古文，舊釋為享誤 古音僕與附相近，字通，（僕在尤幽部，附在侯部，音最近，詩大雅既醉景命有

僕（毛傳云僕附也）僕墉土田猶詩魯頌閟宮云土田附庸也（定四年左傳成王分魯公以土田倍敦莊葆琛謂倍敦即附庸之誤此敦義符經詁與此可互證蓋僕倍聲近敦𩫖形近皆得通也）其為古文墉無疑其形蓋从𩫖省从口（說文城字籀文亦从𩫖）古字凡有㒳而容受之義者多从口故說文（高部）高崇也象臺觀高之形从冂口與倉舍同意此𩫖字从口蓋與彼同又攷無惠鼎鎬作[illegible]偏旁高省从𠂤與此字下半略同若然墉作𩫖或从𩫖从高省於字例亦通要與𩫖字實敳不同許書或傳寫之誤爾

說文（亯部）𩫏用也从亯从自自知臭香所食也讀若庸同此字與古文墉音同形亦相近而實非一字金文拍尊有𩫖宮即此字也上从亯不从𩫖省下从自不从口形義較然不同 名原下

b

孫詒讓曰『𩫖舊釋為享金文享字常見皆不作此形且於義亦難通此當即庸字說文言部云𩫖用也讀若庸同此即𩫖之省下从𠀠者即自之省又說文土部墉重文𩫖云古文墉此與𩫖字略同唯下从口小異依說文則墉古文與𩫖篆畫無異於字例難通疑誤以𩫖為墉也僕古與附通僕墉者即附庸僕墉土田猶詩魯頌閟宮云土田附庸左定四年傳說成王封伯禽云分之土田陪敦陪敦即附庸之段借因古文庸作𩫖故或作敦左傳本多古文也彼附作陪說文土部作培並聲近段借與此敦借僕為附例同詩大雅景命有僕毛傳僕附也祝鮀語即本魯頌東漢以後古文亡失治經者不能盡通故許賈服杜諸家釋左傳者皆莫能辨矣』(餘論卷三第二二至二三頁召伯虎敦

f

丁佛言曰『𩫖指槃此與部首𩫖土部古文墉本為一字說文中三見愙案古郭城墉皆祇作𩫖純為象形字後因字多用異

一為部首一附墉字下在此則訓用與庸字通原書釋亯非是

（古籀補補卷五第九頁）

丁佛言曰𩫖指槃與亯部之𩫖𩫖部之𩫖同文異部在亯部為用為庸在土部為古文墉原書釋亯非是（古籀補補卷十三第六頁）

强運開曰𩫖召伯虎敦僕𩫖土田孫詒讓云即魯頌之土田坿庸說文𩫖象城𩫖之重兩亭相對又古文墉亦从𩫖亯部𩫖用也从亯从自自知臭香所食也讀若庸同容庚云𩫖與庸𩫖墉為一字𩫖與𩫖乃以筆迹小異析而為二其說是也魏三字石經古文庸从𩫖運開竊以金文中𩫖乃命之𩫖字舊以籀文就字从𩫖从京遂釋𩫖為京字訓𩫖為纘訓京為大義頗迂

曲實則𩫏甯仍屬筆迹小異非二字鑄舊釋為古曈字曈為禽獸所踐處鑄甯乃命即踐用前言之意與帥刑先王命文義正同　𩫏周公敦州人秉人𩫏人𩫏當讀若庸蓋即書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之庸人也容庚釋郭非　𩫏師鼎　𩫏鼎　𩫏拍舟拍乍朕配𩫏宮　祀彝與頌敦用宮御句法相同吳書釋乍啚非是蓋𩫏乃用之藉字也(古籀三補卷五第十一頁)

a 高田忠周曰吳大澂云𩫏古廓字張小使大謂之廓見方言已惡而掠美為昏見左氏傳言非好大而喜功也・按依吳說借𩫏為霩也說文霩雨止雲罷皃从雨郭聲引伸之義為空虛為明闓字亦从广作廓廓行而霩廢矣要古唯作𩫏足矣(古籀

篇五第二七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𩫏从回象城𩫏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作𩫏按古作𩫏（侯氏鐘）作𩫏（毛公鼎）經傳以郭爲之』（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𩫏度也民所度居也回象城𩫏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作𩫏段氏玉裁云度也此以音說義也釋名曰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按城𩫏字今作郭郭行而𩫏廢矣邑部曰郭齊之郭氏虛也鼓下云萬物郭皮甲而出當作𩫏即今之廓字也此說爲是廓俗𩫏字說文無之又按𩫏字正文元當作𩫏下見卜辭文可證也𩫏即四圍爲壁四門以通四方四方相去皆有亭館故字从四亭省以回爲象形也回者重𩫏形也筆者不堪煩褋省二方以作𩫏之遂爲恒體耳𩫏字經傳皆以郭

為之管子度地城外為之郭禮記禮運城郭溝池以為固」（古籀篇七十三第二八頁）

a吳寶煒曰「說文𩫏又𩫖古郭字但从口音韋敦憝字所从得聲相通假此應作憝憝𡙆作廓誤或作庸亦非」（毛公鼎文正註十五頁）

a吳闓生曰「復本作𩫖或讀高讀廓皆不能通余考曶鼎俾復厥絲復命曰諾復字皆如此乃知為復字」（古文卷一第二頁毛公鼎）

商承祚曰「說文墉城垣也从土庸聲𩫖古文墉案庸墉古今字亦即五部訓民所度居也之篆文𩫖在篆為郭在古為墉嚴氏

見上文垣堵城之籀文作⿰亯亘⿰亯者⿰亯成遂謂此乃⿰亯庸字之爛體非也桂氏亦主其說并舉玉篇𩫏部墉之古文作⿰亯庸為證攷玉篇录有⿰亯亘⿰亯卑⿰亯成⿰亯者四籀文于⿰亯庸獨曰古文必無是理若非古為籀譌則彖⿰亯亘等四文而寫誤金文毛公鼎余非庸又昏作𩫏可知庸之古文本作𩫏不當疑而改之也集韻三鍾韻會二冬之⿰亯庸則沿玉篇之舊耳（古考二五九頁）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為享云字見石鼓文攗古从之愙齋云古郭廓同字方言張小使大謂之廓孫詒讓云石鼓癸鼓有此字舊釋高未塙此當為𩫏字說文𩫏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𩫏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綱案徐釋享非孫釋𩫏本愙齋而引申之（斠釋五頁）

a 高鴻縉曰「𩫏古墉字城垣也象形又𩫏古郭字外城也象城郭之重與此別墉字此處以同音通叚以代庸」(毛公鼎集釋八三頁)

高鴻縉曰「說文墉城垣也从土庸聲𩫏古文墉余封切

按墉字金文俱象城垣而有兩城樓之形前八.10.一更有[glyph]字乃象城垣有四城樓之形周文於晉鼎石鼓均可考見[glyph]字又金文城堣坏埤等字均从[glyph]得義甲文[glyph]亦通叚為彤昕亦可知其音讀為墉獨今本說文墉下載古文作𩫏是乃城郭之郭外城也古作𩫏非墉字清小學家皆未能辨……

說文𩫏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𩫏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 音韋古博切

按此字乃外城之名音郭見國佐鑪字原象城郭之重兩亭相對秦以後失傳漢以來皆通段郭字代之說文𩫏齊之郭氏虛善善不能去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也从邑𩫏聲古博切可見郭為國邑之名非外城本字也後人習用通段字既久遂卒亡其朔段氏曰釋名曰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按城𩫏字今作郭郭行而𩫏廢矣徐灝曰𩫏字又作廓『字例二篇一一七頁』

千高鴻縉曰『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一第卅三頁載拍尊蓋銘有𩫏字文曰隹正月乙丑拍作朕配平姬𩫏祀彝疑即𩫖字之異文而三體石經載為庸之古文何也又查一舟器蓋銘曰唯正月吉日乙丑子䜌作朕配平姬𩫏宮祀彝用祀永世保之與拍尊應是一人之器拍為名子䜌為字而𩫏即𩫖𩫏字甚明與款字古作𩫖者實為一字而三體石經以𩫏為庸者蓋誤

以為𩫖也」（字例二篇三〇一頁）

a 王國維曰「𩫖古文墉字此字殷虛卜辭作𩫖此鼎作𩫖齊國差甔作𩫖召伯虎敦作𩫖拍尊蓋作𩫖小篆之𩫖字𩫏字皆由此變說文𩫖部𩫖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郭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又土部𩫖古文墉又亯部𩫏用也从亯从自（古鼻字）自知臭香（段注以香為亯之譌是也）所食讀若庸同是許君謂𩫖字有二音二誼（篆文為郭古文為墉）又分𩫖𩫏為二字其實本是一字𩫖為𩫏之譌變猶𩫖為𩫖之譌變其迹甚明而由說文𩫏字之讀又可知𩫖本古文墉字小篆以為城郭字失之矣以是言之召伯虎敦之僕𩫖土田即詩魯頌之土田附庸左氏傳之土田陪敦也（古僕附陪三字同音附作僕作陪者聲之通𩫖作敦者字之誤也）國差甔之西𩫖寶甔即西墉寶甔

也。然則𩫖本墉字，此假為庸。魏二字石經庸作𩫖，敦煌本未改字。尚書釋文云：登庸古作𩫖。』（觀堂二〇五頁至二〇六頁）

毛公鼎銘考釋

陳槃曰：『古器銘中姬姓之虢屢見，如虢文公鼎、虢文公子𠭯鬲、虢季子壺、盤、敦、虢仲盨、鬲、敦、簋、虢叔尊、彝、簋、盨、甗、鐘、𩫖成、虢仲毀、以及毛伯彝有虢𩫖成公等，字並作虢。若周公毀中之𩫖，此郭字。說文土部古文墉字與邑部篆文郭字同，于字例不合。實則郭金文作𩫖或𩫖，𩫖亦或省作𩫖；墉則金文作𩫖，下从口，與郭字微有不同，許書或傳寫之誤。參孫詒讓名原下𩫖字條。而此郭氏者，東方之國，當于齊境。求之周公毀曰：隹三月，王令𤇈眔內史曰：葊（舍）井（邢）侯服，錫臣三品：州人、重人、𩫖人。拜頴首，魯天子寏厥頻福，克奔走上帝，無終令（命）于有周，追孝，對不敢墜，卲朕福血（恤），朕臣天子，用典王命，作周公彝。貞松四、四九。從于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上二讀。案服即侯于周服之

服亦即甸服之服舍字金文習見克鼎王在宗周王命善夫克舍命于成周遹正八師之年（愙齋五、一）矢令彝唯十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𢔶命舍三事命眔卿事寮眔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諸侯＝甸男舍四方既咸命（貞松堂四、五十）吳闓生集釋曰舍命乃古人恒語即發號施令之意詩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舍矢猶發矢也毛公鼎舍命與此正同余案舍命有傳命之義銘文自明傳示上命曰舍命若王自命則祇曰舍然傳命亦或但稱舍上引銘詞云舍四方是也舍邢侯服詞法與舍四方同即傳命邢侯邦之謂下接錫臣云云即其所命之事矣臣者僕隸此類臣僕之來源一者罪隸（周禮秋官司厲）二者戰俘（詳惠士奇禮說四地官質人買賣人民條）三者亡國賤民（吳世家越王請委國為臣妾）此臣人三品則未知當何屬要之古天子建國、酬庸有疆土之授臣民之賜盂鼎王曰盂迺召

夾𠭯嗣戎（治主治戎兵）于省吾曰嗣讀……夙夕召我一人𢀛四方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錫女汝邦嗣四伯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錫夷嗣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徝寏戠萬口𠂔土擵古錄金文三、三、三一亦其事也又舍之另一義為置定十三年左傳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趙世家作吾將置之晉陽是也然則舍邢侯服錫臣三品釋為賜臣三品置邢侯國義亦可通

臣三品中有州人棸州國有二一在今山東一在今湖北監利縣其在山東者姜姓地望或曰在今山東安丘縣或曰今高密縣或曰即今江蘇東海縣然州亦稱湻于國則其國必與湻于有關湻于今安丘縣是也詳上肆拾州都東即東國東國亦為通名魯侯彝銘云隹王命明公遣三族伐東國在𡿧魯侯有𡆥工用作旅彝吉金文錄二、十五是也但詩又有東人之子有大東小東大東約

在今山東濟南泰安迤南或兼及泰山東部小東約當今山東濮縣河北濮陽大名一帶（詳傅師大東小東說）蓋本有以東國為可知者此器稱東人而與郭人州人並列州郭皆為國名則東人亦國名私名矣郭則上所論齊有郭氏之墟者是其地也州東郭皆在東邢則周公後今河南之新鄭汜水沁陽武陟河北之邢臺皆有其遺跡初封地當在邢丘魯閔二年遷于夷儀即今山東聊城縣西南十二里（詳上叄壹邢國都）最後為衛所滅是邢與東方之國關係特深而此器紀周王以州人東人郭人錫邢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豈非以邢為東方之國便以撫柔此懷土不化之民故耶抑其後遷于夷儀而夷儀又為郭氏之地何其巧耶豈非其前此能恩結此郭氏臣民有此一段因緣故耶

又有𩫏白㲋餕者𩫏亦當讀郭此郭蓋亦東方之郭而與周公

彝之所謂郭人者是一事其銘曰隹王伐逨魚辪淖黑淖黑亦地名屬讀未詳至賁于宗周錫郭伯馭貝十朋敢對王休用作朕文考寶隮毁貞松補上二六此云逨魚于省吾氏讀為逨魚謂即禹貢之萊夷余謂逨魚或是二事如成鼎云噩侯馭方率南□夷東□夷廣□夷伐南國東國博古圖二二一敔毁云南淮夷遷及內入伐洍昴參泉裕敏陰陽洛同上十六三六前一事易識後一事則不可以句讀矣逨讀作逨謂即萊此不誤春秋萊國字或作郲或作來或作蔡或作釐而來魏石經古文作逨是此器逨即萊也萊國境地與齊比鄰以上詳壹壹捌萊國齊太公封營丘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世家則其國不弱亦可見其不臣故今茲周王亦有伐萊之舉郭即齊境郭氏郭氏于萊亦近故得從王伐萊矣（讀異三冊二六五至二六七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𩫖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𩫖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又『墉城垣也从土庸聲𩫖古文墉』又『𩫏用也从亯从自自知臭香所食也讀若庸同𩫏』𩫖𩫏古本一字召伯簋之𩫖拍敦蓋之𩫖皆𩫖之小變耳𩫏庸說文同訓用也魏三字石經庸古文亦作𩫏容庚遂謂庸𩫏墉為一字城郭之𩫖與城垣之𩫖義本相近而字象兩亭相對形義亦相符然與从用庚之庸似無形義上之關係竊疑𩫖本讀余封切彝器銘文可証墉乃後起之形聲字古書或段庸為之𩫖亦段作庸而後人不察又直以其譌体𩫏為庸之古文且傅會為从亯从自與庸同訓城𩫖字古音在魚部墉在東部韻部不同說文段注墉字下云『古文墉者蓋古讀如庸秦以後讀如郭』」

周法高曰「容庚將此條𩫖字（古博切）隸定作享，非是。郭字與墉字古通，郭為陽部入聲鐸部字，見紐；墉為東部字，喻紐四等。二者之相通，亦猶橐字與東字相通（徐中舒謂東字象橐形，為古橐字）也。周秦古韻文中有陽部與東部通押之例，如老子第十六章「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陽部常王字與東部凶容公諸字押韻，即其例也。董同龢、龍宇純均有文論及（董同龢與高本漢先生商榷自由押韻說兼論上古楚方音特色，史語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頁五三三至五四三、一九三八；龍宇純先秦散文中的韻文，崇基學報二卷二期、三卷一期，一九六三）。郭字與橐字為陽部入聲字，墉字與東字為東部字，喻紐四等字古有與舌根音相通者，如欲為喻紐四等字，從見紐谷字得聲，即其例也。」

𩫖：陳槃謂井侯𣪘「𩫖人」之𩫖，𩫖白厩𣪘之「𩫖」，並當釋郭，東方之國也。井侯𣪘「易臣三品：州人、東人、𩫖人」，陳氏謂東即東國，州人

東人既為東方侯國之人則𩫖當屬齊境之郭容庚則釋作「州人重人鄘人」𩫖伯馭𣪘云「隹王伐逨魚徣淖黑至尞于宗周易𩫖白馭貝十朋」陳氏謂𩫖氏于萊為近故得从王伐萊按銘文並未明言𩫖白从王伐萊易貝之事亦在尞于宗周後𩫖伯馭或因助祭受錫首句只序事以紀年耳春秋大事表云「今河南衛輝府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張日昇述）

a 京 矢方彝 〈2446〉 「明公用牲于京宮」

b 乙亥簋 〈1293〉 「在鎬京」

c 静卣 〈2719〉 「王在葊京」

d 静簋 〈1366〉 「王在葊京」

e 史懋壺 〈2831〉 「王在葊京濕宮」

f 井鼎 〈0630〉 「王在葊鎬京」

g 辛巳簋 〈1253〉 「取宣京麗」

h 遹簋 〈1349〉 「穆王在葊京」

i 傳卣 〈2733〉 「王口京」

j 臣辰卣 〈2730〉 「出寢食葊京年」

k 臣辰盉 〈1981〉 「出寢館葊京年」

l 亘尊 〈2146〉 「京公孫子寶」 「肆作」

京公寶奠彝

m 師酉簋 〈1374〉 「京韓宗」

n 克鐘 〈0053〉 「王親令克遹涇東至于京自」

o 芮公鬲 〈0752〉 「芮公作鑄京氏婦叔姬媵鬲」

p 屬羌鐘 〈0042〉 「賞於楚京」

作〈0592〉「在𦺇鎬京」〈2131〉「王在圃雚京」〈2152〉「明公用牲于京宮」〈2887〉「京弔叔乍孟嬴朕媵般盤」〈3012〉「冂宅京台」

阮元曰「舟古通周。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注云。故書舟作周。詩大東舟人之子箋云。舟當作周。左傳申舟呂覽作申周。華周說苑作華舟。二字古通用也。」（積古卷五、三十一頁至三十二頁小臣繼彝）

方濬益曰「鎬字不見於彝器文說文京从高省象高形疑古鎬字止作高史記始皇紀鎬池君字从水文選上林賦李注引關中記涇渭灞滻酆鄗潦潏字又从邑惟詩从金作鎬邵鐘喬作喬上象曲木下从高而伯喬父敢作喬从京蓋京高同意故从高亦可从京」（綴遺卷十七、二十九頁小臣傳尊）

林義光曰『說文云京人所爲絕高丘也从高省丨象高形按古作京萬公鬲作京御尊彝冂象京形合高省兼轉注』(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京人所爲絕高丘也从高省丨象高形朱駿聲云按引而上指事也阮氏元云象土圭之圭形也六書故引蜀本巾聲非是愚謂諸家說皆非今審此篆形上从高省明晢下亦象形作从與丘作㐀同意故人爲高丘之謂京也丘字解曰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丘與京有人爲自然之別而實相近矣如許說欲謂丨爲高形迂亦甚矣要京从高省从丘省會意耳詩皇矣依其在京傳大阜也定之方中景山與京傳高丘也統言京丘亦通偁也左襄二十五年傳辨京陵呂覽禁塞爲京丘若山陵注合土築之以爲京觀即其本義也』(古籀篇七十三第二二頁)

n 郭沫若曰「京字古作□、即象宮觀厜㕒之形、在古素朴之世非王者所居莫屬、王者所居高大、故京有大義、有高義、更引申之、則丘之高者曰京、囷之大者曰京、麖之大者曰麠、水產物之大者曰鯨、力之大者曰勍、均京之一字之引伸孳乳也、世有以高丘為京之本義者、未免本末顛倒」（兩攷一一三頁克鐘）

a 唐蘭曰「京宮者太王王季文武成王之宮也（羅以為鎬京之宮誤甚、癸未至甲申僅一日耳、豈能遽至鎬京邪）蓋周之初也、詩云、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又云篤公劉、於京斯依、則公劉所居本名京也、及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而見周原膴膴、堇荼如飴、遂築室於茲、而更號曰周、故思齊之詩云、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正以太王初興周室、故太姜始稱周姜、

而太任猶是京室之婦之舊稱也故大明之詩云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纘女維莘周京對言舊名猶未廢也及周室既彊曰京曰周並為都邑皇矣云依其在京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而下泉云念彼周京又云念彼京周知京周為二地也然京者祖廟在焉故遂稱祖廟為京文王之詩云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謂助祭於京宮也呂氏春秋古樂云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作為大武所謂京太室者京宮之太室也下武之詩云下武惟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所謂三后者京宮所祀殆太王王季文王也王配于京者指武王也酒誥云乃穆考文王明王季是昭文王是穆今又配武王更為昭則必

以成王為穆（詩載見云率見昭考、毛傳以昭考為武王是也書金縢云我其為王穆卜言為武王卜穆也舊說多誤）故知京宮之祀必及成王矣（旨壺有成宮吳彝有成太室皆分別言之如克鼎稱康穆宮為穆廟、鬲攸从鼎有康宮得太室也）（國刊第四卷一期二四至二五頁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銘考釋）

馬叙倫曰：倫檢說文有京有亭、然經傳有京無亭、甲文京字作京亭亭京、金文靜敦作京、師酉敦作京、殊與今之亭形相似、蓋京即亭也、予京鼎之京、散盤之京、大克鼎之京、甲文之京、或為高字、或為亭之異文、非從高用之高、即亭之異形、散盤京中之○者、亭之圓平面形、下復有樓故作H、m其最下層也、蓋亭有樓、漢制郵置有亭、客亦就宿郵亭、若如今之街亭無樓者、但可避雨、不能止宿、亭有至三層者、故義為絕高、而因謂丘之絕高者曰京、故爾雅釋丘曰、

絕高謂之京、左傳之京觀即亭館也」(刻詞一五二頁父辛盤)

高鴻縉曰『說文京人所為絕高丘也从高省丨象高形』舉卿切

按丨不能象高形字意既為絕高丘故借高字之屋宇與基地之形以丨指明其基址謂此即人為之高丘也正指其部位為指事字名詞詩定之方中傳京高丘也皇矣傳京大阜也引申之可借為形容字高也大也』(字例三篇五五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京人所為絕高丘也从高省丨象高形」高訓崇字既从高省何以更不嫌重覆加丨以象高形恐許氏不知其本而強為之說耳合為屋形學者多無異說下从川竊疑為先民構木為臺之形三直畫象其支柱京之本義即建屋於

臺上臺既為人為之基地，其後京遂引申為人為之高丘、高，从京省，口聲。其餘說文从高省之亳、亭、高、亯等字，似應从京省。

〈大6〉「受京宗歌懿釐」〈大9〉「迨會王客莽京彭祀」〈大12〉「王客莽京」〈大47〉

譚覃京旨

a

⿱亯京 說文所無

子⿱亯京鼎 〈0152〉 子⿱亯京△

b

師兌簋 ⿱亯京乃命 〈1385〉 令女隹䜌⿱亯京△乃令命

c

克鼎 〈0675〉 令女隹䜌⿱亯京△乃令

d

e

師嫠簋 〈1388〉 令女隹䜌⿱亯京△乃令命 (A·B)

1

散盤 〈2927〉 𢽾之有𤔲⿱亯京 州⿱亯京△焂從鬲

C

方濬益曰⿱亯京从京从亯說文亯部有𩫖字云用也讀若庸同玉篇曰𩫖今作庸廣韻曰𩫖者庸之古文疑此⿱亯京字亦當讀若庸與䜌為疊韵䜌⿱亯京乃命即𤔲命之辭易巽象所謂重巽以申命者也（綴遺卷四．三十一頁善夫克鼎）

C

劉心源曰𩫖宋人釋京余讀原細審此銘篆迹雖稍蝕碻是⿱亯京案說文𩫏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郭之重兩亭相對

也或但从口此即城郭之郭據說解當奪亯字凡說文从亯者如京高字古刻止从亯無有人下作吕者後人變寫耳繹山刻石高作高亦不从亯可證也（今人己高為正高為俗失攷）亭己亯亭為兩亭相對此从兩亯相絫意實同也毳敨从高者蓋京亭二字皆从高省故許己亭从亭而古刻从高从京（此銘及牧敨钅敨皆从京）皆同形通用耳（奇觚卷二、三四頁克鼎）

d,e

孫詒讓曰「亯疑古文就之省說文京部就高也籀文作就此似从京从亯省與彼略同緟就蓋重復申成之意」（述林七第二八頁周師𩦞父敨拓本跋）

c

丁佛言曰「亯𢆶大克鼎說文籀文𢆶从𢆶古京字此與籀文同京訓高又訓大古器中亯𢆶多次𡚁籀字下其義應為纘大即光

大之意』(古籀補補卷五第八頁)

參閱0712條享字下强運開說

高田忠周曰『按鬺𩫖京乃命句金文恆見下載諸器文皆然矣諸家釋為疃京乃命葢依師𠭯敦作鬺京乃命又說文就籀文作𩫏也因謂此等緐形諸篆實元非京字而古就字也說文亰即𩫖省元从京从亯亯亯訓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亯有層高重疊義故倒此為𣆪字𣆪即重厚本字也就為作京丘而一成二成三成益加益高以告成功之義从京从亯會意之指自明矣然就者所以成京其所就者即京也京就當轉注京為先出字而有受意于後出就字也夫如此後又加尤作𩫏會意兼形

聲。又省作就。𩫏𩫏尤就並皆古文。籀文用𩫏尤而亦省曰小篆用就也。今據卜辭及此篆最古文字不从尤。可識耳。就成之義轉為因依京成人可居之理。禮記孔子閒居曰就月將。論語。殺無道以就有道。又爾雅。就終也。廣雅。就久也。又歸也。小爾雅。就因也。禮記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孟子。猶水之就下之類是也。銘意云既命女更代女祖考某使治輔職余今又惟曈就其命女勿違命能治女祖舊官小輔職及鼓鐘樂器。曈讀為緟。緟再也。就因也。文義自順矣。愚初謂𩫏上形非高而𩫖省。𩫖即廓字。从京。从𩫖亦所以成京城之會意。今依卜辭覺先攷之非。此訂正云。又按師盄敦曈京作曈京彼即省文。段借是亦所謂形近之段借。其一鯀一省。可互通矣。」(古籀篇七十三第二四至二五頁)

高鴻縉曰「𩫖字說文所無。考甲文有此字。殷虛書契前編卷二第三十八頁第四片有辭曰戊戌卜貞王田于𩫖往來亡災。惜為地名不審其義。又考大克鼎昔余既命汝出納朕命。今余惟𤕌(緟)𩫖乃命。師嫠簋在昔先王……既命汝更(賡)乃祖考司少傅。今余惟𤕌(緟)𩫖乃命。命汝司乃祖舊官少傅及鼓鐘。嫠簋昔先王既命汝作邑兼五邑祝。今余惟𤕌(緟)𩫖乃命。師兌簋余既命汝續師龢父司左右走馬。今余惟𤕌(緟)𩫖乃命。命汝兼司走馬。察其句意即重申乃命也。字从亯。亯即享字。亦即亨字。亨通也。故有布達意。京聲。申京音近。故後世得叚申字以代之」(散盤集釋五六頁)

楊樹達曰「𩫖字王靜安謂即京字……余謂此京字亦當讀為庚。京與庚古同音。故可通作也。」(積微九十一頁師嫠𣪘跋)

c 王國維曰「𩫏籀文就字从此作。三體石經春秋京作亰。疑𩫏亦京字。」（觀堂二〇七五頁克鼎銘考釋）

張日昇曰「按字从高从京。說文所無。劉心源釋𩫏。方濬益疑即亯。王國維疑即京字。孫詒讓疑就之省。諸說並無確證。𤕌𩫏連用。乃金文習語。亯亯京等字亦見於彝銘。然从無與𩫏字連用者。知非一字。陳邦福謂象重屋之形。高鴻縉謂从高京聲。𤕌𩫏即重申。未知其然否。」

b-e 周法高曰「𤕌。諸家讀為緟。繼也。𩫏當从楊樹達讀為賡（賡）、續也。」

〈大14〉「令余佳𤕌𩫏乃命」〈大18〉「令余佳𤕌𩫏乃令」〈大24〉「令余佳𤕌𩫏乃令命」〈大27〉「令余佳𤕌𩫏乃命」

a 亯 簋父

<0862> 亯△

b 父乙 簋

<0957> 亯△ 父乙

c 且辛且 癸鼎

<0382> 冓且 辛且

癸 亯△

d 亯非 觥

<2737> 亯△ 非

e 令簋

<1377> 用覲啓 後人亯△

f 孟鼎

<0676> 亯奔 走

g 周憲 鼎

<0622> 其用亯△于 乎帝考

h 辛巳 簋

<1253> 用亯△ 京宗

i 岳鼎

<0597> 岳用作 亯△大子乙

家祀 障

j 服尊

<2125> 服肇夙 夕明亯△

k 帥鼎 父簋

<1278> 其夙夜用亯△ 孝于皇君

l 追簋

<1355> 用亯△孝于 前文人

m

n 杜伯 盨

<1493> 其用亯△孝于皇 申神且祖考 (A·B)

o 姬鼎

<0620> 用孝 用亯△

p

q

r 杞伯 簋

<1222> 子子孫孫永 寶用亯△ (A.B.C)

s 杞伯 壺

<2821> 子子孫孫永 寶用亯△

t' 麓伯簋

〈1344〉「其用邵享△于朕皇考」「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u' 抏簋

〈1096〉「抏乍寶𣪘 用日享△」

v' 伊簋

〈1371〉「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w' 虘鐘

〈0036〉「用享△ 大宗」

x' 士父鐘

〈0046〉「用享△ 于宗」

y' 魯遷鐘

〈0021〉「魯遷作龢鐘 用享△孝」

z' 不𡢁簋

〈1393〉「子子孫孫其永寶用享△」

a' 殷簋

〈1352〉「孫孫子子孫萬年 用享△祀」

b' 師[illegible]父鼎

〈0637〉「用享△孝 于宗室」

c' 卓林父簋

〈1268〉「用享△ 用孝」

d'

e'

f' [illegible]簋

〈1259〉「壽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孝」(蓋)「壽其萬年孫孫子子永寶用享△孝」(器 A.B)

g'

h' 曾伯陭壺

〈2829〉「用孝 用享△」(A.B 蓋)

i' 仲殷父簋

〈1249〉「用朝夕享△ 孝宗室」

j' 牧師父簋

〈1295〉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k′ 無叀鼎

〈0668〉用亯于朕剌考

l′ 仲師父鼎

〈0643〉其用亯用孝于皇祖帝考，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m′ 曼龏父盨

〈1489〉用亯孝宗室

n′ 仲𫊣父盨

〈130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于宗室

o′ 伯盂

〈3005〉其萬年孫孫子子永寶用享

p′ 𫊣智姞簋

〈1170〉子孫孫永寶用亯

q′ 弔皮父簋

〈1318〉其度子用亯孝于叔皮父

r′ 達盨

〈1491〉用亯孝于姑公

s′ 伯要父鬲

〈0753〉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t′ 齊鎛

〈0662〉用亯用孝于皇祖聖弔叔子孫永保用亯

u′ 曲仲父匜

〈2966〉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亯

v′ 伯者君盤

〈2908〉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亯

w′ 魯侯尊 <2051> 魯侯作姜亯彝

x′ 虢弔鐘 <0057> 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y′ 虢文公鼎 <0582> 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z′ 師㝨簋 <1381>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a″ 𣪕季良父壺 <3532> 用亯孝于兄弟婚顜諸老

b″ 封仲簋 <1319> 用亯 用孝

c″ 商叡簋 <1306> 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d″ 曾伯簠 <1446> 用亯孝 用亯 子子孫孫永寶用之亯

e″ 倗伯簋 <1193> 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f″ 史免匡 <1433> 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g″ 虞司寇壺 <2823> 用亯 用孝

h″ 鄀伯祀鼎 <0557> 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i″ 諶鼎 <0615> 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j″ 鄀公鼎 <0651> 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k″ 王孫鐘 <0060> 用亯台孝

l″ 齊鞄氏鐘

〈0045〉 用亯以孝

m''

卲鐘

〈0055〉 我以亯孝

n''

邾公華鐘

〈0059〉 子子孫孫永保用亯

o''

郐王義楚耑

〈2435〉 用亯于皇天

p''

㝬伯匜

〈2963〉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q''

r''

虢季氏簋

〈1256〉 子子孫孫

永寶用亯 (A·B)

s''

黃仲匜

〈2947〉 永寶用亯

t''

買簋

〈1321〉 買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亯

u''

蔡侯盤

〈2923〉 禋亯是台(以)

v''

鄦侯簋

〈1327〉 永保用亯

w''

十年陳侯午錞

〈1502〉 者(諸)侯

亯台(以) 吉金

x''

其兂句鑃

〈0067〉 台(以)亯台(以)孝

y''

仲辛父簋

〈1304〉 子孫永寶用亯

z''

莽伯簋

〈1389〉 我亦弗究(曠)亯邦 亯飤女(汝)夙夕 子孫

歸冬其邁(萬) 萬年日用亯于宗室

a'''

楚嬴匜

〈2972〉 其邁(萬)年子孫永用亯

仲𠭯文簋

<130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于宗室」

雝伯原鼎

<0568>「子子孫孫其萬年永用享射口」

<0012>「盄伎彼吉人享」<0034>「子孫永寶用享」<0038>「永保用享」<0039>「用口其口鐘口口口傎保用享」<0056>「子子孫孫永寶用享」<0499>「子孫永用享」<0508>「其萬年用享」<0514>「子子孫孫用享」<0515>「子孫永寶用享」<054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0548>「用夙夕𩰫享」<0556>「用享于祖」<0564>「其子子孫孫用享孝于宗老」<0565>「子子孫孫其眉壽萬年永用享」<0574>「其用夙夕𩰫享」<0595>「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0598>「用享于宗室」<0600>「子孫永寶用享」<0610>「用享孝于文且祖」<0614>「用享孝于朕文祖」<0634>「永寶用享」<0734>「子子孫永寶用享」<0735>「用享𩰫厥文考魯公」<0743>「其子子孫永寶用享」<0752>「子子孫孫永用享」<0755>「子子孫孫其萬年永寶用享」<1197>「子子孫孫永寶用享」<1210>「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1245>「永寶用享」<1246>「永寶用

亯△」<1262>「克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1264>「用笹世亯△孝」<1265>「子=孫=永
寶用亯△」<1266>「子=孫=永寶用亯△」<126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
<1272>「子=孫=永寶用亯△」<1286>「子=孫=永寶用亯」<1287>「用易錫眉壽黃
耇萬年子=孫=永寶用亯△」<1300>「其朝夕用亯△于文考」<1303>「其用亯△于
厥帝考」<1308>「子=孫=其萬年永寶用亯」<1310>「用亯△于皇祖文考」「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亯」<1322>「用夙夜亯△孝于宗室」<1328>「用亯△于其皇
旻祖文考」<1332>「用追亯△孝」「子=孫=永寶用亯△」<1335>「兌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亯△」<1337>「用亯△孝孝于皇且祖」「子=孫=永寶用亯△
<1345>「子=孫=永寶用亯△」<1372>「亯△于宗」<1426>「子=孫=永寶用亯△」<1431>「用亯△
用耆孝」<1439>「用亯△用孝」<1463>「子=孫=永寶用亯△」<1468>「其子=孫=永寶用
亯△」<1474>「其永寶用亯△」<1476>「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1487>「其用亯△
用孝于皇祖文考<1487>「其子孫萬年永寶用亯△」<1488>「用亯△孝宗室」<1494>

「用亯△用孝」〈1496〉「克其用朝夕亯△于皇且祖考」〈1507〉「用亯△于宗室」〈1508〉「盧其永寶用亯△」〈2142〉「用亯△[illegible]尸人配」〈2149〉「禋亯△是台以」〈2715〉「用亯△于文考庚仲」〈2797〉「其永寶用亯△」〈2805〉「萬子孫永用亯△」（蓋）「永亯△」〈2811〉「其用亯△」〈2813〉「僕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2815〉「其萬年子=孫=永用亯△孝于大宗」〈2819〉「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2822〉「其用亯△于宗」〈2854〉「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289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2902〉「其子=孫=永寶用亯△」〈2911〉「子=孫=永保用亯△」〈2961〉「孫亯△」〈296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2971〉「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2977〉「用亯△用孝」〈2987〉「用亯△用孝」〈1328〉「子孫永寶用亯△」

△方濬益釋臺門象形曰「壽卿釋此為廟形按此文亦見前卷卣爵二銘內定為天子諸侯臺門之象形」（綴遺卷六、二頁臺

門形敲

吳大澂曰「舊釋廟形盖亯字之省古字也亯本象宗廟形」（愙齋七冊二頁亯字敲）

吳大澂曰「亯古亯字象宗廟之形亯敦」（古籀補二十九頁）

劉心源曰「亯說文作亯古刻作亯亯此省或釋廟室形非也」（奇觚卷三一頁亯敲）

林義光曰「說文云亯獻也从高省曰象孰物形按古作亯杞伯敏父敦亯象薦熟物器形A其盖也或作亯䢅公華鐘作亯吳季良父壺作亯杜伯盨又變作亯匽父辛器作亯叔敦亦作亯亯克鼎彝从高京聲京高古音近說文云亯𣪊之𣪊香也象嘉𣪊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

或說㿝一粒也又讀若香按象形未合古作𠮷與𠮷形近實即
高字高㿝古同音』(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鐘鼎款識用亯字概皆意也說文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之形孝經曰祭則鬼亯之篆文作亯朱駿聲云爾雅釋詁亯孝也廣雅釋言亯祀也按字與饗食別亯神道也饗人道也』(古籀篇七十三第三四頁)

商承祚曰『說文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亯之亯篆文亯案既出篆文亯則亯乃古文也甲骨文作亯亯亯鄉公華鐘作亯叉季良父壺作亯白者君盤作亯石經之古文作亯此从合乃亼之寫誤其宅各字誤同 玉篇以亯為籀文則篆籀一體也』(古攷五二頁)

高鴻縉曰「說文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亯之[篆文]篆文亯（許兩切又普庚切又許庚切）按吳大澂以為象宗廟之形可從故得寄託祭享之意動詞經傳多段饗字代之甲文亦加羊為聲符作[亯+羊]可見亯與[亯+羊]同字亯亦借為敦伐之敦亯讀普庚切者後世形變為烹動詞其讀許庚切者後世形變為亨狀詞」（字例二篇二〇二頁）

朱芳圃曰「說文亯部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亯之[篆文]篆文亯吳大澂曰古亯字象宗廟之形（說文古籀補五九）按吳說非也余謂亯烹飪器也上象蓋中象頸下象鼓腹圜底當為盧之初文說文盧部盧古陶器也从豆虍聲許君云古陶器者謂漢時已不用也陶器多品不止於豆盧為專器而取於豆者從其著也與匠从斤意同從聲類求之亯與盧古讀曉紐雙聲

魚陽對轉，今音許羈切，後世之音變也。亯、烹、飪器也，先民迷信鬼神，每食必祭，食物孰後，先薦鬼神，然後自食，故引伸有進獻及祭祀之義。爾雅釋詁：「享，獻也。」（舍人云：獻食物曰享。）廣雅釋言：「亯，祀也。」享即亯字，篆文作亯，隸變作享，書盤庚上：「茲予大享于先王。」易隨上六：「王用享于西山。」詩小雅天保：「是用孝享。」周頌載見：「以孝以享。」皆其引伸之義。至於禮記曲禮：「五官致貢曰享。」考工記玉人：「諸侯以享天子。」則以神道尊事人王，蓋階級制度形成後，王權擴張之現象，與王、皇諸字原以火光象徵神靈，嗣後移以為人主之尊稱，恰相適應。」（釋林耿九十三頁亯）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亯之。』亯篆文亯。」朱芳圃謂亯為虘之初文，象烹飪器，吳大

濈以為象宗廟之形，吳說近是。金文亯鄉兩字用法不同，亯孝字用於鬼神，鄉食字用於生人，周禮祭亯用亯，燕饗用饗是也。殳季良父壺「用亯孝于兄弟婚顜諸老」此實有可疑，亯孝之對象為鬼神，非用于生人，克盨云「隹用獻于師尹倗友婚遘」亦不言亯孝。

〈大9〉「亯旋𢓊（奔走）令（命）」〈大20〉「克（克）及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亯」〈大21〉「毀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亯」〈大23〉「𢍰用亯孝于朕皇考」「𢍰子子孫孫永寶用亯」〈大27〉「子子孫孫永寶用亯」〈大31〉「其永時用亯」〈大36〉「子子孫孫永寶用亯」〈大37〉「用追亯丂孝于皇且（祖）考」〈大45〉「用亯于其皇祖皇妣（妣）」「子子孫孫永𠍕用亯」〈大46〉「台亯台養孝于大宗皇㮯（祖）皇祀（妣）」〈大47〉「用亯用德」〈大49〉「永寶用亯」〈大50〉「呂卲（昭）䨣格孝亯」

a
𦎫
鼓𦎫觶
<2430> 鼓𦎫臣、文辛
寶𢍉彝

b
𦎫乳為敦 詩閟宮敦商之旅 箋 敦治也
不嬰簋 女及戎大敦戟
<1393> 大𦎫
戟

c
寧𦎫
卣
<2706> 敦不叔
東刀邦

d
禹鼎
<0678> 敦伐噩休獲
厥君馭方

e
𢾊鐘
<0061> 王𦎫伐
其至

f
器名
齊侯敦
<1499> 齊侯作媵寡
𡝤孟姜膳敦

g
齊侯
敦
<1499> 齊侯臣
飤𦎫

h
𦎫乳為錞
十年陳侯午錞
<1502> 用作平壽造
器𦎫錞

i
𦎫于
戟
<3130> 𦎫于公之
𦎫艁造

b 徐同柏曰『𦎫讀若純，𦎫執也』（从古卷十、三十八頁周丕箕𣪊）

劉心源曰『𦎫𣪊省，說文亯部𦎫，孰也（孰即熟），从亯从羊，讀若純，此即純熟之純。攴部𣪊从攴从𦎫，故此銘㠯𦎫為𣪊（攈古錄二之一齊侯𣪊云作飤𦎫亦𣪊字）。古刻𣪊从亯，則𦎫亦亯字也』（奇觚卷三、二九頁齊侯𣪊）

e 孫詒讓曰『阮釋文云𦎫，說文云𦎫，孰也，从亯从羊，讀若純，義同享，享伐猶言殺伐（古有亯無亨烹，烹乃譌俗不體之字）。案阮說非也，烹伐之文，古書未見，訓亨為殺，義尤迂曲。此𦎫字當為𣪊之省（說文𣪊从攴𦎫聲，隸變為敦），詩閟宮𣪊商之旅，鄭箋𣪊治也，𦎫伐言治而伐之也』（拾遺中六頁宗周鐘）

b 孫詒讓曰『宗周鐘云𦎫伐其至，𦎫當讀為詩常武鋪敦淮濆之敦，釋文韓詩鋪作敷，云大也。敦，迫也。鄭箋讀敦為屯。魯頌閟宮

敦商之旅義亦當同箋訓敦為治竊疑此𦎫戟即詩之鋪敦𦎫
敦戟鋪聲類並同』（餘論卷三第三八頁不嬰敦蓋）

丁佛言曰『𦎫不嬰敦女及戎大𦎫借為憝字古純孰字作此』
（古籀補補卷五第九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𦎫孰也从亯羊按亯薦孰物器也羊在其下古作𦎫（不𡢁敦）作𦎫（齊侯敦）作𦎫（寡子器）』（文源）

高田忠周曰『此𦎫用為敦敦者怒也後漢書班固傳號師矢敦注猶逼迫也說文𦎫孰也从亯从羊一曰鬻也讀若純篆文从篆文亯省作𦎫𦎫為熟義故諄从之訓告曉之熟也』（古籀篇七十三第三七至三八頁）

馬叙倫曰『孫詒讓曰，金文敦字甚多，皆從皀或從食，從皀，唯此作𦎫，為敦之省，皀、食、皀三字與𦎫聲皆不相近，其通

段之例未詳、倫按𦎫非𣪕者、實𩫏之轉注字、而皀食則一字、皀𩫏亦一字、而皀為譌體、食音牀三、𦎫音禪紐、古讀竝歸於定、則音自可通、唯𩫏為亯調之亯初文、從畐、象內有所亯之物、金文中每即用為器名、蓋𩫏音轉為𦎫、而鼎音知紐、知禪同為舌面前音、𣪕鼎同為孰物之器、其始蓋一物、後漸異其形、以其為孰物之用而異其名曰𣪕、然不為造字、而但以𣪕為之、」(刻詞一五九頁齊侯𣪕)

b 王國維曰「𦎫者敦之異文、器如齊侯敦等皆以𦎫為敦、說文以𦎫為純孰之純、殆非、古詩魯頌敦商之旅、箋云敦治也、武王克殷而治殷之臣民、其實敦商之旅猶商頌云裒荊之旅、鄭君訓裒為俘是也、宗周鐘云王𦎫伐其至、寡子卣云、以𦎫不淑、皆𦎫之訓也、」(觀堂二〇五七頁至二

○五八頁不𢼸敦盍銘考釋

楊樹達曰說文五篇下亯部云𦎫孰也从亯羊讀若純一曰鬻也或作𦏧常倫切　按亯字隸變作享又作亨又有許庚切普庚切兩音詩小雅瓠葉云幡幡瓠葉采之亨之箋云亨孰也楚茨云或剝或亨毛傳云亨飪之也周禮天官內饔云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注云亨羹也此三經釋文並云亨普庚反字又作烹禮記曲禮云主人辭不能烹齊策云益一言臣請烹是其例也故小篆亯之一字今實分為享亨烹三文亦兼三字之義𦎫字从亯羊而訓孰與詩瓠葉箋亨訓孰者相同然則𦎫字所从之亯當為讀普庚反之亨字即烹字也字从亨羊故義為孰也一曰鬻也者孫詒讓云𦎫不得訓鬻鬻疑當作鬻

鬻與羹古今字許意古書𦎫孰亯三字互通故別出此訓（籀高述林卷十）樹建按孫說是也孰鬻二訓雖異義實相成物以鬻而孰也𦎫訓鬻以聲音求之殆即今口語之炖字也今人亯肉曰炖肉亯雞曰炖雞炖讀若頓首之頓段氏以純孰之純字當之非也亯字隸變作享而𦎫字之隸變亦作享故今經傳中享字有實當讀𦎫而今誤讀為許兩切者小雅信南山六章云是烝是享苾苾芬芬此享字實𦎫字也知者信南山詩凡六章用韻甚密除第一章第二句第四句以甸田為韻外其餘五章章首之文皆有韻第二章首二句以雲雰為韻第三章首四句以翼彧稷食為韻第四章首三句以廬瓜菹為韻第五章首三句以酒牡考為韻故第六章首二句實以𦎫芬為韻今讀享為許兩切則與芬不為韻且與二三四五諸章用韻之例不合矣毛傳訓烝

為進鄭箋云既有牲物而進獻之以獻釋享與許君言訓獻同則已讀享為許兩切之享不知其為亯字矣是烝是亯者余疑烝當讀為蒸爇不熟之蒸亯當依說文訓鬺即今之炖也是烝是亯猶楚茨篇之言或燔或炙也是烝是亯苾苾芬芬謂蒸煑時香氣之四溢猶大雅鳧鷖篇之言燔炙芬芬也（小學七三至七四頁釋亯）

陳槃曰「州」居湻于故亦稱湻于桓五年經冬州公如曹左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亯湻淳古今字參下文淳于公即州公也參杜解水經汶水注自安丘來北過湻于縣西又東北入濰縣故夏后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湻于公號曰湻于國史記扁鵲倉公傳正義引括地志曰湻于國名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湻古器作亯有𦎫于公戟（貞松一二、三）

路史國名紀甲炎帝後姜姓國篇作淳云是為淳于（葉一五下）。古器有𦎫不叔卣（故宮月刊二四、一二）吳其昌金文世族譜二引徐中舒以為即淳于氏云。

王國維謂州亦通作祝或作鑄此蓋誤（讀異三册二〇六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𦎫孰也从亯羊聲讀若純一曰鬻也𦎫篆文𦎫』孫詒讓王國維並讀𦎫伐之𦎫為詩閟宮『敦商之旅』之敦其言不可易凡从𦎫者今隸皆作享與亯之隸無別敦鄭箋訓治則从攴為本字金文作𦎫乃同音段借孫氏謂𦎫為敦之省似有可商馬敍倫謂𦎫為亯之轉注字並以㐭為亯之譌非是」



a 覃 父乙卣 <2518> 覃中覃 父乙



b 亞覃父乙 盉 <0958> 亞覃 父乙



c 父丁 爵 <1696> 覃父丁



d 父乙 爵 <1717> 覃父乙

劉心源曰：「覃，說文作覃，解云長味也，从㫗鹹省聲。按說文㫗厚也，从反亯。亯者倒亯字也。亯作亯，倒之為㫗，即㫗。此从⊗，即鹵，从㫗，即倒亯，是覃字也。父甲尊作覃，阮氏釋⊗為西，㫗為宮，失之。」

（奇觚卷五．三頁覃尊）

林義光曰：「說文云覃長味也，从㫗鹹省聲。按鹹覃不同音，古作覃（覃字父乙器）、作覃（番生敦簟字偏旁），从鹵，㫗、㫗並省。」（文源）

郭沫若曰：「番生毀及毛公鼎均有金簟弼魚服語，即小雅采芑簟茀魚服。簟字毀文作覃，鼎文作覃，則下體之覃若覃即覃字

矣。

知此、則容庚金文編坿錄所未能識之三字均係覃字。


亞形父乙卣


亞形父乙爵


父乙爵

又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四卌八所著錄之亞形父乙設、亞形中作□二字、羅亦未能識者、實共覃也、乃作器者名、

覃小篆作□、說文云長味也、从□、鹹省聲、詩曰實覃實吁、□古文覃、□篆文覃省、許此所揭古文覃、盖□形之誤也、案此乃象形文象皿中盛果實之形、非鹹省聲也、此皿下从皿、則知其它□□□等形亦必為器皿之象形、小篆譌變為□、說文訓以厚也、从反亯、然古金文亯字之反不如是也、

此字古音讀在侯部、以聲類求之、盖豆字之異、古當有尖脚之豆、以蹲於有穴之座、如宋甐之尖底碗然者、散氏盤有二

豆字、一作豆、又一作豆、又有二登字、其一作𧯷、豆之脚底均有銳意、可證也。

於皿若豆中盛果實以供食、自可得長味之義。』（金攷二二五頁）

釋𠙽(覃)

商承祚曰：『說文𠧻、長味也、从𣆪鹹省聲。詩曰實覃實吁。㽁古文覃𠧻篆文覃省。案：乃旦字、古文从旦聲也。金文亞父乙卣作𣆪亞父乙爵作𣆪』（古攷五二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𠧻長味也。从𣆪鹹省聲。詩曰實覃實吁。㽁古文覃𠧻篆文覃省。」𣆪說文謂从反亯、此就篆形言之。金文覃厚並从𣆪、象銳底長頸寬口容器、與亯之作𠧻斷然異物。反亯之說不可从。郭沫若謂字象皿中盛果實之形、古文覃作㽁、蓋

盄毛公鼎䓍字所从之誤。商承祚則以為从旦聲。郭是而商非。

〈大47〉

「譚覃京啓」

a 厚 魯伯盤

〈2885〉「魯白厚父乍仲姬俞媵盤」

b 趠鼎

〈0636〉「厚趠又有儹貝于溓公」

c 井人鐘

〈0056〉「降余厚多福無疆」

d

e 厚氏圃

〈1509〉「魯大嗣徒厚氏元乍善圃」（A·B）

b 命瓜君厚子壺

〈2833〉「命瓜君司子嗣子乍鑄尊壺」

〈0627〉「我用𩰫厚眔我友」 泊

b 徐同柏曰「厚从𠫤＝古文𠫤 廣韻厚姓也」（从古卷十二·十頁周厚趠鼎）

b 吳大澂曰「𠪱即厚从厂从反亯 徐楚金曰亯者進上也 以進上之具反之於下則厚也 竊疑厚有厚賜義」（憲齋五冊十三頁趠

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厚山陵之厚也。从厂从㫗。㫗高也。从反亯。

按㫗字無考。厚古作厚（伯厚父盤）作厚（井人鐘）作厚（趠鼎）从石从高省。石藉也。（見石字條）本凡厚之稱，以不得从厂之說，故訓為山陵厚也』

（文源）

郭沫若曰『㫗即嗣之異。說文云㫗，古文嗣，从子。汗簡引尚書古文嗣亦作㫗。』（兩攷二三九頁 嗣子壺）

商承祚曰『說文厚，山林之厚也。从㫗从厂。垕，古文厚，从后土。案金文趠鼎作厚，魯伯盤作厚，井人鐘作厚，皆不从后土。玉篇有垕云，古文厚。其字从土上石，厚意也。古文石作后，省之則為后，遂與后形同矣。垕从石土會意，非从后聲也』（古攷五二頁）

a 馬叙倫曰『厚說文作𠪋，從厂，㫗聲。詳疏證。㫗從反亯，㫗實生熟之熟初文，亯為煮物，㫗則物熟而可傾出也，故從到亯，亯音曉紐，㫗音匣紐，同為舌根摩擦音，則音轉耳。今言生熟之熟音在禪紐，禪匣同為次濁摩擦音，亦音轉也。今言煮物已熟曰好，好即㫗之借字也。此從㫗，晉姜鼎有㫗，即㫗字，皆變譌者也。』（刻詞一五三頁魯白厚盤）

朱芳圃曰『說文㫗部，厚，山陵之厚也，从㫗，从厂。𡋤，古文厚，从后土。按厚，从厂，㫗聲，㫗金文作㫗，一作㫗，象銳底形，篆文作㫗，即由此誤。』（釋叢一二三頁厚）

f 劉節曰『䣋即嗣字，汗簡引古文尚書正作䣋。』（攷存九四頁訇君䣋子壺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厚」山陵之厚也从𣆪从厂厚古文厚从后土」段注云「𣆪各本作厚今正山陵之厚故其字从厂今字凡𣆪薄字皆作此」然則厚字當从厂𣆪聲𣆪非反亯金文一作𠪯一作𠪫判然二物馬敍倫泥於許說而為傅會之辭不知篆變形譌合二為一亦猶凡从𩫖者今隸皆作享與高之隸無別也命瓜君𣆪子壺𣆪字容庚釋厚郭沫若劉節並釋𣆪容釋非是」

〈大24〉「隹王身厚。館」〈大45〉「余用𢍏登屯純厚。乃命」

a 

畐

畐父辛爵 〈1733〉「畐父辛」

b 

孳乳為福 士父鐘 降余魯多福無疆 〈0046〉「降余魯多福亡疆」

a 徐同柏曰「畐福省。福為畐，猶省祿為彔、省祥為羊也。禮祭統云：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惟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所謂福者如此」（从古卷三、十五頁商福父辛爵）

a 張廷濟曰「畐徐壽臧甥謂福字，是古飲福之爵。余案王復齋款識宋拓本父己卣作畐，又標作飲者作畐，又積古齋據江秋史摹本山形卣作畐，畐與此畐字同文，蓋皆象酒器之形，當隨器名之，不當主名某字。若欲定其名，則釋作尊字為安」（清儀一冊四頁商爵）

林義光曰「說文云畐滿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按高厚重複即滿之象古作畐鐘叔氏作畗善尊彝福字偏旁」（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畐滿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凡畐之屬皆从畐讀若伏蓋畐亦富字也𢿌自富字作𩫏从宀从福後出重緐文而彼宀下之畐即畐字實亦富字本形也畐雖从高實宀之糸畐之冂可證也已从宀作畐又从宀作富即複矣此古今字之恒例也畐者滿也高屋之下作畐即其象也富下曰備也一曰厚也易家人富家大吉書洪範二曰富疏云家豐財貨也又實字下曰富也从宀从貫貫貨貝也依古文下从毌从貝不从貫二形皆物也然家下財物充滿此謂之富亦實畐字義也然則畐亦家福也畐福亦當同字」（古籀篇七十三第三〇頁）

a 馬叙倫曰「倫按舊釋畐為甾然。說文作由。金甲文作由。實乃反口之缶。即今南方通用之鉢頭。其形作𠙵者也。鉢為缶之聲轉。缶為由之轉注字。故東楚謂缶曰由。此非由也。倫疑為說文之畐字。(刻詞四三頁至四四頁父辛爵)」

朱芳圃曰「說文畐部。畐滿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讀若伏。戴侗曰。畐。即鍑也。(六書故二八八) 馬叙倫曰畐字。父辛爵作畐。正象烹物之器。叔氏鐘作畐。此其異文也。則戴說是也。蓋篆本作畐。上象蓋而下象鑪。滿也者。古讀滿如悶。以聲訓。(六書疏證一〇七七) 按戴。馬二說非也。字象長頸鼓腹圜底之器。當為㼚之初文。說文瓦部。㼚。䍇也。从瓦。音聲。連言之則曰㼚甊。爾雅釋器。甌㼚謂之㼜。郭注。㼚甊小甖。方言五。㼚甊。甖也。……自關而西。晉之舊都。河汾之間。其大者謂之甀。其中者謂之㼚甊。其小者謂之瓶。廣雅釋器。㼚甊。瓶

也、或體作鋙、說文缶部、鋙、小缶也、从缶、咅聲、是畐為長頸鼓腹圜底之器、恰與字形相符、再從聲類求之、凡从畐从音得聲之字、音同用通、如說文走部𧽈讀若匐、又以火乾肉之煏、今俗作焙、是其證矣、

漢書蘇武傳、賜武馬畜服匿穹廬、孟康曰、服匿如罌、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晉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罌受二斗所曰服匿、按服匿者畐之緩音也、

畐為盛器、充盈於中、因以象徵豐滿、變易為富、說文宀部、富、備也、一曰、厚也、从宀、畐聲、為福、示部、福、備也、从示畐聲、為葡、用部、葡、具也、从用、苟省、孳乳為服、舟部、服、用也、一曰、車右騑所以舟旋、从舟、𠬝聲、為備、人部、備、慎也、从人、葡聲、於心為愊、心部、愊、誠志也、从心、畐聲、於體為腹、肉部、腹、厚也、从肉、复聲、於布帛為幅、巾

部。幅，布帛廣也，从巾畐聲。廣亦滿也，於器為鍑，金部，鍑，如釜而大口者，从金复聲。盛滿，故衍於畐。於車為輻，車部，輻，輪轑也，从車畐聲。輪轑充盈，牙轂間空處，故孳乳於畐。於衣為複，衣部，複，重衣也，从衣复聲。一曰，褚衣，充盈於中，豐滿無間，故引伸有逼迫之義。爾雅釋言，逼，迫也。逼即畐之俗字，孳乳為楅，木部，楅，以木有所畐束也，从木畐聲。為複，木部，複，機持繒者，从木复聲。為輹，車部，輹，車軸縛也，从車复聲。為犕，牛部，犕，易曰，犕牛乘馬，从牛葡聲。犕牛乘馬，亦以轡勒束之也。對轉蒸為繃，糸部，繃，束也，从糸崩聲。」（釋林 九○頁至九十二頁 畐）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畐，滿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字象盛器之形，與酉之形製相近。酖字所从酉，馭八卣作畐，父乙觶作畐，畐

與畐父辛爵之畐甚近許說字形誤矣

a 良 季良父盉 〈1948〉 季良父作 𡚸始寶盉

b 季良父簠 〈1427〉 季良父作 宗媿媵簠

c 㝬比盨 〈1497〉 㝬比之小宮 邑西[illegible]田

d 司寇良父壺 〈2808〉 司寇良父作 為衛姬壺

e 司寇良父簋 〈1214〉 司寇良父作 為衛姬簋

f 邕子甗 〈0815〉 邕子良人 擇其吉金

g 邾[illegible]鼎 〈0619〉 邾[illegible]用其良 金鐈鑄其鼎

h i 格伯簋 〈1362〉 格白(伯)作良馬 𤲭于倗生 (A·B)

j 尹氏匜 〈1423〉 尹氏貯良 作旅匜

k 齊侯匜 〈2974〉 齊侯作虢孟 姬良女寶匜

l 史良父簋 〈1237〉 大師事良 父作寶簋

〈0050〉「余義鄧之良臣」〈2546〉「齊良乍壺盂」〈2832〉「吳季良父作[illegible]姒尊壺」

b潘祖蔭曰「張孝達說……是郭或是豐象形舊釋作良非也」（攀古一冊四七頁季良父盉）

b方濬益曰「張孝達尚書釋曰季下當是郭或是豐象形舊釋作良非也 濬益按釋郭是矣今釋庸者說文部首𩫏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𩫏之重兩亭相對也又土部𩫏古文墉段大令曰此云古文墉者蓋古讀如庸秦以後讀如郭故釋庸以從古也」（綴遺卷八八頁季庸父盉）

b劉心源曰「𩫏或釋良或釋高案說文𩫏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𩫏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口此即城郭字據許後說知

奪亭篆古刻單作𩫖者見于伯廚敔說文籀文城从𩫖而矢人盤封于敉城从𩫖趞生敔城虢从𩫖毛伯𣪕𤔲虢城从𩫖皆許所謂籀文从𩫖而其後說所謂从口者也若𡩜季良父壺明是良字篆法又不同矣（奇觚卷五二二頁季良父盉）

林義光曰「說文云良善也从畗省亡聲按良非畗之省形古作良季良父匜作良司寇良父壺作良季良父盉亦不从亡當即量之古文量象量形，此象量面形日甘其旁兩耳，古一𧯷之量其耳實一升，纘之其臀實一豆，蓋以一器兼三物之用。量从重省良省聲當為量之或體」（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良善也从畗省亡聲此篆上作亯即同量而下亾亦即亡也與許氏說合詩日月德音無良鶉之奔〻人之無良傳並云良善也詩秦風黃鳥序哀三良也箋云三良三善臣也又蟋蟀良士瞿〻墓門夫也不良常棣每有良朋角弓

民之無良白華之子無良桑柔維此良人蔑並云良善也皆是言人蓋良字本義也故字或作㝵从人可證因謂亡聲未詳或是亡為氓省聲角弓民之無良則氓之善者即良民也」（古籀篇七十三第三一至三二頁）

顧廷龍曰「說文𥪕善也從畐省亡聲徐鍇曰𥪕甚也故從畐呂張切竊謂良從畐省殊難索解上作ㄩ亦篆寫所罕見懷疑者久之欲一徵其說而諸家卒未有及此者惟歸安嚴章福曰良從畐省不得其解疑許原入亯部從亯省陳逆簠有口即亯字則從口者從口而省口也良訓善而膳從善似良當從獻亯字小徐亯部後接畐部蓋相近而誤或謂部首不作亯若從亯省與部首未合帝旁皆從二部首作丄亦許例也嚴氏之說如此而究嫌迂曲未敢從同外叔祖王勝之先生曰良甲文作𢀷（前

編卷二十一葉金文作量(季良父盉)象斛量形上日下凵象把手口象器形一象物在器中物或有或無當即古量字量物均平人咸善之因訓善矣龍按釋名曰良量也家語五帝德設五量注權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也是所以升斛五量之一也量古文量稱輕重也從重省從曏聲朱駿聲曰從良省聲古文亦良省聲篆省亡古文省良量良古多通假假量為良海內北經犬封國有文馬名曰吉量之乘亦託名標識字玩朱說不疑于良且徵量于良不憚改古文量為量以斷合于葛未免削足適屨至謂良量古多通假自是的論竊嘗攷之米糧字古亦多作粮詩乃裹餱糧釋文本作粮楚辭精瓊靡以為粮又張衡思玄賦飡沆瀣以為粻注皆曰粻粮也廣韻十陽粮注粮食下字糧注同上然則粮為米糧正字良為量器其從米者量米粒以為粮食也今

篆文作㒵。蓋傳寫之誤。㠯誤作㫐乚。又誤作亾。形似亾而因以為聲。于是良之形義晦矣」（中山第三冊一五一一頁釋良）

商承祚曰「說文良善也。从畗省。亾聲。目古文良。㠯亦古文良。𥃩亦古文良。案甲骨文作𠑹。狼之偏旁作𠑹。金文季良父盉作皀。𣪘寇良父段作㿝。齊侯匜作㿝。尹氏匡作𠑹。皆不从亾。从亾者寫誤也。第一文汗簡引作㠯。乃𠑹之誤。第二文乃𠑹之誤。第三文乃㿝之誤。玉篇第一字不錄。第三字作𥃩。抑即𥃩之古文而誤入之于此與」（古攷五三頁）

高鴻縉曰「按字之本意自詩毛傳以來皆訓善。當不誤。惟其構造累經譌變。小篆以後意不可說。茲細玩甲文殆象風箱留實之器。穀之輕惡者隨風吹去。其重而良好者墜入此器折轉而存留。故託以寄良好之意。狀詞。許解構造曰。从畗省。亡聲。衡諸

初形知此非是」(字例二篇二〇七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良善也 从畗省 亡聲 㠯古文良 𥁕亦古文良 𨑊亦古文良」甲骨文作𡇬若㠯 與金文大同小異 許謂畗省亡聲並誤 高鴻縉謂象風箱留實之器 顧廷龍謂良為量器 並無碻證 季良父盉及鬲比盨有亘字 容庚釋良 似未可从 清人多釋為城郭之𩫏 然亦似是而實非 竊疑字象二豆相對之形 即復复字所从之亘 亘复本一字 从夊亦往來之意 猶麥之从夊 以為往來之本字也 說詳0215復字條」

〈大51〉「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一為升」

a 稟 召伯簋

公稟 貝 〈1372〉

b 農卣 从米

c 遹稟面稟 卒好 〈2727〉

陳猷釜 从攴

命左關師𨺅亙鑠敕成 左關之釜節于稟釜 〈3019〉

d 子禾子釜

左關師𨺅釜節于稟釜稟 〈3020〉 釜關鍱節于稟㪷

a 劉心源曰集字从亩案說文爵古文作[古文字形]汗簡入部爵从亩此从爵在木上爵雀也与隹在木上同意是集字也(奇觚卷四二八頁召伯虎敦)

孫詒讓曰說文亩部亩穀所振入也从入从回象屋形中有户牖或作廩从广㐭金文召白虎敢公訟乃亩責積用獄𩝰剌其亩字作亩上从卄者與尒略同尒亦从入也此緐縟文他文多不如是作下正象屋中户牖形蓋以口象屋之下覆而以從横文構若井字者象户牖說文口部古

文圖字作口下與此正相類小篆改為从回則與口部回字正同與户牖形絕遠失其本意矣」（名原上二一頁）

丁佛言曰「稟召伯虎敦令又稟貝阮相國以稟屬貝以稟為古文啚釋作鄙賚案字从㐭从禾稟是稟稟賜穀也又給也食也祿也經典稟多作稟　𥼶農卣稟或从米㐭象牖㐭象户許氏説㐭曰象屋形中有户牖其説與古文無一不合小篆實不足以當之也」（古籀補補卷五第九頁）

强運開曰「林兮仲鐘乍大林鐘　𥝓亦兮仲鐘文　林虢叔旅鐘用乍皇考叀叔大林龢鐘　𣡕克鐘用乍朕皇祖考白寶林鐘　𣡕均楚公鐘自乍寶大林鐘从攴从林乍朕皇考叔氏寶林鐘　𣡕免簋王在周令免乍司土

𤔲奠還𣁋𣁋免敢令女足周師𤔲𣁋𣝵大敢蓋文天

子余弗敢𣝵讀若稟𣁋大敢天子余弗敢𣁋亦應讀若稟

此可證𣝵𣁋乃同字也稟伯啟卣从米與从禾同意稟

魯伯稟鼎亦从米𣁋陳猷釜節于𣪊應讀若廩運開按古

廩稟為一字以上各篆皆廩稟之變體叔氏鐘之𣝵阮文達釋

𣏟以為即林之古文誤免盨之𣁋阮釋為𣀔亦誤孫詒讓云與

𣀔季敢𣀔字散氏盤𣁋字並異其形从㐭蓋即从啚省敢敢啚

字亡冓見辥欵識說文㐭部載古文啚亡㐭與此𢼸異魏三體

石經春秋桓十四年經御廩災廩字古文亡𣅀以㐭為亩亦與

㐭近可證也𣁋字說文所無其音義不可攷意必求之疑即酇

之變體𣁋蓋从𣀔與酇从贊聲古音同部等語竊謂孫氏以𣁋

从啚省所見雖是而不知㐭即亩之古文至疑𣁋為酇之變體

則尤非蓋嗇實即古亩廩字亼象其頂冂則象編艸為圌之形古人野處倉亩多就樹木陰翳處為之故又从林今南方鄉間樹林內尚有編艸為圌以貯稻穀者嗇之為形宛然似之亩為穀所振入故或从禾或从米後世宮室以興故又从广其或从攴从亩从刀則皆筆迹之小異者耳曰大嗇鐘者亩食也大嗇即大食周禮春官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是其義曰𤔲𢿶者司倉廩之官也𤔲粟還𢿶者司鄭縣之倉廩也又大敦睽令象曰天子余弗敢𢿶蓋文亡嗇與書說命臣下罔攸稟命左傳稟命則不威同意言不敢稟天子之命也又陳猷釜節于敦言倉廩有節制也據此以釋金文中之𢿶嗇字觸類旁通無一處不脗合矣乚（古籀三補卷五第十二至十三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稟，賜穀也。从㐭禾。按古作𣐿（稟器）从米出㐭。或作稟（兮仲鐘鐘字偏旁），从禾。亦作𥢶（師寰敦穡字偏旁），从二禾。或作𪘰（叔氏鐘）譌从林。林亦聲。（叔氏鐘林鐘即林鐘）嗇或作𢿃（此彝光㓗）作𣪘（陳猷釜）从攴。轉注。或作鏖（楚公鐘）从攴从泉。皆轉注。謂廩米如源泉不絕也」（文源）

α 高田忠周曰「古文審劉心源云：稟未詳。舊以㐭為鄙，不知㐭古文作𡈽，與此異。況此又从木，乎阮誤以木屬下貝字，釋為賚，乃責字也，義亦不通。又云：說文爵古文作𡙕，汗簡入部爵从𡙕，知稟之㐭為爵，即雀。又从木，則以雀在木上會意為集字。从雀與隹同意。銘蓋云集貝耳。・按劉說似近。然林鐘之林，金文作𨮒，从林㐭也。又或从金㐭作鐳。然則此上从㐭明皙，下亦从木，即

禾之省。此稟字古文無疑也。說文：稟，賜穀也。从㐭从禾。稟，具文義亦顯矣。廣雅釋詁：稟，予也。祿也。禮記中庸：既稟稱事，注：消食也。本字本義。」（古籀篇七十四第三頁）

郭沫若曰：「稟字原作[illegible]，下从米，與農卣稟字作[illegible]，从米同。上体是啚字，𦁉鎛都啚字作[illegible]，說文引古文作[illegible]，均與此近。啚乃㐭之所在，故稟字亦可从啚也。」（兩攷一五九頁宜桐盂）

0722 啚

a 啚

康侯啚簋

<1289> 誕令康侯啚于衛 渣司土逘眔啚作厥考尊彝

b 雍伯啚鼎

<0536> 王令雍伯啚于之為宮

c 蔿子乳為鄙 齊鎛 與鄩之人民都鄙

<0062> 與鄩之民人都啚 鄙

<2878> 啚父作絲女寶盤

潘祖蔭曰吳清卿說……說文啚古文作[古文]鄙啚本一字故啚訓嗇後人加邑為鄙嗇古鄙但作啚也（攀古二冊七頁齊子中姜鎛）

吳大澂曰說文啚古文作[古文]鄙啚本一字故啚訓嗇後人加邑為鄙嗇古鄙字但作啚不从邑也（愙齋二冊二五頁齊侯鎛）

C方濬益曰「啚即說文所收之古文㐭」（綴遺卷二、三十頁齊陶子紷鎛鐘）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啚嗇也从口从亩亩受也古文作㐭一本作㐭蓋本當作㐭也又亩下云穀所振入也从入从回象屋形又稟下曰賜穀也从亩禾又嗇下云愛嗇也从來亩來者亩而藏之然則稼穡而所收穀先入倉廩謂之亩也亩而不出此謂之啚从口者圍繞也而亩入之時謂之嗇也啚嗇義近又出亩禾以賜下臣謂之稟要金文以啚為鄙卜辭亦然但經傳皆以鄙為啚即互通用也」（古籀篇七十四第五頁）

商承祚曰「說文啚嗇也从口亩亩受也㐭古文啚如此案甲骨文作啚啚啚啚。金文雖伯啚鼎作啚齊鎛作㐭此所由譌也」（古攷

五三頁)

高鴻縉曰「說文啚嗇也从口㐭㐭受也 方美切

按此乃都鄙之鄙之初字从口口示區域从㐭㐭示宅外近郊之所會意並列結合外命名詞應入口部後乃加邑作鄙」(字例四篇五九頁)

楊樹達曰「說文五篇下啚部云啚嗇也从口㐭㐭受也樹達按文从口㐭而訓嗇形與義略不相關徐鍇謂㐭而復口之為嗇吝積而不散段氏謂口猶聚聚而受之為愛濇之意皆皮傅之說非篤論也愚謂啚者鄙之初文也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鄭注謂都鄙距國五百里為公卿大夫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禮記月令云四鄙入保鄭注釋鄙為界上邑呂氏春秋行論篇

云是以宋為野鄙也。野鄙連言，鄙亦野也。（桓公十一年公羊傳何注、僖公二十四年左傳杜注皆訓鄙為野）字从口者，象區畫之形，猶或字邑字之从口也。（或即古國字）說文五篇下冂部冋下云从口象國邑，是其義也。从亩者，亩廩同字，野鄙為田疇之所在，亦即倉廩之所在，蓋穀穫於田而藏之於廩，農夫省轉輸之勞，田野與倉廩理不當遠距也。國語周語上云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此言天子之廩與籍田近也。豈惟天子之廩然哉，凡廩皆當爾矣。許君不得其義，而釋亩為愛，非也。

啚之反為都，都謂國都，今語所謂都會也。凡國都必後鄉邑，必陋，故都之引申義為大（廣雅釋詁一）、為盛（小爾雅廣言）、為美（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注）、為閑（詩有女同車傳）、為雅（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郭璞）、為姣（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韋昭），皆美義也。鄙之引申義為小（廣雅釋詁二）、為狹（孟子盡心下篇注）、為陋（史記樂書）、為賤（左傳

昭十六年杜注為俚。文選嵇叔夜幽通詩注為猥。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引廣雅為不通。漢書董仲舒傳注。皆惡義也。啚訓嗇者。亦啚之引伸義。許君誤以引伸義為初義。宜手形與義不相會矣。

甲文云。土方正于我東啚。戋二邑。𠮷方亦𠬶我西啚田。（殷虛書契菁華壹葉）

金文齊𩫖綸鎛云。侯氏錫之邑二百又九十九邑。與△之人民都啚。殷周文字皆止作啚。不作从邑之鄙。鄙為後起字明矣。」

（小學四二至四三頁釋啚）

a 于省吾曰：「吳北江先生謂。啚即古圖字。圖。謀議也。眾。及也。者。𠂤土遺及圖言與其謀也。」（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序。一九三六）

a 容庚曰：「康侯𡵂鼎。銘云：「康侯𡵂（封）作寶尊。」衛康叔名封。見於康誥及衛康叔世家。疑與康侯啚為一人。名號異耳。」（商周彝器通

考四十二頁）

陳夢家曰「此康侯圖當是康侯封，古文邦、封一字，圖鄙一字，說文「邦，國也」，廣雅釋詁四「鄙，國也」，封與鄙當是一名一字，西周金文稱康侯、康侯豐（三代二．三．四）尚書康誥、酒誥稱封，史記稱康叔封，左傳定四稱康叔，易晉卦有康侯，康是侯衛以前的封地，衛世家索隱云「康，畿內國名」（金選二七頁西周銅器斷代．康侯段）

a 周法高曰「為什麼康叔名封而稱啚呢？古人名字相應，古「封」「邦」一字，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八匈奴相邦印跋云「相封即相邦，古邦封二字形聲並相近」，史籀篇疏證云「古封邦一字」，參郭氏釋封甲骨文字研究第六篇，周禮天官大宰「布治于邦國都鄙」因為「邦國都鄙」義類相近，所以得名「封」字「啚」（即鄙），如釋「封」為「封疆」之「封」，亦

通古人作器自稱多稱名稱人多稱字康侯丰鼎是康侯一人自作所以稱名康侯𣪘是康侯和他的兄弟共作大概實際由他的兄弟鄁季載主持所以便稱康侯的字而不稱名了」（零釋十二至十三頁康侯𣪘考釋）

a 楊樹達曰「啚字經傳皆作鄙廣雅釋詁云「鄙國也」延令康侯啚于衛即封康叔于衛也史記周本紀云「以微子開代殷後國于宋」此言啚于衛猶彼言國于宋也尚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疏引序云「邦康叔」邦字今作封字者蓋衛包所改邦國啚義並同史記衛世家曰「周公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是其事也眔啚蓋謂參與授封之典禮」（積微二四四至二四五頁漕司土

遣毁跋

a 周法高曰「白川静金文通釋（白鶴美術館誌第四輯）考釋康侯毁搜羅最備。孫海波周金地名小記、禹貢半月刊七.六七上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容庚及余皆主康侯啚為人名。貝塚茂樹新出檀伯達器考東方學報京都第八冊以康侯啚為康侯邦（封）之父。白川静以為文獻無徵，不可從。陳夢家及余以為康侯封字。啚吳闓生于省吾以為啚即圖字。楊樹達以為啚即都鄙之鄙。赤塚忠以啚為啚（稟）轉為都鄙之鄙。白川静從之。案康侯毁中啚字凡二見。「征令康侯啚于衛……沬辭土遣眔啚乍厥考障彝」關鍵在於「眔」字解作聯詞或動詞，如解作聯詞「與」「或」「及」則「啚」必為人名。如解作動詞則「啚」可解作「圖」或「鄙」。余於046「眔」字下論之，可參看也。」

⿱八畐[a]

⿱八畐 說文所無

〈1936〉「⿱八畐父乍茲女寶盉」[△]

⿱八畐父盉

阮元曰「案品說文訓為眾庶。國語鄭語以品處庶類者也。韋注。品高下之品也。漢書匈奴傳給繒絮食物有品。注云。品謂等差也。是品有分別高下等差之義。故此品字从八。八者別也。」(積古卷八、一頁品父盤)

[a] 吳榮光曰「⿱吅爻亂也从二口从爻。爻者交亂之意。衣部褱从此會意亦从此得聲。此⿱吅爻父疑褱父之通假。至其字形視小篆⿱吅爻微不同。求諸衣部古文褱甚近。似古文繁縟難可畫一也。吳子苾云疑是圖字」(筠清卷四第四十頁周茲女盉)

[a] 馬敘倫曰「阮元積古齋鐘鼎款識釋⿱八畐為品。倫謂此從畐八聲。為畐之轉注字。畐音非紐。古讀歸封。故鄙音入封紐。八音亦封

紐也。巳（刻詞一一六頁絲女盉）

a

嗇
沈子簋

「休沈子肇田、戰𤞷賓𧶠」
<1391>
按郭氏所釋與容氏異

高田忠周曰『說文嗇愛濇也从來从亩來者亩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古文作𤲀从田夾疑來字異文但嗇即古文穡字故夏小正王狩嗇人不從儀禮特牲禮主人出寫嗇于房注嗇者農力之成功史紀殷本紀舍我嗇事皆稼穡義之一轉也』(古籀篇七十四第五至六頁)

a 郭沫若曰『賣、委積。兮甲盤官𤔲四方責、又毋敢不出其員其責』(兩攷四十九頁沈子段)

商承祚曰『說文嗇愛濇也从來从亩來者亩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𤲀古文嗇从田案甲骨文作𣏟𤲀𤲀金文師寰段卹

牟牆事字作牆來禾乃黍麥故任意書之从亩者藏之倉亩从田者禾在田可斂也金文牆即說文訓收斂之穡所从出从爿示亩之有垣後段為牆垣字不知嗇嗇嗇牆一字而異形也說文牆之籀文作牆牆（古攷五三頁至五四頁）正與師寰段同」

α 鄭師許曰「𤔲克鼎作𤔲克鐘作𤔲此器作𤔲文消變耳余初釋嗇非郭釋𤔲疑賫之或作亦非」（文史學研究所月刊一卷五期一一頁沈子它敦蓋新釋）

a 來 般甗

<0813> 冊來

b 寧簋

<1280> 王來 獸狩

c 宗簋

<1314> 白雍父 來自㝬

d 觶尊

<2138> 唯王來 征夷方

e 趞鼎

<0636> 隹王來各格 于成周年

f 旅鼎

<0639> 隹 公

大保來伐 反尸夷年

g 㝬鼎

<0679> 口如來歲 弗賣償

h 乍伯 簋二

<1373> 琱生又史使 䵼來 合事 今獻

i 不𡢁簋

<1393> 今來歸 獻禽

j 郡來 隹馬

<0733> 朱䵼來隹 乙鼎

k 𠭰鐘

<0061> 反 㜎

迺遣間來 遹邵王

l 康侯簋王 來伐商邑

<1289> 王來伐 商邑

m 作冊大鼎 公來鑄 武王成王異鼎

<0646> 公來鑄 武王成王異禩鼎

按郭氏所釋異容氏異

n

三字石經僖公来古文作𨔣从辵 逨解

<2403>「逨作寶彝」

o

單伯鐘来匹先王

<0035>「逨来匹辟先王」

p

長白盉

<1952>「以来即井白」

q

衛伯叡簋

<1342>「隹王伐逨魚」

r

交鼎

<0509>「交從嘼（嘼）来口王錫貝」

<0509>「交從嘼嘼来口王錫貝」

<3012>「莫不来〔王〕」

s

t

散盤

<2927>「封于芻逨」「邑南封于谷逨衜」

g 阮元曰「來歲來字或釋作束。古𤸇字作瘷。束即瘷之省。言歲歉不能償。後當倍償。亦通。」（積古卷四、四十頁曶鼎）

n 徐同柏曰「速迹本字或作蹟經典作跡尔疋釋獸麐其跡速跡迹之變速速速之譌」（从古卷八、二十六頁周速解）

○方濬益曰「逨為迹之籀文」(綴遺卷一、三十頁單伯鐘)

ㄦ方濬益曰「按說文迹步處也从辵亦聲或从足責作蹟籀文从朿作迹此正說文所收迹字之籀文也」(綴遺卷二十四、十七頁逨觶)

○吳大澂曰「逨古徠字亦作逨說文無徠字力部勑勞也知漢時以勑為勞徠之徠又來部𥏼字下引詩不𥏼不來爾雅釋訓不、誒不來也釋文來本作徠又作逨然則陸德明所見古本有徠逨二字矣散氏盤𢓍字亶伯厨敦𢓍字可與釋文逨字相印證玉篇逨來也至也就也」(愙齋二冊十四頁單伯昇生鐘)

劉心源曰「逨从辵即行來字說文未收而來下云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語句有譌字)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

許氏此解本義段借合而為一汗簡部首作𨓈从辵又引义雲切韻作𨓈徠从辵与从彳同意實行来本字也𩫖伯㕑𣪘有𨓈矢人盤有[illegible]郭氏蓋有所本矣」（奇觚卷五十一頁交尊）

孫詒讓曰「說文部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一麥二夆象其芒朿之形龜甲文我受來秊來字作[illegible]又云癸亥卜㱿𣪘我[illegible]又云口申卜韋貝貞帚歸好[illegible]又云口立不步四字不同實皆原始象形來字蓋前一字作[illegible]象一麥三夆之形瑞麥固不定二夆也皆下𠂹者與禾采同意弟二字省一夆與說文二夆義正合弟三字四夆弟四字亦三夆而竝省下𠂹皆原始象形之變體也

甲文來字又有作[illegible]者恆見即古文[illegible]之省變也金文則智鼎

白雝父鼎竝作来石鼓文亦同此後定字與小篆同』(名原上一五頁)

○孫詒讓曰『案徠似速字前(攈古一之二)速觶速作徠與此畧同彼舊釋為速誤速為迹之古文』(餘論卷二第三○頁單伯鐘)

n高田忠周曰『按來亦作來金文卜版文並見此亦其一例也下文作秝形近通用也又或變从秝ゝ來形音近而通用也因謂行來字初以來為之固無疑矣然依行來之義字亦从辵與麥字从夂同意此自有分別即謂別字亦可矣所謂孳乳而益多之理』(古籀篇六十五第三一頁)

高田忠周曰『此器(己酉方彝見嘯堂)為殷物而云來朿來字不始於周顯然許氏所傳為誤蓋麥為來之宗而麥字从來夊夊有行來

之意此麥字受意于來明矣已有麥名又有麥字豈周以前有無來字之理耶然詩云詒我來麰者當時大豐之謂而非初見此物之謂可知矣但來之為物太古人謂天所來也故用為行來之來固不始于周時後見吳氏楚說文染指曰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二麥一夆云〻此據尚書太誓武王渡孟津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及尚書旋機鈐合符會為說似武王時始製來字也然虞書祖考來格鳳皇來儀禹貢因桓是來商書我王來商頌烈祖來饗元鳥來假安在武王時始有來字乎且說文嗇部麥部諸字皆从來若古無來字豈竝無嗇麥等字乎許說之坿會亦自忘其誣矣曰然則來字不謂麥乎曰來字本為麥之象形推廣之又為諸穀之通偁觀禾部麥部桼部諸字各不相屬來為麥象形無疑而嗇云愛濇也从來㐭來者㐭

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穡云穀可收者也則又推廣之為諸穀通偁麥與諸穀皆天生之以惠養斯民是為天所來也故偁之曰來所以歸其德於天又引伸為行來之來所以通其義於人其本義與引伸之義皆不誤但不當坿會經語過信緯書專目為周之所受瑞麥來麰致滋千古疑竇耳來麰專謂麥詩曰詒我來麰在周初又有瑞麥之受因緣來字傳為嘉話亦理之所有而論製字之朔則斷不然矣此說極佳可從也殷商卜辭來字甚多亦可以為證耳又按禾部秝齊謂麥秝也从禾來聲此亦來字異文來亦為禾字系故从禾為義不為異矣唯再从來為聲自非古意朱駿聲云按因來字專借為行來之來故亦製此字與鄗見相符合又按來字形最古文當作[illegible]象形也省文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作[illegible]其◆與一皆當象形而實當指事卜辭文

可證矣但卜辭多作𣎼亦𣎼之省耳』(古籀篇八十二第三九至四○頁)

ㄦ 高田忠周曰『按隱十一年左傳公會鄭白于時來注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郲城鄭地也郲見廣韵後世字从邑作郲鄰左氏長子作郲子皆為晚周文字之例郲亦恐周秦間字也其加邑以分別亦與加辵作逨同例矣』(古籀篇八十二第四一頁)

○ 高田忠周曰『按莊廿七年左傳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銘意是也或云字从辵者同徠又同倈倈徠為勞勑字之異文而與來通用漢書平當傳勞倈有意者注以恩招倈也此勞勑也又易繫辭傳往者詘也來者伸也廣雅釋詁倈伸也此用為來此說

未矣俠蓋徠之誤與勑通用耳抑行來字以來為古文已詳上注後从辵从彳為其義猶去來之去後从辵作逨皆周末異文也（古籀篇八十二第四一至四二頁）

七 高田忠周曰按卄非艸辵字異勢此亦逨同上文萃篇云江云說文述古文作𨘢禾鼎禾作𥝢此从来加八疑是述字愚初從此說然遂知其非是依勑字作𢗽此來明黍字也但黍部無从辵字又辵部無从黍聲字蓋謂此黍借為來異文形近義類之通用耳古有用黍為來者荀子性惡篇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史記作來此古來黍兩字通用之證而逨𨘢同字可知矣（古籀篇八十二第四二頁）

李亞農曰「述字器銘原文作〔彳木止〕郭先生隸化為述也是對的因為从止或从辵的甲金文字均可隸化為止為辵為足為走等等不過在此地把辵隸化為辵我們就沒有辦法來認識這個述字假使我們把辵隸化為止而將此字寫成扯我們就有可能來認識它了類編收有楷字的古文作梾以甲骨文執字的繁文作㦧集(?)字的繁文作懯例之則扯就是梾礼記儒行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陸德明云楷苦駭反法式也」(考報第九冊一七八頁長由盉銘釋文註解)

陳夢家曰「王朿伐商邑朿伐兩字是一動詞組朿即刺刺和伐同義樂記注云一擊一刺曰伐詩皇矣箋云伐謂擊刺之牧誓傳云伐謂擊刺由此可知刺伐商邑即攻擊商邑」(金選二六頁西周銅器斷代康侯毀)

九

馬叙倫曰：「倫按舊釋徠為逨，孫詒讓疑為逨，逨字是也。說文無逨字，古書率以來為來往之來，朱駿聲以為來麥義當互易，來是米麥之麥字，麥是來往之來字。倫考定上古止以一止字書時異其向而別其義，以止為往，故㞷肯先字皆從止，県其止作夂或作夂，以為來義，故夏為行故道，而從夂，各為來往之來本字，從夂從履之初文作口者，蓋人自臥而起，即向前行，足自外向，故即以止為往，及其內向，則是來也，故以夂為來，其後乃增王聲為㞷，以行於道中，則更增彳作往，增口聲為各，以來即到也，來亦自道中行來，故亦增彳為𢓜，而𢓜訓至也。知口足聲者，古讀來如釐，來釐履音同來紐也，聲轉為路，形復增足，乃後起字，又聲轉為蓋各之各，於是其義昧，其形亦不明矣，乃借來麥之來以為來往之來，而來之本義亦幾晦，麥則來之轉注字，從

來从聲，麥音明紐，古讀來紐歸泥，明泥同為鼻音次濁音也，此從辵來聲，為來往之來本字，而各之轉注字。」（劉詞六九頁至七十頁逨解）

楊樹達曰：「余疑束字乃來字也。宰由毁云，王來獸自豆菉，與此句例同。來字番鼎作來，中二橫畫略平，則如此器之束字矣。」（積微一六五頁作冊大鼎跋）

高鴻縉曰：「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夆，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洛哀切。朱駿聲曰：往來之來正字是麥，菽麥之麥正字是來。三代以還承用互易。

徐灝曰來本為麥名廣雅曰大麥麰也小麥麳也是也古來麥字祇作來段借為行來之來後為借意所專別作麳秾而來之本意廢矣……又行來之字別作徠

羅振玉曰卜辭中諸來字皆象形其穗或垂或否者麥之莖強與禾不同或省作朩作朩而皆段借為往來字

按朱徐羅之說皆是也來是wheat或oat象形名詞麥是Come从夂來聲(亦作徠从彳來聲又作逨从辵來聲)形聲字動詞兩字甲文已互相通段用之(字例二篇四一至四二頁)

張哲曰『來甲骨文中作朩甲六九七作朩甲八九九朩甲二〇五八金文中作朩般甗作朩旅鼎都是麥的象形｜象麥莖ㄓ象麥葉朩其上一撇象麥穗麥穗或有或無或挺或垂蓋麥莖堅強中空有節似竹豐穗上峙莖仍挺直朩其下兩乂象麥之氣根環持其

莖而露出於地面者

愚意朩來字朩木字林竹字禾禾字朩黍字其下八都是它露出地面的根非深入地下的根所有木竹禾麥黍各種植物無一不有露出地面的根中原農民特稱此根為霸王根古人造字加此符號意即顯示直立於地面之高莖植物試以草(屮)字證之草多短莖伏於地面露出地面即生葉故其字無浮根書作艸如釋來(朩)字上為葉下為根草亦植物何能無根況地下草根常多於地面上的莖葉所謂草乃泛指般的草非一二特殊高莖如茅者古人造字僅能取當時習見之一般形象如取一二特例推測古人造字的本意就未免以管窺豹了基上所述可得一個結論即此類文字都是植物地面以上的象形古文字中有書根之例本肇鼎本字

作𣎵即一木連根之形其上為木木下為根說文木下曰

本取根乃木本之意麥亦有根麥𣎵○乙二四五字異於來𣎵字

者蓋麥字為全麥連根之象形來字乃生長於地面之麥狀

乃從地面觀察之象形殷代麥來二字字形上已有分別殷

代以前是否一字尚無可考

殷代二百餘年來字字形上並無劇烈變化周代以還卻分成

了兩脈向兩途發展其一承接殷代金文作來旅鼎作來𣪘尊

小篆作來與甲骨文一脈相承演變到現在就是通用的來

字另一脈从來从辵金文作逨交鼎作逨單伯鐘小篆作逨

逨就是後世不大使用的逨徠兩字古匋中有來作來空首幣

中有來作來魏三體石經來字作逨來来草書作来楷書

作來且就來字字形上的變化列表如次

殷金文	殷甲骨文	周金文	秦漢之際文字	唐宋至今文字
	甲六九七 甲一九二二 甲八九九 甲三一六 甲三六四二 犨三三	各鼎 木父辛簋 異鼎 宰甾簋 單伯鐘 逨盤 散盤 逨 浗	來	來 來 來 倈

來字的字音說文來部來洛哀切平聲玉篇來力該切來麰瑞麥也行來歸也力載切勤也來字隊韻音賚勒礙切去聲孟子滕文公上勞之來之注撫其至曰來勞來皆去聲齊韻音黎與釐通力倪切上平聲儀禮來女孝孫注來讀如釐義與賚同灰韻讀萊勒孩切上平聲國音標準彙編注音陽平讀ㄌㄞˊ(lái)去聲讀ㄌㄞˋ(lài)

來字的字義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凡來之屬皆从來周

頌詒我來麰箋云我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故曰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漢書劉向傳詒我釐麰廣雅釋來麰來小麥麰大麥來麰是小麥大麥的合稱周所受瑞麥即周朝所受自天而降的小麥大麥無論小麥大麥都是一穗兩排積組成排合排為穗兩排相合天然有縫所謂一來二縫就是一穗麥兩道夾縫一支麥穗可分兩排組成每排的單位俗名曰扇每扇包麥數粒排列至為整齊若豐年則每扇多至七粒麥農常說麥收豐年七粒籽每粒伸出一芒故曰象芒束之形許云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段注自天而降之麥謂之來麰亦單謂之來因而凡物之至者皆謂之來詩誕降嘉種太誓火流為雕以穀俱來顯見麥是自天而來借用為行來的來

依生物學者于景讓先生的主張.小麥原產自中亞西亞地帶.隨往古民族遷徙而入中原.先民以麥作來.或有紀念性的涵意.後來社會接觸日繁.文字應用日廣.麥既借為往來的來.就不得不另造麥字以資區別.因之才有連根麥形作麥的專字.朱駿聲說往來之來正字是麥.菽麥之麥正是來字.三代以還承用互易.今就殷代甲骨文中來字麥字悉心比較.確知來字麥字都有着合理的造字觀點.與明顯的演變跡象.並未如朱說的承用互易.(中國文字七冊二至四頁釋來麥釐)

st. 王國維曰.「迷字所从之米.殷虛甲骨文以為麥字.則迷殆即遼字.」與(觀堂二○二八頁至二○二九頁散氏盤考釋)

l 楊樹達曰.「作冊大鼎云「公束鑄武王成王異鼎.」近日金文家皆釋束為束.余往跋其器銘.據文義.謂當釋為來.而苦無明證.今

此銘王來伐商邑。來字作朿，與作冊大鼎同，可以證余前此之假設為確實可憑矣（積微二四五頁澹司土逘毀跋）

l 陳夢家曰：「王朿伐商邑」，朿伐兩字是一動詞組，朿即刺，刺和伐同義，樂記注云：「一擊一刺曰伐」，詩皇矣箋云：「伐謂擊刺之」，牧誓傳云：「伐謂擊刺」，由此可知刺伐商邑即攻擊商邑（金選二六頁西周銅器斷代．康侯毀）

l 周法高曰：「康侯毀「朿」，客庚、于省吾、葉慈 P. Yetts. An Early Chou Bronze. Burlington Magazine. 1937. PP.14[illegible] 及余均釋作「來」，陳夢家釋作朿（刺），白川靜從之，並舉出責為責之初文。案作冊大鼎及康侯毀朿字與來字字形畧異，而與0927朿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不同，與0829責作[illegible]亦有小異，未必即為朿（刺）字，當仍以釋為來字異體為是。」

萊金文作逨子姓春秋襄公二年云「晏弱城東陽以逼萊」東陽在今山東臨朐縣東境乃萊氏舊居齊滅萊遷之于郳即今掖縣」(張日昇述)

〈大17〉「隹策來飲爵」

〈大51〉「齊[illegible]遣卿夫二衆來聘」

a

麥 麥盉

〈1950〉「井侯光氒吏麥△」「啻于麥宮△」「侯易錫麥△金」

b

麥 麥鼎

〈0626〉「井侯征啻于麥△」「麥△錫赤金」

c

仲𠭯父盤 黍粱𨗥麥

〈29.1〉「黍粱𨗥麥△」

吳榮光曰「麥从來从夂此移夂在右小異耳」(筠清卷四第三十頁周仲𠭯父盤)

林義光曰「說文云麥芒穀从來有穗者从夂按來象麥有芒之形古以瑞麥為天降故从夂夂者足形行來之象也轉注兼象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从來有穗者从夂臣鉉等曰夂足也周受瑞麥

來麰如行來故从夊蓋丌必謂周時詳見來下因謂來有行來義無行來形麥有行來形無行來義然來麰均皆天所來者也故作字者先製來字此唯象形後製麥字从夊會意即來字受意于麥〻亦受形于來此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麥來轉注也或云古音夊麥轉通麥疑夊聲蓋非是」(古籀篇八十二第四三頁)

張哲曰「麥甲骨文中作□乙四五〇二□續三二五三金文中作□麥盉□麥鼎是一株連根麰麥的象形上部从來其下為根合而成為一株連根麥的全形前述來字原是生長在地面上的麥是繪成一株生長在地面上麰麥的形象造字的着眼點是在地面以上而麥字便是全麥連根是從地下拔出一株麥連根繪成的形象造字的着眼點乃是從全麥連根去觀察並非僅

僅視及生長地面的一株麥麥根奇長鬚根可長達丈餘植物學解釋麥根奇長的原因是說中原地區麥自秋末播種翌年夏初收穫麥的生長過程中首經冬季冬季霜雪嚴寒地面上麥苗的莖葉極少發育僅根部盡量向地下發展吸取地肥及至春暖即勃然長成故麥根奇長非其他穀類所能及麥字書根固因原字借為來不得不另造麥字而麥根特長亦足引起先民的奇異激發造字時書根的動機或謂麥字下為足形行來之象也或謂夊即古降字取自天而降之意今經細研甲骨文中來麥兩字的演變參合植物學上的解說從觀察比較所得未敢盡信前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可知前賢所云未必流傳萬世而皆準東周以後麥字已漸趨定形小篆作麥隸書作麦草書作麦今楷書作麥麥字形體的變化列表如

次

殷甲骨文	周金文	秦漢之際文字	唐宋至今文字
甲三一八 甲二五六九 珠四○四 珠四四○ 外九三 南北友八六 續三六六 佚四二六	麥盂 麥鼎	麥 麦	麦 麥

麥字的字音說文麥部麥莫獲切讀如貊陌韻 玉篇麥莫革切讀如脈陌韻貊脈疊韻同屬入聲質韻音蜜訖力切亦屬入聲詩鄘風爰采麥矣沫之北矣麥叶訖力反隊韻音昧去聲暮佩切淮南子謂麥曰昧从音今北人讀賣 may 江南讀磨 mo 國音標準彙編注音賣ㄇㄞˋ去聲磨ㄇㄛˋ去聲

麥字的字義說文麥部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从來有穗者从夊凡麥之屬皆从麥段注芒穀有芒朿之穀也鄭注太誓引禮說武王赤烏芒穀應許本禮

說秋種厚薶故謂之麥薶麥叠韻夏小正九月樹麥月令仲秋之月乃勸種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程瑤田曰素問云升明之紀其類火其藏心其穀麥鄭注月令云麥實有孚甲屬木鄭以形許以時而素問以功性故不同耳从來有穗者也也字今補有穗猶有芒也有芒故从來來象芒朿也从夊从夊者象其行來也」(中國文字七冊四至五頁釋來麥釐)

〈大9〉「矦乍冊麥易(錫)金于辟矦」「麥𩰬揚」「唯天子休于麥辟矦之秊」〈大10〉「[illegible]燕玗麥匌」

㚆

0727

𡕥[a]

复 薛乱為綫　　畢比盨

〈1497〉「其邑𡕥△款言　　亡邑與歸㽙从」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𡕥行故道也从夊畐省聲又復往來也从彳𡕥聲蓋二字元同又有行義故訓行古道也行古道即往來也字亦不須从彳知𡕥復為古今字也或云此𡕥當从亯省非』

(古籀篇六十三第二七頁)

〈大4〉「复[ム]德造囟邦」



憂　象以手掩面形

無憂卣

〈2648〉

無憂

作文丁彝



伯憂

觶

〈2310〉

伯憂



毛公鼎我弗作

先王憂

〈0680〉

俗（欲）我弗作

先王憂

徐同柏釋傎曰顛覆典型（从古卷十六、二十七頁周毛公鼎）

吳大澂曰古顛字仆也从頁从匕象蹎跋之形詩小宛哀我填寡桑柔倉兄填兮皆當讀顛賓之初筵箋無使顛仆釋文顛本作傎說文蹎跋也或从土或从人或从足皆匕之變體（愙齋四冊六頁毛公鼎）

吳大澂曰古顛字仆也从頁从匕象顛沛之形詩小宛哀我填寡桑柔倉兄填兮瞻卬孔填不寧皆當作今詩作填誤

七為土毛公鼎」(古籀補五十一頁)

「劉心源曰拜」或釋顛案此从[illegible]即頁說文云頁古文䭫首如此說文䭫从䭫古刻頭从頁是頁即䭫也从[illegible]即[illegible]手也書太甲傳拜手首至手蓋屈首至於手謂之拜手此从頁从又即拜之會意字也康鼎康拜䭫首之拜作[illegible]是其碻證友敦作[illegible]友拜䭫首如此則變又為手說文皆未收失之呂覽分職明日不拜樂己者高注拜謝也」

(奇觚卷二四八頁毛公鼎)

「孫詒讓曰銘」文作[illegible]即籀文頁字說文頁部顏頯二字籀文𡿺𡿺貟此當讀為𢝊說文心部𢝊憖也𡿺心𡿺頁繫傳及六書故引蜀本𡿺作頁聲案頁聲是也說文頁部頁頭也𡿺百𡿺儿古文䭫首如此六書故云李陽冰音䭫桂馥義證引王念孫曰頁

即省字不知何故轉為胡結切說文憂即从頁聲此呂⿱巛頁為憂足證憂从頁聲矣(拾遺下二八頁毛公鼎)

強運開曰『□毛公鼎我弗乍先王□吳書釋乍顯字非是按說文⿰尤頁顫也从頁尤聲段注云按元應書兩引說文皆乍⿰又頁是其字从頁又聲今本說文乍⿰尤頁尤聲非古也據此則說文本乍□此篆左乍□形即又之反文又本訓手王國維云疑即古羞字象以手掩面之形殆羞恥之本字書康誥毋貽穀子羞左傳毋作神羞與此文例正同運開按王說甚為精塙可以羞本為進獻字金文羞字从又从羊乍□不从丑蓋⿰又頁羞音近可通段今則段字行而正字轉廢矣』(古籀三補卷九第一頁)

高田忠周曰『細審篆形右旁似頁而上形稍缺蓋是夒字省文左旁作乜與摡尊摡字作□同即手形亦手字也然則此為擾

字異文無容疑矣說文擾煩也从手憂聲今楷譌作擾是也書偽允征俶擾天紀注亂也漢書曹參傳慎勿擾也銘意即是也又此字或訓柔順義者段借為擾也與此銘義迥别不可相混矣」(古籀篇五十四第四〇頁)

C 吳闓生曰「羞字作人以手障面形蓋古象形會意字小篆不用此字以肴羞字代之此字乃不復見諸家或釋為顛或釋為憂皆於文義未安字形亦不似也」王國維說與余同(吉文卷一第二頁毛公鼎)

C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偵云顛覆典型攈古釋𢝊意齋釋顛云𡨄古顛字从頁从[illegible]象蹎跋之形孫詒讓云釋𢝊是釋偵與顛並非銘文作𡨄右从𦣻即籀文頁左从心省說文心部𢝊愁也从心从頁綱案釋[illegible]為𢝊未塙此字右旁有羨文然从頁則無疑

左从ㄙ象手形非从心省疑爲羞惡之羞正字（王觀堂釋亦疑爲羞惡字與蒙說合）借字羞行而煩本字廢猶詩輯柔爾顏柔本作脜而今皆以柔爲之其證也又攷說文頁部𩕢顫也从頁尤聲疒部又有疣字與𩕢義同一切經音義引作⿰又頁疑煩左旁ㄙ即⿰又頁从又之攵文或云借爲尤悔字言無爲先王尤于羲亦通（斠釋六頁）

C 高鴻縉曰王靜安曰□徐明經吳中丞釋爲顛吳闓學孫比部釋爲憂余疑即古羞字象以手掩面之形殆羞耻之本字也旋改釋夒讀爲羞近人讀爲憂縉從王之後釋爲夒從近人之通讀爲憂王釋夒者以其形原於甲文之夒（夒即猱即猴也）從近人讀憂者彼雖未明言其故以吾攷之憂从心夒聲夒甲文作□作□金文作□作□小篆變作偏旁□作□加心則爲□及

𢝔憂一字也說文歧為二字（不知其有足無足無別）而乃分為之說曰𢝔愁也憂和之行也大誤此處段借夒為憂後乃加心造憂亦段借在先造專字在後之一證』（毛公鼎集釋八六頁）

c 高鴻縉曰『說文猴夒也从犬侯聲 乎溝切 又夒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頁已止夊其手足 奴刀切 段云母猴與沐猴獼猴一語之轉母非父母字詩小雅作猱……樂記作獶隸之變鄭曰獶獼猴也

按金文有[illegible]字見代二·8鼎又有[illegible]字見代二·15鼎與猴字甲文俱象形夒猱獶猴乃一字之異作惟夒為象形字篆文增巳者蓋象其懷子之形𢝔字應从心𢝔聲𢝔即夒之變也今脫節不成字矣』（字例二篇六七頁）

朱芳圃曰「說文夊部：夔，神魖也，如龍，一足，从夊，象有角手人面之形。按Ⓐ象人面有角，丨象其身如龍，彐象手，夂象足，文作側面形，故僅見一手一足。國語魯語，木石之怪曰夔蝄蜽，韋注，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云獨足。莊子達生篇，山有夔，釋文：司馬云：狀如鼓而一足。是夔為山中怪物，當為猿類之幻化。云一足者，拘泥於字形，因生誤解之說也。至於韓非子外儲說，呂氏春秋察傳篇載孔子對魯哀公問，皆以為舜臣，一釋為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一釋為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蓋神話演變為史實後，晚周學者潤飾之辭。」

山海經西山經：剛山……是多神𩴸，其狀人面獸身，一足一手，其音如欽。郭注：𩴸亦魑魅之類也，音恥回反。或作𩴸。郝懿行曰：

桉䰥疑為魋字之或體、說文云、魋、神獸也、从鬼、隹聲、與郭音義俱合、又云、或作䰥者、䰥當為魖、說文云、魖、厲鬼也、玉篇云、魖、丑利切、又曰、桉說文云、夔、神魖也、如龍、一足、从夊、象有角手人面之形、許君所說形狀、正與此經合、再證以魋字之解、則知神魖當為神魋、字之譌也、（山海經箋疏二、三二、）桉郝說精確不移、夔古讀複音gie die、自語言單音化後、以一字代表一音、故別造形聲之魋以代表第二音、自是夔讀gie、魋讀die、析而為二、又䰥古音讀diet、與魋為旁紐雙聲、陰入對轉、亦一字之分化也。

傳世銅器有無夔卣、無夔人名、義取壓勝、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楚人滅夔、公羊傳作滅隗、書堯典、帝曰、夔、命女典樂、樂緯、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水經江水注引）爾雅釋訓、鬼之為言歸也、是夔、鬼、歸音同用通、莊子雜篇徐无鬼、釋文、以人名篇、無夔、猶

无鬼也。

又按此字，王先生初釋㚇（觀堂集林九.二）繼改釋夒（古史新證三）林義光釋夒（文源四.三）容庚金文編（五.三七）從之，形義皆不相符，茲不遂一辯正。（釋叢一四六頁至一四八頁夒）

王國維曰「㚇，徐明經吳中丞釋為頍，吳閣學孫比部釋為憂，余疑即古羞字，象以手掩面之形，殆羞恥之本字也。書康王之誥毋貽鞠子羞，春秋左氏傳毋作神羞，與此文例正同」（觀堂二○○八頁毛公鼎銘考釋）

a [illegible]

夏

秦公簋

〈1382〉

「虢車使 [illegible] 夒△夏」

林義光曰「說文云夒中國之人也从夊从頁从臼臼兩手夊兩足也按中國之人不當別制字以象其形朱氏駿聲云春夏秋冬四時並本字本義夒象人當暑燕居手足表露之形古作[illegible]古戲鬲」(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夒中國之人也从夊从頁从臼臼兩手夊兩足也。[illegible]古文夒案金文秦公段作[illegible]鈢文作[illegible]夏皆不从㑒故疑㑒乃[illegible]之寫譌从日與从百同百篆文首也說文首同百古文百也从足與从夊同石經之古文作[illegible]則又誤為日矣抑春夏秋冬古文皆从日示義邪」(古攷五四頁)

戴君仁曰說文解字五下夊部憂中國之人也从夊从頁从臼臼兩手夊兩足也許云中國之人似非本義前人別作解者戴侗六書故卷八夏下云伯氏曰夏舞也臼象舞者手容夊象舞者足容也按古有舞夏周官大司樂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阮元揅經室集卷一釋頌云仲尼燕居子曰大饗有四焉下管象武夏籥序興象武武舞用干戚也夏籥文舞用羽籥也所謂夏者即九夏之義說文夏从夊从頁从臼臼兩手夊兩足與頌字義同周曰頌古曰夏而已故九夏皆有鍾鼓等器以為容節九夏即在頌中明手人身手足頭皃之義而古人名詩為夏為頌之義顯矣按戴阮之說是也夏之為語本當為表大之詞而字形則象舞蓋為盛大之歌舞疑與雩是一

字祈雨之祭古之所重祭時所用歌舞聲容盛大故名之為夏
造為文字象人舞形中國之人蓋其引申之義且引申匪一借
用既久乃別造專字从雨于聲而為雩矣爾雅釋詁夏大也方
言一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謂之嘏或曰夏又云自關而西秦晉
之間凡物之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方言所謂愛偉之蓋謂人
見壯大之物心愛而異之呼之為夏以表示其偉之之意此與
說文艸部芋下云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从艸于聲得名之
意相同于聲亦所以表大也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用
盛樂鄭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帝
之精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
而已孔疏按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是用歌舞正雩則非唯歌舞
兼有餘樂可證夏季正雩歌舞盛大故以夏名之因以為季節

之稱于為喻紐三等字夏胡雅切屬匣紐古喻三歸匣雩夏又同在魚部是二字古音相同實一語也本義當訓為大舞四時之一中國之人咸非其朔矣』(中國文字十三册一頁釋夏釋桀釋己)

〈大45〉孫詒讓曰『頭即履之古文桀名履癸見史記殷本紀故曰勉伐頭同同義未詳齊侯鐘又作司』(拾遺卷上十四頁齊侯鎛鐘)

〈大45〉吳闓生曰『翦伐頭司頭古文夏字見汗簡舊釋履非司與后友正同字頭司即夏后也堯典女后稷國語昔我先王世后稷后皆當訓司讀右則不可通此文又一鐘司作后明非司字右之作后猶君之作[illegible]皆象其正南面之形也』(吉文卷二第三頁齊侯鎛鐘)

〈大45〉郭沫若曰「顕是夏字、古鉩有顕矦癸、顕矦駿、顕矦即複姓之夏矦、其確証也、司通祀」(兩攷二〇六頁叔夷鐘)

郭沫若曰「顕是夏字、古璽夏侯之夏作顕、此从女者殆是从夊之訛變」(文史三三五頁關於鄂君啓節的研究、甲節一枚釋文)

〈大45〉周法高曰「孫說非是、吳郭說是也、此器為宋人著錄、故金文編未收、今列於夏字下」

〈大45〉「剸伐顕司祀」

〈大50〉「虩事蠻夏」

𨇨[a]

舞 从辵

余義鐘 歙飤訶舞

<0050>「歙飤訶歌 𨇨舞」

<1445>「作𨇨作象舞」

[a] 劉心源曰「舞从辵与舛同意字書未收」（奇觚卷九・十七頁傳兒鐘）

林義光曰「說文云𨇨樂也用足相背从舛無聲按夊夂象足跡非舛字無聲」（文源）

[a] 高田忠周曰「說文𨇨樂也用足相背从舛無聲古文从羽亡聲作翌而此篆从辵無聲辵亦用足之義即與舛同意說文撫安也从手無聲古文从辵亡聲作𢓜葢辵亦𨇨字也古文借舞為撫也字亦加人作儛禮記樂記舞動其容也左隱五年傳夫舞

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此本字本義也。」（古籀篇六十三第三三頁）

商承祚曰「說文𦏶，樂也。用足相背，从舛無聲。𦏶，古文舞从羽亾。案金文余義鐘歓飤訶⿺辶無作⿱舞疋。亾無一字。攴部𢼸讀與撫同。又撫之古文作㧾，可證有無之無。甲骨文皆作亾，則亾古于無矣。舞从舛从亾者，取其舞之勢。从羽者，取其舞之物也。」（古攷五四頁）

參閱0785無字條高鴻縉說

韋

黃韋俞父盤

〈2910〉「黃韋俞父盤」△

自作飤器

韋鼎

〈0386〉「韋作父丁彝」△

高田忠周曰說文韋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為皮韋又古文作𡗗按許氏此說甚謬說文𡗗字解云韋束之次弟也从古文之象其古文作𡗗解云从古文韋省丿聲依此當知韋字本不从舛字蓋韋𡗗皆象束縛相背枉戾者之狀也或作㐆者為省文耳又口意兼聲周繞約束之意故韋作𡗗作𡗗作韋口己同意口币同義也然則韋字獸皮之熟為本義故韋部字概為皮革義且弟字从此訓韋束之次弟也而韋皮之轉義為束縛斂收故韢字从韋訓收束也若夫許氏所謂相韋背也者其字形从舛口聲龜文所見作𡗗作𡗗作𡗗者是也小篆誤混兩字無別然許氏時古說尚傳故說解

內尚存此等二說而末沾相韋背故借以為皮韋二句實可謂贅矣今斷然分別為兩字並為建首即韋屬于口系韋屬于舛系舛𣥠之類皆屬于止系也」（古籀篇二十五第一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韋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物枉戾相韋違背故借為皮韋按古作[illegible]伯晨鼎韠字偏旁作[illegible]爾比鼎衛字偏旁口即口之變亦象物形口[illegible]象二物相違口聲或作[illegible]楚公鐘」（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韋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為皮韋𠦂古文韋案金文黃韋俞父盤作[illegible]與篆文同甲骨文作[illegible]象兩人相背行又象兩足有揆隔乃違之本字也後借為皮韋字而出違代韋本義廢矣此从[illegible]

文飾而等齊失之石經古文與此同』(古攷五五頁)

高鴻縉曰『說文韋 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為皮韋[illegible]古文韋 宇非切

按字以違背為本意金文韋字亦象二D韋背形甲文小篆則从二止(為足)違背口聲口即圍之初文韋自借為皮韋(韋縷也)字乃加辵為意符作違言背道而行即謂之違也(其實就甲文小篆言之既已从二止相違又加辵旁意殊嫌複』(字例五篇一六八頁)

楊樹達曰『說文五篇下韋部云韋相背也从舛口聲考龜甲文作[illegible](鐵雲藏龜二一九葉一版)又或作[illegible](書契前編七卷二十六葉三版)又或作[illegible](同書五卷四十

七葉一版字亦从口从二止與正字作品从口从二止者組織相同其與彼異者韋字二止分列其方向或左右分向或皆左向或皆前向要之皆表從國邑他去之形說文二篇下辵部云違離也从辵韋聲按形求義韋即違之初文也說文訓相背背與離義亦相近惟許意以字从舛故說為相背按之甲文非从舛爾

(小學五〇頁釋正韋)

倝

韓 不从韋

屭羌鐘 軌字重見

〈0042〉「賁子△ 旗宗」

〈3136〉「喜令韓△猎」

〈3160〉「邦右軍工師韓△師」

a 郭沫若曰「倝字劉節釋陽，謂甲骨文字陽字从早、揚字从旱、宊伯鼎作旱、貉子卣作旱、泉幣亦作昜、王孫鐘、沇兒鐘及宋人所箸彔之許子鐘皆有中䜴䗊語、䜴字所从之倝即鶾字，与此同，借為陽、秦策高誘注，陽、大也、則陽宗即大宗。今案中口䗊語，䗊下一字乃劉所謂鶾字，中下一字王孫鐘作䜴从言、沇兒鐘作韽从音、許子鐘作鶾从鳥則分明鶾字也、是古鶾字或从鳥、或从音、或从言、而同从倝聲、更證以它器、則如晉邦𥂴之晉邦佳翰作𩏑、大良造鞅戟作戟、敔戟作

戟、所从𠦝字均同此、是則此𠦝乃倝字、叚為韓魏之韓、古鉨韓戲作𠦝、又有韓慶作𠦝、丁佛言云、皆倝之反文、(說文古籀補補卷五六葉)是也、又韓畏䎗作𨛭、从邑倝聲、与此均可為互證。(金文三五四頁至三五五頁驫羌鐘銘考釋)

0733 𩖡

𩖡 說文所無

遣小子簋

〈1183〉「遣小子𩖡以其友作𠈇男王姬𩖡彝」

a 阮元曰「𩖡字从末，汗簡古末字作𣎳，此作𠀠，省文也。」(積古卷六、九頁遣小子敦)

a 徐同柏曰「𩖡名字从不＝末一聲之轉」(从古卷十二、十七頁周𩖡敦)

a 徐同柏曰「从不不末一聲之轉」(清儀一冊四二頁周𩖡敦)

a 劉心源曰「說文衛从𦍌，即此𩖡。衛簋从𩖡聲也」(奇觚卷十六、二六頁遣小子敦)

a 孫詒讓曰「詒讓案𩖡阮釋爲𩖡……𩖡字從末，汗簡古末字作𣎳，此作𠀠省文也。今案𩖡銘作𩖡，𠮷形覈之，當爲衛之省文。說文衛從韋市從行

此于即帀也阮釋爲韎侶非』（拾遺中二〇頁遣小子𩓓）

α

强運開釋𩏂曰『[illegible]遣小子𩏂𩓓人名也說文所無[illegible]中鐘無𢓊𩏂善按衛字从韋帀行三字會意此从韋从帀說文韋相背也或即古韋字無𢓊𩏂善即無相違善古鄉卿一字應讀為相』（古籀三補卷六第四頁）

α

高田忠周曰『按孫（詒讓）說稍近而未矣此字無行形為得謂為衛字乎要亦韋字緐文合韋𩏂韋二形為文也然則說文衛字亦从韋从行其證歷然許氏所傳非是明矣』（古籀篇二十五第一三頁）

a 戴 說文所無

師奎父鼎 戴市冋黃

〈0667〉「易錫戴市」

b 趩簋 〈1361〉「戴市」

c 免卣 〈2729〉「令命史懋易錫免戴市」

d 趞曹鼎 〈0656〉「易錫趞曹戴市」

〈2145〉「令史懋易免戴市冋黃」

b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戴不見於字書阮書兌彝銘有戴阮釋作戴云即韋之緐文韋市也瀚案此戴中从不定非韋字戴市連文疑當是韎韋即𤙈字實韋省不古韎字𩎟末古音同部从不猶从末也从𢦏者與戈同意戴籒文作𢧵是其例韎韐戓服詩瞻彼洛矣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周禮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注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

韎韋之跗注是也惟戎服故从戈韎市即緼韍禮記玉藻一命緼韍鄭注緼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儀禮士冠禮韎韐鄭注緼韍也士喪禮韎韐鄭注一命緼韍是也韎之義有二一曰染韋一入曰韎一曰茅蒐染前說詩毛氏傳國語賈注許氏說文皆同後說出鄭氏詩箋禮注韋昭注國語始兼取二說今毛傳原本韎染韋也今誤作韎韐者茅蒐染草也說文原本韎染韋也一入曰韎今染韋上誤加茅蒐二字入誤又皆被後人竄亂賴段氏儀禮漢讀考吾師王文簡公經義述聞訂正乃可讀然述聞必讀茅蒐為韎與一入為韎二者各為一義不可强同則又不然瀚案韎一染名與爾雅一染謂之縓同惟縓為一染通名韎从韋則專為染韋之名其所以染之者茅蒐茅蒐艸名即茹藘亦名蒨蒨正字作茜又名韎緩言之曰茅蒐急言之曰韎故鄭云茅蒐韎聲也其實縓與緼古音同韎與縓緼古音

近縓也緼也蒨茜也韎也茅蒐也皆一聲之轉也毛賈許專

明染韋鄭又申以染韋之物耳曷為其不可同乎(攈古卷三

之一六十二頁至六十三頁趩尊)

劉心源曰𩎧或釋韋非此字𢦏下𦍌乃韎省許印林釋韎是

也遣小子𣪕有𩊚字即𦍌說文韎茅蒐染韋一入曰韎从韋末

聲鄭氏駁異義云齊魯之閒言韎聲如茅蒐字當作韎此言當

从未聲不當从末聲也案末聲未始不可讀昧(奇觚卷五十五頁趩尊)

孫詒讓曰「說文無𩎧字而金文恆見如宂卣云易(錫)宂𩎧市同

黃(據拓本阮吳撫本並譌闕)又趩尊師奎父鼎遣(𩎟)曶鼎並有𩎧市同黃之文

尊文作𩎧鼎文作𢦏作𣦼皆即此字師奎父鼎正从韋宂卣

趩尊皆从巿者蓋與衛从巿相類衛子簠衛作𧗟與尊文偏

㫄正同趞曹鼎則又有省變依字𢧵从韋𢦏聲以聲類推之音義當與繶字相近（舊釋為韋或為韍並誤） 說文糸部繶帛雀頭色从糸㲋聲𢦏从才聲與繶从㲋聲古音同部義亦略同其與禮經爵字亦聲近義通士冠禮玄端爵韠鄭注云士皆爵韋為韠引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金文𢧵市即禮經之爵韠也自經典通段爵字為之而其正字遂廢繶字唯著於說文而𢧵則字書悉無之不讀金文幾不知古有此字矣」（原名下二六頁）

C 孫詒讓曰「吳依阮款識釋為韋阮云即韋之緐文韋市也攷後趩尊（本卷）師奎父鼎（攈古三之二）並有𢧵市同黃之文趩尊字作𢧵下从𡈼者从巾从韋省與衛字同意前衛子盙衛字作𧗟中亦从不可證（攈古二之一） 吳引許瀚說疑𢧵中从不定非韋字又謂當是

韎字今攷此彝𩏂亦从寸即是市字亦與衛字从韋同意許說
未審依字𩏂从韋从𢦏以聲類推之當與纔相近說文糸部纔
帛雀頭色从糸毚聲以𩏂為纔猶經典通以纔為才也𢦏从才聲
禮經作爵士冠禮玄端爵韠注云 士皆爵韋為韠引玉藻曰韠
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此器及趩尊師全父鼎之𩏂市即禮經之
爵韠也蓋帛織絲為之爵色帛則謂之纔市制韋為之爵色韋
則謂之𩏂二義古各有正字分别甚明漢以後經典字書皆不
見𩏂字率用爵為帛韋之通名而正字遂為借字所奪矣詩周頌絲
衣載弁絿絿汪中經義知新記謂載即爵字
聲之誤亦足備一義載从𢦏聲與𩏂聲母同」（餘論卷三第六至
七頁宂彝）

b
高田忠周曰「按銘云織衣𩏂市於文義為韋字然古文織作𢧵
此从𢧵省即緯字也緯韋通用」（古籀篇二十五第一三頁）

郭沫若曰「孫詒讓云、𩏂从韋从𢦏、以聲類推之、當与纔相近、說文系部、纔、帛雀頭色、从系毚聲、以𩏂為纔、猶經典通以纔為才也、𢦏从才聲、纔、礼經作爵、士冠礼玄端爵韠、注云、士皆爵韋為韠、引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𩏂市即礼經之爵韠、古籀餘論三、六 又引汪中經義知新記謂周頌絲衣載弁絿絿、載即爵字聲之誤、謂亦足備一義、𩏂从𢦏聲、与載聲毋同、案載即是𩏂之借字、𩏂為爵色韋、故𩏂市亦称爵韠、爵弁亦称載弁、不必是字誤」(兩攷六十八頁趙曹鼎其一)

陳夢家曰「𩏂從韋𢦏聲而𢦏從才聲、故其字是紂或緇字、說文曰緇帛黑色也、詩緇衣傳云黑色、玉篇曰紂同緇、檀弓釋文云、紂本作緇、詩行露傳云昏禮紂帛不過五兩、周頌絲衣之載弁與絲衣為對文、載疑是黑色」(金選二七六頁西周銅器斷代趙

曹鼎（一）

陳世輝曰：「⿹𢦏韋字从韋𢦏聲，當同於紂，𢦏从才聲，从韋與从糸猶韍字又作紱。紂同緇，禮記檀弓紂衣，釋文紂本作緇，⿹𢦏韋市即緇韍，謂黑色之韍。」（文物一九六〇年八、九月曶簋及弭叔簋小記）

郭沫若曰：「孫詒讓云，⿹𢦏韋从韋从𢦏，以聲類推之，當與纔相近，說文糸部纔帛雀頭色，从糸毚聲，以⿹𢦏韋為纔，猶經典通以纔為才也（𢦏从才聲），纔禮經作爵，士冠禮玄端爵韠，注云，士皆爵韋為韠，引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𢦏韋市即禮經之爵韠，古籀餘論三、六，又引汪中說，周頌絲衣，載弁俅俅，載即爵字，聲之誤，謂可備一說。今案載即⿹𢦏韋之借字，⿹𢦏韋為爵（雀）色韋，故⿹𢦏韋市

即爵韠，載弁即爵弁，不必是字誤。以韋為之謂之韎，以絲為之謂之纔。字異而義同。故韎市即雀色皮革所為之市（同紱，同韠）。

（文史三三〇頁至三三一頁，輔師𤊾簋考釋）

a 弟 沈子簋 〈1391〉 「也用褱㚇懷⿱宀享我多弟子」

b 豦簋 〈1334〉 「朕𠫑君公伯錫氒臣弟豦井五量」

c 牧師父簋 〈1295〉 「牧師父弟叔𣳚父御于君」

d e 應公鼎 〈0548〉 「曰奄以乃弟」（A·B）

f 殳季良父壺 〈2832〉 「用享孝于兄弟婚顜媾諸老」

g 厦弔多父盤 〈2921〉 「兄弟諸子婚冓媾無不喜」

h 齊鎛 〈0062〉 「保盧吾兄弟」

d-e 吳榮光曰「毛萇天保傳曰弔至也弔所从是弗字小篆作紼助執紼弔之禮也助執紼則同軌畢至以逮士外姻至故弔之引申之訓為至弔古文叔與弔二文極似易誤讀尚書君奭篇之不弔大誥之不弔詩大雅不弔不祥威儀不類弔皆當為叔不叔者

言不淑也凡叔字千百見弔字纔一二見故備論之』(筠清卷四第十四頁周周應公鼎)

徐同柏曰『弟古次弟字』(从古卷八、六頁周應公鼎)

高田忠周曰『說文弟韋束之次弟也从古文之象弟古文弟从古文韋省丿聲因按丿即訓右戾丿字與弗字所从同然則弟與弗製字之意自相關弗矯也故从韋从丿丶不受束縛也弟即次弟也順從也任圍束也故从丿不从丶也蓋在弗字韋字之義弱矣在弟字韋字之義彊矣而从韋之意即同又按說文小篆弟从古文與此篆正合知作弟者亦為古文許氏作弟疑本當作弟如下篆弗字鐘鼎作弗又或作弗與此同例弗亦當為古文弗也依許氏以推擴如此耳然亦按依此等諸篆形字

似元从弋者說文弋下曰橜也象析木衺鋭者形从丿象物挂
之也夫析木衺鋭者與撟弗意同韋束弗物而令順之當必有
次弟故字从弋以己為象形手亦或弋為代字取于更遞有敘
手未可詳識矣』(古籀篇二十五第一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弟韋束之次弟也从古文之象𢎨古文弟
从古文韋省丿聲按古作𢎨應公尊彝从弋己束之束杙亦有次第
也』(文源)

徐中舒曰『又銅器兄弟之弟從弋從己(說文弟韋束之次弟也
從古文之象……古文弟從古文韋省己不知弟字所從之形)凡
弋射之繳必有條理次弟而後始能及遠故凡從己之字皆有
條理次弟義如紀綱記述皆是弟從己故亦有次弟義弟引伸

為兄弟字（釋名弟弟也相次弟而生也）與叔引伸為叔為伯字義亦全同』（集刊第四本四分四一八頁弋射與弩之溯原及關於此類名物之考釋）

商承祚曰『說文弟韋束之次弟也从古字（段作文是）之象𢎨古文弟从古文韋省丿聲案金文叚季良父壺作𢎨古鉥作弟與篆文不殊石經古文作𢎨與此同弟實梯之初字也丨象木橛以繩繞之可登而升故引申為次弟字後為兄弟字所專有乃另出第為次弟形義愈趨愈遠借義行而本義廢矣』（古攷五五頁至五六頁）

吳其昌曰『其在古文則弟字殆即叔字之渻也何以明之此可以形聲義推見之

以形體言之弟字明為叔字之㳙變叔作𠂎弟作𢆉同象有矰繳纏繞于幹藁之形但弟字㳙去繳端鏃鏑之形耳以聲類言之叔弔古讀同音弟在定母弔在透母透定之別但帶音與不帶音耳部位同在舌頭次清與濁所別本不甚鉅如從弟得聲之梯正在透母亦一證也以訓詁言之父之所弟即我之所叔也夫之所弟亦妻之所叔也白虎通三綱六紀引禮親屬記云男子……後生稱弟而爾疋釋親則云後生為叔父故鄭康成箋籜兮之詩叔兮伯兮云叔伯兄弟之稱尤為明證引而伸之則叔義為少弟義亦為少如廣雅釋詁三云叔少也禮記鄉飲酒義疏亦云弟少也故鄉飲酒義弟長竝稱猶云少長也可以為證再引申之叔義轉為淑善弟義轉為豈弟皆以易順為德亦相似也（武大文哲季刊六卷一期二三七頁金文名象疏證）

高鴻縉曰『說文：弟，韋束之次弟也。从古字之象(?)。𢀖古文弟从古文韋省，丿聲。特計切。

按次弟之弟應為狀詞，字倚丫（弋即橛）而畫己形，己纏束之繩索也。繩索纏束於弋上，必有次弟，其解之也亦然。由物形己生意，故託纏束之形以寄次弟之意。狀詞。後借為兄弟之弟，乃通假第字以代之。久而成習，第又省作第，人遂莫知其朔。說文無第字。漢書高帝紀：賜大第室。文選古詩注：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曰第。西京賦：北闕甲第。薛注：館也。今按第之本義疑為竹屋，从竹弟聲（字例二篇三一一頁）』

朱芳圃曰『說文弟部：韋束之次弟也。从古文之象。𢀖，古文弟，从古文韋省，丿聲。按弟象繩索束弋之形。繩之束弋，展轉圍繞，

勢如螺旋，而次弟之義生焉。許說失之。（釋文八十二頁弟）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弟，韋束之次弟也。从古字之象。𠂢古文弟从古文韋省，丿聲。」朱芳圃、高鴻縉並釋象繩索束弋，展轉圍繞之形。商承祚謂以繩繞木橜為梯，弟乃梯之初文。徐中舒謂从弋从己，取義於弋射之繳，必為條理次弟。吳其昌謂弟即叔之省，象矰繳纏繞，蘇蕙束之形。高田忠周从說文，以韋束之義以釋弟。韋與弟形近，故許君以韋束之次弟為說。高田忠周不察，推衍成文，其誤顯然。吳氏謂𢆶弟同象。金文弟字除沈子毀外，餘皆从𠂇，與弔所从了大異，不可強而為一也。𠂇其餘諸家並釋弋。弋字或謂木橜，或謂𢎘形。參閱𢎘弋字條。然𠂇果為弋耶，似有待研究。弋金文作十[illegible]叔弋等字所从，亦同其縱畫直，其橫畫近斜

柭弟所从弋其縱畫下半向右曲其橫畫靠近縱畫末端與弋字所从弋說見1199戈字條必字所从弋說見0091必字條相同此實柲之象形說文「柲，欑也」「欑，積竹杖也」聚竹為柲縛以繩鞱以帛而油桼之弟从S蓋即以繩縛竹與弗所从同意說文云「弗，撟也」竹雖直然首尾不能如一又或竹柔韌可揉故曲之以示別於木柲也徐灝說文段注箋云革緌束物謂之韋展轉圍繞勢如螺旋而次弟之義生焉說韋雖不可从然展轉次弟之誼則是

段作兄弟字係虛兄弟（齊鎛）

a 夆 卣 〈2720〉「王令(命)卿其兄祝 敄簋口于夆田」

b 夆伯 鬲 〈0791〉「夆白(伯)命 臣旅中自鼎」

c 夆弔 匜 〈2982〉「夆叔作季妃盥盤」

高田忠周曰說文夆啎也从夂丰聲轉義凡夆而上銳者此謂之夆字亦从山作峯又从木作㭱其實夆銳義當以丰為本字丰下曰艸盛丰丰也从生上下達此說非是丰即屮之系故古文作丰丰又或作𡴀豐字从此試在原野望艸盛茂之狀即可見[glyph]形其上耑即銳也故木之銳杪山之銳頭兵刃之銳耑皆可借之丰而夆字从丰聲當兼會意夆有前進之意前進突出故又自夆啎也夆訴亦所以逢遇也後世別製从辵夆聲逢字古今文字之變往往有此例矣抑夂辵並止系之字均有踰

步義已从夊又从辵此為重複是雖言孳乳漸多之理其所原由可察而見焉又省逢為律說文𢔎律使也此疊韻連語即段借義也而爾雅作甹夆此為古字正文亦當證夆律逢元皆同字矣」(古籀篇六十三第二一至二二頁)

α「丁山曰夆殆律省卜辭癸未卜在九貞王旬亡𡆥(後上10.4)律為地名周有夆伯甗夆叔匜當是殷代律氏之裔律孳乳為逢國語周語下有建星及牽牛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昭公十年左傳戊子逢公以登星夆殆當建星及牽牛分野故王命邲其特祭逢公于逢以祝福」(中央三七邲其卣三器銘文考釋)

陳槃曰「古器有夆叔匜(貞松十.四二)銘文壽作[illegible]旨據說文壽字从老省而此作[illegible]形為山東諸國特殊作法楊樹達因謂夆亦東

土所製器。案山東有逢國逢山齊有大夫逢丑父（成二年左傳）蓋逢國後裔之仕齊者疑此夆叔亦逢國之後而仕于東國者若然則逢古文作夆」（譔異七冊六六三至六六四頁）

逢金文作夆（陳槃春秋大事表譔異說）周語云「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韋解云「伯陵大姜之祖有逢伯陵也逢公伯陵之後大姜之姪殷之諸侯」（張日昇述）

「⿱夂舌」⿱夂舌 說文所無

「⿱夂舌作⿱⿱夂舌豆」⿱夂舌簋

(1165)「[illegible]寶𣪘」

「馬叙倫曰：『倫按舊釋討……孫詒讓釋⿱夂舌為誋，倫謂舊釋長，尤為羞恥之羞本字，從夂而以手掩其面，故篆作[illegible]，此從[illegible]與甲文之丑字同，丑音徹紐，寸為肘之次初文，肘音知紐，同為舌面前音，聲亦同幽類，則⿱夂舌蓋討之轉注字。』(刻詞一六五頁⿱⿱夂舌豆娻敦)

乘 从大在木上 說文从入桀 非

虢季子白盤

〈2925〉「王賜乘馬」

公貿鼎

〈0628〉「賓貿……」

㬎乘馬

克鐘

〈0053〉「易(錫)克甸車馬乘」

格伯簋

〈1362〉「格白(伯)受良馬乘于倗生」(A·B·C)

匽公匜

〈2950〉「匽公乍(作)為姜乘般(盤)盤匜」

〈0678〉「虢武公遣禹率公戎車百乘」

〈2835〉「齊侯命大子乘遽盂(來)句宗白(伯)聽命于天子」

〈2837〉「庫(?)□□寅其乘王駟乾方約縢相箱乘」

焉□□□其王乘焉

林義光曰「說文云乘覆也从入桀 按古作乘 格伯敦作乘 虢季子白盤从大象人形象人在木上 以其兩足」(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乘覆也从入桀桀黠也軍法曰乘古作椉此解必轉寫有譌脫且許說亦有誤今案此諸篆悉皆从大大者人也斷不从入然則此字不可有覆訓又說文桀字解曰磔也从舛在木上蓋舛即𣥠此篆之𣥠下篆之ㄐㄈ也又磔字解曰辜也从桀石聲蓋石聲與祏字同意取于開展義也由此觀之縛罪人于木上之謂桀而判之之謂磔若夫乘字从大人非不祥之義也因謂乘字乘馬爲本義凡人乘馬背其狀兩足開展如桀之形故字从桀大以壯其義也乘馬有重累義因凡自上而加曰乘又轉爲戰陣陵敵之偁若爲不然乎乘則人升木之義从大从舛从木而桀字省以爲形此爲叚借存疑俟來哲云』

（古籀篇六十三第四〇頁）

商承祚曰「說文𠓩古文乘从几。案甲骨文作椉椉象人乘木之形。為乘與之始。金文虢季子白盤作椉，格伯毀作椉，貿鼎作𠓩與甲骨文近。此無所取意。當是寫失。段氏謂𠓩亦可以為依憑字。則望文生訓矣」(古攷五六頁)

高鴻縉曰「王靜安曰此字象人乘木之形。虢季子白盤王錫乘馬之乘作椉。正與此同。按字倚大(人)畫其乘之木之形。由文大生意。故託以寄乘騎之意。動詞。本為乘木之乘。後世乘舟乘車乘馬乘牆乘屋皆用之」(字例二篇二六九頁)

于省吾曰「乘字作椉與乘父盨的乘字作𠓩者略同。說文古文乘作𠓩。其所从的几。清代治說文者或以為當作冖。或以為木

之省今以節文證之則从几本不誤」(考古一九六三第八期四四六頁鄂君啟節考釋)

〈大9〉「王乘于舟爲大豐」「侯乘于赤旂舟」「用王乘轅車馬」